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1. 751954E



晉乘題辭

元成先生自經乘先秦漢魏以  
及宋元我

明各有乘每乘談藝十七叙事  
十三兩談出入必挾風霜兩叙  
衮鉞獨創月旦云茲姑舍他誦



晉言晉夫非玄圃之積玉盈畦  
炎洲之聚桂遍嶺手夫晉在曩  
昔邈哉盛矣迄今尚友如嵇阮  
怡顏於篁林潘陸賈勇於毫素  
輔嗣平叔標宗於玄風道林法  
深領乘於禪悅一時填唱箎賡  
此寄彼托神州丘墟典午板蕩  
以此鴻構藻裁軼漢超魏近為  
宋梁綺麗前茅遠為開元大曆  
諸家嚆矢亦以此然而閱晉書  
大浩涉新語太纖浩若河漢浩  
目不易纖如儉稷望腹為難乃

若瞻而有致精而無漏匪浩匪  
織或述或議則孰如是乘譬陟  
桂窟而府異香汎玉海而航竒  
寶哉春日兩窓跌坐蒲團適余  
友馯先謁先生于金閭携歸惠  
余讀未竟恨未悉拾諸乘馯先  
曰嘗鼎一臠亦知肉味即麟腊  
鳳腊愈出愈竒而味一旦架頭  
有皆可超然幸不寐莫皆可超  
然先生所著集紙貴寓內寓內  
知與不知競稱作者三雲蓋指  
雲間雲夢雲杜云而先生加以

道術冲然出文士之結習深遠  
矣

壬寅春仲甥孫張以誠拜手題



藝海洞酌晉乘卷之一

馮時可元成甫著

俞廷諤伯葵甫校

自魏晉來天下學者咸稱老易益尊老於易也  
玄虛之旨既暢一時風靡莫不以率致爲達曠  
蕩爲超豈必心解其溺於俗如舟航邈長風不  
能自由也故文亦雲瀾波委競於纖艷若與天  
運地氣相符偏得南方之柔弱焉惜乎二陸三  
張潘左之才足以鼓吹六經而不能研聖奧翊

道術冲然出文士之結習深遠  
矣

壬寅春仲甥孫張以誠拜手題



藝海洞酌晉乘卷之一

馮時可元成甫著

俞廷諤伯葵甫校

自魏晉來天下學者咸稱老易益尊老於易也  
玄虛之旨既暢一時風靡莫不以率致爲達曠  
蕩爲超豈必心解其溺於俗如舟航邈長風不  
能自由也故文亦雲譎波委競於纖艷若與天  
運地氣相符偏得南方之柔弱焉惜乎二陸三  
張潘左之才足以鼓吹六經而不能研聖奧翊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王猷也僅於俳比中稱雄伯耳乃至經學尤爲  
晦蝕彼以解難相凌務爲峭嶮金湯寧不環偉  
奇特而卒無能守道開來非天閉斯文書於稟  
注由源本莫會口說相騰數車者無車隸焉已  
耳彼武子翼春秋孫盛持史權在于曩時不其  
錚錚鐵中乎

左太冲逸思道語眇然輕世詠史詩云臨組不  
肯綵對珪寧肯分連重曜前庭比之猶浮雲又  
被褐出閭閻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岡濯足萬  
里流又高眇邈四海豪右何足陳貴者雖自貴  
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嘗謂人  
生虛字本自寥廓奈何溺塵沒羶如桃蠹處桃  
壤蟲處壤不知天地日月太冲數語拔人汚濁  
每讀此未嘗不令人神王氣溢飄飄欲仙  
或曰賤貴賤道乎曰貴不義則埃塵賤能義  
則千鈞君子知義不義不知有貴賤

太冲起語如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列宅紫  
宮裏飛宇若雲浮又鑿鑿洞底松離離山上苗





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沈  
下儉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真有鵬舉鷁擊  
之勢至計策棄不收塊若枯池魚外望無寸祿  
內顧無斗儲親戚還相蔑朋友日夜踈又高志  
局四海塊然守空堂壯齒不恒居歲暮常慨慷  
何其饒惋也

招隱詩峭蒨青葱間竹栢得其真弱華棲霜雪  
飛榮流餘津爵服無常玩好惡有屈伸結綬生  
纒牽彈冠去埃塵語語精切竹栢以喻隱士弱  
華以喻當塗弱華之流津俛仰彫枯何如竹栢  
之得真歲寒不變哉爵服豈人之所常玩屈於  
惡者則躡伸於好者則達必欲人好則纒牽衆  
務而日逐埃塵矣故掛冠以去此埃濁非深得  
隱趣者不能爲是語

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卽林下何曾見一人  
之意然不如太冲語深遠杜甫江湖滿地一漁  
翁感慨同而形迹太露嘗謂隱以明道出以達  
道當出則出當隱則隱不假言說苟心營而口



達實利而名倍則經濟爲患得之標題隱逸乃趨捷之徑路太冲不就記室終老冀州詞藻行迹相符豈非清真達士

白雲停陰岡丹葩曜陽林石泉激瓊瑤纖鱗或浮沉丘中景趣宛然在目唐人亭名激瑤取左語也

非必緣與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昔人謂離之雙美合之兩傷然在古詩亦何妨陳風不云乎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娶

妻必齊之姜二語亦何必離

嬌女詩輕妝喜樓邊臨鏡忘紡績舉解擬京兆立的成復易玩弄眉頰間劇兼機杼役從容好趙舞延袖像飛翻此非閑靜德也奈何舉以爲稱又止爲茶菽據吹吁對鼎鑪脂脈漫白油烟薰染阿錫衣被皆重池難與沈水碧則踏踏之意何在顧其措詞頗質有漢樂府意

重池被之心如重池也太冲二女大名惠芳小名織素



太冲有妹名芬卽左貴嬪也兄妹貌並陋而才相埒以好學聞武帝納之不得寵幸惟以賦誦獲賜太冲悼離詩云才麗漢班明朗楚樊默識若記下筆成篇貴嬪亦有感離詩答其兄又咏木詩芬自喻也咏木鳥名

詩品曰左思詩文典以怨得諷喻之致雖野於陸機而深於潘岳其人訥於口談穎於內悟康樂甚服之以爲古今難比野字非擬也

左思作三都賦首以相如楊雄諸子爲排云謂

果木非其壤神物非其所玉卮無當侈言無驗也然賦以宏麗爲尚必資假借求無溢辭非風雅不能故子雲以爲雕蟲篆刻非壯夫之業

三都賦洮洮清便奇字藻句混不見迹但其後稱吳以抑蜀稱魏以抑二國有似辨論嘈嘈喋喋失溫厚之意乖蕩平之體夫賦都美王者也度長校短入荒寢榻者如是乎故大雅皇矣之詩真堂堂矣

左賦語之秀者其狀山川也曰山阜相屬含谿



懷谷罔密糾紛觸石吐雲又干青霄而秀出舒  
丹氣以爲霞又指渠口以爲雲門灑澆池而爲  
陸澤雖星畢之湧沍尚未齊其膏澤又礮礮乎  
數州之間灌注乎天下之半又神鉦迢遞於高  
巖靈響時驚於四表溫泉怒涌而自浪華清蕩  
邪而難老其狀宮室也曰寒暑隔闕於邃宇虹  
蜺迴帶於雲館又蕤若崇山巖起而崔嵬髣若  
玄雲舒蜺以高垂又雷雨窈冥而未半曠日籠  
光於綺寮習步頓以升降御春服而逍遙八極

可圍於寸眸萬物可齊於一朝又陽靈停曜於  
其表陰祗蒙霧於其裏又核題黠黠階階嶙嶙  
風無纖埃雨無微津其稱疆域也曰伊茲都之  
函弘傾神州而韞積仰南斗以斟酌兼二儀之  
優渥又旁極齊秦結湊冀道開宵殿衛跨躡燕  
趙其語威稜也曰三接三捷旣晝亦月尅剪方  
命吞滅咆哮雲徹叛換席卷虔劉其語市巷游  
閒也曰輿輦雜沓冠蓋混并隴貽宇宙埃壘曜  
靈又王孫之屬郤公之倫從禽于外巷無居人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S'Color Black

並乘驥子俱服魚文玄黃異校結駟續紛西踰  
金堤東越玉津朔別晦期匪日匪旬又車馬雷  
駭轟轟闐闐若風流雨散漫乎數百里之間其  
稱水遊也曰篙工楫師選自閩禺習御長風狎  
翫靈胥責千里於寸陰聊先期而湏臾讀之令  
人醒目真足稱班張之流亞矣其末云日不雙  
麗世無兩帝天經地緯理有大歸安得齊給守  
其小辨也哉甚道其警有千鈞之力

左賦成世人未重求皇甫謐序乃爲紙貴謐麗

詞逸思不及左萬一然老成有先民風陳留荀  
瑾謂思賦言不苟華必經典要張華亦以爲讀  
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其爲時所重如此

陸機入洛欲爲此賦固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  
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  
覆酒瓶耳及思賦出機絕嘆服以爲不能加遂  
較筆焉機才倍於左然不能當其精思故知作  
文誠不可以苟思又有白髮賦語殊率易豈才  
盡耶

盡耶



晉詩四言近於三百篇者摘錄於後

陸機王室之亂靡邦不泯如彼隊景曾不可振  
○惟漢有木曾不斲斃淮南有金萬邦作詠民  
之胥好狷狂厲聖○聲被泉風翻爲我扇○悴  
葉更輝枯條以肄○震風過物清濁效響大人  
于興利在攸往○來日苦短去日苦長今我不  
樂蟋蟀在房○我靜如鏡民動如烟

陸雲獻誓惟晉世有明聖如彼日月萬景攸正  
○於旄泱泱輅軒謁謁和風弭塵清暉映蓋○

我有高夏如雲斯蒼彭汙戾止薄言嘉會○攸  
攸昊天南正興言朱明有暉萬葉繁昌雲垂  
天凱風熙頽王臣在此貽宴于權○王曰欽哉  
余嘉乃敷徽音孔碩惠爾風雲○考樂窮谷猷  
樂豐林子雖藏器鐘鼓有音○神林何有奇華  
妙實皇朝如何窮文極質○卜和南金始終一  
色顯允君子窮達一德○被繡畫行昔人攸美  
階雲飛藻孰與同粲○人道伊何難合易離會  
如升峻別如順淇嗟我懷人曷云其來貢言執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手涕旣隕之○光堂之偉隋卞同珍騰都之駿  
龍鳳合塵○華映殊域實鎮天庭入輔出輔乾  
乾靡寧夏發冢臺我兩我暑冬違邦族風霜是  
處○惟林有鸞惟淵有螭顯允明德實邦之基  
○中原有軌世鮮克蹈先民有懷子探其妙心  
猶水鑒函景內照名若振炎摠光外耀○邈矣  
大昧造化明明物以曲全人以直生類聚百族  
群分萬形員淵挺隋方川吐瓊○仁勇同宅文  
武相紛王謂御事誰撫上軍於時鬪飛虎嘯江

潰式遇不虞俾也無塵○鑽仰自古鮮曰在今  
匪唯形交殷薦其心○翩彼日月逝猶駭電朝  
華未厭夕風已扇詩亦有悲無幾相見懷德歎  
心于焉東眷○平津晚貴貢公後徵陟彼玉階  
黃髮來升靈卉三秀芳草秋興唯願清神福祿  
是膺○弱風隱駭海水群飛王旅南征闡耀靈  
威○雖有豐草匪釋奔駟雖有重陰匪遑遐寐  
○鳴鶴在陰其儀鶴鶴謂天盖高和音于邁○  
安得鑿藻改爾縞帶嗟我懷人心焉忼慨○昌



風改物豈水易澗百川總紀四海合源○乃眷  
丘林樂哉河曲解紱被褐投印懷玉遺情春臺  
托蔭寒木言念伊人溫其在谷○乃啟遺籍思  
予大觀幽居傲物頓景怡顏○閒居外物靜言  
樂幽絕樞增結寤騰網繆和神當春清節爲秋  
天地則通戶庭已悠

孫拯釋彼遊寄樂此窈貞形以神和思以道新  
青雲方乘茂餌可捐達觀在一萬物自賓

潘岳嬉娛絲竹撫舞韶修日朗月彗手逍遙

在南稱柑度北則橙崇子鋒穎不類不崩○  
縮髮縮髮髮亦鬢止日祗日祗爾亦慎止靡專  
靡有受之父母鳴鶴匪和析薪弗荷隱憂孔疚  
我堂靡構義方旣訓家道穎穎豈敢荒寧一日  
三省

潘尼東南之美曩惟延州顯允陸生於今妙儔  
振鱗大海濯翼清流婆娑安翰林容與墳丘

張翰轉側倚靡顧盼便妍和頰善笑美口善言  
王讚招搖啟運寒暑代新疊疊不舍如彼行雲





劉琨橫厲糾紛群妖競逐火燎神州洪流華域  
○英蕪夏落毒卉冬敷○音以賞奏味以殊珍  
文以明言言以暢神之子之往四美不臻澄醪  
擾鰲絲竹生塵素卷莫啟幄無談賓既孤我德  
又闕我鄰

盧諶大鈞載運良辰遂往瞻彼日月迅過俯仰  
感今惟昔口存心想借曰如昨忽爲疇曩○妙  
哉蔓葛得托樛木葉不雲布華不星燭承侔下  
質非荆璞春同九方用乏驥騮○先民頌意

潛山隱几仰熙丹崖俯瀑綠水無求於和自附  
衆美○爰造異論肝膽楚越惟同大觀萬塗一  
轍處其玄根廓焉靡結

王叔虎青陽曜景時和氣淳修嶺增鮮長松挺  
新

庾仲初靈巖霞蔚石室鱗構青松標空蘭泉吐  
闢龍薈可遊芳津可漱玄谷蕭寥鳴琴獨奏  
袁彥伯表峩太行凌虛抗勢天嶺交氣竊然無  
際

王子猷散懷山水蕭然忘羈秀簿繁頽踈松籠  
崖遊羽扇霄飛鱗蕩池歸目寄歡心冥二竒  
陶淵明山濤餘霑宇駿微霄有風自南翼彼新  
苗

常素精南颿天維弛剛○駟壯駢駢萬馬龍  
飛○據中體正平揖宣尼

潘岳子之遯閔曾未鬣髮如彼危根當此衝臆  
德之休明靡幽不喬弱冠流芳雋殺清邵邵本  
是字叶作韶字

王齊之妙用在茲涉有覽無神由昧徹識以照  
麈積微自引因功本虛泯彼三觀忘此毫餘  
傅休奕蚪辨何整行如軍征○昔君與我如影  
隨形何意一去心如流星  
東道彥燕鼎在舟雖重不沈

東廣微白華朱萼被於幽薄繁繁門子如磨如  
錯終晨三省匪情其格白華絳武在陵之陬藉  
藉士子溼而不渝竭誠盡敬疊疊忘劬白華玄  
足在丘之曲堂堂處子無營無欲鮮侔晨葩莫



之玷辱○蕩蕩夷庚物則由之蠢蠢庶類王亦  
柔之道之既由化之既柔木以秋零草以春抽  
獸依豐草魚躍順流四時遞謝八風代扇織阿  
案啓星變其躔五緯不愆六氣無易悄悄我王  
紹文之跡

鄭曼季華文傷實世士所管達人神化反之混  
冥交棄其數言取其誠思與哲人獨寶其貞又  
天高地卑玄黃細縕人道交泰自昔先民

張華高以下基洪由織起川廣自源成人在始

累微以著乃物之理纏牽之長實累千里復禮  
終朝天下歸仁若金受礪若泥在鈞進德修業  
暉光日新

張茂先詩繁霜降當夕悲風中夜興朱火青無  
光蘭膏坐自凝又巢居知風寒穴處識陰雨不  
曾遠別離安知慕儔侶大是東京口吻詩品謂  
其巧用文字務爲妍冶未盡茂先也

茂先詩散髮重陰下把杖臨清渠屬耳聽鷓鴣鳴  
派目盡儵魚從容養餘日取樂於桑榆又飛軒



遊九野置酒會衆賓臨川懸壺幕夾水布長茵  
徘徊存律古慷慨慕先真朋從自遠至重冠八  
九人追好舞雲庭擬迹洙泗濱可謂善取樂矣  
惜哉奔於富貴遠失其樂彼一中書監何益人  
毛髮而係戀不自決如此也

荅何邵詩洪鈞陶萬類大塊稟群生明闇信異  
姿靜躁亦殊形自予及有識志不在功名虛恬  
竊所好文學少所經泰衛既過任白日已西傾  
道長苦智短責重困才輕其語亦甚踈亮鍾記

室謂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安所見哉

陸士衡文賦是其平生第一得意文字在晉一  
代中亦爲第一其云情曠曠而彌鮮物昭晰而  
互進傾群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又謝朝華  
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又課虛無以責有叩寂  
寞而求音函絲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又苟  
逢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如失機而後會恒  
操末以續顛謬玄黃之秩序故泆恣而不鮮可  
謂曲盡作文之妙



今之擬詩文者。上者倣其成調。下者錄其成語。殊爲可厭。又古書熟讀筆端。口次津津。不舍往往。反汨其神明。至於西竺南華之餘。未盲史磨。今之殘津家傳戶曉。雖本妙義。翻作陳言。士衡云。雖杼柚於予懷。休他人之我。先苟傷庶而愆義。亦雖愛而必稍。有旨哉。世有砥行篤論之士。而好爲變幻。甘作剽賊者乎。

韓子作文力去陳言。所以其文照耀千古。然務去陳言。則可。或務求異。衆力不從心。則神爲思役。理從思障。遂悖辭達之旨。士衡云。若發穎豎離衆絕致。形不可逐。響難爲係。塊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緯。心牢落而無偶。意徘徊而不能掃妙哉。斯言以智心置。愚腹遂爲千古不易之

論

子美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言千古之業。非由一時好尚。隻眼自照。我能識吾。豈與世人較雄雌。然而精金美玉。要有定價。士衡云。雖澹發於巧心。或受嗤於拙目。彼瑒敷與玉藻。若中



原之有淑同臺簷之無窮與天地乎並育有哉  
深乎其寓慨也

士衡嘆逝賦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  
闌人而爲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  
何人而弗故哀哉其爲大羞之嗟也未云弭節  
安懷妙思天造精浮神淪忽在世表寤大暮之  
同寐何矜晚以怨早其自解之詞可謂哀而不  
傷矣

士衡擬古明月何皎皎詩云安寢北堂上明月

入我牖照之有餘輝掩之不盈手涼風繞曲房  
寒蟬鳴高柳踟躕感節物我行永已久游宦會  
無成離思難獨守此少年仕宦不得志而思其  
室家也照之有餘暉掩之不盈手以興佳人容  
光在想而眇不可卽言外之旨甚有餘情

嘉祿生朝陽凝霜封其條執心守時信歲寒終  
不彫美人河其曠灼灼在雲霄隆想彌年月長  
嘯入飛颺引領望天末譬彼向陽翹此章以美  
人喻君以歲寒明志有隆想而非熱中真風雅



穆如之音也

東城一何高詩如零露彌天墜蕙葉憑林衰三  
閭結飛轡大蓋嗟落暉京洛多妖麗玉顏倂  
裝長歌赴促節音響逐高徽一唱萬夫歎再唱  
梁塵飛造語奇峻驚心之句第去古稍遠

庭中有奇樹與明月皎夜光二詩互相發明其  
云歡友蘭時往迢迢匿音徽虞淵引絕景四節  
逝若飛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歸躑躅遵林渚  
惠風入我懷感物戀所歡采此欲遺誰此爲仕  
者出外而處者念之至厚也至嗜昔同宴友翰  
飛戾高眞服美改嚴聽居愉遺舊情織女無機  
杼大梁不架盈則仕者一貴遂忘處者千古世  
情恒然恒然

士銜擬古佳句如音徽日夜離緬邈若飛沈王  
鮪懷河岫晨風思北林又佇立想萬里沈憂萃  
我心攬衣有餘帶循形不盈衿又人生無幾何  
爲樂常苦晏譬彼伺晨鳥揚聲當及旦直蘇李  
遺響也至齊僮梁父吟秦娥張女彈又飛閣纓



帶層臺冒雲冠又使客控絕景都人騁玉軒  
便是六朝嚴氣

陸機贈顧彥先詩望舒離金虎屏翳叶重陰淒  
風近時序苦雨遂成霖朝遊忘輕羽夕息憶重  
衾以望舒稱月以屏翳稱雨以輕羽稱扇兩京  
以前無此自是六朝人伎倆

迅雷中宵激驚電光夜舒玄雲拖朱閣振風薄  
綺疏豈注濫修霧潢潦侵階除曰激曰舒曰薄  
曰薄曰濫曰侵用字皆妥貼不苟

詩云焉得謾草言樹之背而士衡詩安得忘憂  
草言樹背與襟以背爲後以襟爲前實祖詩義  
後人指背爲北堂而指堂爲母則失之遠矣

作詩者情貴已情景貴見景情不能舒而借他  
腸以杼柚景不能寫而借別域以點綴是古人  
所謂塗眉目而盜風雲也何以立壇樹表陸士  
衡詩如髮髯谷水陽婉嬋岷山陰營見懷茲土  
積爽若飛沉又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修身  
悼憂苦感念同懷子降思亂心曲沉歎滯不起





又離合非有常譬彼茲與筭願保金石軀慰妾  
長饑渴又指途悲有餘臨觴歡不足我若西流  
水子爲東峙岳諸語皆情至而景真所以千古  
不能磨滅

希世無高符營道無烈心言歛進而用世則無  
出人之韜畧欲退而謀道則無介石之烈心

士衡詩如山澤紛紆餘林薄杳阡眠虎嘯深谷  
底雞鳴高樹顛又夕息抱影窅朝徂銜思往清  
露墜素輝明月一河朗皆逆旅佳味至玄冕無

醜士冶服使我妍輕劍拂鞶屬長纓麗且鮮沾  
沾進賢飛騰自喜卑卑不足道矣

士衡塘上行不如魏詩之質而語情語志婉順  
溫厚得國風之旨男歡智傾愚女愛衰避妍不  
惜微軀退但懼蒼蠅前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  
年余讀此未嘗不爲反覆興懷也

狹邪行輕蓋承華景騰步躡飛塵烈心厲勁秋  
麗服鮮芳春頗盡貴遊狀守一不足矜岐路良  
可遵規行無曠迹矩步豈逮人有感乎其言之



ColorChecker TIF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也

日出東南隅行藻麗有色如美目揚玉澤蛾眉  
象翠翰鮮膚一何潤秀色若可餐又丹脣含九  
秋妍迹陵七盤赴曲迅驚鴻蹈節如集鸞綺態  
隨顏變沈姿無定源橫寫妖冶讀之如置身玉  
臺蘭房側

陸機豪士賦序蓋有所指文近俳弱顧其中多  
有名言如云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  
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  
勳神器揮其顧盼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  
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  
哉又曰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動興利不足以補  
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傷其手又曰衆心日侈危  
機將發而方偃仰瞻眄謂足以夸世笑古人之  
未工忘已事之已拙其言甚警策府權秉國者  
覽此寧不動色

士衡詩句如和風飛清響鮮雲垂薄陰蕙草饒  
淑氣時鳥多好音又清川含藻景高岸被華舸



又遺芳結飛颺。浮景映清湍。又悲風無絕響。玄  
雲互相承。豐水憑川結。零露彌天凝。又春苔暗  
階除。秋草蕪高殿。又驚鷗鷺反信。歸雲難寄音。  
又曾雲無溫液。嚴霜有凝威。工巧之極。微近于  
俳。蓋自魏以前。非無佳句。而渾融難見。自晉以  
後。始有醒眼驚心之句。而詩漸衰矣。

士衡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曰。人之爲文。  
常恨才少。而機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  
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葛洪稱機猶玄圃積玉。  
無非夜光。五河吐流。泉源如一。其弘麗妍曠。英  
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然才多。識少。賈謚。何以  
善成。都何以事。率諸侯兵。與天子戰。不順。極矣。  
大抵文士。自負通才。扼腕談兵。每沾沾不能捨。  
豈知臨事而懼。其敗師喪身。抑亦自取。非特三  
世爲將。犯道家忌也。

士衡瓜賦。紛敷雜錯。蕩悅娑發。彼適此迭。相  
經過。熙朗日以熠熠。扇和風。其如波有葛藟之  
罩。及同椒聊之衆。多發金榮於秀翹。結玉實於



柔柯應嘉賦云意遊澄霄神夷靜波仰群軌以  
遙企頌駿羽以姿娉寄冲氣於大象解心累於  
世羅粟三閭之奇服詠南榮之清歌指千秋以  
厲響俟寂寞之來和其詞清便秀美君苗甚重  
此二賦卽士衡亦自以爲得意筆鍾常侍贊云  
咀嚼英華廉飲膏澤文章之淵泉也

士龍爲顧彥先婦答詩佳麗良可羨衰賤焉足  
紀遠蒙眷顧言銜恩非望始又棄置北辰星問  
此玄龍煥時暮復何言華落理必賤藻思柔情  
善怨善慨東京以後良不易得

北辰喻已堅志玄龍喻人美色言棄我不移之  
心問彼方豔之色

唐宗云陸機兄弟風鑿澄爽神情俊邁高詞迥  
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迴舒若重岩之積秀千  
條析理電拆霜開一緒連文珠流壁合遠超枚  
馬高羅王劉值吳祚基傾金陵卑氣矯翻南辭  
翻棲火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波遂使穴碎雙龍  
藥傾兩鳳忠抱實而不諒謗綠虛而見疑覆宗

絕祀良可悲夫然則三世爲將靈鐘來葉誅降  
不祥殃及後昆是知西陵結其凶端何橋收其  
禍末其天意也豈人事乎按陸氏終始於兵犯  
老氏所謂不祥此斷明矣余更有慨於其不智  
焉夫文章造化之美物也憐於文者醜靈醜秀  
包畜萬象亦稱亢夫不自抑損降退而飛纒振  
綬於權威悍王間矧又作三軍督邪此不待宵  
人而危機屢矣二子固余郡人也王湖有餘地  
千秋有餘業奈何舍而逐麋鼠爲統絳子林撮  
遂殉七尺也嗟哉

吳平二陸入洛機先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曰雲  
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爲人多姿制又  
好帛繩纏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於華坐識  
荀隱雲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明鶴  
雲又曰旣開青雲觀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  
隱曰本謂是雲龍駢擊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  
強是以發遲夫隱此語薄雲甚矣雲置不答其  
量固優方機之吝盧志旬次霄壤矣大笑司空



前不爲忤華亦有容哉今人於當路前一張目  
便成質首雙眉何須大笑古今人不相及豈止一  
事

潘安仁射雉賦初豈爲其曜新陳柯楫以改舊  
天泱泱以垂雲泉涓涓而吐溜麥漸漸以擢芒  
雉鷺鷺而朝雉秋典賦耕東臯之沃壤兮輸黍  
稷之餘稅泉涌湍於石間兮菊揚芳乎崖澗淥  
秋水之消消兮玩遊儻之澈澈逍遙乎山川之  
阿放曠乎人間之世間居賦席長筵列孫子柳

垂陰重結軌陸摘紫房水柱鰓鯉或宴于林或  
襖于泥昆弟班白兒童稚齒浮杯樂飲絲竹駢  
羅頰足起舞抗首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三  
賦所陳安仁可謂能取樂矣奈何舍其拙而復  
逐寵榮哉白首同歸嘆悔無及矣

安仁笙賦時陽初暖臨川送離酒酣徒擾樂闌  
日移疎客始闌主人微疲弛絃謔籥微墳屏籠  
爾乃促中筵攜友生解嚴顏擢幽情披黃苞以  
授甘傾縹窳以酌醴光妓儼其階列雙鳳嘈以



和鳴此數語分明畫出酒遊光景何元朗嘗使  
人據此爲圖大槩安仁賦多有興趣史謂其思  
緒雲鶯詞鋒景換信哉

安仁金谷詩飲至臨華沼遷坐登隆坂玄醴染  
朱顏但想杯行遲楊桴撫靈鼓簫管清且悲春  
榮誰不慕歲寒良獨希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  
歸真有建安風氣其後與石同羅孫秀之難末  
語遂成其識

河陽縣詩落英隕林趾飛莖秀陵喬卑高亦何

常升降在一朝徒恨良時忝小人道遂消譬如  
野田蓬幹流隨風飄又入生天地間百年孰能  
要歎如敲石火譬若截道飛齊都無遺穀桐鄉  
有餘諶福謙在純約害盈由矜驕雖無君人德  
視民庶不怵是詩感而不驟達而不放安分敬  
位以自操持君子哉乃其趨閣道爲諶曰閣東  
有大牛王濟鞅裘楷鞞和嶠刺促不得休又何  
其褊心也

潘正叔安身論所稱飾才銳智抽鋒擢穎傾側



乎勢利之交馳騁乎堂塗之務朝有彈冠之朋  
野有結綬之友又浮偽波騰曲辨雲沸寒暑殊  
殷朝夕異價豈指岳與何其言之疊疊也

黃省曾曰安仁初齡秀穎舉試難色能以綜學  
潤之政事繼而入補遭誣濡於白刃惜夫悼亡  
之詠重衍悲歌墨宣哀唱可以切骨傷意河懷  
諸作爛焉舒錦故當時有言陸才如海潘才如  
江嘗謂安仁雅志遠學本抱不凡而羶塗列前  
勢交相引遂不自持至於一敗不復是故君子

持志持行競競業業如謹羈勒於馭馬如慎舳  
艫於操舟何有顛墜覆溺之患

士龍贈張士然詩通波激狂渚悲風薄丘榛修  
路無窮跡井邑自相循語殊有致真與平原齊  
軌方步

詩品曰潘岳詩源出仲宣翩翩然如翔禽之有  
羽毛衣服之有綺縠謝琨云潘詩爛若舒錦無  
處不佳陸文似披沙簡金往往見寶孫興公曰  
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無





正叔安身論云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  
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又曰  
未有安身而不能保國家進德而不能處富貴  
治心而不能治萬物者也又曰以造化爲工匠  
天地爲陶冶名位爲糟粕勢利爲埃塵其語甚  
正足以醒人夫人能察欲虛其靈符上下徃復  
無所疑滯雖入虎豹之群處鋒鏑之間自無死  
地况於同班行共紳笏之儔乎史臣曰正叔含  
咀藝文履危居正安其身而後動辨其心而後  
言著論究人道之綱裁箴懸乘輿之鑿可謂玉  
質而金相矣

正叔詩南山鬱岑崑洛川迅且急青松蔭修嶺  
綠縈被廣隰朝日順長塗夕暮無所集歸雲乘  
輻浮淒風尋帷入道途深識士舉手對吾揖世  
故尚未夷嶠西方嶮澁狐狸夾兩轅豺狼當路  
立翔鳳嬰籠檻騏驥見維繫俎豆昔嘗聞軍旅  
素未習且少停君駕徐待干戈戢舊本局作出  
谷此其寄托之詞也贈隴西張太守詩二八由



唐顯周以多士隆群靈感韶運理翻應翔風張  
生拔幽華蘋繁登二官未幾振朱錦剖符撫西  
戎及子仍同僚贈言貽爾躬威刑有時用惟德  
可令終此詩甚冲雅有七子遺風其前篇文選  
刻目爲迎大駕非也

贈王元貺詩崑山積瑗玉廣屢構衆材游鱗萃  
靈沼撫翼希天階贈劉正伯詩遊鷺憑太虛騰  
鱗托浮霄過蒙嘉時會假翼凌扶搖二詩意義  
相似評者謂其得虬龍片甲鳳凰一毛

岳與夏侯湛俱美容觀善文辭每行止同輿接  
茵京師謂之連璧湛卒岳誄之曰淵哉若人縱  
心條暢傑操明達困而彌亮人謂孝若足以當  
此語孝若自尚書郎出爲野王令以郵隱爲急  
而緩於公調居邑累年朝野多歎其屈除中書  
侍郎復出補南陽相其不諧時如此岳所謂人  
惡偽異俗疵文雅確語也

張載昔爲春月花今爲秋風草又曠昔協蘭芳  
繼繼在華年嘆老慕少情見乎詞

張協詩其佳句如浮陽映翠林迴颺扇綠竹飛  
雨灑朝蘭輕露棲叢菊龍蟄蜃氣凝天高萬物  
肅弱條不重結芳蕤豈再復又金風扇素節丹  
霞啓陰期騰雲似涌煙密雨如散絲寒花發黃  
采秋草含綠茲又雪振臨八極雨足灑四溟霖  
瀝過二旬散漫亞九齡階下伏泉涌堂上水衣  
生又飛澤洗冬餘浮颺解春漸采虹纓高雲文  
虬鳴陰池可謂奇麗兩擅聲調俱絕詩品謂其  
文體華淨少病累然哉

張協言情之語下車如昨日望舒四五圓借問  
此何時胡蝶飛南園流波戀舊浦行雲思故山  
又離居幾何時鑽錢忽改木房櫳無行跡庭草  
萋以綠青苔依空牆蜘蛛網四屋感物多所懷  
沈憂結心曲所謂巧搆形似之言風流條達此  
也

協當天下已亂屏居草澤以屬詠自娛故其詩  
曰高尚遺王侯道積自成基至人不嬰物餘風  
足染時又養真尚無爲道勝貴陸沉游思竹素



園寄辭翰墨林又結宇窮岡曲耦耕幽藪陰荒  
庭寂以間幽岫峭且深蓋皆實際之語其仰二  
疏之抽簪希黔婁之止足感尼甫之川歎圭玉  
其風真足慕愛至於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  
意度天然無勞斧刻詩品謂其詞采葱蒨音韻  
鏗鏘讀之使人臺臺忘倦

孟陽劍閣銘平平爾然莊嚴得銘體其爲權論  
云吳榜越舡不能無水而浮青虬赤螭不能無  
雲而飛有感乎其自喻也載又爲濛汜賦傳玄  
見而嗟嘆以車迎之言談盡日遂知名起家著  
作郎至弘農太守後見世方亂稱疾篤告歸不  
應長沙之命二張達節免于危亂與二陸霄壤  
矣

夏侯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溫  
雅乃別見孝悌之性岳因此遂作家風詩勝湛  
遠矣湛又作昆弟誥大約依尚書口角如今之  
臨墓畫也精思不及古人徒彷彿其語何益哉  
湛族爲盛門性頗豪侈侯服玉食窮茲極珍及



將沒遺命小棺薄斂不修封樹論者謂湛雖生  
平不砥礪名節死能儉約達變豈有悟于詩書  
而然與

悽唳辛酸嚶嚶關關若離鴻之命于也含蝴蝶  
諧雍雍喈喈若群雛之從母也安仁笙賦中語  
可謂巧詣矣洞簫孝子慈母之喻不若安仁之  
切而雅元美言如此

石衛尉明君辭昔爲匣中玉今爲糞上英朝華  
不足歎甘與秋草屏思歸引清渠激魚傍徨雁  
驚泝波羣相將王元美甚嘆賞之以爲領袖諸  
豪縱橫一代不在潘陸下

衛尉思歸嘆云舒篇卷今與聖談釋冕投綬兮  
希彭聃超逍遙兮絕塵埃福亦不至兮禍亦不  
來其語超超矣不知綠珠之爲禍媒也夫女子  
一玩物耳何至九鼎視而不爲七尺計哉或曰  
綠珠非但秀色可矜抑且貞心如結色則孔翠  
心則鸞鳳亦何容易丈夫豈能苟免以女子乞  
活雖然身則父母身耳豈女子易哉崇自言少

有大志誇邁流俗當諸王亂時何不散萬金捐  
衆女鴟夷扁舟千里自去豈不真賢達不知出  
此而曰奴輩利吾財夫財之爲害何待知者始  
覺雖讀萬卷何異不識一丁

黃勉之曰季倫綜髮以往拜守封侯校領南蠻  
黃金北斗奢穢不足言矣有妓綠珠歌舞妙麗  
因製明妃曲教之詞情悲楚令人沾臆惜其英  
篇漸滅獨此一章足以鶯耀千嗣其他大雅楚  
妃之作無庸矣

綠珠姓梁粵州博白人 生雙角山下越俗生女  
爲珠娘生男爲珠兒故名石崇爲交州採訪使  
以真珠三斛致之崇有別廬在金谷却阻長堤  
前臨清渠栢木幾萬株金水自太白源來周於  
舍下有觀閣池沼盛蓄魚鳥崇製明妃曲懊惱  
曲以教珠崇之美婢豔者千餘人擇數十人粧  
飾一等使忽視之不相分別刻玉爲蛟龍佩紫  
金爲鳳凰釵欲有所召不呼姓名惟聽佩聲視  
釵色佩聲輕者居前釵色豔者居後以爲行次



而進嗟乎奢盈如此那能不殃崇嘗劫奪遠使  
沉殺商客以致巨富綠珠之覺天爲報也石又  
有愛婢名翔風於胡中買得美麗絕世年至三  
十妙年者爭嫉之退爲房老使主羣少翔風怨  
懟作詩曰春華誰不美卒傷秋落時突烟還自  
低鄙退豈所期桂芳徒自蠹失愛在蛾眉坐見  
芳時歇憔悴空自嗔詩亦清逸可諷

石季倫元康初劾楊駿輔政大開封賞不準舊  
制牧劉與兄弟不爲王愷所坑又與其兄忤扶  
風王駿氣節何稜稜也其後耽貨趨勢諂事賈  
謚降車路左望塵而拜生平俠氣何在與王敦  
遊太學自比子貢曰士當身名俱泰何至甕牖  
嗟乎子貢豈富貴人耶

崇少時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其父苞臨終分  
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爲言苞曰此兒  
雖小後自當得其後以劫客至富自是賊相苞  
何不預識此兒滅門邪崇被禍時家稻米飯在  
地經宿皆化爲螺時人以爲族滅之應



崇爲客作豆粥啣嗟立辦每冬得韭餅齏嘗與  
王愷出遊爭入洛城崇牛迅若飛禽愷絕不能  
及愷每以此三事爲恨乃密貨崇帳下問所以  
答云豆至難煮豫作熟末客來但作白粥以投  
之耳韭蒔齏是擣韭根雜以麥苗耳牛奔不遲  
良由馭者逐不及反制之可聽踰轅則駛矣於  
是悉從之遂爭長焉崇後知之因殺所告者嘗  
謂此二人真可謂癡絕崇以飲食爭長殺人惡  
而且愚矣余有族黨有嘉酒古每燕客客未嘗

不醉飽諸客求其釀治法不能得蓋每以峻刑  
脇庖不使泄諸客因目之小齊奴也曾見殷無  
美言有二守過太倉其人博聞強記而短於吟  
咏一日敕吏明早謁二王相與質經史至日二  
王設席待客客至舉經史僻事數十條二王倉  
卒不能盡應客大得意去至海隅徐宗伯預知  
其人先一日集諸客將園內花石分韻成咏客  
至將談經史徐曰今且就園中見在花石詠過  
然後商經史可也因先咏石榴及太湖石諸客





皆就草其人垂頭束手不能出氣飲數十巨觥  
而去明日徐往報謁其人問曰公與諸客何以  
得句甚捷徐笑曰石家豆粥韭齋本是宿辦咄  
嗟應客以柱客口耳客亦大笑時人以此十二  
王應世劣於徐也

夏侯孝若作曼倩贊云濁世不可以富樂也故  
薄遊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頽頽以傲  
世傲世不可以垂訓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  
以久安也故恢諧以取容潔其道而穢其迹清

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為邪進退而不離羣  
籠篋靡前跽藉不顧出不休顯賤不憂戚可謂  
拔乎其萃遊方之外此贊於曼倩可謂相知其  
文亦典雅不比昆弟誥之無味晉書舍此而取  
彼何也襖賦朝露濯肥夕霞抱月兩言殊妙

晉史稱機文喻海韞蓬山而有蕪岳藻如江濯  
美錦而增絢謂陸文為蕪與公之論亦如此然  
才大者多雜有英有蕪其勢然也王元美謂陸  
不在多而在模擬寡自然之致然其集固在模



擬不免亦有獨運又云頗見才致無奈俳弱余  
謂俳弱處固有伉健處亦多不可舉一而廢百  
元美又謂人以俳偶之罪歸之三謝識者謂起  
自陸平原然秦聲發西氣齊瑟揚東謳則魏詩  
亦然矣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則漢詩亦然  
矣遺閔既多受侮不少則毛詩亦然矣

傅休奕秋胡行百草揚春華攘腕採桑素手  
尋繁枝落葉不盈筐羅衣翳玉體回目流采章  
君子倦仕歸車馬如龍張精誠馳萬里既至兩

相忘又負心豈不慙永誓非所望清濁必異源  
鳧鳳不並翔豫章云男兒當門戶墮地自生神  
雄心志四海萬里望風塵女育無欣愛不爲家  
所珍又情合同雲漢蔡霍仰陽春心乖甚水火  
百惡集其身玉顏隨年變丈夫多好新昔爲形  
與影今爲胡與秦胡秦時相見一絕踰參辰飲  
馬行云懸景無停居忽如馳駟馬生存無會期  
晏君黃泉下放歌行云靈龜有枯甲神龍無腐  
鱗人無千歲壽存質空相因朝露尚移景促哉



水上塵丘塚如履墓不識故與新怨歌行春榮  
隨路落芙蓉生木末自傷命不遇良辰永垂別  
已爾可奈何譬如絳素裂飛塵篇云飛塵穢清  
流朝雲蔽日光秋蘭豈不芬鮑肆亂其芳雜詩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又繁星依青天列宿  
自成行又落葉隨風摧一絕如流光又鵲巢丘  
城側雀乳空井中居不附龍鳳常畏蛇與蟲宴  
詩烏鵲稀鳳凰望舒繼白日千秋違嘉會來升  
君子室諸篇皆霞綺雲蔚善播人情當不讓二

陸

董逃行歷九秋篇云薺與麥今夏零蘭桂踐霜  
逾馨祿命懸天難明妾心結意丹青何憂君心  
中傾又序金罍兮玉觴賓主遞起雁行杯若飛  
電絕光交觴接卮結裳慷慨歡笑萬方又奏新  
詩今夫君爛然虎變龍文渾如天地未分又君  
思愛兮不竭譬若朝日夕月此景萬里不絕長  
保初黠髮結何憂坐成胡越昔人云此篇芳菲  
懼感如在目前經緯情感若探衷曲宮商層疊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蕭繡斐塵其言有文其聲有永走僵李杜不能  
及矣當爲百世六言之祖樂錄斷以爲玄詩也  
休奕麗烈婦詩不似東京以後語然好之者鮮  
所謂曲高彌和也雜詩如纖雲時鬢濕露沾  
我裳良時無停景北斗忽低昂又聞夜微風起  
明月照高臺清響呼不應玄景招不來神造之  
語未可以六朝論也

王元美云傅玄擬平子四愁大是笑資日出東  
南隅一篇汰去精英竊其常語本詞使君自有  
婦羅敷自有夫於意已足今復益以天地正位  
之語正如低措大記時文不全以己意續貂罰  
飲墨水一斗可也雖然玄佳處亦多豈可以短  
而廢長

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  
捧白簡整簪帶踈踈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游  
憚伏臺閣生風著書有內外篇內篇成王沉與  
書曰足下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  
塞楊墨之流遁齊孫孟於往代史臣贊曰鶉觚



貞諒實惟朝望志厲雖直性乖夷曠其爲人如此乃其作情語又委婉有致不類其人玄初封鶉觚男後封清泉侯史猶仍其舊稱也

孫子荆零雨之章道之詩乃稱三命皆有極嗚嗟安可保及彭殤吉凶等語在今人便以爲怪天天地爲我鑪萬物一何小何其達也除婦服詩中心若抽又何其纏綿哉子荆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元美云文生於情世所恒曉情生

於文則未易論蓋有出之者偶然而覽之者實際也

王讚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胡寧久分析靡靡忽至今真建安語昔往鴛鴦鳴今來蟋蟀吟人情懷舊鄉客鳥思故林本小雅語而演之自得情實

傅長虞風格俊整好屬文論雖綺麗不足而言成規鑿度純嘗嘆曰長虞之文近乎詩人之作矣其贈何郡王濟詩日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



赫赫大晋朝明明闕皇關吾兄既鳳翔王子亦  
龍飛雙鸞遊蘭渚二離揚清暉攜手升玉階並  
坐侍丹帷金瑋綴惠文煌煌發令姿語亦雄爽  
惜其末不稱所居官勳直忠果劾按驚人顧榮  
嘗嘆以爲雖非周才偏亮可貴也楊濟與咸書  
曰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天下大器非  
可便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子焉官事官事  
未易了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成蒼曰酒色殺  
人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逆慮以直致

禍此由心不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  
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爲  
聲耳安有慳慳爲忠益而當見疾乎此蒼甚快  
以了事爲痴是巧宦之行徑慳慳相忠益則蓋  
臣盛心也添雕闈欲信而仕子夏欲信而諫聖  
門之學皆在實地上不爲聲章長虞得之矣

曹顏遠思友詩語景則容雲翳陽景霖潦淹庭  
除嚴霜彫翠草寒風振纖枯語情則感時歌蟋  
蟀思賢詠白駒情隨玄陰滯心與迴風俱語所



思則精義測神爽清機發妙理可謂思無邪矣  
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語太直致無風人含  
畜溫厚之氣

棗道彥詩平典有古風遊覽詩云芳林挺修幹  
一歲再三花何以濟不朽噓吸嗽朝霞雜詩云  
豐草停蕪潤霧露沾衣裳玄林結陰氣不風自  
寒涼諸語不事駢構情格自超道彥本姓棘其  
先避仇改焉

何敬祖詩吉士懷真心悟物思遠托楊志玄雲

際流目矚巖石又抗跡遺萬里豈戀生民樂飄  
飄然身在人間興寄霞表夫又秋風乘夕起明  
月照高樹閑房來清氣廣庭發暉素贈張華詩  
四時更代謝懸象迭卷舒暮春忽復來和風與  
節俱構思閑遠真不讓清河季倫其子玄方乃  
石崇之甥荅石四言詩云位極則遷勢至必移  
上德無欲貴道不爲妙識先覺通慶皇義可謂  
良規真識微士夫又翕如翔雲會忽若驚風散  
亦其逸語



劉越石與盧從事書昔在少壯未嘗檢括遠慕  
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怪厚薄何從而  
生哀樂何由而至自頃輪張困於逆亂國破家  
亡親友凋殘塊然獨坐則哀憤兩集負杖行吟  
則百憂俱至時復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爲笑排  
終身之積憾求數刻之歡譬由疾疢彌年而  
欲一丸銷之其可得乎數語情致藹然雖處困  
阨豪爽自見

越石所遺阮運故多悽淚之詞所最悲婉者功

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  
浮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  
摧雙轡何意百練剛化爲繞指柔王先生謂其  
磊塊一時涕淚千古詩紀有胡姬年十五詩花  
將面自許人共影相憐恐非現作廬子諒蘭生  
之作西缶終雙擊東瑟不隻彈何其慷慨時興  
詩下泉激洌清曠野增遼索登高眺遐荒極望  
無崖寧形變隨時化神感因物作濤乎至人心  
恬然存玄漠幽情深肯反覆有餘味





詩品曰郭璞詩憲章潘岳文體相輝彪炳可玩  
始變永嘉平淡之體故稱中興第一但遊仙之  
作辭多慷慨乖遠玄宗中云嘯傲遺世羅縱情  
任獨往明道雖若昧其中有妙象又臨源浥清  
波陵岡擬丹萸又放情凌零外嘯縈挹飛泉又  
潛穎怨青陽陵茗哀素秋又颺風流曲橋幽室  
發逸響其詞皆曄曄但無餘味

江賦似猶在玄虛海賦下其語工者如呼吸萬  
里吐納靈潮自然往復或夕或朝又協靈通氣

瀟薄相陶流風蒸雷騰虹揚霄又氣滃滃以雲霧  
杳時鬱律其如烟類暎渾之未疑象太極之構  
天又淵客築室于巖底鮫人構館於懸流電布  
餘糧星離沙鏡青綸競糾縟組爭映又因岐成  
渚觸澗開渠激壑生浦區別作湖蹬之以澤溼  
瀑之以尾閭標之以翠翳泛之以遊菰播匪藝  
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又水夷倚浪以傲倪江  
妃含頰而聯眇撫凌波而鳧躍吸翠霞而天矯  
又鼓帆迅越趨漲截澗凌波縱拖電往杳溟窳



如晨霞孤征眇若雲翼絕嶺條忽數百千里俄  
頃飛簾無以踰其蹤渠黃不能企其景此其最  
警者昔人擬之神工鬼鑿畧無痕迹餘糧卽禹  
餘糧也沙鏡似雲在青綸綳組皆江華名水暴  
溢爲滌湊漏之流爲壑通猶越也截直渡也

揚芳合歡詩磁石引長針陽燧下炎烟宮商聲  
相和心同自相親雜詩憑響杳愁嘆哀涕應苦  
言又飛黃銜長轡翠翼回輕輪俯涉百重淵仰  
過九層山修途曲且險秋草生雨盡黃花如披

金白花如散銀青敷羅翠采絳葩蒙州雲江道  
藏詠秋祝融解炎鸞騰收起涼駕高風催節變  
凝露督物化長林悲素秋茂草思朱夏庾仲初  
詩悠想眇長川輕瀾渺如帶又手澡春泉窅目  
飛陽葩鮮李充詩朗月垂玄景洪漢截皓蒼又  
來若迅風披逝如歸雲征王右軍大夫造化工  
萬殊莫不均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親謝安薄  
雲羅景物微風翼輕航醉醪陶丹府兀若遊蕤  
唐謝益壽惠風蕩繁圍白雲屯曾阿景畏鳴禽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集水木湛清華王康甥友招隱詩凝霜獨朱顏  
寒泉傷玉趾周才信衆人偏智任諸已推分得  
天和矯性失至理湛方生天晴詩屏翳寢神轡  
飛蔗收靈扇青天瑩如鏡綠津平如研皆晉時  
五言之佳境

成子安天地賦乎平耳嘯賦頗不俗飄游雲於  
泰清集長風乎萬里何其迭蕩又游崇岡陵景  
山臨巖側望流川坐盤石漱清泉藉皇蘭之猗  
靡蔭修竹之婁娟我思其人習習風舉晉史云  
子安懷天地之寥廓賦辭人之所遺特構新情  
豈常均之所企然此賦實無超詣不必作也  
鄒潤甫嘗見一人自稱甄舒仲如此非一久之  
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甕  
舒仲者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斂  
葬夜夢其人來謝湛所著詩張華稱以爲絕倫  
惜未曾見

褚季雅年十三作鷗鳥水碓二賦人以爲奇張  
華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



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機曰公未  
觀夫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州之德不孤  
川嶽之寶不匱褚嘗謂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  
中捨此何求予頗伏膺其言人嘗笑予不出觀  
四裔友天下余謂黃卷中文奇者如高山富者  
如大川麗者如名園整者如清廟明堂聖人賢  
士蒞論雅言珮劍垂紳濟濟踳踳應接不暇吾  
又何假於觀四裔友天下褚生令我言矣

季膺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有四

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  
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曰吾亦與  
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歸著首丘賦爲一  
時所賞晉史稱其黃花之什瀟發神府

庾仲初作零陵太守入湘川爲文弔賈生曰質  
清浮蒼聲若孤桐琅琅其璞巖巖其峯信道居  
正以天下爲公方駕逸步不以曲路期適是以  
張高弦悲聲激柱落清唱未和而桑濮代作其  
文亦甚清蔚仲初當永嘉末母隨兄肇居官沒



于石勒仲初不櫛沐不婚宦絕酒肉二十年固  
篤行士也作揚都賦道溫庾云溫挺義之標庾  
作民之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王亮庾求者贈  
賦之仲初更改望為偶以亮為潤云

曹輔佐作對儒篇云味道則理貫莊肆研妙則  
穎奪豪鋒騰厲莫而斐倚排素薄而青葱其自  
譽如此又云迷廳者循一往之智狷介者守一  
方之矯豈知火林之燼炎柯冰津之擢陽草故  
大人達觀任化昏曉其語亦適全文多爛漫

興公謂其如白地明光錦非無文采詭無裁製  
李弘度著學箴云茫茫太初悠悠鴻荒蚩蚩萬  
類與道兼忘聖迹未顯賢名不彰怡此鼓腹率  
我得狂資生既廣群塗思通閭實師明匪予求  
蒙遺已濟物天下為公大庭唱基義農弘贊六  
位時成雌暉大觀澤洽雨濡化流風散比屋同  
塵人罔僭亂爰暨中古哲王胥承質文代作初  
統迭興動非性擾靜豈神澄刑作德衰三季叔  
世既敦既誘乃矯乃厲敦亦既備矯亦既深彫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珠生文抑揚成音群能騁夜衆巧竭心野無陸  
馬山無散林人之失德反正作奇違彼夷塗遵  
此險徑狡兔陵岡遊魚遁川棄弭收置責功蹄  
筌刻意離性失其常然世有險夷運有通圯損  
益適時升降惟理室有善言慮在千里風人司  
箴敬貽君子此文詞甚清壯爲著作郎以典藉  
混亂分爲四部甚有條貫後人著四部目自李  
允始

袁宏從宣武北征被責免官會須露布袁倚馬

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應東亭在側極嘆其才  
宏曰徒得齒舌間利何曾博一官嗟乎文豈博  
官物哉宏蹀躞人稱倚馬才始於此

袁彥伯名臣傳序云三五迭隆歷世承基莫不  
宗匠陶鈞而群工緝熙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  
遭離不同跡有優劣至於體分冥固道契不墜  
風美所扇訓華千載其稜一也又曰江湖所以  
濟舟亦以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以亡身然而  
先賢玉摧於前來哲攘袂於後豈非天懷發中



而名教束物者乎其認讚云火德既微運經大  
過洪颺扇海二溟揚波虬虎雖驚風雲未和潛  
魚擇淵鷁鳥候柯赫嶠三雄並起乾軸競收杞  
梓爭致松竹風不及於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  
無停菊其贊崔琰曰選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  
踈朗牆宇高疑忠存軌跡義形風色思樹芳蘭  
剪除荆棘人惡其上時不容哲琅琅先生雅伏  
名節雖過塵霧猶振霜雪運極道消碎此明月  
其贊夏侯玄也曰淵哉太初宇宙高稚器範自

然標準無假全身由直跡滂必偽處死非難存  
理則易其贊王經也曰萬物波蕩孰任其累六  
合靡廣容身靡寄君親自然匪由名教敬愛既  
同情禮兼到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求仁不遠期  
在忠孝其贊陳泰也曰玄伯剛簡大存名體志  
在高構增堂及陞端委虎門正言彌啓其贊顧  
雍也曰元嘆穆遠神和形檢如彼白珪質無塵  
玷立行以恒匡上以漸清不增潔濁不加染以  
上諸讚皆其傑思藻腴名理可謂兩濟



袁宏作東征賦不及桓彝溫知之甚忿後游青  
山飲歸命宏同載行數里問宏不及先君故宏  
答曰尊公稱謂非下官敢專既未遑啓不敢顯  
之耳溫曰君爲何辭答云風監散朗或搜或引  
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宣城之節信義爲允溫泣  
然而止宏賦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嘗於曲室  
抽刃問宏宏急答曰我已感迷尊公何乃言無  
因曰精金百汰在割能斷功以濟時職思靜亂  
長沙之勲爲史所贊嗟乎袁生一賦兩遭虎口  
危哉嘗謂士之立言襄者足以佐休明而開否  
塞其肆者遂以觸尤爨而釀奇窮亦何容易余  
徃作徐文貞公傳微有諷語幾爲徐太常抽刃  
其後用金鋼予致今猶遭其累當知此脫不可  
不慎

袁宏爲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  
自業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泛  
江會宏在舫中諷詠聲既清會辭又藻拔駐聽  
久之遺問焉荅云是袁臨汝郎贈詩尚卽迎升





舟與譚論甲且不寐後遂引宏參其軍事詠史  
僅二首無甚佳語詩品曰彥伯詠史雖宋體未  
適而鮮明繁健去凡俗遠矣世說稱袁虎宏小  
字也東征賦晉史稱濟陸之亞

孝武嘗會西堂伏滔豫坐還下車急呼子謂曰  
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坐否此故未易得  
爲人作父如此定何如伏有才學乃其識如此  
淺陋甚矣當時袁宏在溫府中呼爲袁伏宏心  
耻之每嘆曰公之厚恩未優國士而與滔比肩  
何辱之甚嗟乎滔以一坐誇人是何足與比肩  
晉史稱玄度學藝優瞻筆削擅奇降帝問於西  
堂故其榮觀也

羅含盛有文名謝尚稱謂湘中琳瑯與桓溫坐  
人稱謂荆楚之村溫曰此是江左之秀豈惟荆  
楚而已然其文絕不可得故知文章傳與不傳  
亦有命也嘗畫卧夢文鳥飛入口中自此藻思  
日新爲桂陽州別駕以廳舍喧於城西小洲上  
立茅屋伐木爲材織緯爲席布衣蔬食泊如也



有百雀棲集堂宇人以爲德行感言雖文藻不傳而清風至今在人口乃知千秋業不專在鉛

槧

顧愷之嘗以一厨畫平日所深珍惜者糊題其前寄桓玄桓發其厨後竊取而緘如舊還之紿云未開愷之見失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世以長康爲痴不知此正是長康海鷗貴勢戲弄桓玄蓋玄之逆節漸著不示以痴其能免乎卽珍畫又何足惜史臣謂其矜

能過實談諧取容亦得哉

愷之自家還荊州人問以會稽山川狀曰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若雲興霞蔚當時會稽郡所屬甚廣自江以南皆稱會稽故愷之云云嘗借仲堪布帆至破冢遭風敗與仲堪牋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此雖小語殊有韻致晉史云才多逸氣故有三絕之目三絕謂才絕畫絕痴絕也桓温府常云愷之痴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愚謂長康小



痴正是大點易曰天地閉賢人隱惜之以桓公  
府爲隱地豈必察察

郭景純詩云林無聲樹出無停流阮孚云泓崢  
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越景純  
此詩名幽思篇未見於刻乃知詩紀所遺多矣  
阮孚亦贊其全篇非爲此二語也

湛方生後齋詩解纓復褐辭朝締數門不容軒  
宅不盈畝茂草籠庭滋蘭拂牖撫我子姪携我  
親友茹彼園蔬飲此春酒開樽攸瞻坐對川阜  
心焉孰託託心非有素構易抱玄根難朽此詩  
意淡而義精素位自得君子哉遊園詠云暫無  
涯而難恬性有方而易適差一毫而遽乖徒理  
存而事隔其語大都超脫故是塵外人也余自  
浙西歸窘於資用親黨皆嘆廉吏安足爲今觀  
湛方生後齋詩其持身處家亦儉矣夫儉美德  
也爲國家樹表儀爲子孫培元氣爲鄉黨敦雅  
道其榮華孰有加而奈何以塵俗態相期故特  
書此詩一通以示之



支道任心獨往風期高亮嘗養馬數匹或言道  
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重其神駿人以爲此其  
坦形詰真機源活潑非淺智所能窺然終非釋  
氏本色真修者寧疲津梁必不弛然自放也支  
又好鶴住郊東岬山有人遺雙鶴支銀其翻鶴  
垂頭視翅如有懊喪意支曰既有凌霄之姿何  
肯爲人作耳目近玩養翻成使飛去夫好鶴本  
禪家一病養翻使飛便釋疑滯故人以爲美談  
道林嘗聞季野語南北人學問析之曰北人看  
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言北廣  
而南淺而明也

道林逍遙論曰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鵬以  
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鷄以在近而笑遠  
有矜伐於心內至人遊無窮於放浪物物而不  
物於物則遙然不我得玄感無爲不疾而速則  
逍然靡不適此所以爲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  
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饑者一飽渴  
者一飲豈忘蒸嘗於糗糧絕觴爵於醪醴哉苟



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此向郭之注所未盡按  
此論亦奇然恐有欲者以爲假托

道林與殷淵源俱在簡文許簡文謂二人曰可  
試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淵源峭函之固君其慎  
焉支初作改輟遠之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  
王撫肩笑曰此是其勝場安可爭茲按淵源以  
善談遂得天下重望至謂蒼生繫命然一出而  
敗一喪而灰就謂談可信耶周昌周勃定儲定  
變任天下重何曾窺殷家峭函

道林談說善標宗會而章句時有所遺時爲守  
文者所陋謝太傅聞而善之曰此乃九方歎之  
相馬畧其玄黃取其駿逸嗟乎道林神情儁徹  
忘筌密契故能使造觀者臻其智端而對把者  
賞於言外今之懲支離者竟語心體不復知有  
章句豈亦道林之畧相玄黃耶恐性命未徹而  
遽遺章句徒逞不根終無實益

王右軍嘆林公器朗神雋長史嘆林公尋微之  
功不減輔嗣王濛恒尋遁遇泚洹寺中講正在



高坐上每舉塵尾情理俱暢預坐者皆結舌注  
耳濛語聽講眾僧向高坐者是鉢紆後王何人  
也此言請支出佛理之外

林公在謝萬坐瞻矚甚高王子猷曰若林公鬚  
髮並全神情當復勝此謝曰唇齒相湏不可以  
偏亡鬚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曰七尺之  
軀今日委君二賢觀此可見林公人我相猶未  
除卽神情屬雲津梁益遠

道林評會稽王有遠體而無遠神或問林公司  
州何如二謝曰故當奉安提萬晉時品藻不費  
詞而自妙如此苟非實有神識安能鏡天淵於  
眉瞬品雅鄭於舌端

郗嘉賓問謝安石曰林公談何如稽公謝云稽  
勤著脚裁可得去耳又問殷何如支謝曰正爾  
有超拔支乃過殷然殷聲論辯恐口欲制支  
大抵支神悟有餘殷口角有餘談場旗鼓支不  
能奪殷然其天字自勝

林公譏王中郎云箸脈頰恰繪布單衣挾左傳



逐鄭康成車後問是何物此塵垢囊按林公此  
詭薄毳衣而超珠屐稱快矣然至於虛益報其  
詭辯之議故不覺齒頰若罽

黃勉之曰道林神牖儻倏暢鏡莊老揭會標宗  
謝安望其晤言一日千載逍遙吐論文藻理新  
右軍爲之披襟解帶留連不已凡所綴歌精奧  
遠逸蓋悟襟覺思自不涉吐凡污也

道林詠懷詩睇陽照春圃悠緬嘆時往感物思  
所托蕭條逸韻上尚想天台峻髣髴巖階仰冷

風灑蘭林微瀨奏清響香崖育靈鷲神蔬含潤  
長丹沙映翠微芳芝曜五奕茗茗重岫深寥寥  
石室朗中有尋化士外身解世網抱朴鎮有心  
揮玄拂無想隗隗形骸頽回回神宇敞宛轉元  
造化縹瞥鄰大象願投若人蹤高步振策杖又  
靈溪無驚浪神岳無駭塵芳泉代甘醴山果作  
奇珍又崇虛習本照損無歸昔神曖曖煩情釋  
冷冷冲氣新近非域中客遠非世外臣又偃蓋  
收神響領畧綜名書涉老怡雙玄披莊玩太初

又膏腴無爽味婉孌非雅絃  
愜心委形度疊疊隨化遷  
又會衷兩息間綿綿進禪務  
投一滅官知攝二由神遇  
又捲筆蔽紛霧振禍拂紅塵跡  
從尺蠖屈道與騰龍伸  
又讚佛詩投步三才泰  
揚聲五道泯不爲故爲貴  
忘奇故奇神蓋語語不凡  
清徹肺腑

扁道猷詩連峯數千里  
修林帶平津雲過遠山  
翳風至梗荒榛芽茨隱  
不見雞鳴如有人其詞  
洸洸自逸道猷本姓馮  
居若耶山人謂其一吟

一咏有濠上之風

司馬紹統閉關研討多所著述  
以被廢時多感慨雜詩云  
百草應節生含氣有深淺  
秋蓬獨何辜飄飄隨風轉  
贈巨源詩卞和潛幽冥誰能證  
奇璞冀願神龍來揚光以見燭  
志可悲矣初誰周以司馬遷  
史記書周秦以上多採百家俗語  
違背正經作古史考以糾其謬  
誤紹統復條古史考中百二十二  
事不當多據汲冢紀年之義  
又有九州春秋續漢書文多奇傑



陳承祚居父喪有疾使婢丸藥鄉黨以爲貶議  
坐是沈滯累年司空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  
嫌原情不至貶廢舉爲孝廉歷官御史治書以  
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洛陽壽遵其志又遭賊  
議初譙周嘗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  
折亦非不幸也後作三國志明得失有益風化  
雖文豔遜相如而簡質自勝又撰古國志益都  
耆舊傳行于世人謂壽不遺兩折何由具千古  
業譙周所謂非不幸也此哉

孫興公齋前種一株松鄰人高世遠謂之曰樹  
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恐永無棟梁曰耳綽答曰  
楓柳雖復合抱亦何所施嘗作天台山賦辭致  
甚工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榮期  
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綽性通率好譏調嘗與  
習鑿齒共行綽在前謂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  
後習答曰簸之颺之糠粃在前綽每鄙山巨源  
嘗曰山濤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爲龍門  
當點額暴鱗矣謝萬作八賢論謂漁父屈原季



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稽康其旨以處者爲優  
出者爲劣綽難之謂體玄識遠則出處同歸時  
以孫義爲得綽甚重庾太尉謂其雅好所托常  
在塵埃之外雖復柔心應世矜屈其迹而方寸  
湛然固以玄對山水庾旣沒爲作詠曰咨予與  
公風流同歸擬量托情視公猶師君子之交相  
與無私虛中納是吐誠謨非旣成示庾道恩庾  
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不至於此孫又作王  
長史詠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水同此

玄味王孝伯曰才士不遜亡祖何至與此人周  
旋蓋綽有穢行故二子鄙其人也王長史問綽  
郭子玄定何如曰詞致清雅奕奕有餘吐章陳  
文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撫軍問孫劉真長何  
如曰清蔚簡令王仲祖何如曰溫潤恬和桓溫  
何如曰高爽過出謝仁祖何如曰清易令達阮  
思曠何如曰弘潤通長袁羊何如曰洸洸清便  
殷洪遠何如曰遠有致思卿自謂何如曰下官  
才能所經不如諸賢至於斟酌時宜籠罩當世

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時復託懷玄勝遠詠老  
莊蕭條高寄自謂此心無所與讓也簡文問袁  
羊何似答曰不知者不負其才知之者無取其  
體林公與王文度語小屈孫曰法師今日如著  
弊絮在荆棘中觸地挂闌孫與楮公同遊曲阿  
後湖風勢猛迅舫欲傾覆楮公已醉唱云舟中  
孰遭天譴惟與公多塵滓當以厭天欲耳便欲  
捉擲水中孫大啼曰李野卿念我綽嘗作列仙  
孫丘子贊曰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儻遇風雲爲

我龍撼王藍田見而語人曰孫家兒作文道何  
物真猪也綽與許詢一時名流或愛詢高邁則  
鄙綽穢或愛綽才藻而無取於詢支遁試問綽  
君何如許答曰高情遠致弟子早已伏膺然一  
詠一吟許將北面矣孫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  
雜劉夫人在坐後聽之語劉曰亡兄門未有如  
此賓客夫人劉惔妹也蔡中郎有竹椽笛孫聽  
妓歌喜躍以擊几擺折王右軍聞太嘆曰三祖  
所壽樂器爲虺頭孫家兒打折晉史世說所稱



如此按興公頗好評列善談玄理而譽毀並招人薄其穢然未見穢迹豈其口舌報乎大抵孫恃其才心輕性躁故檢括未至瑕玼不無乃其論桓温移都一疏正言快論折其不臣使晉室金甌不傾於一擲可謂寒寒匪躬莫國之器豈徒文雅風情衆惡可以不察哉

興公秋日詩蕭瑟仲秋日颯唳風雲高山居感時變遠客興長謹疎林積涼氣虛岫結凝霄湛露灑庭除客葉辭榮條撫菌悲先落攀松羨後

周垂綸在江湖交情遠市朝澹然懷古心濠上豈伊遙詩意恬漠灑灑霞漢之表

或問天台賦何語最奇曰赤城霞起以建標瀑布飛流以界道又惠風佇芳於陽林醴泉涌溜於陰渠又羲和停午遊氣高褰又悟遣有之不盡覺涉無之有間泯色空以合跡忽卽有而得玄釋二名而同出消一無於三幡恣語樂以終日等寂默於不言渾萬象以冥觀兀同體於自然可謂情景俱暢道釋兼融



張協玄武館賦崇墉四匝。豐厦詭譎。爛若丹霞。皎如素雪。又飛薨四注。上際浮霄。直亭亭以孤立。迎千里之清颺。陽扉南啟。陰軒北達。春牖左開。秋窓右豁。仰視雲根。俯臨天末。時賦者百餘。協爲厭卷。

孫楚鷹賦。踈尾潤臆。高者秃曠。深目蛾眉。狀似愁胡。曲背短頸。足若雙枯。麾則應機。招則易呼。背碣石以西遊。經馬嶺而南徂。此賦體物不泛。而造語不俗。

笑賦云。交頸偃仰。椎胸指掌。亢洪聲於通谷。順長風以流響。氣騖驛以相屬。若將頽而復往。遲重則如陸沉。輕疾則如水漂。時以爲傅神之作。孫興公望海賦。華組依波。而錦披綸扇。風而繡舉。長鯨嶽立。以截浪幼。鰭揚鬣。以排流巨。鼈曷負以冠山。烏鵲呼吸以吞舟。鷄爲羽。傑鯢稱介。豪翼遮半天。背負重霄。舉翰則宇宙生。風抗鱗則四瀆起。濤其語亦奇壯。可伯仲玄虛。

興公築室。賦川作遂。初賦其序曰。余少慕老莊。



仰其風流却感於陵賢妻之言悵然悟之乃經  
始東山建五畝之宅蒔長草倚茂林豈與坐華  
幕擊鐘鼓者同其樂耶及諫止遷都桓溫見其  
表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  
國事耶時有樂安高柔與興公鄰居才理清鮮  
安行仁義婚泰山胡毋氏女年二十既有倍年  
之覺而姿色清惠近是上流婦人柔生計頗足  
既罷安固令宅於畎川馳動之情甚薄又愛翫  
賢妻有終焉之志尚書令何充取爲冠軍叅軍

俛俛應命眷戀綢繆不能相舍相贈詩書清婉  
辛切柔後竟謝歸世稱其高人謂美色能喪人  
德而柔竟以此全名所遭賢也不遭者雖身居  
霞外子頑婦劣能全美哉

傅玄明月篇云皎皎明月光灼灼朝日暉昔爲  
春蠶絲今爲秋女衣卅辱裂素齒翠彩發蛾眉  
嬌子多好言歡合易爲姿玉顏盛有時秀色隨  
年衰常恐新間舊髮故興細微浮萍本無根非  
水將何依憂喜更相接樂極還自悲此詩猗靡



婉緝情語之極致也言夜光而忽爲朝暉春絲而忽作秋衣世事之靡常如此盛年濃情易爲姿態而顏無常感情不常好新舊相間不必大故雖細微亦可成隙矣然女子之托人如浮萍之依水豈能舍而之他故雌憂喜相接追惟昔日之樂止於自悲而已敢更有他心哉

休爽有女篇有女懷芬芳提提步東廂蛾眉分翠羽明眸發清揚丹唇翳皓齒秀色若珪璋巧笑露權厖衆媚不可詳頭安金步搖耳繫明月

瑞珠環約素腕翠爵垂鮮光容服旣以艷志節擬秋霜徽音冠青雲妙響流四方窈窕稱賢媛宜配侯與王媒氏陳東帛羔雁鳴前堂百兩盈中路起若鸞鳳翔凡夫徒踴躍望絕殊參商此詩雖質不逮漢魏而藻不墮梁陳意味溢如誠爲傑作舊本止二十四句近刻多六句張華詩巧笑媚歡厖聯娟眸與眉與休爽語相同

張華雜詩微風搖蕩若增波動芰荷榮彩耀中林流馨入綺羅王孫遊不歸修路邈以遐誰與



玩遺芳佇立獨咨嗟  
荏苒日月運寒暑忽流易  
同好遊不存迢迢遠離析  
房櫳自來風戶庭無  
行迹游仙詩雲霓垂藻旒  
羽袿揚輕裾飄登清  
雲間論道神皇廬遊俠曲  
吳刀鳴手中利劍嚴  
秋霜騰超如激電迴旋如  
流光以上諸詩楊升  
菴以爲文選之遺珠然昭  
明所選必取全錦諸  
詩經緯未容是以遺耳

安仁夫婦才貌相埒故其伉儷甚篤作內顧詩云  
靜居懷所歡登城望四澤春草鬱青青桑柘  
何奕奕芳林振朱榮淥水激素石初征冰未泮  
忽焉矜緜絡漫漫三千里迢迢遠行客馳情戀  
玉顏寸陰過盈尺夜愁極清晨朝悲終日夕山  
川信悠求願言良不獲引領望歸期雲沉不可  
釋此詩所謂文生於情可與悼亡並美末句雲  
沉不可釋正應登城望四澤語甚妙而後人改  
作沈思不可釋有何意味

興公蘭亭詩流風拂枉渚停雲陸九臯嘗語吟  
修竹鱗游映瀾濤携筆落雲藻微言剖纖毫時





珍豈不甘忘味在聞韶此詩當時以為未和之冠實五言律之濫觴也

劉伯倫北芒客舍詩泱泱望舒隱躡玄夜陰寒鷄思天曙擁翅吹長音蚊蚋歸豐草枯葉散蕭林陳醴發悴顏色創暢真心此詩狀夜色蕭條殊爲婉切晉魏間口角大抵如此

清商曲者吳楚之新聲其詞流蕩不節是其情思其聲調純用絲竹而無鈺鏡相雜凡所謂子夜歌上聲歌歎聞歌前溪阿子之類皆是也

子夜晉女子名有謂鬼歌非也今讀其辭實淫靡之曲蓋女子思出無聊至不能寐而子夜宛轉爲歌此情放之極也晉自渡江以後偏安樂土其君子清談崇飾浮僞閨閣之間綺粧冶飾感春懷秋至於不可持節而文人靡士習見其風不覺其詞之淫艷如此後人更爲四時行樂詞謂之子夜四時歌又有大子夜歌子夜警歌子夜變歌皆曲之變也

子夜歌之艷者如宿昔不梳頭絲髮被兩肩婉



伸郎膝下何處不可憐又學裙未結帶約眉出  
前窻羅裳易飄颻小開罵春風又我念歡的的  
子行由豫情霧露隱芙蓉見蓮不分明又恃愛  
如欲進含羞未肯前朱口發豔歌玉指弄嬌絃  
又駐筇不能食蹇寒步幃裏投瓊著局上終日  
走博子又鶯風急素柯白日漸微淡又想聞散  
喚聲虛應空中諾又朝日照綺鏡光風動紈素  
巧笑倩兩犀美目揚雙蛾

子夜春歌如光風流月初新林錦花舒又碧樓

冥初月羅綺垂新風又明月照桂林初花錦繡  
色又杜鵑竹裏鳴梅花落蒲道燕女遊春月羅  
裳曳芳草又自從別歡後嘆惜不絕響黃蘗向  
春生苦心隨日長夏歌如疊扇放林上企想遠  
風來輕袖拂華粧窈窕登高臺又鬱蒸仲暑月  
長嘯北湖邊芙蓉始結葉抱豔未成蓮又昔別  
春風起今還夏雲浮路遙日月促非是我淹留  
又情知三夏熱今日特偏甚香巾拂玉席共郎  
登樓寢又輕衣不重綵飄風故不涼三伏何時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過許儂紅粉粧秋歌如開窓秋月光滅燭解羅  
裳含笑帷幌裏舉體蘭蕙香又涼風開窓寢斜  
月垂光照中宵人語靜羅幌有雙笑冬歌如寒  
鳥依高樹枯木鳴悲風爲歡顛顛盡那得好顏  
容又未嘗經辛苦無故強相矜欲知千里寒但  
看井水水子夜警歌鏤梳傳綠酒雕爐薰紫烟  
誰知苦寒調共作白雪絃皆治靡之極濼消暴  
中之類也

上聲歌者秦箏柱則自下而上自緩而急其節

漸促其音漸哀首言儂本是蕭草持作蘭桂名  
言賤者頻升上猶鼓箏之絃進而爲上聲也

歡聞歌者晉穆帝升平初歌畢輒呼歡聞否以  
爲送聲後因此爲曲名今世用莎持乙子代之  
語稍訛異也其歌云遙遙天無柱流漂萍無根  
單身如螢火持底報郎恩言其身無柱著持何  
物以報情蓋歡感之極音也

歡聞變歌鏗臂飲清血牛羊持祭天沒命成灰  
土終不罷相憐又駛風何躍躍帆上牛渚磯帆



作繖子張船如侶馬馳二首雖兒女口角情思  
婉轉自妙

前溪歌晉車騎將軍沈克所作按元本詞云當  
曙後未曙百鳥啼忽忽沈氏南朝門閥之盛習  
樂於前溪之上其溪在武康邑之南歌詞七首  
宋書以爲盡沈克作也但中云黃葛結蒙籠生  
在洛溪邊花落逐水去何當順流還又云逍遙  
獨桑頭北望東武亭東武洛水皆非前溪或後  
人倣其調爲之而混入於克作也其云憂思出

門倚逢郎前溪度莫作流水心引新都捨故又  
前溪滄浪映過波澄綠清聲弦傳不絕千載寄  
汝名此皆克作亦詭詞之有意者

阿子歌者升平中童子忽歌於道稱阿子其時  
歌曲終輒云阿子汝聞否無幾而穆帝崩太后  
哭曰阿子汝聞否後人演其聲爲歌樂死曰嘉  
興人養鴨兒死故有此歌後詛爲阿子何其謬  
矣其云阿子復阿子念汝好容顏則男稱女之  
詞也其云春月故鴨啼獨雄顛倒落則女憶男



之詞也

團扇郎者中書令王珉捉白團扇與嫂婢謝芳  
姿情好甚篤嫂嘗婢過苦王東亭聞而止之嫂  
曰能歌一曲方赦芳姿歌曰白團扇辛苦五流  
離是郎眼所見珉更問之芳姿復歌云白團扇  
顚顚非昔容羞與郎相見後人因而歌之其云  
七寶畫團扇燦爛明月光餉郎却暄暑相憶莫  
相忘則桃葉所作

黃鵠曲本漢橫吹曲名列女傳魯陶嬰少寡魯

人將求焉嬰作歌以自絕此本魯歌而今吳人  
擬以爲曲其云黃鵠參天飛半道鬱徘徊腹中  
車輪轉君知思憶誰其哀思豔情又失本來之  
意矣

桃葉歌王子敬愛妾名桃葉其云桃葉映紅花  
無風自婀娜春花映何限感郎獨採我卽桃葉  
所作團扇四章大有情致幾敵主人翁

長樂佳言夫婦諧洽長不相離也所謂中陵羅  
淑女必中陵羅氏一云雕鳩不集林體絮好清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流一云比翼交頸遊千載不相離雖曰燕溺而志無二適亦庶幾乎不邪矣首章云小庭春映日四角佩玲瓏玉枕龍鬢席郎寢首何當蓋婦人奉事君子之道當然於情詩中頗稱雅調

懊悵歌綠珠所作其云綠布澁難縫令儂十指穿黃牛細犢車遊戲出孟津言已勤女工而他人放逸駕車出遊也一云我所懊惱者如縫綠布之難他人放情不檢如犢車之遊其後人更以爲淫靡之曲其云長橋鐵鹿子布帆阿那起

詫儂安在間一去三千里則隆安初民間謠曲黃竹子似吳中村歌隨所遇物起興其歌曰江邊黃竹子堪我女兒箱一船使兩槳得娘還故鄉此流離之曲言伐竹爲箱而以輕舟致女歸所冀願之詞也

神絃歌共十一曲末俗淫放妖姬狡童纏綿不解至於魂爽飛蕩所謂聖師白石採蓮童明下童皆所謂豔絕無雙者也曰嬌女曰清溪小姑曰湖就姑所謂獨處無郎者也嗟乎生迷死戀



神巫不經髮髻來下徒使繁霜脫木浩夜凌秋  
人間昏昏何復旦書觀之良愴然矣

青溪小姑蔣侯弟三妹也其曲曰開門白水側  
近橋梁小姑所居獨處無郎白石郎亦神名其  
曲曰積石如玉列松如翠郎豔獨絕世無其二  
湖就姑曲曰湖就赤山磯大姑大湖東仲姑居  
湖西宿阿曲曰蕪林開天門趙尊閉地戶蘇趙  
皆當時神人明下童曲曰陳紅嬌赭白陸郎乘  
斑駁徘徊射堂頭望門不欲歸其辭飄蕩蓋混

男女雜神人真衰世之音也

三洲歌者商客數過巴陵三江口因作此歌蓋  
燕女成風卽賈客亦爲浪子態其俗之迷溺久  
矣其云送歡板橋灣相待三山頭遙見千幅帆  
知是逐風流又湘東醪醑酒廣州龍頭鑄玉樽  
金錢稅與郎雙杯行首章送其往末章望其歸  
三山板橋皆金陵地名

採桑渡七曲河水過屈縣西南爲采桑津春秋  
僖八年晉里克敗狄于採桑是也西曲中爲是



曲蓋借此以起意其曰僞秦化作商矧燬不成  
綵翰無實情也

江陵樂者卽楚之郢地渚宮在焉其樂有四闕  
躑戲場蹋春看花是也

青陽度以織綵擗衣起與織綵欲其情不斷擗  
衣欲其情不傷藕斷根連並頭纏綿常如是豈  
其所歡在青陽渡頭因以立名耶自此以下多  
倚歌悉用鈴鼓無弦有吹人聲倚之歌樂並作  
其曲云碧玉擗衣砧七寶金蓮杆高舉徐徐下  
輕擗只爲汝又青荷蓋綠水芙蓉披紅鮮下有  
並根擗上生並頭蓮

青驄白馬舞馬曲也云青驄白馬紫綵韁可憐  
后橋根栢梁又問君可憐六萌車迎取窈窕西  
曲娘西曲亦指荆郢篇中五用可憐蓋靡靡亡  
國之音也

安東平者魏平安東而作此曲今晉曲乃情詩  
也凄凄烈烈北風爲雪船道不通步道斷絕吳  
中細布闊幅長度我有一端與郎作袴微物難





輕拙手所作餘有三丈爲郎別厝制爲輕中以奉故人  
不持作好與郎杖塵其辭古質絕似漢人而意不悠裕

女兒子女兒入蜀歌也其辭曰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沾裳我欲上蜀蜀水難踟躕珂頭腰環言峽水不可行不免陸出而馬上踟躕之勞至攀其珂頭而環腰也

來羅歌名舊說謂晚節末路見棄於時而爲此歌也來羅者謂來仕而入於網羅也其辭云

金黃花標下有同心草草生日已長人生日就老次章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躡履李下不整冠三章言故人何怨新功少必求多此事何足道聽我歌來羅末章白頭不忍去心愁皆然然遊戲泰始世一日當千年言上有鬱金之花下有同心之草花草相扶猶君臣相須也草生易長人生易老驅馳宦路歲月已去而不自知退嫌於躡履整冠之疑矣汝雖不去而新者間故理所必然第亦何足爲愁少年輩以



功少而求多必欲勝前人而掩其善此亦世間  
常態何足爲道我惟歌來羅以自解耳夫白頭  
不去患得患失心如煎熬雖榮亦良苦矣不若  
解綬歸田而遊戲泰始之世則一日可當千年  
也

那呵灘江陵東來之灘名共六曲前三曲是揚  
州婦作後三曲是江陵婦作賈客上下往來爲  
女郎所留戀故相念其經那呵之險其辭太藁  
富剛

孟珠曲一名丹陽孟珠是富人丹陽卽金陵也  
其辭曰人言孟珠富信實金滿堂龍頭啣九花  
玉釵明月璫又陽春二三月草與水同色攀條  
折香花言是歡氣息蓋孟珠家富而貌美爲當  
時所慕如此其後又稱暫出後湖看菰蒲如許  
長又可憐景陽山迢迢百尺樓皆是金陵地名  
景陽爲南朝之正門古長干也後湖卽玄武湖  
翳樂者揚州少年處於高樹茂陰之下而歌舞  
爲樂卽所謂東門之杔宛丘之柎子仲之子婆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妾其下同義

夜黃曲一首夜黃野鳧之小者此與鴛鴦豈可  
爲匹故其詞云云刺淫非其類也尋陽樂西平  
樂皆地名卽桑中也夜度娘刺女夜奔也長松  
標美女卽能自持而人莫好也其意義皆淺  
雙行纏二曲其一云朱絲繫腕繩真如白雪凝  
非但我言好衆情所共憐其一云新羅繡行纏  
足跌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上有繫  
腕之朱絲下有纏足之繡羅皆麗飾也古者纏

足所以禁女子跣履治遊良家之飾故情所獨  
憐牽臂招客露其腕繩則倚門之娼故衆所共  
好

黃督當時僑客名言三春思歸故鄉適遇故人  
籠車欲求寄載而不肯故其辭曰僑客他鄉人  
三春不得歸願看楊柳樹已復藏班騅又籠車  
度躡銜故人求寄載催牛閉後戶無預故人事  
吳有白鳩舞曲蓋吳人患孫皓虐政思屬於晉  
故托言於白鳩之集君庭其後晉因之有白鳧



鸚舞已訛爲白浮鳩或作白附鳩其云石頭龍  
尾灣新亭送客渚則男女相送之詞也  
拔蒲亦豔曲名蒲取其弱倚靡從風以與女之  
從人也

白紵舞歌乃五首非三首也紵本吳地所出宜  
是吳舞也晉俳歌云皎皎白紵節節爲雙吳音  
呼緒爲紵疑白緒卽白紵也是歌綺詞藻語驚  
心動魄而風味尚不悖古人齊梁以下各有擬  
作無能窺其境也首章輕軀徐起何洋洋高舉

兩手白鵠翔宛若龍轉乍低昂凝停善睐容儀  
光如推尚引留且行隨世而變誠無方舞以盡  
神安可忘晉世方昌樂未央此皆美其舞二章  
質如輕雲色如銀愛之遺誰贈佳人制以爲袍  
餘作巾袍以光軀中拂塵麗服在御會嘉賓醪  
醴盈尊美且淳清歌徐舞降祇神四座歡樂胡  
可陳此兼美其服雙袂齊舉以下爲三章義和  
馳景以下爲四章第五章云陽春白日風花香  
趨步鳴玉舞璫聲發金石媚笙簧羅袿徐轉



紅袖揚如矜若思凝且翔轉盼遺精藍輝光將  
流將引雙鴈行歡來何晚意何長古本止八句  
今刻多二句

晉樂辭今日牛羊上丘壠當時近前面發紅蓋  
昔若蓬山仙而今爲泉下鬼何其感慨杜詩慎  
莫近前丞相嘆義亦同又不若晉辭之要眇也  
愛惜加窮袴防閑托守官大類唐語

休洗紅二章詞甚有味其云新紅裁作衣舊紅  
番作裡迴黃轉綠無定期世事返復君所知吁

嗟積薪之感染綠之悲並見此章詞何必費  
西洲曲單衫杏子紅雙鬢鴉籠色日暮伯勞飛  
風吹烏臼樹又欄干十二曲垂手明如玉卷簾  
天自高海水搖空綠詞響意遐語綺思新然漢  
魏之質調一變

獨渡篇晉四言之最佳者也無二南之雍和有  
兩漢之古雅其辭云獨漉獨漉水深泥濁泥濁  
尚可水深殺我雍雍雙鴈遊戲田畔我欲射鴈  
念子孤散翩翩浮萍得風搖輕我心和合與之



同并空牀低帷誰知無人夜衣錦繡誰別偽真  
刀鳴牀中倚牀無施父冤不報欲活何爲猛虎  
斑斑遊戲山間虎欲齧人不避豪賢讀者罕解  
其意此蓋爲父報仇詞壯而婉其言水深泥濁  
喻世途也故戒夫賤物散萃而與之解紛同塵  
以求自全此其本意如夜繡匿帷不事昭揭然  
而仇不共天者豈以是律哉所以若猛虎遊戲  
山間畜其全力雖遇豪貴而不釋也

東兼伯勞歌本晉辭而英華以爲梁武帝作非

也蓋晉時之作者不傳其名流於梁陳家歌戶  
詠人遂以附會於梁陳之能文者然其聲氣自  
別是歌勸人之遠惡而親賢也伯勞惡鳥凡鳥  
多惡而避之故伯勞東飛則燕必西飛善惡不  
相爲謀也若黃姑織女本自相耦猶君子之同  
志能不時爲相見哉誰家兒女以下言君子懷  
才抱德如少女顏色之盛在上者旣見其賢則  
當亟舉於位不然盛年一去空老其才如春殘  
花落徒使人憐惜而已



晉太康中天下爲晉世寧舞矜手以接杯盤而  
反覆之蓋因漢繁舞而加之也五行志曰杯盤  
者酒食之器也而名曰晉世寧言晉之士苟偷  
於酒食間志不及遠雖管稱寧猶杯槃在手反  
覆危可待也樂府云妍袖陵七槃言舞用槃七  
枚而加以杯則十四枚也

簡文稱許玄度五言詩妙絕時人興公據欲北  
面之何耶詩紀止刻竹扇一首從疑秋蟬翼團  
取望舒影亦太著相他詩有青松凝素髓秋菊  
落芳英差彊人意耳興公自誇其一吟一咏今  
所存何寥寥也

晉樂志言生於心者謂之道成於形者謂之用  
譬諸天地其猶影響百獸率舞而况於人乎美  
其和平哀其喪亂以茲援律乃播其聲焉農瑟  
義琴倕鐘和磬達靈成性象物昭功其來自遠  
周家奏大呂歌黃鐘天貺來下人祗動色及褒  
豔興災平王逢亂禮廢親踈樂沈河海而列壤  
稱孤各興吟咏先王之道漸以陵夷秦氏并吞



遂專刑憲絃歌詩頌投諸烟火掃地無遺漢祖  
提劍案中削平天下延及文武制作未備縉紳  
先生所以長嘆而子政仲舒猶不能已也明  
帝表圭景而陳清廟樹槐陰而疏璧流官之司  
樂改名大予道隣雅頌事邇中和魏武削平劉  
表始獲杜夔揚磬總干式遵前紀三祖紛綸咸  
工篇什是以王粲等各造新詩抽其藻思吟咏  
神靈贊揚來饗晉武帝受命興舊唯新前音不  
改荀勗始作古尺以調聲韻仍以張華等所制

高文陳諸下管永嘉之亂伶官既滅曲臺宣榭  
咸變污萊雖復象舞歌工自胡歸晉而古樂器  
百不一備焉夫人受天地之靈蘊菁莪之氣剛  
柔通用哀樂分情經春陽而自喜遇秋彫而不  
悅遊乎金石之端出乎管絃之外因物遷逝乘  
流不反是以楚王升輕軒於彭蠡漢順聽鳴鳥  
於樊衢聖人功成作樂化平裁曲乃揚節奏以  
暢中和節其歡欣止於哀思者也大抵晉氏之  
樂不過採漢魏遺聲其古樂如鹿鳴騶虞伐檀





文王四曲僅存餘響太和中左延年改騶虞伐  
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後荀勗又除鹿鳴  
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張華議與乖異愚謂三  
百篇具在俱可被之管絃何取於漢魏繁聲爲  
至晉氏所自作歌聲調擘緩全無足取先王之  
音響蕩然矣

荀勗作新律笛十二枚自謂宮商克諧論者謂  
勗暗解不若阮咸神解咸譏勗新律聲高以爲  
高近哀思不合中和最悲出咸始平相後有田  
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勗以校已所治諸樂皆  
短校一米於此服咸之妙復徵咸歸大抵漢以  
來樂府無慮皆楚聲急而不舒厲而不和勗雖  
得周時玉尺然雅音終不能復也古云禮樂必  
積德百年而後興然哉

明君篇云蘭芷出荒野萬里升紫庭芙蓉穢堂  
階掃截不得生又清流豈不潔飛塵濁其源岐  
路令人迷未遠勝不還又邪正不並存譬若胡  
與秦胡秦有合時邪正各異津其語能化腐爲



新着濟濟篇暢暢飛舞氣流芳追念三五大綺  
黃則栢梁之遺響也

宛轉歌者晉人所作吳令劉惠明女麗華與其  
婢春條桃枝皆善彈箏篴又善吟宛轉歌非必  
麗華所作也其詞云月既明西軒琴復清寸心  
斗酒爭芳夜千秋萬歲同一情歌宛轉宛轉妍  
以哀願爲星與漢光景共徘徊又悲且傷參差  
共成行低紅掩翠渾無色金徽玉軫爲誰鏘歌  
宛轉清復悲願爲烟與露風氣共容姿其流媚

清便不在子夜前溪之下續齊諧記稱會稽王  
敬伯年十八爲東宮扶侍假歸行至吳通波亭  
鼓琴月下遇麗華與二婢魂魄歌此曲以綉枕  
囊玉琴瓜相贈答恐出附會蓋實吳歌也寸心  
斗酒爭芳夜千秋萬歲同一情二語妙絕

士衡百年歌二十時光車駿馬遊都城高談雅  
步何盈盈三十時力可扛鼎志于雲食如漏卮  
氣如熏四十時跨州越郡還帝鄉出入承明擁  
大璫五十時鼓鐘嘈囀趙女歌羅衣絳粲金翠



華六十時驂駕四牡入紫宮軒冕婀娜翠雲中  
七十時臨樂對酒轉無歡攬形羞髮獨長嘆八  
十時辭官致祿歸桑梓安車駟馬入舊里樂事  
告終憂事始九十時言多謬誤心多悲子孫朝  
拜或問誰有客誦此歌數句時查老在坐年九  
十七矣謂予曰據士衡所詠七十以前爲樂境七  
七十以後爲苦境予幸七十以前不遭樂境七十  
以後不覺苦境所需于天地者惟是金闕城  
下朗朗數間屋中設二几一牀一盞一琴一硯殘

書數卷布衣蔬食自二十至於今飲食語言無  
改不知塵世有許多光景即使百年盡歷不易  
我境况能盡歷者百一二耶余爲之爽然漫記  
於此

睢陵公王祥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戚故  
吏而已無雜吊之賓族孫戎嘆曰太保可謂清  
遠矣又稱祥在正始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  
理致清遠將非以德掩其言乎按睢陵六十登  
朝敦厚培實不以文著乃其遺令匪但心懷超



詣文采仰何陸離也安豐以吊客不雜爲清遠  
所謂威鳳一羽驗其五德漢末太丘諸公沒後  
海內赴吊至萬人識者以爲非感世事君子不  
黨輜光理照豈處危亂當然耶

何曾至孝故傳玄著論以爲古稱曾閔今日荀  
何然吾聞孝之至者於親沒後不兼味曾食萬  
錢果孝思耶史稱其蒸餅上不坵作十字不食  
人以小紙爲書者教記室勿報風於後人邵遂  
日食二萬錢思祖仲容競爲豪侈永嘉之末子  
孫無子遺作法于涼曾罪首哉

史臣言諸侯不恒牛命士不恒豕而崇食御過  
僭春畦種靡列於凝泣錦障透迤亘以山麓撞  
鐘舞女流宕忘歸至於金谷含悲吹樓空墜所  
謂高蟬處乎輕陰不知螳螂襲其後也嗟乎崇  
負才氣本非庸流徒以黃金北斗招靈當年遺  
穢沒後乃知飯蔬飲水浮雲富貴聖言豈遠人  
情哉

羊叔子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



歸故里爲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  
以感滿受責乎疎廣是吾師也數語甚有情致  
然皆肺腑本豈與夫身在魏闕而口談臯壤者倫  
乎哉史臣曰泰始之際人祇呈貺平公起乎吳  
之袴其見天地之心焉桑枝不競瓜澗空懸垂  
大信於南服領吳人於漢渚江衢如砥襍袂同  
歸而在乎成功弗居幅巾窮巷落落焉其有風  
颺者也愚謂漢魏以後如叔子亦何可幾能感  
能惠能任能推功不必已收利不必已享扶風

雲以攸往秩塵埃以自上吾無間然矣

石苞容儀偉麗不脩小節時人爲之語曰石仲  
容姣無雙縣召爲吏會謁者郭玄信奉使苞與  
鄧艾共推車玄信謂曰子二人並當卿相苞曰  
御諫也何卿相乎旣到鄴販鐵於市市長趙元  
儒異之歎苞遠量當至公輔因與結交由是知  
名見吏部郎許允求爲小縣允曰卿是我輩人  
當相引在朝廷何小縣乎苞還嘆息不意允知  
已如此也夫苞以推車販鐵之賤而謁者知之



市長知之吏部郎知之皆以一見取決其後竟  
至極位所樹勳庸卓越乃知古時人倫之鑑非  
後世所幾晉史稱苞雅曠有智局五字盡其人  
矣

杜元凱左氏集解釋例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  
惟犖虛賞之曰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  
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廣故亦孤  
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欽預  
嘗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

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愚謂杜預喜功名所  
好者奢何得稱左傳所謂癖者溺於此而奪他  
好也非聖人不能免癖非哲人不能有清癖

裴季彥好學有風操時人語曰後進領袖有裴  
秀其子逸民復博學稽古中丞周弼嘆曰願若  
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樂廣嘗與願清言欲  
以理服之而願辭論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  
願爲言談之林藪其著崇有論懔懔懇懇欲崇  
濟先典扶明大業以救時弊然語不超詣徑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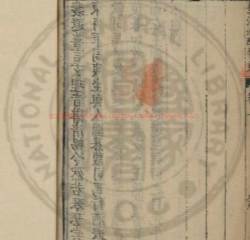
卒無能敵王衍輩之攻難豈所謂長於吻而短於筆耶

裴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群書特精理義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也性寬厚與物無忤不持儉素每遊榮貴輒取其珍玩宿昔之間便以施諸窮乏嘗管別宅從凡衍見而悅之卽以宅與衍方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鏡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此二語措嘗之無媿色而戎加之爲過情

裴遐善言玄理音辭清暢冷然若琴瑟嘗在平東將軍周馥坐與人圍碁馥司馬行酒遐未卽飲司馬醉怒曳遐墮地遐徐起還坐顏色不變復碁如故晉時以八裴方八王然論者皆右裴而左王卽遐之徐起還坐與衍之目光牛背豈不迥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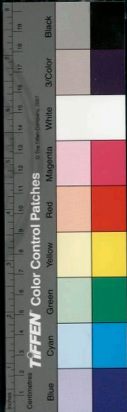


身利耳區東生映入體基難何語言亦效未唱  
紫巖普言文聖音翰音辨今然昔琴瑟宮商五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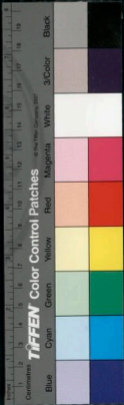




© 20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ORONTO, ONTARIO



202502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藝海洞酌晉乘卷二

馮時可元成甫著

文元發子排甫校

淵明飲酒詩不覺知有我寧知物爲貴悠悠靡  
所留酒中有深味連雨獨飲詩運生會歸盡終  
古謂之然世間聞松喬於今寧有傳故老贈余  
酒乃言飲得仙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  
去此哉任真無所先趙泉山曰此酒中實際理  
豈任藥昏營語愚謂此淵明達玄理處天豈去



此哉任真無所先私智巧心黜而不用則眉睫  
帶衽無適非天豈必振翼剛風濡足弱水

淵明述酒詩無一句及酒無一字及酒蓋寄托  
之詞也秋草雖未黃融風久已分以興兵革不  
動而世已禪代素礫島修渚南嶽無餘雲上句  
喻已執操於野下句喻君失其位不能廢物又  
言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豫章蓋宋武帝始  
封抗高門言其代興也重華以指恭帝揖遜事  
其詞隱其志悲所謂百代而下難以情惻此也

和劉柴桑詩荒塗無歸人時時見廢墟茅茨已  
就治新疇復應畚谷風轉淒淒春醪解饑餉弱  
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栖栖世中事歲月共相  
踈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去去百年外身名  
同翳如達哉斯言乎安貧安隱忘勢忘名弱女  
雖非男自是實際語淵明雖有五子皆近中年  
所得又多不惠弱女之嘆豈有慨耶抑在四十  
前所作是時尚無子耶趙泉山乃謂以弱女喻  
酒之醜薄固矣



讀山海經詩云孟夏草木長  
遶屋樹扶疎衆鳥欣有託  
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  
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嶽  
頗迴故人車歡然酌春酒  
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  
好風與之俱泛覽周王傳  
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  
不樂復何如此詩最得讀書之趣  
凡覽流觀自是隱者讀書非經生讀書也  
閒居靜適則荒廬亦可寄愛否則雖姍姍翠雲  
陟降紫宮祗多憂虞耳陳方伯鑿嘗取詩句爲吾愛堂  
又有欣托亭其人亦自灑灑得淵

明趣

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嘗在斯稱也  
其以寄夫博浪擊椎之志乎刑天獸名口中好啣干戚而舞  
嘗見俞仲蔚詠劍云天下常令萬事平  
匣中不惜千年死此冷眼世事隱淪語也  
淵明處晉宋間自以身居下位不得行其志  
乃其切齒篡賊一片英雄心豈遽化爲水靈  
觀其詩語可知矣

淵明雜詩云親戚共一處子孫還相保  
觴絃肆

朝日罇中酒不燥，綬帶盡歡娛。起晚眠常早，此  
隱居之真樂也。次章又云：憶我少壯時，無樂自  
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往苒歲月頽，此  
心稍已去。值歡無復娛，每每多憂慮。又若不勝  
其憂，何耶？嗟乎！人生非稗冥齊化，孰能忘情憂  
中有樂。樂中有憂，具見此詩。皆真情實境，豈強  
爲頓笑者可方。詠貧詩：萬族各有托，孤雲獨無  
依。又南園無遺秀，枯條盈北園。搖落蕭條自况  
自喻，夫寧有所欣厭于其間。

擬古詩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暮作歸雲宅，  
朝爲飛鳥堂。山河滿目中，平原獨怆怆。古時功  
名士，慷慨爭此場。一旦百歲後，相與還北邙。此  
有感於晉宋間禪代無常，神州陸沉而作。何其  
感慨，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日暮天無雲，春  
風扇微和。自是佳景，大抵濶明。每於閤中尋歡  
苦處得樂，蓋世代雖如崩波沸湯，而天宇自閒，  
日月自環，至人超超朗朗，獨照六虛之表，又何  
以易其歡樂也。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 Color Black

止酒詩坐止高蔭下步止尊門裏好味止園葵  
大歡止稚子真有素位不願之意

飲酒詩如衰榮無定在彼此皆共之行止千萬  
端誰知非與是客養千金驅臨化消其實宇宙  
一何悠人生少至百皆達者之言可以作觀不  
向虎溪道上安得此語

悲風愛靜夜林鳥喜晨開風何知愛鳥何知喜  
委懷達化自適如此

經錢溪詩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微雨洗高

林清颺矯雲翻此章慶安帝光復而仕路安適  
也

淒淒歲暮風翳翳經日雪傾耳無希聲在目皓  
已潔詠雪之佳語也

淵明詩語景如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又露  
凝無游氛天高風氣郁又寒氣冒山澤游雲倏  
無依又晨鳥暮來還懸車欽餘暉又欄庭多落  
葉慨然已知秋又神淵寫時雨晨色奏景風又  
弱湍馳文飭閑谷矯鳴鶴又榆柳蔭後園桃李

羅堂前暖暖遠人村依依墟里烟又歸人望烟  
火稚子候簷隙又露淒暄風息氣徹天象明又  
崩浪聒天響長風無息時又山氣日夕佳飛鳥  
相與還語志如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冲遷化  
有夷險肆志無窄隘卽事如已高何必升華嵩  
又望雲懸高鳥臨水媿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  
形跡拘又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  
好林園無俗情又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  
盡便湏盡無復獨多慮皆高視清舉獨出八荒

之表詠荆軻詩云惜哉劍術疎奇功遂不成其  
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詠二疏云大象轉四時  
功成者自去借問衰周來幾人得其趣皆其寄  
懷語也

詩品云淵明詩篤意高古辭興婉樞昭明云辭  
彩精拔跌蕩昭彰獨超衆類橫素波而傍流千  
青雲而直上讀其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  
怯東坡云質而實綺癯而實腴

淵明箕子贊去鄉之感猶且遲遲矧伊代謝觸



物皆非哀哀箕子云胡能夷狡童之歌悽矣其  
悲韓非贊豐狐隱穴以文自殘君子失時白首  
抱闕巧行居災伎辯召患哀韓生竟死說難  
魯二生贊易代隨時迷變則愚介若人持爲  
貞夫德不百年汗我詩書逃然不顧被褐幽居  
諸贊皆古雅清逸班氏之下范氏之上

夏統傅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粧服甚  
麗能輕歌妙舞靈談鬼笑飛觸挑拌酬酢翩翩  
又能隱形匿影拔刀破舌吞刀吐火雲霧杳冥

流光電發諸從兄弟邀統給以他故統忽見此  
二人急走破藩直出責諸人曰柰何迎此妖物  
亂禮專淫乎其後三月上巳於洛水船中曝藥  
遇太尉賈充令歌小海之唱飛烟走雨充羅以  
文武鹵簿鼓吹亂作胡葭長鳴又使妓女服袿  
襦炫金翠群統其船統若無聞充曰此吳兒木  
人石心也嘗謂人能不好色斯能不慕勢故萊  
婦鴻妻遂贊隱德夏仲御能不惑丹珠於一倂  
太尉何有卒能自甘蠶蠶保稽山之操有以哉

范繫仕魏後當晉氏革命陽狂不言寢所乘車  
足不履地子孫有婚宦大事輒密諮焉合者則  
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如  
此三十六載以太康六年終於所寢之車其子  
喬與二弟以父陽狂並棄學業絕人事侍疾家  
庭至繫沒足不出邑里凡經十二辟舉皆不應  
命喬父子皆有文學不傳於世然父三十六載  
足不履地以成忠子三十六載足不出里以成  
孝天壤間更無他事他物一片真心霜凝海澗

自足照映千秋何必讀書萬卷

河內郭文尚嘉遯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遊名  
山入居餘杭大辟山中倚木於樹苦履其上亦  
無壁障時虎嘗入屋害人而文獨宿十餘年不  
嬰患種菽麥採竹木實自供餘杭令顧颺造之  
以文山行或須皮衣贈以韋襦褶一具文不納  
令遣使者置衣室中而去文亦無言韋衣乃至  
爛於戶內竟不服用王丞相迎置西園居七年  
朝士或問曰飢思食壯思室是人情先生安獨



無文曰思由憶生不憶故無情一旦忽求還山  
導不聽逃歸臨安山中以壽終按文真逸民清  
士導不辟爲吏而館之累年如樹奇石藉以爲  
觀不以爲用成就人當如是耶文始爲海鷗終  
爲冥鴻彼小知詎能窺也

宋纖字令艾隱酒泉南山不應辟命燉煌太守  
楊宣畫其像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  
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  
鳴鏡鼓造焉纖高樓重閣距而不見岌嘆曰人  
中龍也銘詩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水  
蒼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邈人遐  
實勞我心按纖處西涼偏圍乃值兩太守敦其  
風尚其誦與詩皆清逸出塵信一時奇邁今中  
土守相趨炎走勢於山中人求其謬爲恭而陽  
浮慕亦不可幾何論畫像銘壁

衛瓘與索靖俱善草書時稱一臺二妙漢末張  
芝亦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  
瓘子衛恒亦善草隸書爲四體書勢其贊古文

字勢云或守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因  
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  
于川森爾下頽若雨絕于天或引筆奮力若鴻  
雁高飛連連翩翩或縱肆阿那若流酥懸羽靡  
靡絲絲信黃唐之遺跡爲六藝之範先籀篆蓋  
其子孫隸草乃其曾玄贊隸勢曰織波濃點錯  
落其間若鐘震設張庭燎飛烟斬巖峨嶠高下  
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冠山其晉草書勢曰方  
不中矩員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竦企鳥

遊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凌邃端慄  
若據高臨危或旁點邪附似蜩蟬揭枝絕筆收  
勢餘綆糾結若杜伯捷藤綠蟻騰蛇赴穴頭沒  
尾垂蓋晉能書首稱二衛其字勢乃蔡邕崔瑗  
等所作非恒作也

衛玠天韻標令風神秀異捩角乘羊車入市見  
者皆以爲玉人觀者傾都陳郡謝幼輿敬以亞  
父之禮舅王濟每見輒嘆曰珠玉在側覺我形  
穢及長好言玄理其後多病體羸毋恒禁其語

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爲入微  
琅邪王澄少有高名每聞玠言嘆息絕倒故時  
人爲之語曰叔寶談道平子絕倒澄及王玄王  
濟並有盛名皆出玠下世云王家三子不如衛  
家一兒其後至豫章王敦甚重之謂謝鯉曰昔  
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王振於江表不  
意末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當復  
絕倒及至建業京師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  
玠勞疾遂甚未幾卒時人謂玠彼看殺或問杜

又可方衛洗馬否謝尚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  
數人劉惔云杜又膚清叔寶神清其爲有識所  
重如此大抵晉時風尚最重清言羨貌而玠兼  
有之遂爲一時尤物其神識理詣卓絕無方推  
爲再來顏子至於決洛陽之必陷占王敦之必  
逆先幾遠害非至人與初楚王瑋收衛瑾家族  
玠以疾至醫家得免其後免劉聰免王敦三免  
大難而卒不免於天死豈天不獎晉室折其棟  
梁耶是謝鯉所以慟哭也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頓語左右云見此芒  
芒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  
劉辰翁云此言似癡似嬾似多似少轉使柔情  
易斷非丈夫語然非我輩未易能言愚謂洗馬  
達於理復深於情故能使人絕倒苟冥中志懷  
天壤地文自當木石深山何致奔走萬族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  
不接而夢豈想耶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  
穴搗豨噉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衛思經日不

得遂成病樂命駕為剖析之衛卽小差樂嘆曰  
此兒胸中當必無膏肓之疾廣謂洗馬有疑必  
剖胸中明淨無所留滯以成痼疾東坡廣因之  
說曰塵之生疾無一念住夢覺之間塵塵相授  
數傳之後失其本夫人生牧羊而復者因羊而  
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蓋歌吹  
身爲王公夫牧羊之與王公亦遠矣想之所因  
豈足怪乎雖然亦有屢想而不夢有屢夢而不  
想者則想因之說亦豈能盡大抵昏散相乘顛

倒迷錯皆妄境也明則為想昏則為夢自非至人誰能無有晝與夜同夢與真同則至人也

惠帝時人有得鳥毛三丈以示張華華慘然曰此海鳥毛也見則天下亂矣陸機嘗餉華鮓華發噐便曰此龍肉也賓客未之信華以苦酒濯之五色光起使問鮓主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作鮓甚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中忽雉雉華曰此必蛇化也開視果有蛇蛇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

華曰可取蜀中桐刻為魚形扣之則鳴矣如其言果聲聞數里初吳末滅斗牛間常有紫氣皆以為吳未可圖獨華不謂然及吳平後紫氣愈明華邀雷煥宿屏人問何祥煥曰寶劍精上徹耳華曰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與問在何郡曰豐城卽以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中有雙劍刻曰龍泉太阿其夕斗牛氣散煥以南昌西山土拭劍光芒炫目遣使送

一劍并土與華或曰得兩送一欺哉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蒙禍此劍當繫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華得劍寶愛之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斥致煥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腹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得但見兩龍各長數丈光彩照水波浪驚沸華嘆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語其驗乎

茂先博物測異如此然當賈郭之際亂徵已兆不能先幾而去卽中台星折猶不從少子之勸依阿耽祿何云智哉指以清節茂望致夷三族果何負於天或曰平吳之師自華力贊以無道伐無道天豈獎焉楚王璋之詩何以受功禍福相倚盈虧相及天道可畏哉

豐城之劍題曰龍泉太阿則楚劍也而張公荅書云干將莫耶則是吳劍豈張公未考抑後人附會耶





張華博物志語甚龐雜或有以爲僞書其言地  
有四遊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  
下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其中矣又言石者金之  
根甲石流精以生水又云梓木能辟蟲蟲見梓  
木氣卽遠去故以爲祕器又言地三年種蜀黍  
其後七年多蛇又言積艾草三年後燒津液下  
流成鉛錫又言庭州滿水以金銀鐵器藏之皆  
漏惟瓠葉則不漏又言積油滿萬石則自然生  
火此數段晉他書皆有見者蓋借張華事因而  
附會實非真書也唐人殷文圭云華原書四百  
卷晉武帝刪爲十卷隋志亦稱十卷今所行者  
必非隋氏之舊

荀勗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首韻朱  
鐸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  
鐸果得諧者又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  
是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  
故車脚舉世伏其明識按勗最聰異凡晉諸樂  
章皆勗所製然勞薪之辨其語不經荀爲人多



計數善於探逆焉知膳夫非所預囑者耶苟久  
在中書掌管機事及守尚書惘惘悵悵或有賀  
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耶嗟乎此言  
何其隘而不廣仲尼所謂鄙夫哉史臣曰公曾  
慈明之孫景猶文若之子踐隆堂而高視齊逸  
軌而長驚孝敬足以承親周慎足以事主然而  
援朱均以貳極煽衰闕而偶震二人之咎也至  
於斗粟與譚踰里成詠勗之階禍又甚焉以此  
責勗勗又何辭

魏高貴鄉公好學有文才引王沉裴秀於東堂  
讌講屬文號沉爲文籍先生秀爲儒林丈人及  
將攻司馬氏召沉及王業告之沉業馳白司馬  
氏以功封安平侯史臣云王沉在魏參席上之  
珍居晉爲幃中之士桐宮之謀既泄武關之禍  
遂臻動靜之際有據蒺藜仁義之方求之彌遠  
矣嗟乎沉賣國榮身不啻狗彘卽有孝行何足  
稱焉於仁義何所求而云求之彌遠史臣之辭  
寬矣

魏陽元少孤爲外家審氏所養審氏起宅相者  
云當出貴錫外祖母以盛氏甥小而慧意謂應  
之舒曰當爲外祖成此宅相及長遲鈍質朴不  
爲人重叔父吏部郎衡有名當世亦不之知使  
守水碓每嘆曰舒堪數百戶長我顧畢矣後旣  
責封劇陽子文帝深器重每朝會罷目送之曰  
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及山濤薨以舒領司徒  
陳留周震累爲諸府所辟辟書旣下公輒喪亡  
僉號震爲殺公祿莫有辟者舒乃命之而竟無

患以年老稱疾遜位有子緄短折詔賜舒陽熒  
四望總牖戶阜輪車一乘曰庶公出入觀望或  
足散憂也晉初諸臣率多尚清虛崇華競而舒  
獨以質重簡素自持其進退大節皆足爲表率  
豈張裴輩所能望其後塵哉不避殺公祿信爲  
知命天下未有惕利害而能處分大事者

劉寔喪配華氏將以女妻之寔弟智諫曰華家  
類貪必破門戶辭之不得竟婚華氏而生子夏  
寔竟坐夏受賂免官後爲大司農又以夏罪免

或謂寔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不日告詔耶寔曰吾之所行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口舌能化乎嗟乎實至德厚行爲子所累人以婚華氏爲取類不佳猶耕田不得嘉種今世求婚姻必擇富貴家富貴家大都以貪起是樹貪也而何能流芳劉智之語當爲猛省

晉時裴頠著崇有論劉寔著崇謙論皆破世膏肓爲時藥石然寔能踐言而頠欺多欲言同行異如此史臣曰下士競而文中庸靜而質不若進不足而退有餘也魏舒劉寔發慮精華結綬登槐覽止成務真人之師表又贊曰子真宣茂雅志難陵進忠能舉退謙攸興皎皎瑚器來光玉繩

王武子移第北芒山下買地爲馬埽編錢滿之時人謂爲金溝帝舅王愷有牛名八百里駁常瑩其蹄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和嶠性

儉有好李帝求之不過數十濟候其上直率少年詣園共啖畢伐樹而去按此二事本非盛德然有一段豪爽丈夫之氣其人亦自矯矯觀其諫出齊王攸及以尺布斗粟之請媿武帝真可謂奇士

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錢鞞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鞞泥使人解去便渡杜預謂濟有馬癖按馬性至警甚不難解以濟英爽解此不足爲異然濟之好馬與支公之好馬不同支愛其神濟愛其力支遊戲自解而濟遊戲自適

山季倫年三十不爲父山濤所知每以爲嘆然其都督四州不恤國難日攜愛將葛彊醉酈高陽池上時時倒著白接籬此於濤爲不肖子何知焉

濤冲善發談端夷甫仰希方外咸顛漆園而高視然皆親善賈郭風節委地夷甫離婚之請尤爲敗德所差勝濤冲者獨以能輕阿堵耳愷之

稱其嚴嚴清峙壁立千仞此何以稱焉

蔣冲迎父渾喪於涼州父屬故吏聘贈數百萬  
悉辭不受以是顯名乃其末節專好興利園田  
水碓周偏天下牙籌晝夜恒若不足天下謂其  
膏肓之疾此一人也昔何以清今何以濁豈以  
晉室方亂將欲與時沉浮以財利自汚乎

眼爛爛如

猛獸在檻

神色自若

巖下電年六七歲時於宣武塲  
中虓吼震地衆皆奔走戎獨立

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晚年出奔于郊在危  
難間親接鋒刃談笑自若可謂雅量然終不能  
戡亂定傾不如坦之倒執手板故嘗謂士有雅  
量不如實心

夷甫父卒比平遺資鉅萬盡以捨親識數年之  
間家資罄盡疾妻貪鄙口未嘗言錢妻欲試之  
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謂婢  
曰舉却阿堵其高絮如此然三窟之營胡爲哉  
夫不貪錢而貪位其心未必真潔直以邀名自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標置耳天下大亂譬如風林惡有寧翼地衍計  
失矣

濟冲以抗齊王罔夷甫以忤趙王倫幾致大禍  
而濟冲誤爲藥發墮屨夷甫故爲陽狂斫婢其  
保身之智皆有餘矣以維衰晉曾無一籌嗟乎  
士不能濟天下雖馳辯若飛濟何足言士

濟冲有人倫鑒識常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  
欽其質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  
樹自是風塵表物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於  
用短陳道寧緩緩如束長竿又知鍾會之不保  
斷王敦之必逆抑何朗照也及其典選未嘗進  
寒素退虛名所謂人倫何在吾亦評戎譬之珮  
劍雖有光采不善剗割

阮籍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曰濟  
冲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藉蓋  
以戎勝於渾然渾出將入相立蓋世之勳至於  
諫出齊王攸閉門距楚王璋風節經濟爲時梁  
棟豈戎所能幾其萬一戎徒以口舌勝父耳



交州刺史劉昶字公榮與阮藉及戎飲籍以酒  
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籍曰  
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咸公榮則不敢不共飲  
惟公榮可不與飲晉時所爲談大率如此名爲  
清通然浮沉上下惟以己意曾不堅確此亂天  
下之本也

夷甫宴集爲族人所怒舉標擲其面衍初無言  
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  
照謂導曰爾看我目光乃在牛背上矣目光牛  
背猶言眼光墮地神色去體甚怒之詞也  
衍嘗表幼子山簡弔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  
中物何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  
之所鍾正在我輩時以爲名言然情與性不相  
離聖人能性其情耳豈其忘情夫喪子而不慟  
則非情也非人也

衍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妙善玄言每捉玉柄  
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所不安隨卽改更世號口  
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一世龍門按衍善談名理





如此然其文辭絕無得而稱豈有所明有所塞  
耶身附賈鄂多可鄙之事龍門何在殆鬼窟夫  
王平子爲衍所重嘗曰天下人士阿平第一子  
嵩第二處仲第三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  
峯太偶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或有經澄題  
目者衍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後遂舉澄爲  
荊州蓋信其才堪方伯藉爲犄角也及澄旣領  
鎮外喪師於王如內激變于杜弼上下離叛無  
所容身竟死處仲之手史言澄辭義鋒出筭略

無方勇力絕人聲名蓋世其亦何益孔子行三  
軍取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何藉於此輩近世之  
所謂才望者皆澄類也

王澄初之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  
上樹探殼弄之神氣蕭然傍若無人劉琨謂澄  
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勁俠以此處世難得其  
死諒哉斯言天下事必非輕脫者可濟誰謂王  
太尉善人倫曾不如劉越石史臣曰衣服表容  
珪璋範德聲移官羽彩照山華布武有章立言



成訓若乃解袒登枝裸形捫鶴以此爲達縱情  
傷教自天其生寧非世之大賊哉

衛瓘甚奇樂彥輔曰諸賢既沒常恐微言將絕  
今何幸復聞斯言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  
見之若瑩然披雲霧而觀青天廣與王衍皆宅  
心事外天下言風流者必王樂爲稱首然樂任  
誠保素名教是持非溶冲黃所幾其辭慙懷諸  
客之獄尤爲奇節晉史贊諸賢曰晋家求士乃  
構仙臺陵雲切漢山復知於濟冲居鼎談優務

劣夷甫兩顧退求三宄神亂當年忠垂曩哲  
子陵侮多於用拙樂令披雲高天澄徹

王戎和嶠同時遭大喪俱以孝稱王雞骨支床  
和哭泣備禮武帝謂劉仲雄曰卿數省王和否  
聞和哀苦過禮使人憂之仲雄曰和嶠雖備禮  
神氣不損王戎雖不備禮而哀毀骨立臣以和  
嶠生孝王戎死孝由劉言之王任真而和作僞  
人品區以別矣然禮者天下之大閑禮緣情立  
原不相離王戎酒肉不廢或觀其奕豈居喪禮



哉孝子當親喪自不忍食酒肉觀戲樂夫寧有所強於禮不足於情惡得有餘戎雖雞骨吾豈敢以爲大孝

夷甫與裴景聲志好不同景聲惡欲取之卒不能回乃故詣王肆言極罵要王荅已王不爲動色徐曰白眼兒遂作看此景聲之伎倆終不如王然白眼兒一語尚未忘情不如老僧之不聞不見爲無蓋也

王平子素不知眉子曰志大其量終當死塢壁

間平子語人明矣然郭舒以一言救宗厥而指鼻炙眉頭於量何有平子嘗手捉玉枕侍衛持鐵馬鞭以自防然終不能免路戎之搯固知雅量爲士君子之干櫓也見眉子而不能自見何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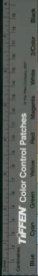
夷甫善施舍父時有假貸者皆與焚券口未嘗言錢字王隱曰夷甫資財山積用不能消安須問錢而世以不問爲高不亦惑乎王敬美云人性不同廉貪不繫貧富如隱言安豐豈貧於夷



甫耶余嘗謂廉者有分辨之謂知富貴之不足  
戀而灑然去之斯之謂廉矣甫營營三窟塵埃  
中人舉積餘之涓沫以施舍而卽許爲廉此猶  
指黃門而稱貞也雖然比安豐爲賢矣今世所  
謂賢者但可語不貪耳若律以真廉則吾所罕  
見

衛虎奕奕神令王丞相目之曰居然有羸形雖  
復終日調暢若不堪羅綺劉謂此婦人語耳然  
衛虎形婦人而志丈夫當其吐納名理真如起  
明珠於千仞之下翔空翠於千仞之上驚心耀  
目傾動天下何處得此可兒

濬冲爲尚書令著公服乘輅車經黃公酒壚下  
過顧謂後車客吾昔與稽叔夜阮嗣宗共酣飲  
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稽生天阮公亡以  
來便爲時所羈繼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嗟  
乎此語有無限深情今金馬諸賢郁都長安道  
上自謂清流不知望黃公酒壚蓬山又蓬山也  
安豐穎脫不持儀形好乘巴驥馬雖爲典司嘗



率爾私行巡省田園不從一人自以手中挿腰  
故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遇輒避之晉時以此爲  
達不知正所謂服之不乘服妖也青衣之兆其  
始于此

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  
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斯言也足以蔽平子矣  
平子平生惠輕其言語妙捷足以傾動當世然  
卒用以取敗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口頰亦  
何足恃

鄭思元起家秘書郎考覈舊文刪省浮穢中書  
郎虞松謂曰而今而後朱紫別矣拜大鴻臚遭  
母喪舊制旣葬還職默自陳懇至久而見許遂  
定令聽大臣終喪自默始皇后父楊駿欲以女  
妻默子豫默曰吾每讀雋不疑傳常想其人畏  
遠權貴奕世所守遂辭之按思元以讀書稱考  
其行事直能讀書者史謂默寬冲温謹雖僮豎  
所養不加聲色而猶嫵怨故君子以爲處世之  
難蓋默雖温温而能自持正不徇物意則嫵怨



所不免士君子正誼行道雖遭顛沛猶坦途也  
何嫌怨之避

和長輿少有風格厚自崇重庾中郎目曰嶠森  
森如千丈松雖礫阿多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  
之用遷中書令荀勗最爲監嶠鄙最爲人以意氣  
加之每同乘專車而坐最不安乃使監令異車  
自嶠始嶠持正兩朝骨鯁有大臣風然家產豐  
富擬於王者而性至吝故時謂錢癖此庾中郎  
所謂礫阿多節目者也

博陵崔洪爲御史奏彈無所避時人語曰叢生  
荆棘來自博陵在南爲鷄在北爲鷹口不言貨  
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亮常燕公卿以琉璃鍾  
行酒及洪洪不執亮問其故對曰慮有執玉不  
趨之義故爾雖然珠玉於世人爲尤物於有道  
者爲常物耳何所累於人而不執崔洪之不手  
與王衍之不口皆自生一障

陽曲郭奕爲野王令羊祐嘗過之奕嘆曰羊叔  
子何必減郭大業少還復往又嘆曰羊叔子去



人遠矣遂送祐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後爲雍州刺史有寡姊隨之官姊下童僕多有姦犯爲人所糾奕省按畢曰大丈夫豈以老姊求名遂遣不問按此二事不可爲能守官箴然其不以外物芥蒂胸中則清遠哉其論荀勗論楊駿蹇蹇匪躬有大臣節天下未有不輕勢而能重道者

阮孚母胡婢也生時其姑取靈光殿語字遙集性夷曠初祖約好財孚好屐人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屐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屐屐因自嘆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間暢於是勝負始分大率晉時觀人多以識量阮之好屐不過爲寄而祖之好財遂至於溺至其造次之際人品廣狹昭然若懸衡何待九徵八觀也

阮宣子見俗人遇便捨去意有所思率爾褰裳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常步行以百錢拄杖頭



至酒店便獨酣暢與王衍談易言寡而旨暢衍甚歎服年四十餘以貧未有室王敦等歛錢爲婚皆名士也四方爭求入錢不得者以爲耻嘗謂見俗人有兩未便彼重勢利則視我如嚼蠟我憐韻味則遇彼如蒙塵故杜門塞徑良非得已諸阮造履雖不同大都落落有風颺如宣子者蟬蛻鴻飛豈易窺哉

阮思曠爲王敦主簿知其必敗以公事免去其後爲東陽臨海太守少時復去累徵不就還剡山自隱王右軍曰此公不驚寵辱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又云裕骨氣不及逸少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殷浩而兼有諸人之美裕終日靜默無所修綜而物自宗焉嘗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基毋意欲借而不敢言裕聞之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焚之夫有車而不借則違物爲不仁有車而必借則市美爲失義以無心處之可也彼人自不敢借於我何與而遂焚車好奇過矣





胡毋彥國少擢高名王平子嘗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爲後進領袖彥國爲樂安太守嘗過河南門下飲驛王子博箕坐其傍彥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乏吾事則已安復爲人使輔之因就與語嘆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權爲功曹按輔之取河南騶直以其神守氣槩不卑珉醜自東漢以來取人大都如是然務氣任意必至踰檢而遺事所以匡濟無策雲擾不除

兖州初有八伯之號以擬古八僞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陳留江泉以能食爲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爲笨伯散騎郎高平張嶷以狡妄爲滑伯羊聃以狼戾爲瓊伯擬古四凶夫自三君八顧之名出而天下爭自標置已非大道爲公然義路禮門猶相獎掖至晉之八伯四伯高下任心流於戲言遂成薄俗可勝慨哉

史臣曰伯陽垂範鳴謙置式欲崇諸已先下於人猶大樂無聲而踰鸞斯應者也莊生放達馳



辨無窮砥疇蕙車鳴焉吞腐以茲自口於焉說  
物殊異虛舟有同攘臂稽阮竹林之會劉畢芳  
罇之友馳騁莊門排登李室至於稽康遺巨源  
之書阮氏劍先生之傳軍諮散髮吏部盜樽豈  
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臨鍛竊而不迴登廣武  
而長嘆則稽琴絕響阮氣徒存迥其旁徑必雕  
風俗召以效官居然尸素軌躅之外或有可觀  
者焉咸能符契情靈各致終始愴神交於晚節  
或相思而動駕有味乎史臣之嘆也魏晉以來

在老而彌狂風流無極顧莊門易入而李室難  
窺李持約而在流於放李鳴謙而莊流於傲譬  
之主人杜門謝客本爲厭喧而徒黨箕踞詈客  
反致放蕩失其旨哉放達不已趨而沉溺寧不  
雕風俗而曠官常雖然以稽阮之神情有文王  
作則皆濟濟叢叢奉璋筆士也何容縱放於埃  
壙之表潺湲之瀨

便峻爲博士以時重莊老而輕經史懼雅道陵  
遲乃潛心儒典又言聖王御世因人之性或出



或處有朝廷之士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猶股肱心膂共爲一體山林之士被褐懷玉清劭足以抑貪汙退讓足以息鄙爭去勢如脫屣辭寵如金石與人父言依於慈與人子言依於孝是節雖離世而德佐夫主行雖詭朝而功同於政是以先王嘉之大有玉帛之命次有九杖之禮若夫冒處士之名而趨貴慕勢敗常亂俗則所謂六蠹五蠹閭民遭黨宜所貶抑夫入性之陵上猶水之趣下也溢而不已必決升

而不已必隕始於匹夫行義不敦終於皇輿爲之敗績不可不慎也峻又嘗著論以非浮華語皆激切爲時藥石其所謂處士今游士也不耕不仕爲化外民豈徒敗鄉黨之風俗且能亂官評之是非貶抑之議是也嘗謂江統徒戎劉寔崇議裴頠崇有庾山甫斥華四論者晉四柱也孰謂文章無關於世

庾子嵩長不滿七尺腰帶十圍雅有遠韻爲陳留相從容酣暢寄通而已著意賦以豁情曰物



咸定於無初兮，俟時至而後驗。若四節之素代  
兮，豈當今之得遠。又曰：蠢動皆神之爲，方癡聖  
惟質所建。從子亮見賦，問曰：若有意也，非賦所  
盡。若無意也，復何所賦。荅曰：在有無之間耳。長  
史河南郭象善老莊，稱王弼之亞。子嵩每曰：郭  
子玄何必減庾子嵩。象後爲太傅主簿，任事專  
勢，數謂象曰：卿雖通才，然我嗜昔之意，都已盡  
矣。然子嵩爲越府軍諮祭酒，聚斂積實，談者譏  
之。時劉輿見任於越，人士多爲所構，惟散縱心

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家富，說越令就換錢千  
萬，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衆坐問庾。時庾已  
醉，幘墜几上，以頭就穿取。徐荅云：下官家有二  
千萬，隨公所取，越甚悅。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  
君子之心。王夷甫不與散交，散卿之不置。衍曰：  
君不得爲耳。散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  
用法，卿自用卿法。按子嵩達人也。鴟夷滑稽之  
類，不可以爲棟梁砥柱。然知鄙郭專勢，而不知  
已聚斂爲可鄙。利令智昏，豈謂是與。荅太傅之



語雖憂快實以命重於利耳豈與舉却阿堵者  
相方何以卿王衍也

郭子玄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甚有時舉其  
後在東海王越府任職專勢熏灼內外由是素  
論去之初向秀好莊爲之隱解發明竒趣振起  
玄風象又述而廣之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  
馬蹄一篇其後以行薄見輕世遂謂象竊秀本  
史臣因目爲盜嗟乎象以盜權勢而受盜道德  
之罪孰知其盜道德爲盜權勢之前矛耶

庾謀甫疾賈充姦佞計令出鎮關中充不平充  
燕朝士純後至充笑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  
在後純曰爲有小市井事不了蓋純之先爲伍  
伯充之先爲市魁以此相譏賈益不平互相指  
撻純遂發怒呵責詔免純官又以純父老處職  
爲不孝欲加以重律齊王攸等議曰禮律八十  
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純父年八  
十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廢侍養且純爲京尹  
父在界內時展定省獨於禮法外處其貶黜愚



以爲非理况其兄侍中峻以家之嫡長性累自  
表求供養詔喻不聽是朝廷以不孝陷其兄而  
獨以孝責其弟豈得爲平純遂獲原史臣曰謀  
甫三爵醕營斯作然以素疾姦佞借醉飽而發  
豈所謂有瑕之玉與齊王攸等立論持平真邦  
彥矣

皇甫士安釋勸論稱翻然景曜雜沓英塵又寒  
暑相推四宿代中陰陽不滯運化無窮自然分  
定兩克厥中二物俱靈是謂大同彼此無怨是  
謂至通又一明一昧得道之槩一弛一張合禮  
之方一浮一沉兼得其真類銘箴語又電飛景  
拔超次邁倫騰高聲以奮遠抗宇宙之清音似  
賦語又言聖帝之創化也欲溫溫而和暢不欲  
察察而明切欲混混若玄流不欲蕩蕩而名發  
欲茫茫而無垠際不欲區區而有分別欲索索  
而條解不欲契契而繩結欲闡然內章不欲示  
白若冰雪欲醇醇而任德不欲瑣瑣而執法皆  
務叶韻文體厖雜然時有獨造之語



士安耽玩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勸  
濫修名廣交讜以爲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  
田里中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接勢利事鞅掌  
作玄守論以荅之曰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  
處常得實沒齒不憂孰與富貴擾神耗精又生  
爲人所不知死爲人所不惜至矣喑聾之徒天  
下之有道者也其語夷曠大能警醒人嘗謂志  
士之求富貴也艱矣哉以我做骨諸彼佞容以  
我直道當彼深機塵埃風雨踣躡太行能無蹶  
耶豈若竹窓茅屋內子相對殘書數架白衣一  
裘閒遊清夢與世無涉其爲適也何如皇甫得  
我心矣

城陽太守梁柳士安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士  
安餞之士安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  
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  
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豈中古人之道  
士安此舉可謂任真修古近有方伯西行同社  
者或不送曰我豈貴方伯而賤故人爲玄晏先



生笑雖然玄晏益菜不足口故不以酒肉徇人  
爲中古道今金帛充棟而慢友不餞是重阿堵  
而輕故人也直堪玄晏一笑

士安凡十經微辟皆不就最後武帝累詔敦逼  
上疏辭疾曰韶衛不並奏雅鄭不兼御君子小  
人禮不同器似有諷刺之意又就帝信書帝送  
一車書與之此事良可爲奇今一守相高坐府  
中嚴顏對客曾不詢及風雅而况欲窺君王石  
室之藏也

濟陰太守文立表以命士有警爲煩請絕其禮  
帝詔從之士安聞而嘆曰束帛多矣易之明義  
玄纒之費自古已然故孔子稱席上之珍以待  
聘士於是乎三揖乃進明致之難一讓而退明  
去之易且一禮不修貞女耻之况命士乎古者  
徵士命駕命幣其至也禮將樂值今何如哉譬  
之於女古親迎而今自奔美士安之嘆存羊也  
卓論哉

士安子方回才行埒父徵博士不起避亂荊州





閉戶閑居未嘗入城府蠶而後衣耕而後食刺  
史陶侃禮之甚厚侃每造之著素士服望門輒  
下而進侃遷廣州王廙代侃爲刺史大行誅戮  
以立威以方回爲侃所敬責其不來詣已曰布  
衣敢忤方面收斬之荆土華夷莫不流涕嗟乎  
士誠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己方回見禮於侃取  
禍於廙遇不遇異也古人有云入山惟恐不深  
方回之不亟爲冥鴻也惜哉

擊虞作思游賦神漂氣浮有陵厲望舒之意然

不道僕他文亦平平性愛士人有表薦者恒爲  
之辭東平太東廣樞機清辨竒談虞不能對虞  
筆廣不能答更相嗤笑善觀玄象曰今天下方  
亂避難之國其涼土乎然不能往流離郭杜入  
南山中拾橡實而食後得還洛歷太常卿及洛  
京荒亂人飢相食虞素清貧遂以飯卒撰文章  
志及文章流別論嘗謂何曾食萬錢以飽死擊  
虞食橡實以餓死龍眼爲奴豕豕爲帝世事何  
常哉當晉之世天下侈靡放蕩習以成風遂令



皇與敗績神州陸沈是餓死者爲飽死者之遺禍哉

束皙作玄居釋以擬客難其曰山岑之林爲芳  
谷底之菴爲臭守分任性惟天所授鳥不假甲  
於龜魚不假足於獸何必笑孤竹之貧而羨齊  
景之富又曰能約其躬則磻石之穉以豐苟肆  
其欲則海陵之積不足張華見而奇之然其文  
率易不遒稱博洽可爾

武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

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  
人以爲怪乃招携之水濱洗祓其義起此帝不  
悅誓進曰虞所言非是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  
以汎觴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三日置  
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  
諸侯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大  
悅賜金五十斤嗟乎束以口舌博金何便也  
摯虞既非勸美又非諷喻徒爲不詳語取媿豈  
非窮鬼關其口餒死之徵在是哉帝嘗誓言實



爲導諛明主借敵誇以待有功矧重幣而可以  
諛詞輕與哉

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  
釐王家得竹書數十車其記年十三篇記夏以  
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仍述魏事至安釐王  
二十年蓋魏國史書也大略與春秋相應至云  
啓殺益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幽王既亡有  
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師春一  
篇書左傳諸卜筮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

一篇諸國卜筮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叙  
魏世數次言丘戚金玉事綴書二篇言弋射法  
大曆二篇鄒子談天類又修天子傳周易等類  
共七十五篇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  
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  
書付秘書省隨疑分釋皆有義證今紀年等書  
俱在是戰國士所作亦有太史公近儒所未窺  
者蓋在秦燬之前此亦足爲稽古者采獲非齊  
東野語類也



猗氏王祖游有才藻同郡馮牧薦於太守劉原  
曰處士王接岐嶷雋異玉鉉之妙味也不患玄  
黎之不啟竊樂春英之及時原即禮命接以母  
老辭其後舉秀才除中郎甚有時譽初衛恒考  
正汲冢書未訖而遭難東哲述成之多證異義  
陳留王廷堅難之哲又釋難而庭堅已亡侍郎  
潘滔謂接曰卿才理足解二子之紛可試論之  
接遂詳其得失見者以為允當接汲冢初出一  
時視為奇貨其紀年諸書真有補外史之闕而

敬千古之秘者惜諸賢不能裹以道而準以經  
或有更益其訛妄者故是書遂不能與三傳共  
垂日月

卻說對策言古之求官靜以待之今之求官動  
以要之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誣誣  
謂則臧否失真真偽相冒主聽用惑姦之所會  
也靜則貞固貞固則正直正直則信讓信讓則  
推賢推賢不伐相下無饜主聽用察德之所趨  
也故能使之靜雖曰高枕而人自正不能禁動



雖復夙夜俗不一也又言天地不能頌為寒暑  
人主亦不能頌為隆替故寒暑漸於春秋隆替  
起於得失其語亦簡要切至武帝擢為第一雅  
稱其選然片玉崑山一枝桂林自榮其遇何言  
之鄙也一策豈不朽之言一第非不朽之業時  
至則遭何矜之有

周訪擊柱曾有衆八千進至池陽曾勇冠三軍  
銳氣甚盛訪分其衆為左右兩甄自領中軍令  
兩甄先攻身於陳後射雉以安衆心命曰一甄  
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自旦至申兩甄皆敗  
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勅不得  
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  
士皆騰躍曾遂大潰殺千餘人鼓行而進遂定  
漢沔按周訪之用兩甄實周亞夫故智亞夫以  
梁距吳楚而自蓄全力以待其敵訪之委兩甄  
卽亞夫之委梁也功亦奇哉

索靖少有逸群之量與鄉人汜秉等號敦煌五  
龍與尚書令衛瓘俱以善草書知名瓘筆勝靖



然有楷法遠不及靖靖作草書狀曰婉若銀鈞  
漂若鸞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虬蟻或往  
或還類阿那以羸形欬奮迅而桓桓及其逸遊  
肘靈乍正乍邪騏驎暴怒逞其轡海水宏隆揚  
其波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  
條順氣轉相比附竊媿廉纖隨體散布紛擾擾  
以荷靡中持疑而猶豫鯨魚奮尾蛟龍反據投  
空自戢張設牙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旣往  
而中顧或若傲儻而不群或若自檢於常度人

以爲此靖自喻其嘆銅馳荆棘又知姑臧城南  
石地當起宮殿可謂遠識然最奇少子琳而不  
知其後以不忠遭禍敗遠有所測近有所遺古  
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荀晞爲兗州刺史每得珍物卽貽都下親貴竟  
去洛五百里恐不鮮羨募得千里牛每遣信旦  
發暮還後都督青州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人  
號曰屠伯自古姦人酷吏必有與援剝赤子之  
膚以啖貴要相與洽比而不知其爲豺虎國家



之敗其抑由此吁嗟今滿天下皆道將也

右丞傳迪好廣讀書不甚解其義侯射劉柳惟  
讀老子迪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  
可謂書麀夫人有靈明一掬奴冊青而隸金石  
以縱橫宇宙乃爲可貴豈徒藉五車爲富而倚  
頓其間哉迪之書麀無足多也雖然能解義而  
不能措之用相去幾何將無謂之書史耶

祖士雅以洛中亂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  
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

衆共之衆推爲行主達泗口拜軍諮祭酒居冊  
徒京口時賓客義從皆桀勇士逃遇之如子弟  
值大饑此輩多攻剽富室逃撫慰問之曰比復  
南塘一出否或爲吏所繩輒擁護救解終得其  
力功名意氣畧等劉琨史臣曰劉琨弱齡本無  
異操飛纓戚里借箸王藩實佻巧之徒與祖逖  
散穀周貧聞雞暗舞原其素懷抑爲貪亂者矣  
及金行中錢乾維失統三后流亡六戎橫噬於  
是素絲改色跡弛易情各運奇才並騰英氣犯



疾風而表勁契寒松而立節。威能自致三鉉成  
名一時天不祚晉方啓戎心越石區區獨禦鯨  
鯢之銳竟終幽國痛哉士雅九州尅復其半而  
災星告慶笠叢徒招惜矣按晉遭長蛇之毒盡  
節宜力不避艱難獨有劉祖出師未捷身皆先  
殞能使英雄墮淚義士喪魂可謂時之砥柱國  
之寶臣卽有前愆可勿論也

祖士言好奕棋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  
棋對曰我以忘憂耳隱曰古人遭逢則以功不  
遇則以言君少長五都遊宦四方華夷成敗皆  
所聞見何不作史而寄之手談然納終無述作  
閑居清談披玩而已梅陶鐘雅數說餘事納輒  
困之曰君汝穎士利如錐我幽冀士鈍如槌持  
我鈍槌播君利錐必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  
可得槌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槌按士言雅譔  
猶拾安豐餘殘飛濤縱波冷然暢矣然當王室  
危亂不擊揖而奕棋何取辟引爲卽譎利如錐  
豈能刺斷天下方之伊弟寧無媿色





清河王暉爲世子所佩金鈴歛生隱起如麻粟  
祖母陳太妃以爲不祥毀而賣之占者以金是  
晉行大興之祥暉爲皇胤是其瑞也毀而賣之  
象暉見廢不終也果如其言又羊后入宮火生  
衣帶識者以爲火克金羊卒爲劉曜所納劉本  
於漢爲火德其滅晉兆也然宋有野老其子佩  
鈴生粟而起家不貲迨有柱史衣生火而獲善  
遷占測亦何常之有春秋不語事應以此哉

王導妻曹氏姓姬道甚憚之密營別館以處衆

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恐遲  
至以所執麀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  
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譙退而已謨  
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轆犢車長柄麀尾導大怒  
謂人曰吾往與群賢共游洛中何曾聞有蔡克  
兒也按蔡謨窺人之私已爲非義而戲侮元老  
尤爲非禮然此一語何至動色而呼其父名以  
相答導亦不廣矣

導長子悅善色養而次子恬好武導見悅輒喜



見恬便有怒色舉其悅奕棋爭道導笑曰相與  
有瓜葛那得爾耶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意惡  
之尋掘地得錢百萬封閉之悅尋卒導所慶感  
蔣侯也按父子對奕廢人道之綱况又加以戲  
耶晉時放誕至於如此導以賢者不免神州陸  
沈寧不由此

王珣與珉導孫也為桓溫所重曰王掾當作黑  
頭公珣兄弟皆謝氏婿以猜嫌致陳太傅安與  
珣絕婚又離珉妻時希安盲出珣為祕章太守

不拜安卒後始遷侍中珣曾夢人以大筆如椽  
與之覺語人云此當有大手筆俄而帝崩哀冊  
誌議皆珣所草珣卒桓玄與道子書曰珣神情  
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雖過嫌謗  
才用不盡然君子在朝弘益自多時事艱難忽  
爾喪失歎懼之深豈但風流相悼而已其疇暉  
九折風霜備經雖賴明公神鑒亦識會居之故  
也卒不為天殆無所哀但情發去來冥之未易  
耳珣初在東聞安薨便出京師詣族弟猷之曰



吾欲哭謝公獻之驚曰所望于法護於是直前  
哭之甚慟法護珣小字也人傳虎丘寺爲王珣  
捨宅故至今有短簿祠珣在桓公府爲主簿此  
其並任其後既貴贈至司徒矣安得復稱簿宜  
改爲司徒祠可也夫珣爲二桓重而桓玄一書  
尤爲藻美稱甚相知然溫玄當事終不以此家  
議豈非以清遠故乎哭太傅一節尤難人情不  
能忘睚眦况離婚大隙兼以劣遷耶賢者無固  
我於此乎見今人受知政府當其失勢便欲借  
以立名古今人不相及一至于此

王珣字季琰少有才藝善行書名出珣右時人  
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爲兄珣與王獻之相  
繼中書令時稱大令小令大令有妾桃葉以團  
扇詩相答而小令愛婢謝芳姿亦以珣故歌團  
扇何相類若此

郗愔居官樂補遠郡屢以疾去職築宅章安樓  
心辟穀十許年間人事都絕有不拔之操其長  
子超交游士林每存勝拔善甚有曠世之度愔



事天師道而超奉佛情好聚欲積錢數千萬而  
超性好施情嘗開庫任超所取一日中散與親  
故都盡超又好人棲道有能辭榮拂衣者爲之  
起屋宇作器服畜僕監費千百金而不吝父子  
俱爲名流而襟懷不同如此然情忠於王室蹇  
登匪躬而超黨於桓溫佐其逆謀人謂父恬於  
勢而醜於利子醜於勢而恬於利各有長短雖  
然以忠倭分則父子殆天壤也

超先父卒將亡出一廂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

恐公年尊必以傷慙爲嘆我亡後若大損眠食  
可呈此箱情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旨呈之則  
悉與桓溫往反密計情於是大怒曰小子死恨  
晚矣更不復哭自超未亡王獻之兄弟見情常  
踴躍問訊甚修舅甥之禮及超死見情慢怠情  
每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子敢爾耶夫情以大  
義能割父子之愛而不能不動色於敬慢故知  
宜懷理遺視寒暄爲四時亦何容易士能如是  
則真英雄也



温嶠既平蘇峻還鎮武昌至牛渚磯世云其下  
多怪物嶠遂毀犀角照之須臾見水族奇形異  
狀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嶠其夜夢人謂曰與君  
幽明道別何意相照意甚惡之嶠先有齒疾至  
是拔之因中風至顛而須嘗聞玉能和神犀能  
照怪故世以爲重然神人遁遠豈可輕窺今人  
白日談怪至指諸天九地如掌是豈特牛渚之  
燃誣神者殃及三世孔子不語殆胡是哉  
陶侃以母意去職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化爲

雙鶴冲天而去侃嘗漁於雷澤網得一織後以  
挂手壁有頃雷雨自化爲龍而去又夢生八翼  
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惟一門不得  
入闕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掖  
猶痛有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豎  
理當爲公若徹於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  
血灑壁而爲公字以紙裹手公字愈明及都督  
八州據上流握彊兵潛有窺齋之志每思折翼  
之祥自抑而止按客化爲鶴梭化爲龍胡士行



之多遺神異如此英雄欺人得無狐鳴蛇哭類  
耶此公本是忠勤南晉賴以延祚豈爲折翼之  
慶决針之字而勵臣節史氏之窺侃也淺矣或  
曰魏晉以來苟有雄姿英爽不難稱帝稱王是  
時人才誰出陶桓上其有問鼎心也何怪而必  
許以純臣曰管仲之如其仁也豈必仁耶天下  
苟賴其人則心迹何必深求

侃嘗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拖盜官柳植於已門  
侃後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因盜  
系此種拖宣佈請罪夫柳在軍營與尉門何異  
卽移盜亦何必問摘發一柳以示聰明其爲聰  
明也細矣大匠不斷大庖不豆處大官者豈小  
察小智是沾沾耶

陶公見諸叅佐有酒器蒲博具悉投于江曰樗  
蒲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法言君子  
當正衣冠攝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耶  
夫晋室之壞壞于不勤事而好議論如陶公者  
真可謂救時之吏但老莊本非浮華特能談老



莊者乃浮華之士耳

楊方爲郡鈴下公事之暇輒讀五經內史諸葛  
恢竒之待以門人禮以其文送賀循循報書曰  
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  
如此若出其胸臆乃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  
群耶頃來人物凋瘵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苗齒  
田之善秀資質已良沾染未足耳移置豐壤必  
成嘉穀遂冊方於京師辟司徒掾歷參軍事自  
以地寒不願久留京華求補遠郡欲閑居著述

禮高深太守在郡積年著五經鉤沉更撰吳越  
春秋於下卽今官府之近役也古人重才雖賤  
必錄今無此風矣方自以地寒求出遠郡著述  
王導欲進之臺閣固辭還家可謂安分知足真  
不負舉者

東晉以來喪服最重故謝安葬功之慘不廢絲  
竹遂遭貶議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祭酒  
顏合在叔父喪嫁女爲劉大連所劾免官今之  
葬功婚嫁任情古今之異至於如此風日以偷



令人深慨

劉王喬善談名理，避亂瑯琊，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吹之，爲出塞入塞之聲，群胡皆垂泣去之。此與劉琨清霜相類，豈吹笳清嘯能勝長鎗大劍耶？晉人好奇粧飾，風流語出理外。

刁氏三世仕宦家，素殷富，奴客縱橫，固各山澤爲京口之蠹。其後刁遠、逯、佐、桓、玄爲逆，劉裕旣斬遠，散其資，蓄令百姓稱力而取之，彌日不盡。時天下饑，弊編戶，賴以濟焉。語云：積財多取禍，多刁氏是也。此聚之以爲怨，彼散之以爲德，空以其身爲牛馬，而竟爲大盜資，可慨夫！若劉裕者，非惟盜國，抑且盜仁義矣。

周顛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頗以酒失，爲僕射略無醒日。時人號爲三日僕射。庾亮曰：周侯末年，鳳德之衰也。顛素飲酒一石，及過江，每稱無對，有舊對從北來，欣然出酒二石，共飲各大醉。及顛酒醒，客已腐骨而死，弟嵩嘗因酒瞋目，謂





顓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燃蠟燭  
投之顓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庾  
亮嘗謂顓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顓曰何乃刻  
畫無鹽唐突西施王導嘗枕顓膝指其腹曰卿  
此中何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  
百人又於導坐脯誅導云卿希稽阮耶曰何敢  
近捨明公遠希稽阮後爲王敦所牧害於石頭  
南門外顓之死也敦坐有叅軍擄蒲馬於博頭  
被殺嘆曰周家奕世令望位不至公及伯仁將

登而墜有似下官此馬敦素俾顓每見顓輒面  
熟雖復冬月扇面手不得休及害顓收其家得  
素篋數枚盛故絮而已按伯仁以清忠負重望  
此賊臣所深忌者其被害也理勢固然第其負  
氣使酒瑕瑜相雜金印如斗之語可謂猖狂亂  
性矣王導以一時之嫌遂忘久要負彼良友豈  
經遠之度哉

郭景純受青囊於河東郭公遂洞卜筮之術門  
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爲火所焚惠懷



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而嘆曰桑梓其剪  
爲龍荒乎於是潛結姻昵欲避地東南嗟乎景  
純之數適京管軼梓竈奇矣然知免五湖之亂  
而卒不免王敦之禍豈有所明有所蔽耶成敗  
利鈍聽之彼蒼又何取於窺測爲

延陵出鼯鼠璞占此郡東嘗有妖人欲稱制尋  
自死後又當有妖樹生必有作者明年無錫  
欵有茱萸四株交枝若連理其年盜殺吳興太  
守袁琇元帝初鎮建業璞筮之曰東北郡縣有

武名者當出鐸西南有陽名者井當沸其後武  
進人於田中得銅鐸五枚歷陽井沸經日乃止  
帝爲晉王璞又筮會稽當出鐘太興初剡縣人  
果於井得一鐘璞嘆曰五鐸放號於晉陵棧鐘  
告成於會稽王者靈符也璞素與桓爨善爨每  
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戒之曰後卿來切  
不可廁上相尋必客主有殃爨後因醉詣璞正  
逢在廁掩觀之見璞裸身披髮衝刀設醮見爨  
撫心大驚曰非但吾禍卿亦不免矣庾冰令筮



後嗣卦成曰有白龍見凶徵至墓碑生金亦大  
忌也後冰子蘊爲廣州妾房忽有白狗莫知所  
來眉眼分明身長而弱異於常狗蘊甚怪之忽  
失所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墓碑復生金庚果  
爲桓溫所滅史氏曰大塊流形玄天賦命吉凶  
修短定乎自然君子自當居常待終頽心委運  
何至銜刀被髮遑遑於幽微間哉若乃小豈赤  
衣計買主婢驢山君鼠妾藉廟巫斯又險鄙不  
足道也

葛洪以散常侍未旬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  
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從之至廣州刺史鄧  
徽留止羅浮山中積年優游著述其自序曰大  
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假我以至驚之蹇足又  
豈敢力蒼蠅而慕冲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兔  
之軌飾嫫母之篤陋求媒陽之美談推砂磔之  
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著抱朴子內外篇及他  
書甚富年八十一尸解而終史氏曰稚川抽竒  
冊府總百代之遺編紀化仙都窮九丹之秘術



游德棲真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按稚  
川求冊句漏托言以謝時耳豈真妄意冲舉竟  
止羅浮不宦不歸其踪跡亦奇哉

卜壺幹實當官以褒貶爲己任欲執正督世不  
肯苟同時好然性不弘裕才不副意故爲諸名  
瓦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  
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游子弟多慕王澄  
謝鯤爲達壺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

中朝傾覆實由於此王導以孔恒異同嘗怒曰  
王茂弘驚病耳若卜望之之巖巖刁玄亮之察  
察戴若思之峯峽敢爾耶按卜望之肩負世教  
可謂一時棟梁夫道德政事豈有二哉棄政事  
而語道德非道德夫晉自正始以後王樂風流  
被於天下莫不貫霏王之奇鄙含瓦之賤終於  
世教陵遲神州陸沉故知風之自不可不慎也  
望之以一簣障江河不副其意死而後已誠可  
痛悼於孔門所謂仁爲己任者哉



庾亮鎮武昌諸佐吏殷浩輩乘秋夜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擬胡床與浩等談詠竟夕大抵晉浴習蕭灑而亮美姿容整風格筆敷華藻吻縱濤波故爲當時推尚卽登樓常事遂成嘉話王元美在武昌有詩云俗殺武昌今夜月庾公那自折腰看甚有情致然庾公此際崎嶇戎寇偏劄強藩內防棘刺於王導郝監之徒愁性命之不暇豈得如今日二司郝都優豫

耶卽監者不諒不過拂衣田野何得以高卑動色此老正坐俗殺胸中明月耳

郭璞爲庾冰筮云子孫必有大禍唯用三陽可爲後故其子希求鎮山陽友爲東陽希以劾免家于暨陽桓氏作難友得僅免然此筮亦是賜之億中偶爾亮之闇識擇之凶懷餘殃所及理勢宜然不待璞筮也

桓豁聞符堅國中有謠云誰謂爾堅石打自碎故有二十子皆石爲名石處趨捷絕倫桓冲爲



符健所圍躍馬赴之拔於數萬衆中三軍嘆息  
有患癘者呼桓石虔來飾之輒愈石秀風韻秀  
徹博涉群書常獨處一室簡千應接從桓冲獵  
九井山徒旅甚盛觀者傾坐未嘗屬目嘯咏自  
若人謂二子心如石能稱其名石虔以氣往石  
秀以神守史亦云虔振北門之威秀坦西陽之  
務秀爲西陽太守故也

劉宏字終嘏兄弟三人並有名時人語曰洛中  
稚雅有三嘏其孫恢字真長稚善言理遷丹陽

尹爲政清整門無雜賓時百姓有訟官長者恢  
歎曰居下訕上弊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此  
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反寢不問鄙惜有儉奴  
知文章右軍愛之恢曰何如方回蕤之曰小人  
耳何比鄒公恢曰若不如方回故常奴耳桓温  
嘗曰會稽王近更進耶恢曰極進然故弟二流  
耳温曰弟一復誰恢曰故在我輩晋魏以來雌  
黃盛行上置爲品下目爲流互相雄長互相臣  
隸然而處常亂俗居官尸素率多高流唐虞三



載黜陟止擬見在事職何嘗計流品耶

張長宗初詣惓惓處之下坐神意不接會王濂  
來談解有所不通憑於末坐判之足暢彼我之  
懷悵遂延之上坐留宿至旦憑既還悵傳教貢  
張孝廉紅召與同載薦之簡文帝帝嘆曰張憑  
勃率爲理痛起家至中丞當晉之世起舉覓官  
非談不得然温嶠陶侃輩經營方鎮晉室藉以  
不傾何嘗從齒頰中得來

韓康伯清和有思理作辨讜論以折王素曰夫  
有所貴故降焉有所美故謙焉譬影響與形聲  
相與而立道足者忘貴賤而一賢愚體公者乘  
理當而均彼我降挹之義於何而生則謙之爲  
美固不可語至足之道涉大方之家矣史氏曰  
劉韓雋爽標置軼群勝氣籠霄飛談卷霧又曰  
劉韓秀士珠談間起異術同華葳蕤青史

王湛少言語人以爲痴兄子濟輕之所食方丈  
盈前不及湛湛命取蔬菜封食之濟詣湛偶問  
周易湛剖析微妙濟不覺心形俱肅留連彌日



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湛送  
濟出門濟有從馬絕難乘濟令湛乘姿容既妙  
廻策如縈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近見  
督郵馬當勝然任重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  
是當蟻封內試之濟馬果躓而督郵馬如常益  
嘆異還白其父曰濟始得一叔濟以上人也武  
帝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痴叔死未至是曰臣  
叔殊不痴因稱其美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湛  
聞曰欲處我季孟間乎按處仲講易率爾口談

寧見人品豈以其內爽彝而外冲素當是有蘊  
畜耶取萊蔬對方丈便食於此亦頗見其襟懷  
惟是乘馬廻策吾不能不謂之痴

王懷祖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  
桓温求婚意述憲排下曰汝竟癡耶詎以女妻  
兵家子人言懷祖清真於茲見哉爲宛陵令頗  
受贈遺亦是一瑕其足自當止一語非所以教  
人君子當儉用以自足豈可乾沒以自足彼懷  
豁擊者於何日知足藉令借此語爲飾詞則所





謂醜翻番成毒藥也

王坦之薄尚書郎曰自過江來此官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人謂王有此言便非第一人衆父之上有父九州之外有州人識量如是始稱第一

王安期無所言說風流表燭爲中興第一至下邳登山北望嘆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人言安期之愁足當河清其所謂愁蓋比瞻戎落嘆神州陸沉耳豈化離興感茫茫百端交集耶

何充好釋典修寺給僧巨億不吝親友貧乏一無所施阮裕嘗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竟問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尚未能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時謂二鄉誦道二何倣佛嘗謂佛以衆生體爲體施親友貧乏乃是真奉佛者何充止爲修寺給僧淺哉其視佛也被直爲自己福利正所謂有漏之因圖欲作佛去之愈遠阮裕之戲亦快哉陳眉公云施者不惟施之三寶而當並施之三教不惟施之三教而當首施



之三族此語可以告今之喜爲禮越者

殷羨爲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而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爲致書郵此事近于無賴史以介立許之何耶不與人致書則辭之可也已領而復投之水始爲不直卒爲不忠羨後在事遂于清議於此亦足以占

孔愉字敬康與張茂丁潭競會稽三康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于路愉買放之溪中龜中流

左顧者數四後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候鑄候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按龜爲陰物左顧則陽陰陽並應福履所綏孔愉放生一念之善遂獲嘉祥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豈不信哉余日來放生湖上有富家子謂余曰子放未幾而取者隨其後矣何必如是余曰放者自放取者自取猶蕪者自蕪食者自食今有官錢在手可曰我不取必有人取而遂肩昧哉夫我放千而彼未必能盡取千也



我放百而彼未必能取百也吾盡吾心而已彼  
吝於爲德而又阻人之爲德不仁甚矣寧免泥  
犁耶因孔敬康事漫書于此

蘇峻入石頭匡術爲佐從卒甚多孔愉與從弟  
群遇之橫塘愉止車與語群怒目不視術怒欲  
刃之愉下車抱術曰我弟發狂卿爲我宥之乃  
獲免峻平王導保存術因衆坐令術勸群酒以  
釋前憾群荅曰德非孔子厄同也人雖陽和布  
氣厲化爲鳩然識者猶惡其眼群嗜酒導戒之

曰卿不見酒家覆甌布日月久糜爛耶荅曰不  
見淹糟肉更堪久嘗與親友書云今年田得七  
百石秣米不足了麴孽事大抵文士多輕酒徒  
多傲率以此取蹟于世孔群幾虎口哉王司徒  
甌布糜爛之語可謂嗜酒良箴酒陶色媚寄則  
爲和溺則爲毒糟肉更久是何語卒喪于航酒  
寧非千古大戒

丹陽尹桓景後事王導甚爲導所昵會癸惑守  
南斗經旬南斗揚州分也導欲遜位陶回曰公



以明德作相輔弼聖主當近忠正遠邪佞而與  
桓景造藤葵感何由退舍嗟乎陶回之儻言也  
金石哉佞之賊人也甚于色色可以迷昧者而  
不可以迷達者自古工于佞者傲道依德雖君  
子亦不免墮其雲霧孰知其造民殃而干天譴  
也

謝仁祖開率穎秀辨悟絕倫脫略細行好衣刺  
文袴善音樂博綜衆藝王司徒目爲小安豐始  
到府導曰聞君能作鶴舞一坐傾想尚曰佳

便著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在  
中傍若無人後督江夏三郡軍事始到官郡府  
以布四十四匹爲尚造烏布帳尚壞之以爲軍士  
襦袴尚督軍事者六皆有政績至於議喪禮備  
大樂尤爲宏鉅之業書曰細行不矜終累大德  
然有二端志大者踈細行志小者背細行小安  
豐直以才鉅不羈耳誠非齷齪邪僻者流年隨  
業進遂爲君子人才可以瑕棄哉

謝安年四歲桓晏見而嘆曰此兒風神秀徹後



當不減王東海及總角神識沉敏風宇條暢詣  
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修曰向客何如大人  
濛曰此客聲譽且來逼人除著作郎不就與王  
右軍等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談屬文每游賞  
必以妓女從安妻劉涑妹也既見家門富貴而  
安獨靜退謂曰丈夫不如此安捉鼻曰恐不免  
耳其後雖受朝寄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  
言色史臣曰文靖始居塵外蕭然有陵霞之志  
及踐丹墀從容而杜大燕宴行而清群寇負衆  
資之以端拱耕鑿賴之以晏安斯偉人矣然激  
繁會於莽服之辰散百金於一歡之費雖欲混  
哀樂而同歸齊奢儉於一致而不知頽風已扇  
雅道日淪國之儀刑豈期若是愚謂以安雅量  
加以勤勵卽混南北無難乃沮功墮業敗於不  
自強清言致患豈謂此耶

謝安雖處衡門望重於謝萬時多愛慕鄉人有  
罷縣歸資惟蒲葵扇五萬貨不售安取其中者  
捉之士庶競市價增數倍能爲洛下書生詠有



鼻疾其音濁名派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鼻  
教之語曰乘高順風招呼爲易以謝安雅望奔  
走衆庶故賤扇爲奇物濁音若雅奏藉令導以  
德禮視之不忤寧不同晉風而趨三代哉

謝無奕與桓溫善溫辟爲安西司馬猶推布衣  
好在溫坐岸幘笑詠無異常日溫常曰此我方  
外司馬奕每因酒逼溫飲溫走入南康主門避  
之主曰若無狂司馬我何由見君奕遂攜酒引  
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怪

溫不之責按無奕酒逼上官以肆爲高茂禮法  
矣然海鷗豪貴一種邁傑之氣足媿死髯參短  
簿失一老兵得一老兵安所得此快言

孝武帝求婚問王珣曰主婚但如劉真長王子  
敬便足珣對曰謝混雖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  
許之未幾帝崩袁粲欲以女妻混珣曰御莫近  
禁衛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狔以  
爲珍膳項上一鬻尤美獨以薦帝于時呼爲禁  
鬻故珣因以爲戲混竟得尚主按魏晉以來天



下風靡貴勝皆侈於味故牛心豕項爲時所珍  
物極則反市肆丘墟一狔比於純駟其盈虛如  
此耶尚主以才品尚有王姬甫雍之風末世選  
色是遵何法哉

王羲之幼訥人未之奇年十三謂周顛顛見而  
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顛先割唱羲之於  
是知名敦嘗謂曰汝是我家住子弟當不減阮  
主簿嘗在叢山見一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羲  
之書其扇各爲五字謂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

求百錢姥如其言人競買之每自稱我書比鐘  
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鴈行也然其初書不  
勝庾翼邈惜及其暮年方妙嘗以童草荅庾亮  
而翼深嘆服因與書云吾昔有伯英草十紙  
過江亡失嘗嘆妙迹永絕忽見足下荅家兄書  
煥若神明頃還舊觀按羲之有濟世才而懷遜  
世志且生不辰未丁泰階故舉所蘊畜發之於  
書遂爲千古獨步詩自蘭亭外無可見豈神明  
有所專耶大矣造化工萬殊莫不均群籟雖參



差適我無非親非深得老莊之旨者不能作此  
語

王述與羲之齊名而羲之甚擿之情好不協述  
先爲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弔遂  
不重詣述每聞角聲輒灑掃候羲之竟不顧述  
深以爲恨及述爲揚州刺史將就徵不過羲之  
臨發一別而去羲之謂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  
位過懸遠當由汝等不及坦之遂稱病去於墓  
前自誓不出嗟乎右軍賢達不除偏心乃爾人

何異我何必輕彼人何關我何必重彼位遇在  
天地浮漚耳奈何兩賢相阨直煩祖禰證哉

羲之既去官與道士採藥石不遠千里徧游東  
中諸郡登山汎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謝  
安嘗謂右軍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  
輒作數日惡右軍曰年在矣掄自然至此正賴  
絲竹陶寫與謝萬書曰頃東游還修植桑果令  
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  
剖而分之以娛目前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



謹燕雖不能與言高詠銜杯飲清語田里所行  
故以爲樵宰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即常依陸  
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  
願盡於此也嘗謂宦情有有限隱趣無窮登臨種  
植酒杯書卷何所不適苟欲悟空遺有茗椀鑪  
香蕭然高寄則柱下奧庭迦尼極嶺自此階基  
何用車生耳馬項領哉

桓溫嘗使王子敬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駝特  
牛甚妙羲之草隸中朝無有獻之骨力遠不及

父而頗有媚趣唐太宗曰伯英臨池之妙無復  
餘縱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鐘王以降畧可  
言焉鐘雖擅美一時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  
長而逾制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  
踈瘦如隆冬枯樹覽其筆蹤若嚴家鐵隸其枯  
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鐵隸也則羈縻而不  
放縱子雲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  
蚓字字如縮秋蛇卧王蒙於紙中坐徐偃於筆  
下雖秃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欽無半分之骨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  
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  
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心摹手追此人而已  
按羲之草書誠可為聖太宗推重之亦至矣第  
貶大令太過而黃長脩乃曰王氏諸子於逸少  
書疑之得其韻操之得其體微之得其勢渙之  
得其貌獻之得其源然而大令獨與逸少方駕  
者蓋能本父之書意所循者大故也真行則法  
鐘草聖則師張二家之法逸少所自出從而效  
之所以特高於諸王猶魯堂諸子得其傳者獨  
子淵而已是論頗當思羲之骨力終非獻之所  
及真猶賢聖之分而袁昂論獻之又謂如河朔  
少年克悅沓拖彼枯樹餓隸何以稱焉信乎評  
書如聚訟也

世傳黃廷真帖為逸少書然逸少以晉穆帝升  
平五年卒是年歲在辛酉後二年為哀帝興寧  
二年南嶽魏夫人始授是經於弟子長史楊君  
世方有此本安得逸少預書之梁虞翻論書表



云山陰疊碾村養鶴道士謂叡之曰君能書道  
德兩童便合群以奉於是叡之便停半日爲寫  
畢携鶴去晉史亦同然則黃廷帖爲偽書無疑  
文皇購右軍書有三千紙此非帝王力不能然  
右軍書以重購而偽愈多直愈亂

右軍桓伊音樂爲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  
自吹之王徽之赴召泊舟青溪側桓於岸上經  
過船中有客指曰此桓野王也徽之素不識桓  
遽令人喚曰聞君善吹笛試爲吾一奏伊是時

已封侯貴顯重徽之名便下車踞胡床爲作三

調弄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時謝安功名感

爲讒間與帝有隙帝召伊飲安侍坐帝命伊吹

笛伊神色無忤卽吹一弄放笛云臣於箏分不

及笛然能以箏歌合笛須臣一奴相串帝賞其

放率許召之奴旣吹笛伊便撫箏而歌怨詩及

周公二叔事聲節慷慨安泣下沾衿越席就之

將其鬢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媿色至今其

地名爲邀笛步按吹笛鼓琴晉人風致大都如



此野王於此悠然自暢不知我貴不知人貴雖  
在塵中便同天際

孫盛補長沙太守頗營資貨温遣從事至郡察  
知之服其高名而不劾盛與温牋稱州遣從事  
觀採風聲進無威風來儀之美退無鷹鷂搏擊  
之用徘徊湘川將爲怪鳥温怒復遣從事重按  
之賊私狼藉檻車收盛到州捨而不罪盛後作  
晉陽秋指枋頭事温見而怒其子請刪改爲百  
口計盛不許諸子私改之盛寫兩定本寄於慕

容倚竟得兩存按安國有良史才而持身不臧  
蹈濁脂之議功頭之書番番虎口美古有以名  
致敗如盛乃以名免所遺有險夷哉温本作賊  
能不以一矢加名士猶有人心今蜂目者柰何  
爲老兵不敢事

習彥威出愛陽太守與温弟秘書言芬芳起于  
椒蘭清響生于琳瑯命世者垂餘風邁德者遺  
明勝伏龍鳳雛諸君子雖千載猶使我想其爲  
人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



辰温覬覬并望彦或在郡著漢晉春秋裁之以  
蜀爲正魏爲篡後以脚疾居里及襄陽陷與道  
安俱爲堅與致堅與諸鎮書晉氏平吳利在二  
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按彦威始依  
袁幕終淪寇塚逡巡濁世無所表見而正言格  
論昭大義于日月豈徒文辭絢美足潤青箱  
宣城太守殷祐有疾韓友筮之曰七月晦日將  
有大鸛鳥來采廳事上宜勤伺取獲者爲祥不  
獲則咎祐乃謹伺至日果有大鸛垂尾九尺於

廳事掩捕得之乃遷石頭督護上黨鮑瑗家多  
喪病貧苦令淳于智爲卦曰君安宅失宜故令  
君困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可至市有持荆馬  
鞭者就買以懸此樹三年當累得財瑗承言詣  
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浚井得錢物三十萬於  
是致贖病者亦愈嗟乎二子術亦神矣人生有  
命卜筮果可移乎善言徒星厚德更相此吾所  
聞射鳥懸鞭之說亦何關於世教

顧和爲王導府從事導甚重之稱其圭璋特達



機警有鋒時遣諸從事刺探官長得失和獨無  
言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  
以察察為政其後居大位深明臧否繩撻一無  
所假至其固執親喪屢辭顯命才節信於天下  
人有不為而後可有為於和驗哉

王恭風神簡貴姿儀甚美人目之云濯濯如春  
月柳嘗雪中披鶴氅裘孟昶見以為神仙中人  
坐六尺單王忱求之即舉以送遂坐薦上忱異  
之恭曰我平生無長物恭信佛甚篤在鎮修營  
佛寺極麗百姓嗟怨但性不弘裕闇於機會兩  
興晉陽之甲卒用取族臨刑猶誦佛經自理鬚  
髮神色不亂檢括其家惟書籍而已識者傷之  
嗟乎以孝伯鯁言素節用之朝廷足以儀刑百  
辟而乃用之出鎮致令忘身咎亂磋玉為彈編  
珠為甲可惜哉

殷仲堪能清言每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  
本間強父病積年衣不鮮等事乘揮淚遂渺一  
目居喪哀毀以孝聞曾說江濱見流棺取葬焉



旬日間門前水忽起爲岸其夕有人自稱徐伯  
玄云感君之惠將有以報水中起州君將爲州  
其後果臨荊州在任值歲饑食嘗五椀盤無餘  
肴曰貧者士之常安得登枝而捐其本少奉天  
師道精心事神不吝財賄而怠行仁義蓄於周  
急後與桓玄相攻遂至喪亡其人方之王恭爲  
劣也晉時士大夫非奉天師道則奉佛然於施  
濟獨疎不知佛以衆生爲體天以小民爲子不  
能宜民宜人又何遵五斗術而談三乘語

劉毅修鵝炙之恨桓玄報馬鬣之讖弘人之度  
未優其敗宜爾初桓玄於南州起齋畫盤龍於  
上號爲盤龍齋毅小字盤龍其後領州遂居之  
嗟哉盤龍亦一時之傑惜其陵傲剛愎自速禍  
機豈天啓義熙故剪除之哉

謝艾擊石季龍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牙中艾  
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剋敵之  
兆進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按梟本惡鳥而兵  
爲凶器故其兆相應昔有梟鳴屋而擢官者其



值亂世貴武之際乎若當平世惡得爲祥蓋軍  
國異容治亂異卜也

張天錫使中郎韓博送盟文博有口才嘗大會  
桓温使刁彛朝之彛謂博曰君是韓盧後耶博  
曰卿是韓盧後温笑曰刁以君姓韓他是姓刁  
那得同耶博曰短尾者爲刁也一坐推嘆按天  
錫以遠人慕義使使間關萬里而來當禮將樂  
侑語以周行示以不怙奈何以戲侮相加等人  
于獄哉於此見晉之不能經遠

庾袞至德著聞州郡察孝廉舉秀才清白異行  
皆不降志世遂號爲異行潁州太守召爲功曹  
袞服短衣杖鍾荷斧謝曰請受下夫之役太守  
飾車而迎袞逡巡徒行入郡將命者強納於功  
曹袞自取已車寢處焉太守知其不屈厚爲  
禮而遣之其後避石勒亂登大頭山田於其下  
年穀未熟食木實餌石藥及將收穫命子恂與  
之下山中塗目眩昏眩產而卒門人感慕爲之  
樹碑有四子恂棧澤摺在澤生故名澤因摺生





故曰据蓐後爲侍中養生願安成太守嗟乎庾叔褒飭行一生有四子而不獲服勞報卒自斃于收獲甚美大孝難繼哉

劉殷事曾祖母王氏甚孝王感冬思董殷年九歲覓於澤中不得仰天慟哭忽若有人云止止殷乃收淚視地有莖生焉得斛餘歸食之不減至時莖生乃盡又嘗夜夢人曰西籬下有粟窳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鵬孝子劉殷食之七載方盡後娶張氏有七子五子各

授一經兩子授史漢一門之內七業並興北州之學劉門爲盛嗟乎劉長盛至誠之契遂通神明發三冬之董賜七年之粟其節旣異其感亦異王宏爲汲郡太守撫百姓如家耕桑樹藝屋宇阡陌莫不躬自教詔曲盡事宜開荒五千餘頃歲饑無害朝廷嘉之其後爲司隸校尉時檢察庶人不得衣紫絳綺繡帝常遺左右微行問俗宏緣此復遣吏科檢婦人相服至褻發於路論者以爲謬妄免官嗟乎衣服有章王者之制



然表率貴端其本禁約在得其方惡取苛碎爲也王宏迎時奉令而檢及婦人相服非但垂方抑且喪節

鄧攸自石勒逃遂步走擔其兒及弟子度不能兩全謂妻曰吾弟早亡惟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不患無子妻泣從之其子朝棄暮及明日繫之於樹而去後卒無嗣時人語曰天道無知伯道無兒史臣曰攸棄子存楚以義斷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

至預加徽纆絕其奔走斯豈慈父仁人所用心耶卒以絕嗣宜爾勿謂天道無知此乃有知矣嗟乎鄧攸之子朝棄暮及自可兩存繫樹而去不情甚矣得無有好名心雜其中乎急於爲名至忍於殺子吳起類矣

謝道韞初適王凝之甚不樂叔父謝安曰王郎逸少子汝何恨也荅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群從兄弟則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凝之弟獻之嘗與客談詞理將屈道韞



遺婢白獻之曰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  
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疑之旣死孫恩道  
醜亦被虜以智自免殘居會稽太守劉柳聞其  
名請與談議道醜素知柳名乃簪髻素褥坐於  
帳中柳束修整帶造于別榻道醜先及家事慷慨  
流連徐酬問旨高躡清雅柳退而嘆曰實頃  
所未見使人心形俱服道醜亦云親從凋亡始  
遇此士聽其所聞殊開人胸府初同郡張玄妹  
亦有才質適於顧氏玄每稱之以敵道醜有尼

遊兩家者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  
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嗟乎晉時清  
談盛行卽婦人亦能飛屑流津申應無滯豈風  
氣然耶內言不出自是婦人常道何至楚楚與  
他人酬荅天壤王郎是何語旣從所天寧可以  
形神不足厭耶道醜爲失德夫太守民之表率  
豈無賓從示我周行而與寡婦坐語晉時紀綱  
如此寧不胥天下爲夷狄

王敦少目奇人務自矯厲雅尚清談口不言財



色既素重名又立大功專任閫外遂有問禹心  
酒後輒詠魏武樂府以如意擊唾壺壺邊盡缺  
洗馬潘滔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  
噬人亦當爲人所噬初石崇廁上常設十餘婢  
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如廁者皆  
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致脫故著新意色  
無作群婢相謂此各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  
體爲之疲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閭驅  
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時人異焉夫處仲未磨分

陝聽其清談雅致誰不以正人目之乃爲石家  
婢子所窺其後果爾作賊天下人可盡欺哉驅  
出婦女本是豪邁然亦是作賊手段

桓溫豪爽有風采面有七星劉惔稱曰眼如紫  
石稜鬚作蝟毛磔係仲謀晉宣王流亞也溫亦  
自以爲宣帝劉琨儔征北時得巧作老婢琨妓  
女也一見溫潸然泣溫問故荅曰公甚似劉司  
空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云面甚  
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



豈甚似恨雖溫於是襖冠解帶昏然而睡者累日夫以溫權位豈在現下其所統馭與戰伐功勳亦豈在現下而溫惟恐不似老婢亦目其不似則何與現慷慨揮霍事主報國死生以之真落落丈夫而溫貪權各位張虛嚇弱妄意非真豈可同日語彼老婢子真可謂能具隻眼

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爲琅邪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登子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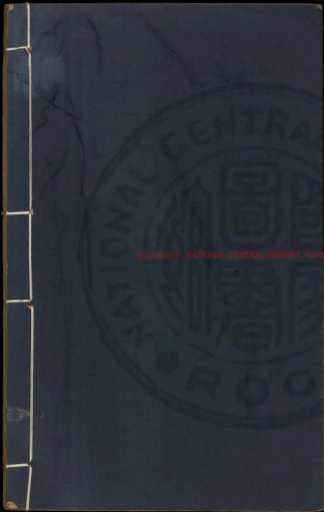
使神州陸沉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謂四座曰頗聞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犍魏武入荊州以享軍士意以況宏坐中皆失色按溫琅邪之涕本爲無從平乘之嘆可謂慷慨有深意想其語大牛時磔蝟毛張石稜軒軒作豪舉狀嘗不當達者一啣素臨汝郎自有詠史高情何爲坐此被人拈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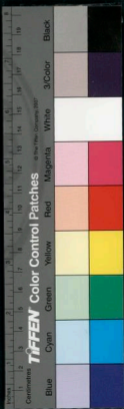
桓溫問孟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  
酒中趣耳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  
嘉曰漸近使之然一坐咨嗟嘗謂酒趣能使人  
遠使人清彼沈酒昏骨是謂傷酒咄咄老丘寧  
知酒趣肉不如竹竹不如絲亦取其漸清漸遠  
彼落帽客亦寧知絲中趣

嘉洞酌晉手卷之二終





© 202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MMAN, R.O.C



© 2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ORONTO, ONT. CAN.





藝海洞酌晉乘卷之三

馮時可元成甫著  
張以誠君一甫校

桓玄僭位以歷代咸有肥遯士而已世獨無乃  
徵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爲著作給其資用皆令  
讓而不受謐曰高士時人名爲充隱徐子言曰  
今之山入趾何啻布山岑皆遙授耳卽晉史所  
謂充隱夫隱者潛德而勿用也若以不官爲隱  
則無官者億兆也安得盡稱隱士夫皇甫希之



猶被徵而名克隱也今不待徵而干謁者將何  
名曰此名干隱又卑卑矣

殷仲文污桓玄偽命後投二后義軍得轉尚書  
至大司馬府見老槐樹歎曰此樹婆娑無復生  
意出東陽太守意彌不卒至富陽慨然曰看此  
山川形勢當復出一伯符按仲文頗有才藻而  
躡競合客一不得志怏怏失措悲窮思亂情見  
於詞如此哉謝靈運嘗言若仲文讀書半袁豹  
則不減班固嗟乎險躁如此何能讀書世嘗輕

視讀書人不知真能讀書必是聖賢豪傑若稱  
能讀書而無益天下或更亂天下必其鹵莽率  
爾者也

劉曜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眉白目有赤光  
鬚眉百餘根皆長五尺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  
而洞之坐事亡匿朝鮮遇赦歸隱迹管涔山嘗  
夜閉屋有二童子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劍一  
口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赤  
玉爲室背上銘曰神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劍

隨四時變爲五色及末年終南山崩長安人劉  
終得白玉一方曰皇亡敗趙昌并水竭橋五梁  
罾西小衰困囂喪嗚呼赤牛奮韜其盡乎劉均  
詳曰皇亡皇亡敗趙昌言皇室將危趙所敗趙  
因而昌當應在石勒也并謂東并秦分五謂五  
車梁謂大梁趙分也此言秦將竭滅以構成趙  
也罾者歲次名困謂困敦歲在子名玄鳥亦在  
子次赤牛奮韜謂赤奮若丑歲名牽牛東北維  
宿丑分也曜凡借位十年劍報休徵玉彰咎譽  
興亡倏忽天命之難謀如此

劉元海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  
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劉聰左耳有白毫長二  
尺餘劉胤身長八尺三寸髮與身齊何劉氏多  
異相如此豈果蒙珠籬國之降神與要之皆怪  
氣所生非可以常理測

常璩以陳承祚所著益部耆舊傳未備遂作華  
陽國志其序云漢晉方隆官司星列提封圖漢  
歲集司空故人君學士蔭高堂翳帷幘足綜物



土不必待本紀也曩遭阨運函夏涓堙三州近  
爲荒裔桑梓曠爲長野懼益遐棄城隍靡聞廼  
考諸書爰成十篇資腐帛於頽墻之下求餘光  
於灰塵之中刪滅者多故有所闕猶愈於遺忘  
焉其辨舊說也曰三皇乘祗車出谷口卽今斜  
谷也武王伐紂蜀亦從行周貞王十六年秦厲  
公城南鄭谷道久通矣而藉乃五丁殊未然也  
世傳蜀王蠶叢間周廻三千歲又云荆人斃靈  
死化爲蜀帝周長弘之血變成碧珠杜宇之鬼

化爲子鶴又言蜀推髻左衽未知書文翁教始  
知書按蜀記周失紀綱而蜀先王七國皆王蜀  
又稱帝則豈兼自王杜宇自帝皆周叔世安得  
三千歲死者不更生乎復爲帝乎碧珠出不一  
處豈盡一人之血子鶴鳥或曰鴛周四海有之  
何必在蜀彭祖生蜀殷殿太史周末蜀首爲秦  
郡縣故蜀紀曰大人之鄉豈當漢興反稱荒服  
無文學哉其辨亦漸近理其文質不及壽雅極  
殊勝之

常璩叙蜀志上下數千年如指諸掌其云蜀之  
爲國肇於人皇與巴同國至黃帝爲子昌意娶  
蜀山氏女生子高陽是爲帝嚳封其支庶於蜀  
歷夏商周武王伐紂蜀與焉地稱天府原曰華  
陽故其精靈則井絡垂耀江漢邇流帝以會昌  
神以建福其卦值坤故多斑采文章其辰值未  
故尚滋味德在少昊故好辛香星應與鬼故若  
子精敏小人鬼黠與秦同分故多悍勇有周之  
世限以秦已不與春秋盟會周失紀綱蜀先稱

王始於鱗叢其目縱死作石棺棹稱縱目人冢  
次栢灌次魚鳧魚鳧王田於崩山忽得仙道後  
有王曰杜宇一號杜主時朱提有梁氏女利遊  
江源宇悅之納爲妃移治郫邑改稱帝號曰望  
帝更名蒲卑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  
除水害帝遂禪位于開明升西山隱焉時適二  
月子鵠鳥鳴故蜀人悲杜宇也開明位號曰叢  
帝生盧帝至九世帝復稱王開明王自夢郭移  
乃徙治成都時蜀有五丁力士每王覽輒令移

Color Control Patches



立大石長三丈今石笋是也號曰笋里未有謚  
列但以五色爲主故其廟稱青赤黑黃白帝也  
周顯王世蜀有褒漢地因獵谷中與秦惠王遇  
惠王以金一笥遺蜀王王報之珍玩化爲土惠  
王怒辭臣賀曰王當得蜀土天奉我也惠王乃  
作石牛五頭置金其後曰牛便金蜀王使使請  
石牛惠王許之乃遣五丁迎石牛牛旣不便金怒  
遣還之嘲秦人曰東方牧犢兒秦人笑曰我雖  
牧犢當得蜀也武都丈夫化爲女子美而艷蜀

王納爲妃不習水土欲去王爲東平歌以樂之  
無幾物故蜀王哀之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爲妃  
作冢高七丈上有石鏡今成都北角武擔是也  
後王悲悼作史邪歌龍歸之曲成都縣內有一  
方折石圍可六尺長三丈許傳言丁士擔土擔  
也公孫述時石折任文公嘆曰噫西方智士死  
我其應之周顯王時惠王嫁五女於蜀蜀遣五  
丁迎之還到梓潼見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攬其  
尾掣之不禁五人相助把蛇山崩壓殺五丁及

五女蜀王傷之因命曰五婦塚於平石上為望  
婦塚作思妻臺周慎王五年秦從石牛道伐蜀  
蜀王拒於葭萌敗績為秦卒所害太子亦喪於  
白鹿山開明氏遂亡周赧王元年秦封子通國  
為蜀侯以陳壯為相六年陳壯反殺蜀侯秦伐  
蜀誅陳壯封子惲為蜀侯又伐楚取商於之地  
為黔中郡惠王二十七年使張儀城成都城郫  
城臨邛其築城取上去城十里因以養魚今萬  
歲池是也赧王十四年蜀侯惲祭山川獻饋於

秦孝文王後每害其寵加毒以進曰饋從二千  
里來當試之與近臣嘗近臣斃王怒賜惲劍自  
裁誅其臣郎中令翠等明年封其子綰為蜀侯  
十七年楚惲喪車至城北門忽陷入地中蜀人  
因名門曰咸陽門為立祠有靈禱輒應三十年  
王疑蜀叛誅綰除侯置守拜李冰蜀守冰號汶  
山為天門至湔及縣見兩山對如闕因號天彭  
關髣髴若見神遂從水上立祀三所穿郫江等  
水溉灌三郡開稻田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為陸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海外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又作三石人立三  
水中與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肩時青衣  
有沫水出龜山鵲瀾崖破害舟船水發卒鑿平  
瀾崖水神怒水操刀入水中與神鬪凡蜀諸水  
皆水所通又穿廣都鹽井蜀益饒漢初發蜀漢  
糧助軍救其精銳以補傷扶孝文帝末年文翁  
爲守廣屬學政比于齊魯自漢興至于哀平皇  
德隆熙牧守仁明宣德立教風雅英備之士命  
世挺生於是重書交馳於斜谷之南玉帛踐乎

梁益之鄉秀彥盛出或龍飛紫閣免陸璣或  
盤桓利居經綸皓素若相如子雲君平董踵起  
厥後龍宗有鱗鳳集有翼世戴其美擅名八區  
故漢徵八士蜀有四焉自秦始皇定六國徒豪  
右於蜀家有塩銅之利戶專山澤之材結駟連  
騎以富相尚原其由來染秦化故也蜀之世系  
大都具此數語瓊本欲斥神怪而中奇聞異見  
亦累世不絕豈偏方之毓氣固然耶何豫究諸  
志之平乎也五丁或以爲一人觀之志文似非



一也

蜀中鹽井始于李冰大都竹井竹井形大如竹  
莖可容竹也其鑿之甚艱其入之甚深其汲之  
甚苦水出山石淡上鹽下有鑿至五六十丈而  
淡出百丈而鹽出鐵釘滑釘刮筒吞筒等器織  
悉甚備不比晉齊越取水成鹽之易也

南中四姓子弟仕進必先經都監夷人大種曰  
昆小種曰叟皆曲頭木耳環鐵裹結如汶山漢  
嘉夷也夷中有桀詰能言巖屈服種人者謂之

者老使主論議好譬喻物謂之夷經嘗見前哲  
言夜郎以西卽所謂南中也石多土少故其人  
多險怪巖多裂洞如張口故其人多口苟不慎  
難免于夷經余茫然未知所謂今讀常璩志所  
稱夷經始信前哲不我欺也

自焚道至朱提有水步道水道有黑水及羊官  
水至險艱行步道度三津亦艱阻故行人爲語  
曰猶溪赤木盤蛇七曲盤羊鳥攏氣與天通其  
語亦雅亦可作短歌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臨邛縣江有火井夜時光映上照民欲取其火光以家火投之頃許如雷聲火焰出通燿數十里以竹筒盛其光截之可搜行終日不滅井有二水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斛盞家火煮之得無幾也杜詩有盞出井此溪女正指是井蜀井大都艱於得盞而此井獨易

華陽國志載永建元年縣長趙祉遣吏先泥和拜微巴蜀守過成瑞灘死子賢求喪不得女絡年二十五適分金珠作二錦囊繫兒頭下至二

年二月十五日女絡乃乘小船至父沒所哀哭自沈見慶告賢曰至二十一日與父屍俱出至日父子浮出縣言郡太守蕭登高上之尚書遣戶曹掾爲之立碑人爲語曰符有先絡焚道張帛求其人天下無有其偶者矣按焚道黃帛張貞妻也沈身求貞事類此女絡事同曹娥皆出後漢皆載范史今曹娥以邯鄲蔡氏賞識盛傳而此事罕知是知文士之操名權也此本漢事而記出晉人故附之晉乘後漢稱孝女叔先

雄此云先緒未知孰是

晉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公服從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宋謝鳳子超宗嘗作殷叔儀詠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二語相類一以風姿一以文字

華陽國志載諸葛公時以蜀郡張裔爲益州太守太姓雍閻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粗殺之不可令縛與吳閻又荅李嚴書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瓜分正朔有三

遠人惶惑不知所歸又使建寧孟獲說失叟曰官欲得烏狗三百頭磨前盡黑螻蛄三十斫木構三丈者三千枚汝能得否夷以爲然斫木堅剛性委曲高不至二丈故閻以欺夷按雍閻傲而且黠爲諸夷耳目孟獲特爲所使閻被誅而獲見縱此諸葛張弛之妙所以服南夷也

珠志載秦昭襄時白虎爲害秦募能殺虎者邑萬家金帛稱之於是夷胸忍等作白竹弩於高樓上射虎中頭三節白虎常從羣虎賸志盡搏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殺羣虎大响而死秦王嘉之曰虎歷四郡害千  
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欲如要嫌其夷人  
乃刻后爲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筭盟  
曰秦犯夷輸黃金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鐘歷  
漢至晉專以射虎爲事歲出寶錢口四十故世  
號白虎復夷一曰板楯蠻按秦殺虎當格太重  
卒不能如要似非秦法秦法賞信罰必乃清酒  
一鐘何太踈濶也豈馭夷當如是耶

珠志載成都張寬字叔文爲文翁使請長安授

七經營從武帝郊甘泉秦時過橋見一女子裸  
浴川中乳長七尺曰知我者帝後七車適得寬  
車對曰天有星主祠祀不齊潔則作女浴以感  
寤人主帝嘉之以爲揚州刺史復別蛇蟒妖世  
稱七車張此事不見於漢志亦奇聞也

常志又記成都禽堅字孟由父信爲縣使越嵩  
爲夷所得傳賣歷十一種時堅方姪六月既生  
母更嫁堅壯乃知父湮沒鬻力傭賃得碧珠以  
求父一至漢中三出徼外周旋萬里乃至夷中



得父父子相見悲感即迎父歸與母並養州郡  
嘉其孝辟從事按孟子荅桃應之間謂舜竊負  
而逃邊海濱而處終身忻然樂而忘天下人子  
如此方爲至孝蓋天下雖大寧可易其親如禽  
堅持碧珠得父萬里之外亦一奇節彼絕裾者  
何人寧不媿死

新都段元童妙占未來有人從冀州來學積年  
自以精中醫術辭去醫爲簡作書封其口與之  
言曰有急發之至葭萌爭津吏撻從者頭諸生  
發簡筒中有書曰到葭萌爭津破頭以膏暴之  
生乃喟然知不及醫還更精學唐文有葭萌津  
吏之毒拳即引此也

常璩字道將本江原望族世傳翰墨仕爲散騎  
常侍目覩李氏僭亂故述方志於廢典分合之  
際得失之原每每致詳大較主乎宣播王靈用  
杜窺覷至其揚休士行闡泄陰教亡間遐賤各  
極標張尤足以祗益風化大槩取陳壽蜀書者  
舊傳杜敬修蜀後志叅以祝元靈陳申伯續者



舊傳黃容梁州巴紀金南喬志起自上世終乎  
永和會其精英勒成一家蒼然益鷲最魚鳧之  
色而蔚然增伏犀騰龍石鏡銅宮之巨麗故曰  
蜀有陳常可並楊馬

石勒襲劉曜逢出延津以河水泮爲神助號靈  
昌津昔滄臺子羽齋千金壁渡河陽侯波起兩  
蛟拔舟子羽曰吾可義求不可威奪操劍斬蛟  
蛟死波靜投壁於河三拔而三躍出遂毀壁而  
去趙建武中造橋津上石無大小下輒流去用

功百萬經年不就石虎親闕工沈壁於河明日  
壁流渚上波蕩上岸遂斬匠而還吁亦靈矣寧  
屈匹夫不屈王者彼索瓊弁王纓而以孟諸之  
麋許人者是何神孔子不許神以其幽遠乃正  
直邪回判若蒼素於人何遠哉

現瑞溪有沙門竺僧朗少事佛圖澄碩學淵通  
尤明氣緯隱此谷因謂朗公谷車頻秦書云僧  
朗嘗從隱士張巨和遊巨和穴居而朗居現瑞  
山大起殿舍連樓閣雖素飾不同並以靜外



致稱即此谷也單椒秀澤不連陵以自高虎牙  
傑立孤峰刺天青崖翠發型同黠黛按浮屠不  
三宿桑下明庶樂靜何取錦崖繡谷爲如朗公  
者真瞿曇氏罪人也理哉達磨箴彼有漏

晉元康二年九月庚午詔命立九山府君廟於  
卜城一名九顯靈君太華元子仲長統曰昔密  
有卜城者身遊九山之上放心不拘之境又有  
百蟲將軍顯靈碑將軍姓伊諱益字墮數帝高  
陽弟二子伯益也出水涇注百蟲者言爲百蟲  
所畏能降龍伏虎

太康末洛陽始爲折楊歌駿後被誅太后幽死  
折楊應也孫登爲楊駿所招知駿不終遜迹偽  
死駿埋之橋東語曰麟鳳不羈狡夫登欲去駿  
惡得而留之其示死者銷名埋迹所謂天隱  
江陵城地東南傾故綠以金堤自靈溪始桓溫  
令陳遵造遵善於防攻使人打鼓遠聽之知地  
勢高下依傍劍築略無差失按陳遵之聽如此  
即師曠何過王大將軍識迴軌極未奇也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晉功臣表有金濟清運象渚澄源語象渚即象水也有小蟲彌微橫木食船數十日壞蓋天意隔華夷不令通也

皇甫謐春秋曰予讀匈奴傳不識擗犁事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奴曰匈奴稱擗犁猶吳人稱天子也細素雜記云陸機閩史尚靡識於擗犁枚舉屬文徒自慚于骹骹言陸機誤也

晉興寧中沙門法義得病惟歸誠觀世音如此數日晝眠夢見一道士來視病因爲治之剋出

腸胃洗濯畢還納之券覺象患豁然又義熙十一年太原郭宣蜀郡文處茂與梁州刺史楊牧敬爲友牧敬有罪下獄宣與處茂被桎梏念觀世音十日後夜夢菩薩慰諭告以無憂俄而鎖械自脫按觀世音成等正覺號普光功德其慈悲救苦深心大願如此人能摩香精潔稱號持名一心不亂百想是除則與佛無二與天不違其受命如響而彈荷立見也又何疑

晉令曰士卒百工履色無過綠青白奴婢履色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純青凡儻者一足著黑履一足著白履永嘉  
元年始用黃草履官內妃御皆著之謂之伏鳩  
頭履太康時婦人皆方頭履與男子無異晉樂  
府雙行纏其辭云新羅綉行纏足跌如春妍他  
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按所謂纏足者即今如  
男子纏足未必屈上弓纖如新月狀也弓纖屈  
足起于末世妖媚晉時特爲偏耳至朝士服草  
屨則貴賤無章婦人用方頭則男女無別服不  
乘爲災不亦信乎

晉鄴中記云石虎造象牙桃枝扇或綠沉色或  
木蘭色或鬱金色王羲之筆經云有人以綠沉  
漆管見遺續齊諧記云王敬伯夜見一女命婢  
提綠沉漆合此皆顏色之名然精鉄名亦云綠  
沉杜甫所稱詩是也

晉史二陸傳稱范陽盧志於衆中間機曰陸遜  
陸抗於君遠近機曰如君於盧毓盧誕志默然  
既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客不相悉何至此哉  
機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不知耶世說載武帝



管問吾彥陸喜陸抗二人誰多也彥曰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後彥爲交州餉士衡兄弟士衡將受之士龍曰彥本微賤爲先公所拔而答詔不善安可受之此二段事絕同乃志各相反由前而論機量不如雲由後而論機操不如雲二陸優劣定判矣

卮言曰神仙之迹未如晉許氏之感而亦未有如許氏之不相家者陶貞白極重真語真語稱許穆與兄揆次兄虎牙子王谷門客楊羲俱爲

仙官而羲穆最貴中有許邁與穆二書貞白所著許長史碑穆世名謚任至護軍長史散騎常侍得道卒年七十二揆世名毗虎牙名顯皆得道又云弟四兄字遠遊永和四年嘉遁不返然不言得道晉書許邁傳字叔玄一名快何容人後名玄字遠遊與王右軍善游名山不知所終好道者謂之羽化然不爲謚作傳亦不及其仙事而今世所崇奉許真君者名遠據列仙傳爲遠遊弟嘗與郭景純俱參王敦軍切諫景純兵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解而真君隱去以陰功重僊品最高爲九天採  
訪使真誥又略不及晉史旣非隱書真誥亦是  
真文貞白與真君俱赫然著何以不相及也  
右軍有玄度腫至一帙黃長瘡揚用修遂引以  
駁晉史謂玄度實病死乃云服巨勝仙去不知  
玄度乃許詢非遇也續晉陽秋曰詢字玄度高  
陽人風情簡素辟司徒掾不就早卒世說盛稱  
之晉史不爲詢作傳僅附孫綽傳亦無服巨勝  
語此皆不可曉者按史以載事仙釋出世業在

事外非可以示民故以佛圖澄羅什之神僧而  
僅列之藝術况羽化尸解茫寐難徵者乎晉書  
之不詳許氏也吳怪直語雖曰真文然所志神  
仙官職太涉於有似巫覡之談亦胡可據以爲  
實際

許真君傳晉史不載其仙迹甚著初生南昌毋  
夫人夢金鳳銜珠墜堂中旣長博學多通聞西  
安吳猛得至人丁義神方乃師之太康元年爲  
西蜀旌陽令治行甚著以世亂棄官歸邑民隨



至宅改氏族以從者甚衆號許家營焉與吳猛  
游嵩陽聞丹陽黃堂請有女師蒞姆多道術同  
往叩姆曰昔孝悌王自上清降曲阜蘭公家謂  
蘭曰後晋代當有許遜傳吾道留金丹寶經與  
我侯子有年遂擇日設壇授之謂吳猛君當反  
師許也姆因取香茅一根向南擲曰子歸認茅  
落處立吾祠歲秋可一至二君還得飛茅迹於  
所居南四十里已叢生矣乃建黃堂祠真君渡  
小蜀江抵肆主人朱氏貧而甚恭真君畫一松

于壁其家遂倍得利後江漲潰堤市舍俱漂惟  
松壁不壞嘗云吾仙去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  
豫章之境五陵之內當出地仙八百江心忽生  
沙洲掩過沙井口其時也真君弟子數百志趣  
不一乃化炭爲美婦人試之不染汚者惟十人  
爾真君歸郡有美少年通謁既去謂弟子茲非  
人老蛟精也迹其所之遷化黃牛卧郡城沙磧  
上真君剪紙化黑牛往闔令施岑持劍俟其闔  
酣揮之中其左股并斲城南井中復化爲人初



蛟慕賈玉女化少年入賈玉家玉大愛其才因  
貧為婿居數歲生二子常以春夏獨出若營賈  
者至秋重載歸寶貨充溢蓋覆舟所獲也是秋  
徙還詒玉云為盜竄左腋玉嘆惋求醫真君乃  
為膏謁玉玉喜召其婿蛟精懼遂匿真君隨至  
其堂鴈聲叱之乃見本形蜿蜒堂下二子皆為  
小蛟併斬之賈女亦幾變形真君給以神符乃  
免謂玉曰蛟精所居下皆洪波也亟遷高原其  
宅不日陷為澤真君復還豫章曰此地蛟螭所

穴須鎮之乃於牙城南鑄鐵為柱出井外數尺  
下施八索鈎鎖地脉祝之曰鐵柱若亞其妖再  
興吾當復出鐵柱若正其妖求除由是屏迹王  
敦舉兵內向真君同吳猛往說止之敦怒真君  
乃舉杯擲起化為白鶴敦方舉目已失二君所  
在至孝武寧康二年甲戌八月朔日上昇年一  
百三十六歲嘗謂星下散為物人上昇為仙一  
氣推移不足為怪卽道家所載真君昇舉事抑  
何疊疊至其教人惟以忠孝廉謹寬裕容忍為



八寶與吾道安殊記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天  
降時雨山川出雲人心湛然無滓卽大虛亦復  
何遠豈必談鑿說未吾讀真君傳有悟因錄其  
最異者又道家載旌陽得道後帝贈其遠祖許  
由玉虛侯射曾祖琰太微兵衛大夫祖玉太極  
把業錄籍典者父肅中岳仙官嗟乎武仲逃堯  
後復有此贈未知復逃避否此與拔宅事恐盡  
出附會未可遽以爲實也

王子年隱於東陽谷鑿崖穴居避石虎亂潛終  
南山復遷倒獸山能隱形不見言未然事辭如  
讖記蓋神仙隱淪也爲姚萇所害其死日人有  
見之墟上者著拾遺錄十卷多僻怪不經然藻  
思宏詞洞目駭耳博雅之士亦所不廢

晉武帝撫軍時後堂砌下生草三株莖黃葉綠  
名金薺草有羗人姚叡年九十八克廡養謂人  
曰此草應瑞金德爲禪授徵叡善滑稽慕醇酒  
不得輒稱渴人呼渴羗晉武踐位擢爲朝歌長  
叡曰老羗止須美酒以樂餘年不願得官帝曰



朝歌有美酒故使老羗不復呼渴馥對曰奈何  
令臣歎酒池之樂更爲殷紂民乎帝悅卽遷酒  
泉太守有善政民爲立祠武帝後以府地賜張  
華草猶在故茂先金薤賦云擢九莖於漢庭美  
三株於茲館惠帝元熙元年三草化爲三樹枝  
葉似楊時有楊駿楊瑄楊濟三貴戚用事人以  
爲三楊應也夫一草樹耳前爲休徵後爲咎徵  
何其昭示如響若此宜蘭陵之摘其謬也

金墉城芳醴園有菜曰芸薇色紫爲上蔬其味

辛色黃爲中蔬其味甘色青爲下蔬其味鹹常  
以三蔬充御膳宮人採帶其莖香氣歷日不散  
張華取三薇漬麴蘖以之釀酒醇美名九醞酒  
俗呼消腸酒按薇性利水解毒故用以造酒所  
謂消腸者消愁也非酷烈腐腸之謂也

太始間有聖舒荷向月則舒有夜明苔入夜則  
明蓋皆陰氣所謂白祥也

張華著博物志四百卷武帝嫌其冗命刪爲十  
卷卽於御前賜青鐵硯麟角筆側理紙萬番按



茂先學識爲當代所推其所著博物志王者視之若河圖大訓意必有三代之制作聖賢之謨訓非止于奇聞異見也今之所行蒼撮淺說必非華鶴蓋晉氏東遷五車遺虎秘書所藏盡爲烏有華志寧獨存耶隋史載在經籍志者當時已指爲贗書其在子今又惡知其果同隋氏本否也

青鐵硯千關國所出鱗角爲筆管遼西國所獻南越以海苔爲紙其理縱橫邪側因以爲名武帝詔張華謂其記事採言多近浮妄將恐感亂後生繁蕪耳目卓哉言也

海西公初生子百姓歌云鳳凰生一雛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馬駒今自成龍子其詞旨甚微此必桓公府中表伏諸人之作以誣海西豈里巷民能爲此諶也五行志百姓歌曰青青御路楊白馬紫游韁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漿蓋白者金行馬者國族紫爲奪正之色明以紫間朱也海西公廢其三子以非公之子繼以馬韁死之





日南方遠獻甘露此本朝語非僞語也當亦桓  
黨所作

王隱晉書載石崇嘗飲諸少年酒裴綽乘醉竊  
臥崇妾室中明旦裴家遣車迎綽綽上車馳去  
崇聞大怒立殺殺妾將訟綽於朝綽兄楷與崇  
書曰吾弟酒狂海內所知足下飲以狂藥而反  
責之禮耶晉書裴長水校尉孫季高與崇酣燕  
慢傲過度崇欲表免之楷謂崇曰足下飲人狂  
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二說小異隱書爲穢雜

也

庾亮答鄒遜書言別駕翟與刺史別乘周源宣  
王化於萬里其任居刺史之半唐杜詩半刺獲  
遊翔出此

庾翼少與右軍齊名後右軍名盛與庾敵庾與  
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難愛野鶯皆學逸少  
書須吾下當比之世言右軍書初不及郝惜庾  
翼至暮年方妙然王庾遂至相仇狹藝者固然  
在文章家更甚譽之便碍迷陽也



沈啟與郝超書論王獻之云子敬舉體無饒縱  
微皮無餘潤超答書云舉體無餘潤何如舉體  
非真者蓋啟性矜假多煩故答書嘲之也

禽益期與韓康伯啟云惟檳榔樹最南遊奇觀  
子既非常木亦奇異大者三圍高者九丈葉聚  
木端房棲葉下花秀房中子結房外其櫨穗似  
黍其綴實似穀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概  
其中空其外勁其屈如覆虹其伸如繩繩本不  
大木不小上不傾下不斜調直亭亭千百若一

步其林則窅廓庇其陰則蕭條信可以靜憩可  
以長吟矣但性不耐霜不得北植遐立海南遠  
然萬里不遇長者之目令人恨深又書云外國  
老胡說衆香共是一木木花爲雜舌香木節爲  
青木香膠爲薰陸根爲旃檀葉爲養香心爲沈  
水益期性剛挺不能曲躬從俗遠播海南兩書  
皆自喻也檳榔辟邪雞舌流芳君子之德如之  
此與范滂事叙香方意同其文亦陸離可玩  
文士傳曰顧彥先朗俊機警風韻標徹歷廷尉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正在省與同僚飲見行炙者有異常僕割炙噉  
之趙王倫既篡逼榮為長史倫誅榮被執有救  
榮者問其故曰某省中受炙臣也榮嘆曰一餐  
之報如是哉世說載榮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欲  
炙之色困輟已施焉同坐啜之榮曰豈有終日  
饒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後遭亂渡江每經危困  
常有一人左右已問所以乃受炙人也二說小  
異一稱救於被執一稱左右渡江未知孰是當  
語兒童凡事須體恤為念顧彥先祭人有欲炙

之色卽割炙以施推此一念博施濟衆不外是  
也近見豪者食前方丈圍爐自煖而置僕戶外  
鴈饑足冷不施一茗卽此便是桀紂

庾公乘馬有的盧或語令賣去庾云賣之必有  
買者卽復害其生寧可不安已而移於他人哉  
元規此語委命為智體物為仁具見之矣嘗謂  
晉祚蒙力於清言抑豈眇小世謂清言致亂豈  
綜其實五胡之患肇於漢末匈奴種類滋繁至  
數十萬而天生劉石英雄雄力非前世所有兼



以諸王握兵互相魚肉譬之主人自屠其族而沿寇于堂乃責門客名禍不亦寃哉夫以拂塵罪王之流當鳴金縱鎬之饒是驅虎驅鷹敵梟寧得勝數故謂清言不能禦亂則可而謂清言致亂可乎哉或曰散之盜構就淫縱慾皆出名流寧得無罪曰此特清言者也非清言致也猶今之講學童趨于邪僻而邊圉有釁軍國多隙亦謂講學致哉故潘沖夷甫輩不能以清言止晉之東而安石元規輩猶能以清言雜晉之存則孔子而作猶以如其仁許之寧以戎首加也

相馬經曰馬白額入口者名曰榆雁一名的盧如乘容苑至乘粟市凶馬也榆雁名亦奇

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窓作琉璃屏實密似踈奮有難色帝笑之奮答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言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熱是月疑是日所以喘按滿奮畏風如此尚戀戀一官吳牛自比鄙瑣不足道矣王百谷評汪伯玉文如吳牛喘月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畧無神氣衆頗以爲善譽

陸機請王武子武子置數斛羊酪指示陸曰卿江東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蓴菜最佳機荅謂未下酪耳按千里湖名其地蓴菜最佳機荅謂未下酪豈尚能敵酪若下酪酪不能敵矣劉云此陸古語之妙愚謂武子以豪舉自誇而機以清味自遣有浮雲當貴意其肯妙在言外

肇景游作酉陽太守見王敦年始二十九敦曰卿年未三十已爲二千石亦太蚤瞻曰方於將軍少爲太蚤比之甘羅已爲太老敦以故壞矣賜老病外部都督瞻諫止之敦曰何爲不可瞻時因醉荅曰然則貂蟬亦可賜耶是無貴賤也敦怒曰如此率致豈堪二千石瞻曰我視去酉陽如脫屣耳敦反乃左遷隨郡內史按瞻高亮有氣節其荅王敦語實以逆折其異志此時寧有禍福在念然敦卒不能害而晉室反以是取重故知順理之爲居易也

許玄度將弟出都婚諸人無不欽遲既至見其



弟甚癡都欲嘲謔之玄度爲作賓主相對劉真  
長笑曰玄度爲弟婚施十重鐵步障大抵晉時  
以不能談爲癡賓主相對務聘詞說此正風俗  
之敝彼坦腹是取寧不度越流輩

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時有入心處  
便覺咫尺玄門劉曰未關至極自是金華殿之  
語金華殿漢講殿也臺閣文詞不必精詣從古  
然矣

謝胡兒語庾道季諸人暮當就卿談可堅城壘  
庾曰若文度來我以偏師待之康伯來濟河焚  
舟按庾蘇風情率悟以談致稱於時故謝胡爲  
語如此然坦之標的當時豈在康伯下時皆競  
吻務趨勝場故以勁敵待韓以瑕壁待王定雄  
雌於口角也嗟乎詩曰辭之輯矣民之莫矣古  
人貴相輯爾豈貴相競哉

桓征西治江陵城甚麗會賓僚出江津望之云  
若能目此城者有賞顧長康時爲客在坐目曰  
遙望層城丹樓如霞桓卽賞以二婢嘗與廷壁



語此廷壁嘆曰士惟遇耳遇則八字可博二婢  
不遇則萬言不當一杯長康亦可謂遭矣細思  
如霞二字令人果莫能易愚謂長康老癡自比  
侏儒滑稽博乳臭子一歡僅得二殘婢以歸亦  
可鄙也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並加霜接惟有臨  
海一客姓任及數胡人爲未洽公因便還過任  
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役人任大悅因過胡人前  
彈指云蘭闌蘭閣群胡同笑四坐並歡晉陽秋

曰導接誘應會少有特者雖疎交常賓一見多  
輸寫欵誠遂同舊暱嘗謂士君子不可以言狗  
物亦不可以言忤物狗物爲喪已忤物爲縱已  
惟處以無心持以有禮春溫秋肅相須並濟可  
爾若王丞相當偏安之際招懷延攬不得不然  
治世不以小惠之說又非所律也

抱朴子內篇言服食金丹之事甚備其曰三皇  
以往道治也帝王以來儒教也談者咸知高上  
世之敦行而薄季俗之澆散何獨重仲尼而輕



老氏乎是猶玩華藻於木末而不識所生之有本也何異乎貴明珠而賤淵潭愛和璧而忽荆山不知淵潭者明珠之所自出荆山者和璧之所由生也又言養生大要在乎胎息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嘘吸如在胞胎之中則道成矣初學行炁鼻中引炁閉之陰以心數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吐之及引之皆不欲令自耳聞其炁出入之聲常令入多出少以鴻毛著鼻口之上吐炁而鴻毛不動為候漸習轉增其數久可至千

至千則老者更少日還一日矣夫行炁當以生炁之時勿以死炁之時也故曰仙人服六炁此之謂也從半夜至日中六時為生氣從日中至夜半六時為死氣死氣之時行炁無益也嘗與陸宗伯論此言最為抱朴子要語人能嚙津以養陰氣閉息以固陽氣一意為善百想盡除是所謂小金方也

抱朴子又言胎精固神與守元氣同但莫止出入之息可也有常以生氣時以鼻引入口吐吐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二分餘一分鼓口咽此氣令喉中郁然有聲此  
非胎元氣是服其靈氣也入氣處則傷肺肺五  
臟之華蓋氣下先至肺也且呼吸尚不欲有聞  
况咽有聲乎又曰導引不在於立名象物或伸  
屈或俯仰或行臥或倚立或躑躅或徐步或吟  
或息皆導引也不必每晨為之但覺身有不理  
則行之夫導引療寒熱之患通不和之氣動之  
則百關氣暢閉之則三宮血凝祛疾之玄術也  
葛洪書多誕而是語獨平易故取以為衛生之

經

人能知一萬事畢知一者無一之不知也不知  
一者無二之能知也道起於一其貴無偶各居  
一處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一有姓字服色  
男長九分女長六分或在臍下二寸四分下冊  
田或在心下絳宮金闕中冊田或在兩眉間却  
入三寸為上冊田三田共一神非有三神也此  
與黃庭大同小異

逸民篇云官高責重功大衆忌儉則獲逼下邀



偽之譏奢則有借上滄濁之累未若遊神典文  
吐故納新求飽乎耒耜之端索溫於杆袖之間  
仰一河而腹滿集一枝而身安萬物芸芸化爲  
埃塵矣此數語實得我心故特錄之

稚川著書六百餘卷兩京以後撰述莫盛於茲  
雖詞勝於意不無麗雜然紆徐有致亦一家言  
也金丹之說亦太著相多岐亡羊恐於仙源尚  
猶河漢

西京雜記本出葛稚川世或以爲吳均或以爲  
劉子駿據酉陽雜俎稱六朝人欲用西京雜記  
事旣而中止曰此吳均語不足用蓋吳均專用  
西京雜記故因以爲吳均語非謂吳均作西京  
雜記猶今二王專用世說後學或採及世說中  
語者傍人便以爲此二王口角非二王撰世說  
也黃勳之曰班固漢書全取劉子駿書特小有  
異同耳洪又抄集固所不錄者二萬許言命曰  
西京雜記迴憶其不錄之故大約有四則猥瑣  
可略閑漫無歸與夫杳昧難憑忌須諱者猥



瑣者霍妻遺珩之類是也閑漫者上林異植之類是也杳昧者宣王佩鏡秦庫玉燈之類是也觸忌者慶郎無方之類是也凡若此者披金置沙法所刪棄至於東輿大駕儀文典章鮑董問對言關理與亦皆擯落無採宜書而不書者猶幸存於雜記耳陳氏樂書言秦咸陽宮有銅人十二列在一道琴筑等笙各有所執組綬華彩儼若生人下有銅管俾童工吹而紐繩則諸樂並作節調和羨與人奏無辨亦云西京雜記者

之今考無焉乃知所傳者缺已大半又非洪故簡矣要之是書本子駿之書洪特因而刪述耳其陳氏樂書必子駿舊本有此而為洪所刪者也

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盱未食有相識小人貽養至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真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王修齡嘗在東山甚貧乏陶胡奴為烏程令送一船米遣之却不肯取直荅語王修齡若饑自當就謝仁祖



索食不須陶胡奴米嘗謂士君子立身莫重於  
嚴取與欲嚴取與必慎交接交賤則辱身交豪  
則遭累一與之交寧可拒乎嘗見徐文貞言欲  
觀士大夫名節但不聽烟富室不接衽山人便  
是端莊之士余讀此輒有感於徐先生言也  
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荅曰吳府君聖王之老  
成明時之儒又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  
望嚴仲弼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  
音之琴瑟五色之龍重張伯威歲寒之茂松幽

夜之逸光陸士衡士龍鴻鶴之裝徊懸鼓之待  
槌凡此諸君以洪筆為粗末以紙札為良田以  
玄默為稼穡以義理為豐年以談論為英華以  
忠恕為珍寶者文章為錦繡蘊五經為繒帛坐  
謙虛為席薦張義讓為帷幙行仁義為室宇修  
道德為廣宅按晉氏遭五胡之亂中原鼎沸雲  
擾而江左獨罕被兵南金東箭人才藹然不盡  
淮豫以北惟有長鎗大劍曳組垂紳之流一迎  
吳士結舌束手信乎天地氣運山川靈秀相為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醞釀自北而南至于今不衰替則晉實開其先  
猶幽肇於稷洛創於成也

世稱庾文康為豐年玉輝恭為荒年菽蓋謂亮  
有廊廟之器翼有匡世之才也

王仲祖劉真長造飯中軍談談竟俱載劉謂王  
曰淵源真可王曰卿故墮其雲霧中王謂州與  
殷語嘆云已之府與蚤已傾寫而殷帳勞汗  
衆源未可得測按淵源談論天生一旦石物雲  
霧易墮金湯難攻故一時推服若此

盈亦易敗當咄咄書空時雲霧金湯安在哉古  
大臣陶鑄天下津梁萬物者豈必有口

謝公稱藍田投皮皆真簡文道王懷祖才既不  
長於榮利又不淡直以真率少許便足對人多  
多許蓋真與率本相因凡多禮多言皆真有不  
足懷祖簡貴皆真性所發然非遇深知則藍田  
一癡物耳

謝公道豫章若遇七賢必自把臂入林江左名  
士傳云鯤遠逸而心整形濁而言清居身若穢



動不累高嗟乎神靈之與形骸豈得相乖未有  
逐臭之夫而稱好潔者投梭折齒寧不累高  
謝太傅道安北見之乃不使人厭然出戶去不  
復使人思或謂坦之好直言太傅不能堪故云  
然非也坦之吐納有致自足動人然無真情遠  
味其諫太傅直是取名故不免為窺破  
簡文云劉尹茗柯有實理按茗樹高不能尋其  
柯修不踰臂然米之為茶甚足濟人劉尹實足  
致用非外倚而中虛者也

王恭始與王建武甚有情後遇袁悅之間遂致  
疑隙然每至輿會故有相思時恭嘗行散至京  
口射堂于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  
大故是濯濯按建武裸體被髮誕節自放何濯  
濯之有王恭故多勝情然才過於識晚節致敗  
豈為不幸哉

較仲堪喪後桓玄問仲文卿家仲堪定是何等  
人仲文曰雖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徹九泉嗟  
乎仲堪兩與晉陽之甲生平名行一旦掃地九



世論溫太真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  
說人物第一將盡之間溫常失色按聖門差人  
也

有科無流日月消長時雨變化惡可以甲乙第  
也晉時月且以意軒輊大排以機悟簡曠為尚  
未必程實夫才不足濟天下行不足軌天下便  
虛名相矜其何取焉太真失色於茲便是欲  
長人間無有仔宇宙之氣肩仔宇宙者不顧夕

者也

簡文云何平叔巧累於理稽叔夜偽傷其道理  
本真率巧則乖其致道惟虛淡偽則違其宗所  
以二子不免夫談學而務新異巧也行道而尚  
標目偽也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  
我殷云我與我周旋又寧作我夫文章得失寸  
心自知品目高卑寸心亦自知我之責我殷所  
以能馮桓也他人那得知



殷侯既廢桓公語諸人曰少時與淵源共騎竹馬我棄去已輒取之故當出我下按殷侯仰鼻息於人而食其殘宜為桓所易然王敦可兒事藉令殷得志必不為如由求事季氏不從其逆此所謂我與我周旋寧作我也

有人問袁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荅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故殷作詠云荆門晝掩閑庭晏然嘗謂人有不為不欲方能運量天下若門庭喧嘩必非佳士故入我室者惟有清風明月士大夫不可無此志趣

桓宣武與殷劉談不如甚喚左右取黃皮袴褶上馬舞稍數迴或向殷或擬劉意氣始得雄按宣武談理不如故作無賴石家婢所言此客必能作賊其類也

真誥載王觀香字衆愛周靈王弟三女與子喬兄妹同入陸渾山得道受署為紫清宮內傳妃領東宮中候真夫人顯於晉世簡文以無子祈





禧夫人與簡文書云案九合內志文曰竹者爲  
此機上精受氣玄軒之宿圖虛內鮮重陰含素  
植根敷實變延衆多公試種竹內齋北宇外使  
美人遊其下當天感機神大致繼嗣孕旣保全  
誕亦壽考簡文如其言果生二子卽孝武帝會  
稽王道子也自後人家無不種竹故曰庭有美  
竹主利似續又種植書云人家庭內有樹爲淮  
氣惟竹苞茂聯絡獨爲聚氣

孟萬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陽新縣萬年遊宦有

盛名當世少孤布衣蔬食棲遲蓬車之下未嘗  
出人間京師士人思欲見之乃遣信懇少孤云  
汝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見之莫不嗟重因相  
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先少孤名陋與字俱怪  
士人慕德自當造見何至誣其兄以病又祝之  
死不情哉此是晉人浮薄處兩漢當無此風

謝敷崇信釋氏初入太平山中十餘年以長齋  
供養爲業後以母老還南山若耶中徵博士不  
就都尚書嘗稱謝慶儲識見雖不絕人可以累



心處都盡初月犯少微星一名處士星古云有處士當之時戴逵居剡美才藝交遊貴盛聲名遠過於數時人愛之俄而數死會稽諸公嘲曰吳中高士求死不得夫名高士必是出塵入雲一無所累若躡足資盛卑卑拾殘丐汁豈得冒姑其名是故抱道以處謂之處士挾藝以遊謂之遊民如庾中王興囊上英也區區懷刺之徒而欲應天文寧不上辱少微

王右軍郝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王家見二

謝傾筐倒屣見汝輩來平平耳汝可無煩復往二謝安萬也世情如此爲女子所窺右軍輩那得不媿近有客欲謁守守鈴下曰無煩往我見守緩步以迎在林者而急步以迎出山者客曰命之矣此王右軍夫人所謂平平者必我也當其冷面故知居鄉者柱門爲上策

羊敬元美言笑善容止父不疑爲烏程令王獻之爲吳興太守羊時年十二王甚知愛之嘗夏月入縣羊著新絹裙畫竊獻之書裙數幅而去



羊本工書因此彌善張懷瓘曰羊欣師資大令時多衆賢非無雲塵之遠若親承妙旨入於室者惟獨此公亦猶煩回與夫子有步驟之近楫若嚴霜之材竦如流風之雪鶯禽走獸絡繹飛馳可謂王之蓋臣謂之元老時人云賈玉得羊不失所望按獻之不肯書殿榜而顧書人裾佻脫自恣晉風固然也世重獻之書然後世不免有餓隸之謂羊欣步驟子敬稱爲蓋臣元老乃又有評其婢作夫人不堪位置者世俗之賞好不同如此哉

王仲祖病劉真長爲稱藥荀令則爲最求稱藥量水細事也以皆名賢故爲世貴然使仲祖握權而二子如此則佞人之譏豈免於世王孝孫早歲喪妻有一子貧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嘗嘆曰滄海橫流處不安也按王尼之宿車張融之住舟浮家沉宅自是天地畸人然使處成周比閭族黨間將何所置雖奇邁非經德也



司馬懿內忌而外寬多權變魏武聞其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之因謂太子丕曰懿非人臣也必傾汝家事太子每相全祐故免知運數有歸也盱江公曰至哉命乎無洪纖曲直高下如表影無不應也司馬宣王殫心力於併取竊神秘矣迺後多陰禍子孫卽哲慧不終賈克於佐命最力南陽之戰爲逆首發難而賈女以淫雪殄世晉亡而賈亦種誅嗚呼豈可謂無天道哉

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請尚書紀瞻觀伎當瞻愛妾露其穢人或譏之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吁周放矣夫達者出物外超欲表以色爲空而乃以色爲達耶

羅友作荊州從事桓宣武爲車騎集別友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夜爲肉羊肉來耳今已飽不復須駐了無慚色後以家貧乞祿溫謂其誕肆不許偶溫餞同府



人得郡者友至最晚問之答曰某出門於中路  
逢一鬼大見揶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何以  
不見人送汝作郡某始怖終慚不覺延緩溫遂  
以爲襄陽太守賂賓王詩揶揄懸路鬼憔悴泣  
波臣上句引此也

王衛軍言酒正自引人著勝地王佛大言酒能  
使形神親王大言酒能澆胸中壘塊王孝伯言  
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四王論酒如此  
酒誠天地尤物何能少此然以微醺爲妙猶賞  
花不必折負色不必耽也一醉日富便與酒不  
相知

郝隆爲桓公南蠻叅軍三月三日會作詩隆以  
不能受罰既飲搯筆云娥隅躍清池桓問何物  
答曰蠻名魚爲娥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  
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叅軍那得不作蠻語  
隆實不能詩謬爲此語以示儆諷可謂善於護

劉遵祖少爲殷中軍所知稱於庾公庾公便忻



然取以爲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殊不稱庾  
小失望遂名爲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  
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能寵而不肯舞故稱比  
之嗟乎一語不稱遂名羊鶴今天下所稱才望  
恐爲羊公鶴者不少安得庾征西別之

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嘆云君得袁家梨當復  
蒸食否舊語秣陵有袁仲家梨甚美大如升入  
口消釋言愚人不別味得好梨蒸食之也按南  
郡好快遂致作逆彼鈍士豈必無蒸猶蒸梨不

至傷胃王陵周勃豈須快哉

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歎子姪不令云虎狔  
虎犢還其所如虎狔彭之小字虎犢彪之小字  
還其所如言任其真如狔犢也按子姪不令亦  
是人人無福狀善道在我寧可棄而不養詩曰  
教誨爾子式穀似之以穀爲式寧憂其不令  
張敬集有頭責子羽文曰余友有秦生者與諸  
賢好臆身處陋巷屢治而無善價又怪諸賢既  
已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甚違王貢彈冠之



義放因秦生容貌之盛爲頭責文戲之并嘲六子焉其末云子曾不如太原溫顛穎川荀寓范陽張華士卿劉許義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譽或毀無官商或起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譁諱少智識或口如含膠餒或頭如巾鑿杵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夫欲痔得車沈淵得珠雖遭困辱不失良圖豈若夫子徒令唇舌腐爛手足沾濡哉此文雖嘲秦生實以責六子恨其薄也嗟乎古詩有

云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彼乘時得意營營  
鍾釜肥妻飽子爾孰能上而念公下而恤友伐  
木嚶聲響絕久哉

衛江州在潯陽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餉  
玉不啻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李弘範聞之  
曰家窮刻薄乃復驅使草木昔唐有士詣令今  
以千錢并當歸餉此人答以薄苛皆所謂驅使  
草木豈大雅風耶

晉書載記稱李特其先廬君之苗裔也昔武落



鍾離山崩見石穴二所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赤穴名務相姓巴氏出黑穴凡四姓暉樊栢鄭五姓爭神約以劍刺穴屋能着者爲廩君獨務相著焉又以土爲舡置水中浮者爲廩君務相舡又獨浮於是遂稱廩君乘舡將徒卒當夷水而下至於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共處廩君曰我當爲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旦輒去爲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晝昏廩君欲殺之不可別乃以青縷遺鹽神曰

嬰此卽與汝俱止弗嬰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立礪石之上望廩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孽神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朗廩君下及夷城望如穴狀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卽爲崩廣三丈餘階陞相乘廩君登之岬上有平石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筭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秦并天下以爲黔中郡口歲出錢四十巴人呼賦爲實因謂之實人焉漢高祖募實人定三秦旣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而求歸鄉里高祖念其功復比豐沛更名巴郡俗性剽勇又善歌舞高祖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按廬君靈神之事怪矣豈夷俗自神其先如山城君稱朱明頽耶天地有正氣有異氣中土偏方區以別矣余遊黔中見其山皆崛起詭容怪狀如龍蛇虎豹實中土所未見又惡能以廬君靈神之事爲虛誕耶

慕容寶在長安與韓黃等因譏拷蒲寶誓之曰世言拷蒲有神豈虛也哉若富貴可期類得三

盧於是三擲盡盧及符擊南賊寶勸其父垂坐歸曰五木之祥其至也垂歸果復國嗟乎秦堅之威旁振無外慕容父子不安臣節而妄意非冀卒以颺去豈非失德之機旣見遂爲豎子所窺舟中敵國豈不明戒哉

符健時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符氏應天受命中外安泰新平令以聞健以爲妖下靖獄會大雨霖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屐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歎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  
赦之嗟乎先秦稱長人見而茲稱長人爲祝矣  
甚矣豈非新平令與蒲津監之詐爲休徵以媚  
健哉或健使爲之未可知也後以讖言三羊五  
眼遂立長生卒至覆滅瑞應何在

許邁字叔玄一名映後改名玄字遠遊世傳其  
羽化與郭璞同時從璞筮得泰上六爻璞勸其  
宜學升選神仙傳稱許邁亦與璞同時乃二傳  
各不相及何也邁從南海太守鮑靚探至道

餘杭懸雷山近延陵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  
嶽於是立精舍於懸雷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  
絕世務期望時節還家自首而已父母既終乃  
遣婦孫氏携其同志徧遊名勝採藥桐廬之桓  
山餌木三年以此山近人不得再一四面藩之  
好道之徒欲相見者登樓與語常服氣一氣十  
餘息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著書十二首論  
神仙事與王右軍爲世外交王造之未嘗不彌  
日忘歸遺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  
在焉叢之爲之傳述邈後於臨海赤山遇王世  
龍得服玉液朝腦精法臨應得道三官都禁左  
郎遣典柄候周魴主非使者嚴白虎諾邁諸愆  
會定錄君遣中候李遠握火鈴而至魴等笑而  
走即得度名東華爲地仙中品復遷蓋竹山中  
愚謂神仙雖天地間異氣實非天地間異事而  
徃性爲拘儒所駭因之泯滅不傳然至人埋名  
誠不願有聞於世彼鞭石驅雲奔走衆庶此何  
以稱焉

張華爲司空于時燕昭王墓前有斑狸化爲書  
生欲詣張公時墓前華表亦神語斑狸曰張公  
難籠絡子非但自悞亦且悞及老表遂見華容  
止風流華雅重之論及文史互有勝負言卒便  
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豐城令雷煥謂華曰  
此千年老精必千年枯木照之則形見遂使人  
伐昭王墓前華表伐者聞華表嘆曰老狸果誤  
我於華表穴中得青衣小兒長二尺餘使還未



至洛陽而變成枯木遂燃以照之書生乃露真  
形談者每謂此語殆子虛也然宇宙間罔非神  
氣周流凡人藏神於目目所注則神隨而注千  
年華表其注目多矣惡得不神曰狸何以爲人  
狸得陰氣之精故能變化與人文感夫雀之爲  
蛤雉之爲蜃皆化也而獨疑狸哉陰鏗詩表柱  
應堪燭碑書欲有金

巴東三峽歌晉時歌也水經注曰三峽謂廣瀼  
峽巫峽西陵峽也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絕

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  
見曦月至於夏水襄陵沿泝阻絕王命急宣有  
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千三百里雖乘奔御風  
不能疾也春冬之時素湍綠潭迴清倒影絕嗽  
多生檉栢懸泉瀑布飛漱其間每至晴初霜旦  
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屢引凄異空谷傳響  
哀轉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  
三聲淚沾裳陳蕭詮詩別有三聲淚沾裳竟不  
窮子美述之爲聽猿實下三聲淚曰巫峽長曰



淚沾裳便有不窮之意至蕭詩沾裳竟不窮已  
自淺薄若杜甫實下三聲則指實境作死語矣  
觀別有二字與實下二字眉目迥別此所謂轉  
禾爲裳也此坤儀語余有取焉

搜神記曰義興人姓周永和出都日暮道邊  
有一新草小屋有一女出門望見周曰日已暮  
周求寄宿向一更聞外有小兒喚阿香官喚汝  
推雷車女子乃辭去明早視宿處乃一新冢傳  
玄詩曰童女掣雷策童男挽雷車

湛方生懷春賦曰夫禁澗之感人猶色象之在  
鏡事隨化以遷迴心無主而虛映謝安石甚賞  
之以爲其語近道也又秋夜賦云凡有生而必  
凋情何感而不傷苟靈符之未虛執茲戀之可  
忘何天懸之難釋思殷暢之冥方拂塵襟於玄  
風散近滯於老莊大抵晉時諸公沐浴老莊高  
者賴以齊物而下者因以恣情賢少愚多故世  
道爲之日敝所以聖賢教人止以中庸防其流  
也



紅藍草名北方人取其花染緋黃按其上英鮮者作煙支習主簿與謝侍中書言匈奴名妻闕氏音煙支言可愛如煙支也古今註云燕支葉似薊花似蒲公

黃暉既淪素靈承祐陸徽玄圃詩也魏爲士德曰黃晉爲金行曰素

陸機詩有協風傍駭喻德也陸雲詩有神風蒼駭喻威也協不當駭神不當蒼

孫楚送征西詩三命皆有極咄嗟安可保註以

三命爲上壽中壽下壽非也言貴膺三命不爲不尊然享受有盡

隆抵水中高地也潘岳金谷詩飲至登華沼環坐登隆抵玄醴樂朱顏但憑杯行遲

益蓋山氣貌濕瀑水沸聲

噉蜺卽山鷄雄色班雌色黑文鳥也蜀都賦噉峽山棲翫鼉水處或以噉蜺爲蛙類

黝窳茂盛貌蜀都賦垌野草昧林麓黝窳讀如幽叔



赤斧巴人也能練丹砂以辟邪故曰赤斧取斬  
斷之意許長史練王亦曰玉斧

隱賑殷實也蜀都賦色居隱賑夾江傍山

貯曰帶販曰嚮蜀都賦賈貿帶嚮舛錯縱橫

裁木爲器曰鈿裂帛爲衣曰規蜀都賦蔽鑑巨

萬鈿規兼呈音覓規

儵神疾也蜀都賦鷹犬儵神罽羅絡幕

五峴山名一山有五重在捷爲南蜀都賦經三

峽之崢嶸躡五峴之蹇澹

黃潤細布名司馬相如凡將篇云黃潤織美宜

制袴楊雄賦云筒中黃潤一端數金左賦所云

黃潤比筒蘧金所過有本也

龜氓卽龜人也蜀都賦拍龜氓於蔓草彈言鳥  
於森木

巖鬼衣排積如山貌善云不平也

比目王餘一類也雙行者爲比目隻行者爲王

餘

所蠻蚊類言大福之興有如此蟲羣飛而多也



蜀都賦天帝運期而會昌景福盼靈而興作又  
芬馥盼靈言香氣聚積如盼靈之群飛也

旁鳧未明也初一為死鳧初二為旁死鳧吳都  
賦旁鳧而論都邑抑非大人之所壯觀也

矜巴漢之阻和蹲鴟之沃蹲鴟大羊也如鴟之  
蹲卓王孫曰吾聞岷山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

饑

噲噲魚出口水上也

魚鳥聳取萬物蠢生聳取混亂視聽也舊註未

明

權劍蟹屬有爪其螯偏大如人大指鋒利如劍

觀纒次序陳說也

块北地勢高下不平貌

妖蔓言草木盛長而蔓延也

平仲之木實白如銀君迂之樹子如瓠形平仲

卽銀杏君遷卽古度樹也不華而實子皆從皮

出大如安石榴正赤初時可煮食

靈靈露重貌曉睜目為樹翳貌





林筭是袁公所與越女試劍竹也

簣管竹名生水邊其竹最長圍一尺五六寸

簣旁有叢簣竹大如戟為矛甚銳利勞竹有毒以刺獸立斃

穉麥名菝草名吳郡賦穉秀菝穗

櫛盤深長也檀櫛櫛婿竹美潤貌

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穀之區交州記曰一歲入蠶繭出日南言蠶一歲八育也

長干延屬飛薨并五江東謂山岡間曰于韓詩

地下而黃曰干

晉太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姓姪伯玉誦

洛神賦謂其妻曰娶婦如此暢哉明光曰子柰

何遠慕神而近忽我其夜沉水死七日後託夢

伯玉曰子慕神吾今神也伯玉終身不復渡水

有婦人渡此津者壞衣毀粧然後敢濟不爾風

波暴發因名為姪婦津又朝野僉載云并州石

艾壽陽二界有姪女泉神廟在焉蠡水懸澈千

丈祭者投物皆見俗傳為介子推妹與介子爭



神錦衣鮮裙裝束甚都有美女過者必雲雨風雷驅之二事如何相類夫婦字本從女從石女如石堅不可解若明光介妹最不賢矣何得神異若此豈鐘二儀之悍氣而然耶嗟嗟世道日波人間宦路處處如女津也其為雲雨風雷也豈出眉睫間明哲之士自宜先幾當遠為鸞鳳勿近為孔雀

蘭綺兵戈架也西京賦武庫禁兵設在蘭綺左思賦蘭綺內設蘭板不祥能碎兵也

鄱陽暴霆中酒而作鄱陽人俗性暴急酒半酣為惡戲何晏云鄱陽惡戲難與曹也

佇眙立視也睽眙疾視也駢坐比肩也吳都賦士女佇眙工賈駢坐

珠琲闌干珠十貫為一琲闌干言多而垂也

珂瑛寶名吳都賦致遠流離與珂瑛流離亦寶名日南郡出珂瑛老鸞化西海為瑛已裁割若馬勒者謂之珂瑛者珂之本瑛也

桃笙象簾輜於筒中桃笙桃枝簾也吳人謂簾



為笙

澀音舉攸交買相競澀音言語不止貌舉攸錯  
亂貌澀音濕音緝

扶榆屬鏤皆劍名吳都賦危帶鉸函扶榆屬鏤  
五臣作板投屬鏤秦零陵令上書曰荆軻挾匕首卒刺陛下陛下以神武扶榆長句以自救

家有鶴膝戶有犀兕鶴膝矛名犀渠楯名矛啟  
如鶴脰者謂之鶴膝

祀姑幡名坐組甲建祀姑

游狼麋夫南西屠皆國名烏游重報仇狼麋  
能夜嗅金知其良否夫南特有才巧西屠以草  
桑齒作黑

被鎗於人去獻自問吳人謂矛為鎗謂楯為獻  
俞騎引路神管子所謂俞兒是也俞騎騁路指  
南司方

莽買野廣大貌啖咽流不通也濊瀟言潰溱也  
狂趙猶孫鷹騰鷄視急走曰趙犬猛曰獾馬汗  
曰發言士勇也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魏都賦稱錦繡異色羅綺朝歌縣縞房子練總  
清河昔人有病其語零碎非賦都體且如裏邑  
錦繡則他邑獨無錦繡耶非所以形容富盛也  
左賦稱張儀曰位加將相室隙之策四海齊鋒  
一口所敵其語亦奇揚子解嘲室隙暗瑕而無  
所屬茲言室隙之策言張儀籌策如以一物塞  
小竅應時而合也

尋靡游於中達造沐猴於棘刺言說之妄而無  
稽也王逸註楚詞曰寧有萍草蔓延九遠之道  
沐猴棘刺見韓子

奸回內曩兵纏紫微曩音備不飲酒而怒曰曩  
詩曰內曩于中國

白藏洛陽庫名秋爲白藏取秋收之義魏都賦  
云白藏之藏富有無隄

實帳夷布名魏都賦實帳積帶

更靡古之善射人虛發而下鴈者魏都賦控弦  
簡發妙擬更靡

兼葭贊蘊蒹葭分列也



疎餒素積也魏都賦與騎朝猥疎餒其中

二贏秦穆公與趙簡子也趙與秦同祖魏都賦  
延廣樂奏九成冠望夏司五莖億若大帝之所  
與作二贏之所曾吟

爲焉交谷虎湖龍山樞鯉之流蓋節之淵淀者  
如淵而淺皆魏地名淀音殿

吞無杆首里罕考蓋杆首長首也貌陋故其首

短縮

走脆急躁輕驟貌廣雅曰遠亦脆也脆少更易

斷也魏都賦宵親蕞陋稟質遠脆

豎慄劣勇也魏都賦風俗以豎慄爲媿人物以  
殘害爲孽蠱靜好也

潘岳藉田賦簞簞普淖普大也淖和也德能上  
和乃有黍稷使簞簞豐溢

神藻形茹弛氣離坐形屈曰藥物自死曰茹字  
書曰藥垂也謂垂下也呂氏春秋曰以茹魚驅  
蠅蠅愈至而不可禁是茹爲吳敗義也

寒谷曲黍黍吹律煖之昏情爽曙感規顯之



總鍾岱之林野慕隴坻之高松上句語蒼鷹下  
句語鸚鵡鐘岱二山名也鷹隴坻出鸚鵡  
士衝曠逃賦懟瓊桑之無徵恨朝霞之難挹瓊  
藥朝霞皆仙所服霞得日氣陰陽相和上藥也  
日及木槿華也士衝賦譬日及之在條恒雖盡  
而不悟

天鼠膏治耳聾有驗見王右軍帖天鼠卽卷耳  
草名

鷓鴣糞白去野野癩癧令人色態此禽不卵生

口吐其雄鷹嘴瓜炙入麝香煎酥酒服之治痔  
瘻有驗俱見右軍帖

大辰匿暉金虎曜質大辰房心王者象也金虎  
太白主兵

銅輦太子車也士衡詩撫劍遵銅輦振纓盡祇  
肅

三荆歡同株四鳥悲異林三荆乃田廣兄弟事  
四鳥卽顏回所謂恒山之鳥生四子將分四海  
其母悲鳴而送之者也



飛穰果名鈕潘母孫瓊與定夫人書此中果有  
胡桃飛穰飛穰出自南州胡桃本生西羌外剛  
樸內柔其質似白貲欲以奉貢飛穰一名佛手  
柑

彤雲晝聚素靈夜哭蓋贊高祖雲氣及斬蛇事  
旋皇與于夷庚反帝坐于紫闥夷庚大道也

桓王作三爵之誓蓋孫權以酒後嬾虞翻不遜  
手劍欲擊劉基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後殺士  
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於是勅左右酒後言殺

皆不得殺所謂三爵之誓也

陵颺之羽不求反風暉夜之珠不思倒日

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陵霄之節厲  
偶影之操言與影爲偶而獨居也

火壯則烟微性充則情約

天地之績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

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

陵兩訊風不謬景禽之察勁陰殺節豈凋寒木  
之心



舉修網之絕紀紐太音之解微

陪鯢雉怒貌雉怒則腮張當從腮

鷓麥也潘岳射雉賦關閭蕪葉慎歷乍見

青鞞莎靡丹臆蘭綵出潘岳射雉賦鞞雉夾尾

間也莎草名言雉尾間青毛如莎草之靡也臆

膺也綵同也宋衡之間罪麗為綵

黃間弩名捧黃間以容彘屬剛挂以潛擬

滄躍不定貌潘安仁射雉賦瞻挺稊之傾掉意

滄躍以振誦言觀草莖傾動知雉將出意不定

而振踊也

危素郊之累鼓甚玄鸞之巢幕

論衡曰高漸離舉筑擊秦王中臆秦王病瘡死

此與史記不同豈秦史諱之耶潘安仁西征賦

筑聲厲而高奮狙潛鈇以脫臆用論衡語也狙

伺也臆臆蓋也言脫去人之臆也

葦芮叢聚貌西征賦管字寺署肆廩管庫葦芮

於城隅者百不處一

谿子巨黍異秦同機礮石雷駁迅矢畜飛谿子





蠻夷拓弩也巨黍古之良弓  
蠻飛箭名東觀漢記  
光武作飛箭以攻赤眉

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柰暹丹白之色  
三桃侯桃櫻桃胡桃也張掖白柰酒泉丹柰爲二柰

衝牙鋒鎗綉紵絳綵佩玉有衝牙居中央以前後觸也絳縹衣蔽

袿襦裝蔽紛華昭耀

爰煉焦之麥柿栢楠之松言圍城時困如此也  
柿削也栢栢也楠樣

張載成都詩芳茶過六清溢味播九區六清茶名

張協七命言冲漠公子所居峰嶸幽藹蕭瑟虛  
玄溟海渾濩涌其後嶰谷岬嘈張其前尋竹踈  
壘蔭其壑百籟羣鳴聒其山渾濩潮勢岬嘈深  
空貌聒字甚奇

促鱗之遊汀渟短羽之棲翳沓汀渟污水也賢  
蒼暗叢也

鑽屈轂之瓌解蹏屬之拘韓子曰齊有居士田



仲者宋人屈轂徃見之謂之曰轂有巨軀堅如石厚而無震願效之先生仲曰此無用之物無以爲也屈曰先生無益於國亦若是矣山海經曰貳負殺後羿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景陽七命引此言公子自昔窮儉之地而大夫以榮貴開之亦猶鐵轂解拘也

瓊巘嶒峻金岬岬岬岬岬險高貌

陰虬負檐陽馬承阿

白商素節月旣授衣天凝地閉風厲霜飛

英耀禿落羽儀摧殘

竇咳唾之音愛錙銖之力

志則乍顯乍昧文則乍幽乍蔚

倚靡容悅出入崎傾運巧點妍嘔唱辯佞

投盈寸之膠欲使巨溟易色燒一羽之毛欲令

大爐增勢

木玄虛海賦天網浮瀆爲凋爲瘵天網言水廣

大爲天網紀浮瀆沸涌貌

海童邀路馬銜當蹊馬銜其狀馬首一角而龍



形皆海中怪神也

江賦介鯨乘濤以出入鰓魼順時而往還鰓卽石首魚也魼刀魚也狹薄而長頭

飛滂相礫激勢相沕大波曰滂礫錯也沕浪相沸也

潛鵠魚牛虎蛟鈎蛇皆水產也魚牛狀如牛蛇尾有翼

崦峴高貌海賦崇島巨鼇崦峴孤亭

瓊蚌晞曜以瑩珠石蛙應節而場葩石蛙俗名

龜脚菜當春生花

頰螿肺躍而吐璣文魼磬鳴以孕瓊赤螿狀如肺六目有足吐珠文魼狀如覆銚魚身鳥首音如磬聲是生珠玉

龍鯉一角奇鷓九頭

天台賦過靈溪而一濯蹏煩想於心胸蕩遺塵於旋流發五蓋之遊蒙五蓋謂貪欲嗔恚睡眠調感疑悔也

謝據虎子好上屋熏鼠男胡兒都不知聞人道



作此者輒戲笑曰此人猶也前後不一謝公因語次謂曰世人以謗中郎言我亦共爲爾胡兒大悔悞熱經月閉齋不出其後遂有指胡兒爲謗父者崑山陸尚寶應潔不受干謁而父好居間陸每見居間者輒曰此市井穢行後有門生語曰公柰何以市井目尊人不猶謝胡兒人猶耶陸遂終身不指斥人此二事相類可以爲好議論人者戒

有人畜銅澡盤晨夕恒鳴如人扣以白張華華曰此盤與洛鐘宮商相諧宮中朝暮撞故聲相應可鑿令輕則韻垂鳴自止也依言卽不復鳴又銅山西崩洛鐘東應亦以爲張華所測二事何相符豈記者附會耶

羊祐葬親遇術者云墓甚吉法當出天子祐曰典午百年應識矣人臣家可妄異耶遂掘損其墓術者再過之云尚當出折臂三公祐後墜馬折臂位果至三公一云羊后父墓術者相以爲當出天子或曰兒上有二潭法當生貴女爲兩



后其後羊氏謂爲劉曜后二事皆晉氏皆出羊必有一訛者

王喬控鶴以中入塵真飛錫以蹠虛應真羅漢也

稽含瓜賦稱三芝其一雲芝則真芝也其二芙蓉則水芝也其三甘瓜則土芝也

張華詩束帶俟將朝廓落晨星稀廓落二字亦罕用

明月不妄映蘭葩豈虛鮮郭璞客傲中語頗似

詩句

響不徹於一臯價不登乎千金傲岸榮悴之際頡頏龍魚之間郭璞自喻也

昆吾挺鋒驪駟軒冕把梓競敷蘭蕙爭翹

不塵不冥不驪不駟支離其神蕭悴其形形廢

則神王跡盛而名生此老莊所以處人間世也不物物我我不是是非非忘意非我意意得非

我懷此是玄學之宗晉時諸賢都沐浴於此

青陽之翠秀龍豹之委頡駉狼之長暉玄陸之



短景故皇壤為悲欣之府蝴蝶為化物之靈道  
書云日冬至出駿狼山又龍豹吐涎於稻芒則  
百草漸落

欣黎黃之音者必聳聽結之吟齋雲臺之觀者  
必悶帶索之歎

支遁還吳隱支山寺謝安為吳興守與書曰思  
君日積計辰傾遲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  
事殆為多盡終日戚戚觸事惆悵惟遲君來以  
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謝重支如此人能獨

有千載方可一日千載道林果若人哉讀是書  
兩人顚致可想見

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河東安邑人汝陰太守李  
矩妻中書郎克母善隸書規摹鍾繇著詩論草  
隸通解夫人見玉右軍年十二時書流涕曰此  
子必蔽我名右軍初學衛書將謂大能及北游  
見李斯曹嘉等書又之許下見鐘繇梁鵠書又  
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三體書又於從兄洽處見  
張昶華岳碑歎曰巫雲洛水外雲水寧足貴哉



自此書法遂遠唐元微之除却巫山不是雲本  
王語也

東莞王暉字玄宗聘楊德慎女茗華未及成禮  
茗華父母薦亡暉母亦卒暉乃改名竺僧度捨  
俗出家茗華與度書謂髮腐不可傷毀宗祀不  
可頓廢令其顧世教改遠志曜翹燦之資於盛  
明之世遠徂祖考之靈運慰夫婦之願并贈詩  
云人生一世間飄若風過牖豈不茂日夕  
就彫朽川上有餘吟日斜思鼓缶度答書云事

君以治一國未若弘道以濟萬邦事親以成一  
家未若弘道以濟三界人心各異有若其面卿  
不樂道我不慕俗長別離矣茗華感悟亦起深  
信度後不知所終或曰度其遁世無悶者哉雖  
然慕東海向西方而遁世猶覺有待彼依乎中  
庸者何所待哉其無悶也寧非至聖

目給子見右軍帖杜恕篤論曰其華與柰相似  
柰結實而此零落不生實一云即日及也

庾亮書云奉告書箱先爲媿子作案江淮之間



謂母曰媿字義是媿安也

劉曜攻洛陽勅檄之羣下咸諫勸乃訪佛圖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劬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

蘇塗者馬韓國立大木懸鈴鼓有似西域浮屠也

維常者肅慎氏楸名中國有聖王立則其木生皮可衣

鮮卑稱被為禿髮壽罔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寢而產於掖中遂以禿髮為姓

卑彌呼倭國女王名也

阿干者鮮卑稱其兄也慕容廆追思吐谷渾作阿干之歌

王敦頻軍姑孰明帝騎巴賓馬齎金鞭私往察軍形勢未至十餘里有姥居店賣食帝以金鞭與之曰有事煩相匿也便行敦管匝而出敦時晝寢夢日壓其營覺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來命





騎追之追士問姥姥曰去久矣騎息意而反帝  
毋荀氏鮮卑人故敦云云建業異錄謂明帝實  
未曾出使類已着往返以安衆志理或然也  
殷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者百尺樓上儻梯  
將去上人指簡文恨其獨登不提孛人也嗟乎  
謝安捉鼻東山其後至於將鬚流涕殷浩夷神  
林下乃咄咄書空去梯寄恨所謂雅量何在士  
詎可以一時慷慨信也

八百里駁王君夫牛名君夫得竄戚相牛經云  
牛陰虹屬頸走千里按經索之以千金得此牛  
爲王武子射賭探牛心來食一嚮便去世謂一  
嚮千金人間快事然不免墮陰中惡道

王司州乘雪往王螭許司州言氣少有忤逆於  
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輿牀就之持其臂曰  
老兄詎足計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強來捉  
人臂余舊與僚談雪云冷益司州手清看梁苑  
才其人曰誰爲鬼乎余曰其則不遠其人不悅  
而去至今尚悔失言也



任瞻少時神明可愛人謂有長影亦好自過江  
便失志王丞相共時賢至石頭迎之猶作嘯日  
相待坐席竟下飲問人云此爲茶爲茗覺有異  
色乃自申明云向問飲爲熱爲冷耳嘗行從墟  
墓流涕悲哀王丞相聞之曰此是有情癡嘗謂  
得志則痴人作黠失志則黠人作痴徃徃然也  
余友太史陳伯求罷官後舉止甚異莫雲卿弄  
之曰綠鬢歸田人生最幸而奈何以夢幻境誑  
寧臺此古人所以致笑於任育長也

東萊劉承胤美姿容善自任遇有淹雅之度王  
敦請爲右司馬以敦懷逆稱疾不視事去爲豫  
章太守後刺江州位任轉高矜豪日甚大殖財  
貨王庾温諸公聞其至共載肴之劉倚被囊了  
不與言神味亦不相酬既退温曰當必有市井  
事令人視之果見向囊皆珍玩正與胡父議賈  
後竟爲郭默所害嗟乎劉江州巖巖氣節能使  
賊臣辟易而卒不免於郭默蓋其小器淺衷位  
高望立任心自恣慢藏多積以處于亂世譬委



肉虎狼之穴寧不遭其噬哉乃知孔明躬耕薄  
田全節全身所以爲大知

朱龍赤馬名冉閔所乘日行千里閔又有馬名  
飛象亦走千里

王彌弓馬迅捷膂力過人青土號爲飛豹

慕容鮮甲人也燕代多冠步擢冠莫護跋見而  
好之乃歛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擢其後音  
訛遂爲慕容

褚白慕容氏馬名三世四十九歲而駿逸不

減慕容僞借位鑄銅圖其像成而馬物故

禮樂彫詭人情馳爽此二語用字極當禮樂彫  
謝則趨於繁淫人情馳動則流於狂僻

帝車兩箱之後用玳瑁爲賜翅加以金銀雕飾  
故世人亦謂之金鴨車以鼈竿尾大如手置左  
駢馬輓上是爲左轟

五牛旗豎旗牛背行則使人輿之五牛青赤在  
左黃在中白黑在右旗常纒不舒所謂德車結  
旌也天子親戎五旗舒纒所謂武車按旌也



金根車駕四馬不建旗幟親耕所乘一名三蓋車

闕戟車一名翬獸車獵車也記云國君不乘奇車卽此

追鋒車取其迅速也去小平蓋加通轆施於戎陣

一馬曰軺車二馬曰軺傳漢世貴輜輶而賤軺車魏晉重輜車而賤輪輶

緇布冠卽委貌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緇布冠始冠之冠也行鄉射禮則公卿委貌冠以卑綃爲之形如覆杯與皮弁同制進賢冠古緇布遺象也文儒之服有五梁三梁二梁一梁天子五梁三公及公侯三梁卿大夫至千石以上二梁郎官以下並冠一梁博士兩梁崇儒也

武冠卽古惠文冠惠者螭也冠文輕細如蟬翼故名惠文或曰齊人見千歲涸澤之神名慶忌其神冠大冠乘小車好疾馳因象其冠而服焉高山冠一名側注高九寸鐵爲卷梁應邵曰今



法冠也秦行人侍官亦服之

竹皮冠一名鵲尾冠卽長冠也後世祭祀用之  
方山冠似進賢以五米穀爲之五行樂人所服  
漢世著鞶囊者側在腰間或謂之綬囊以紫囊  
盛綬也或盛或散各有其時

吳興沈充鑄小錢謂之沈郎錢一名青溪錢  
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伏生華如蓮華五六日而  
萎落此木失其性狂華之發不可久也

惠帝元康三年殿前六鐘皆出涕卽遭賈后之

禍鐘金也晉爲金行故兆如此

懷帝元年項縣賈逵石碑生金可採其年汲冢  
作亂庾氏碑生金亦夷族金殺氣也

石季龍時鄴城門上金鳳凰二頭飛入漳河

秦始之後中國相尚用胡床豹褕及爲羗煮豹  
炙太康中又以氈爲豹頭及絡帶褕口百姓相  
戲曰中國必爲胡所破夫氈毳產於胡而天下  
以爲豹頭帶身褕口胡旣三制之矣能無敗乎  
魏造白帽橫縫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顏帽至末



嘉稍去其疑名無顏恰無顏者媿之言也

舊爲屨者齒晉達倫上名曰露邪太元中忽不  
徹名曰陰邪識者以爲邪謀也必有陰謀

永熙中溫縣有狂人書曰兩火被地哀哉秋蘭  
兩火武帝諱秋蘭楊后字楊后卒幽死

元康中天下高農通著大鄴曰童諶曰屠蘇鄴  
日覆兩耳當見瞎兒作天子果趙王倫以眇目  
篡位鄴曰卽今大帽也一名屠蘇屋頂圓者亦  
名屠蘇

桓石民在荊州鎮百姓忽歌曰黃曇子曲中又  
曰黃曇英楊州大佛來上明有項桓石民死王  
悅爲荊州黃曇子乃是王悅字也悅小字佛大  
又荊州鎮地稱上明

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太名曰  
賈此爲犬禍

東廩王騰遷鎮行次真定時久積雪當門前方  
數犬獨消釋在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口齒缺  
騰以馬者國姓上送之以爲瑞然馬無齒則不



得食此亂徵所謂白祥也

成帝咸和二年有五鷗集殿廷此白祥也

太康中有二鯉見武庫屋上于寶以爲魚有鱗  
甲亦兵類魚既極陰屋上太陽兵革干尊也

晉正旦元會設白虎樽於殿庭樽蓋上施白虎  
若有能直言者則發此樽

兖州以水名兖瑞也信也豫者舒也稟中和之  
氣性理安舒冀者冀也地有險有易亂則冀安  
弱則冀強幽者幽冥也并州者并在兩谷間也  
雍州四山之地故以雍名亦謂西北之位陽所  
不及陰陽氣雍闕也涼州地處西方常寒涼也  
梁者西方金剛其人疆梁也益之爲言阨也險  
阨也青州土居少陽其色爲青也徐州取舒徐  
之義荆強也氣躁強亦曰警也揚州性輕揚亦  
曰水波揚也

流星色青赤小者名曰地鴈墜則兵起青赤長  
二三丈者名曰天鴈

天衝出如人蒼衣赤頭不動見則臣謀主武卒



發

周伯星黃色煌煌所至國大昌

蓬絮星色青而熒熒然所至國風雨不節五穀不登

天裂陽不足地動陰有餘

五虹見東方劉裕代晉月生齒桓玄篡逆

格澤星如炎火下大上銳色黃白起地而上見則不種而獲有土功有大客

李特長子蕩次子雄初特妻羅氏夢雙虹自門

昇天一虹中斷羅曰吾二兒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貴其後蕩亡雄果僭位

李令伯常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爲儔而不懼者心無彼此於人也有六子皆英挺秀逸亦號六龍時成都杜軫二子珪璋玳瑁世號二鳳

蜀江州有清水穴巴人以此水爲粉則膏暉鮮芳貢粉京師因名粉水故世謂江州墜林粉

宕渠志秦始皇時有長人二十五丈見宕渠秦史胡毋敬曰是後五百年外必有異人爲大人





楚州河內子卷一四卷三

及李雄之王祖世出自宕渠又晉志秦始皇時  
長人見臨洮因飲天下金鑄金人其後董卓毀  
銅人為錢人以為卓生臨洮應長人也

漢中志漢之宰相當出坤鄉正蜀地也

沔陽水有二源一曰清檢二曰濁檢有魚穴清  
水出罽濁水出訃以二八月取

梓潼有善板祠一曰惡子民歲上雷杆十枚歲  
蓋不復見云雷公取去

覆盆池者晉元帝頗以酒廢政王導奏諫因覆

杯於池中為戒楊修有詩云金杯覆處鴛池枯  
此後還曾一醉無

樊道縣濱江有李永所燒崖五色赤白映水玄  
黃魚從楚來至此而止畏映水也

南中梧桐木其花柔如絲民績以為布幅廣五  
尺絮白不受汚俗故名曰桐華布以覆亡人然

後服之及市易又有蘭干細布蘭干穰言紵也  
文如綬錦

桃榔木不可以作麪以牛酥酪食之人民資以為



穠欲取其木先當祠祀

于寶撰搜神記時人曰卿可謂鬼之董狐魏使李騫入梁見佛寺傍執筆者謂之尸頭騫曰此僧之董狐也又六朝人撰酒記時謂酒之南董黃長府評書號書之董狐

筌簾船中牀以薦物者也祥柯者紫紅物也郡出此材以得名見常璩志

古樂府有鄭櫻桃篇極言石虎以妓女為后按晉書載記云櫻桃是優童也虎溺嬖之信其謠

至殺妻十六國春秋云櫻桃是冗從僕射鄭世達妓也太妃給虎虎嬖之立為后又二后偽事云虎攻中山得鄭略妹為妾信其讒射殺妻崔氏與歌辭合按櫻桃木女子之名其必非男子無疑而胡奴老革亦安能作斷袖分桃事唐李頎有歌直以為婦人當矣

鼠壽二百歲滿百歲色白善憑人而卜名曰仲能知吉凶及千里外事其白鼠而耳足皆紅則白金精也出葛洪記



黃精一名兔竹一名垂珠服其花勝實服其實  
勝其根有黃精處必有黃雲時起黃精亦有雌  
雄服雄精者勝

茯苓萬歲則其上生小木狀似蓮花名曰威喜  
之夜視有光持之甚滑焚之不燃帶之可辟兵  
千歲枯木其下根如坐人長七寸刻之有血以  
其血塗足可步水不沒塗身則能隱身不見又  
離巨勝爲燭地有藏寶則光變青而下垂

子以新甕合泥封之二十餘日其表皮俱爛

乃洗之如大豆日服之此物主補腦久服令人  
髮不白

嘗以四規鏡置前後左右自照心有思存七日  
七夕則見神仙亦出枹杵子

入山當以寶日及義日專日者大吉若制日伐  
日必凶出靈寶經奇門書云假如甲子日子水  
生甲木下生上也爲義乙丑日乙木克丑土上  
克下也爲制戊辰日上下無犯爲專庚午日午  
火克庚金下克上也爲伐丁丑日丁火生丑土



上生下也為寶晉時拜官封爵用寶日上任用  
義日

六癸為天藏六巳為地戶入名山者以六癸日  
六癸時一名天公日必得度世

六甲為青龍六乙為逢星六丙為明堂六丁為  
陰中

山水間見吏人者名曰四微呼其名即吉  
射工蟲冬蟄山谷間所在雪不積氣起如蒸蠶  
之入地一尺則得矣凡辟蛇蟲須帶麝香

銅有牝牡燒銅令赤使童男女以水灌銅自分  
兩段有凸起者牡銅也有凹陷者牝銅也擣五  
石雜以銅欲入水以雄帶左以雌帶右

王中郎以圍碁是坐隱支公以圍碁為手談  
好酒為青州從事蓋青州有齊郡從事言到齊  
也惡酒為平原督郵平原有鬲縣言在鬲上住  
也桓公主簿善別酒其稱酒如此

陸機謝表身登三閣官成兩宮三閣謂秘書郎  
掌內三閣經書也兩宮東宮及上臺也



迴霜收電使不墮越

塵洗天波謗絕衆口

生繁華於枯萸育豐肌於朽骨

啟晨光於積晦澄百流以一流

載記贊角端掩月步推翹霜角端謂弓也

剝臂持金環捫膺求球玉皇甫謐言厚葬之禍

也

登三緯地乘六御天涼州謝愛獻晉帝表也

慧遠廬山記風雲之所撫江山之所帶高崖及

宇峭壁萬尋幽岫穿崖人獸雨絕其詞亦不減

麗盛

桓玄喜陳書畫客有不濯手而執書軼者偶浣

之後遂不設寒具寒具或云餼子一云煎油餅

也

牢丸今湯餅也見束皙餅賦

潘岳笙賦修椽內辟餘簫外透李善曰修椽長

管也辟開也餘簫衆管也一曰椽大也竹之大

者為椽用修誤以椽為過乃馬箠也



符朗自秦來除吏部郎王忱與兄國寶請之法  
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非一狗面人  
心又一人面狗心者耶忱醒而才國寶美而狠  
故也朗與朝士宴時賢共用唾壺朗獨使小兒  
跪張口含出又善識味會稽王道子設饌訖問  
關中食孰若此朗曰皆好唯鹽味小生問宰夫  
如其言或食之鷄朗曰此鷄樓恒半露又食鷄  
炙知白黑處試之悉驗按朗吐納老莊夙稱韻  
士而以小兒口代唾壺蓋無乃太甚耶此未免

有羯胡氣恨爾時無人搗殺此胡耳唾壺自秦  
漢以來咸用與隱囊同皆以優貴者長者若卑  
且賤則出戶施唾隱囊卽今坐褥而制小異以  
施于胡床自魏晉以還士大夫縱逸成僻故制  
物皆輕便無復古時嚴重表德示法之器是知  
詩都人士致慨於垂鬋卷髮其善觀世哉

隆和中河東裴啟撰漢魏迄晉言語應對可稱  
者謂之語林一時爭好爲之紙貴王司徒詢爲  
之叙其後有人迷於謝太傅太傅素與王不平



厲聲曰君那得作裴郎學變者自是語林遂廢人謂裴郎書不及中宿縣蒲葵扇也嗟乎好生羽毛惡成瘡痍從古然矣當世耳食之徒欲以一人齒頰低昂天下士如觀場侏儒寧足據哉

索統善占候辟郎中知中國將亂棄歸敦煌鄴人毀從統問吉凶統恐以言招害遂詭言謬對欲令其無驗惟以占夢為事孝廉令狄策夢立水上與水下人語統曰水上陽水下陰陰陽事

也士如歸事迫水未泮婚姻事也在水上與水下人語為陽語陰謀僉事也君當為人作媒果如其言今稱媒曰水人始此索克夢見一虜脫上衣統曰虜去上留下半男字夷狄陰類君婦且生男宋得子夫統善陰陽必有織緯奇書乃秘不泄而托之占夢猶嚴君平懷道術托之卜筮也嚴雖以卜卦為事知有先於卜者索雖以占夢為事知有廣於占者惟依夢依卜可以杜妄問而止肆言此全身固直之道也豈惟卜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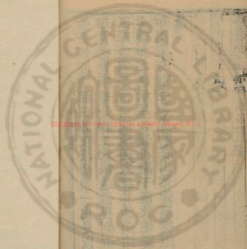


孔子春秋亦因魯史未嘗創書博志如獵不出  
園如農不出畔蓋惟欲示戒而明法豈務窮情  
而盡狀異夫漫衍滑稽侈言恣論以妄世駭時  
者矣

晉書載祖士雅居京口賓客義從皆桀勇士值  
大饑此輩多攻剽富室遷撫慰問之曰比復南  
塘一出否祖此言蓋窺破其隱以示察且以杜  
其後也世說乃曰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  
所服玩王庾諸公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  
盈列怪問之祖曰昨夜復南塘一出是以祖爲  
劫首也豈惜哉是時王敦懷逆惟畏劉祖旣使  
匹彈賊劉而祖無間隙遂大肆其謗南塘之說  
必敦加之也妖星告彙祖謝于雍敦遂颺起乃  
知國家有重臣如虎豹在山藜藿罷採詎可少  
哉







EX-2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UNIVERSIT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1Color Black



UNIVERSIT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藝海洞酌晉乘卷之四

馮時可元成甫著

董其昌元宰甫校

何準字幼道雅好高尚散帶衡門徵聘一無所就兄充居宰相加驛騎將軍權傾人主準落落自遠驛騎勸之令仕荅曰子第五之名何必減驛騎嗟乎幼道能自貴哉官爵不過名稱耳譬如廷花盆卉奇號惟目品于豪右非不楚楚自珍乃空谷之蘭何名哉誰能以此別貴賤人生



用舍猶是也

南陽劉驥之字子驥虛退少欲遁逸山澤荆州刺史桓冲至其家子驥方條桑謂冲使君既枉駕宜先請家君冲遂請其父父命子驥然後還拂短褐與冲言父使子驥自持濁酒菹菜供賓冲勅人代之父辭曰若使官人則非野人意也冲為慨然至昏乃退表請為長史遣人船往迎贈貲甚厚子驥聞命便升舟悉以所餉與窮乏比至上明悉盡一見冲固陳無用脩然而退居

陽岐積年衣食有無常與村人共陽岐當孔道人士往來必投其家子驥身自供給贈致無所受去家百里有孤嫗疾將殆謂人曰唯有劉長史當埋我耳子驥身往候之值終為治窆窆子驥竟以壽考終于陽岐按子驥條桑謝客不為傲自持供饋不為卑升舟應命不為躁贈貲不為却不為貪古風厚德高懷雅趣寧與夫借隱以為釣居名以自崇者方也

程湯字道淵篤行任素饋贈一無所受賊寇過



南陽聞湯名德皆不敢犯庾亮臨江州東帶縣  
屐詣焉亮禮甚恭湯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  
耳亮以爲能言表薦之徵博士不赴主簿張玄  
曰此君卧龍不可動也湯與汝南周子南友善  
共隱尋陽周後應聘出仕諸翟翟不與語曰無  
今塵言污耳也按翟道淵枯木朽株自謙無用  
未必用鄒陽書中語以爲先容誤知而刺庾公  
不能別夜光也士君子如龍潛豈爲高騰豈爲  
濁人自出仕與已何與而喋口不語此真枯木

朽株哉

王仲祖稱殷淵源非獨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  
此語最知殷者殷負重望出膺時命自當仰參  
高妙坐籌廟堂乃不辭積草露露其處前茅可  
謂善處長矣師徒稅欺豈必其罪時承温旨故  
咎有所歸耳旣已廢居咄咄書空以杜牽引以  
至空函達温其絕權遠佞不惡而嚴乃其用知  
之妙奈何淺識者以爲周筆哉名之所歸謗之  
所集信然也

蔡克字子尼蔡邕五世孫也有雅尚體貌尊嚴  
莫有嫌慢於其前者高平劉整車服奢麗謂人  
曰紗縠人常服耳遇蔡東曹令人不自安若衣  
褚衣也蔡歷成都王東曹掾故克云云嘗見先  
廷尉云弘正間諸文學皆衣青布衣無服紵者  
余爲婚制一藍紵衣出至庠遇先輩語曰子奈  
何楚楚華服將誰衺耶余面洞赤避小舍內至  
暮方歸以後遂不敢服是時尚有古風在今日  
輿臺且無忌矣

周總爲謝安主簿崇尚老莊居喪簡禮時韓康  
伯領中正直下周品爲之議曰拜下之敬猶遠  
衆從禮情理之極不宜以名比爲通時人以康  
伯爲澄世所不能澄裁世所不能裁大抵晉時  
借老莊之學以自嗜檢則當君親之際猶漫曰  
吾適吾真不事外飾也是故生孝死孝之論出  
而古先王禮制以爲芻狗糟粕矣世教何得不  
下韓其砥柱哉

王恭於黃鶴山創西南樓名萬歲樓西北名芙



容樓俗傳此樓飛向江外以鐵鎖廢之方已樓  
上時見一道白氣如煙刺史必喪輕者貶若見  
紫氣則進爵唐詩芙蓉紫氣滿西樓又江上巍  
巍萬歲樓卽此也

舟陽記言孫氏都江東未建關晉南渡亦不暇  
立大興中議者皆言漢司徒義興許或墓二關  
高壯可徙施之王茂私曰以人臣之關而用於  
人君非禮敗古人之墓不義乃止後陪乘出宣  
陽門南望牛頭山兩峯曰卽此天關也豈煩改

作帝從之王司徒所爲大都因時乘便不務更  
張處艱屯之道宜然也人言憤憤不知其維晉  
祚正在憤憤

晉人以子賢於父爲跨竈謂竈上有釜也吳崇  
賀人生子云寄語王渾防跨竈阿戎清賞祇須  
吏

梁山伯祝英臺皆東晉人梁家會稽祝家上虞  
同學於杭者三年情好甚密祝先歸梁後過上  
虞尋訪之始知爲女歸告父母欲娶之而祝已





許馬氏子矣梁悵然不樂誓不復娶後三年梁  
爲鄆令病死遺言墓清道山下又明年祝爲父  
母所逼適馬氏累欲求死會過梁墓處風濤大  
作舟不能進祝乃造梁塚失聲哀慟塚忽裂祝  
投而死馬塚復自合馬氏聞其事於朝太傅謝  
安請贈爲義婦和帝時梁後顯靈異助戰伐有  
司立廟於鄆縣前橋二株相抱有花蝴蝶橋靈  
所化也婦孺以梁祝稱之按梁祝事異矣金樓  
子及會稽異聞皆載之夫女爲男飾垂美然始

能不亂終能不變精誠之極至於神異宇宙間  
何所不有未可以爲誕

綠珠弟子宋禕有國色善吹笛晉明帝得之寵  
眷特甚帝疾患危篤群臣請出宋禕帝曰卿諸  
人誰欲得之衆默然阮遙集時爲吏部尚書曰  
願以賜臣帝卽與之禕死葬金城南山對琅邪  
郡門袁山松爲瑯琊太守每醉輒乘輿上禕冢  
作行路難歌畢呼曰我與不減阮遙集宋卿能  
再起耶世說又稱宋禕曾爲王大將軍妾后屬



謝鎮西謝問禕我何如王荅云王比使君田舍  
貴人耳誠然豈晉有两宋禕耶王隱書云王敦  
敗其婦女悉没入有宋禕稱國絕則明帝實得  
之王也歸阮婦謝俱未可决田舍貴人語甚似  
羊后亡國聞夫數言何晉紀之多載失行婦人  
人也

符堅幸太學問博士經義博士盧壹對曰周官  
尚未有師有韋逞毋宋氏傳父業得周官音義  
自非此毋無可授諸生者堅於是就宋氏家立  
講室書堂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受焉拜宋  
爵號宣文君賜侍婢十人時曰中國失禮求之  
夷狄男子失學求之婦女女子稱宣文君亦異  
事也

崔鴻前秦錄符堅以乞活夏默為左鎮郎胡人  
護磨那為右鎮郎奄人申香為拂蓋郎威身長  
一丈八尺多力善射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按  
堅皇始年有長人見而所用默等幾至二丈豈  
其兆與抑詐為是語以欺列國也泚水之陣何



不令默等退晉師而徒令啗肉噉飯也

趙孟字長舒入補尚書都令史善清談有國士風面有疵黥曹事不決孟一言乃定時人語曰事有變問疵面唐文人驚疵面士服繡帽本此屠蘇酒起於晉昔有人居草庵中每歲除夕遺閭里藥一帖令囊浸井中至元日取水置酒尊召合家飲之不病瘟疫謂曰屠蘇酒屠割也蘇腐也言割腐草爲藥也晉海西令問議郎董勛曰正日飲酒先小者何也勛曰小者得感故先賀之老者失歲故後也

正月一日爲鷄二猪三羊四狗五牛六馬七人入穀其說亦始於晉重勛七日爲人日晉時甚重此日以七種菜爲羹剪綵爲人縷金箔屏風上亦戴之頭上晉文李夫人典戒曰人口造華勝相遺像瑞圖全勝之形又像西王母戴勝也李商隱詩縷金作勝傳荆俗剪綵爲人起晉風廣州石門有水名曰倉泉晉云經大庾則清穢之氣分飲石門則縹素之質變吳隱之爲刺史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至泉所酌飲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  
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愈厲  
罷郡還見妻篋中有沉香一斤取投石門水中  
後人謂之沉香浦亦曰投香浦按嶺南饒富仕  
者多樂指時人無所歸咎故謬以爲飲泉所致  
不知貪廉出自天性豈能易哉中冷虎阜之  
水非不澄然飲者何以不夷齊也

元帝渡江洛陽人王離妻李氏將洛陽舊火南  
渡自言受道祖母王氏傳此火并有遺書二十

七卷臨終使行此火勿令斷絕火色甚赤異於  
常火四方病者將此火煮藥及炙諸病皆愈轉  
相妖惑官司禁不能止及季氏卒火亦滅人號  
其居爲聖火巷按古者五時取五木以改火使  
民不疾洛陽之火必出于異木自能蠲病非必  
妖惑也

去真在豫州遣女伎紀陵阿薛阿郭阿馬三奴  
與桓宣武既至經時三人夏夜同出月下有銅  
盆水在其側見一流星墮盆中驚喜共視星如



二寸火珠於水底罔然明淨乃相謂曰此吉祥也當誰應之於是薛郭更以醵杓接取並不得馬最後取星正入醵中便飲之若有感焉俄懷桓玄玄雖篡位不終數年之中榮貴極矣事出晉陽秋或曰玄偽爲是兆以誣人爲禪代計也果爾則星果可吞哉寧有是理此蓋山川之精光實妖氣也光僅踰寸距久遠微哉

杜預醉卧嘔吐人竊窺之見一大蛇垂頭而吐以爲蛇精郭璞睡時有人見形變龜云是龜精何二聖人特不顯言之耳

王珉風采殊異有胡沙門甚敬悅之語同學云若我後生得爲此人作子願足矣沙門沒後歲餘而珉生男始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絕國奇珍生所不見卽能識其產又親愛諸胡過於漢人及長其貌醜類胡沙門珉字之曰阿練凡僧再來者無不聰悟又多富貴蓋其妙明不失又苦



樂相因造化乘除理當如是也  
驚眉騮姚襄馬名黑口騮赫連馬名皆千里馬也

大興二年吳人華隆養一犬號曰的尾常時自  
隨隆至江邊伐荻犬暫出渚次隆爲大蛇繞身  
犬還便咋蛇蛇斃隆僵無所知犬彷徨走舍號  
且泣復反草中同伴怪所以隨往見隆悶絕將  
歸家二日犬爲不食隆復蘇乃始進飯隆愈愛  
惜改稱曰義豹又會稽張然出行役有少婦與

一奴守舍奴與婦通張養一狗名烏龍常自隨  
婦奴謀殺然作飯與然食曰與君大別離君可  
強噉奴已拔刀須然食畢然涕泣不能食以肉  
及飯擲狗祝曰食汝經年豈不報我狗得殮不  
噉徑往咋奴頭奴失刀然因取刀斬奴以婦付  
官殺之又常善俊犬亦號烏龍後化龍常乘之  
而昇華亭黃耳寺亦以犬得名相獸經犬白身  
而黃耳者能知人家吉凶事是犬爲陸機傳信  
三千里亦異犬也乃詩話又謂黃耳非犬也乃



童僕名其捷足如犬亦似近理

會稽雷門有鼓白鶴飛入其中於是鼓鳴聞洛陽登恩時所此鼓見鶴飛出遂翔雲表此後伐鼓無遠聲後人呼爲潛鶴鼓唐詩客槌潛鶴鼓僧捧養龍盃

張方將移惠帝於長安入殿奉迎自領五千騎皆捉鉄鈿梨二節髮髯繫纒毳皆用涼州白鶻毛天子見之大怖時人語曰疑青蛙驚白鶻典午家兒爲人抹搬

抱朴良規云渴者恣口於雲白之酒鴝鳥一名雲白說文鴝鳥其雄謂之運日其雌謂之陰諧淮南子暉日知晏陰諧知雨註天晏靜無風則運日先鳴將陰雨陰諧先鳴一名曇鳥一名同力鳥是鳥飲水處百鳥吸之皆死或得犀牛蘸角其中則水無毒晉制鴝鳥不得過江石崇以贈王愷爲傳祗所糾伏飛督王餽上穆帝一雙被詔鞭二百焚于通衢

李嗣真論右軍書格不同樂毅論太史歲皆正



大有忠臣烈士之象告普文曹娥碑其容憔悴  
有孝子嗣孫之象道遠扁孤鴻賦迹遠趣高有  
拔俗抱素之象盡像替洛神賦姿儀雅麗有美  
女花神之象故謂之聖官奴筋骨緊密不減于  
父故謂之小聖官奴子敬小字也一說右軍得  
用筆法于白雲先生先生遺之鼠鬚筆風字硯  
義之蘭亭賦用鼠鬚筆書雪蠶紙  
窰香紙以窰香樹皮葉作之微褐色青文如魚  
子極香而堅韌水漬之不潰爛太康五年大秦

獻之三萬幅帝以萬幅賜杜預令寫所撰左傳  
釋例未至而預卒賜其家令上之張華與雷孔  
璋書乃桑根紙以桑白皮為之范甯所用有藤  
角紙晉書重於天下其紙亦與後代不同

搜神記載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有一軍人於  
武昌市見人賣一白龜子長四五寸潔白可愛  
便買取持歸著瓮中養之漸大至尺許軍人憐  
之持放江中後石季龍攻邾城毛寶棄豫州既  
赴江舟皆沉溺軍人亦墮水奄在一石上水裁





至腰須臾浮出中流視之乃是先所養白龜可  
六七尺送至東岸出頭視此人徐游而去幽冥  
錄載亦同乃白氏六帖引搜神記直以爲竇放  
龜而合璧諸書俱相承爾雅翼復以毛竇過江  
白龜載之而度爲異皆訛也晉書本傳郗城之  
役毛竇溺死庾亮痛哭發疾遂薨王隱晉書曰  
郗城陷竇屍沉江不出戴祥移告河伯諸神使  
出竇屍十餘日乃出則知搜神記所言事係軍  
人爲不爽

符堅時鳳集東閣大赦天下初將爲赦與王猛  
符融議于甘露堂悉屏左右堅自爲文有一大  
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於筆端驅而復至  
俄而街巷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  
融曰禁垣無屬耳事何從泄勅外推之咸言有  
一小人衣青衣大呼於市曰官將赦須臾不見  
堅嘆曰其向蒼蠅乎異苑亦錄此事以爲晉明  
帝也

幽明錄載洛下有洞穴有婦人推夫墜穴中匍



洞行數里穴有微明杳所踐如塵其香若秬米  
啗之芬美卽暴爲糧復遇如泥者味似向塵又  
齋以去所歷甚遠漸查明曠有宮殿長人爲之  
引路凡經九處最後所至苦饑長人指中庭大  
栢樹下有一羊令跪搗羊鬚初得一珠長人取  
之次搗者亦取後將者令啗食卽得療饑此人  
問九處宮殿名荅曰還問張華當悉此人復隨  
穴而行遂得出交郡往還六七年始歸洛以二  
物示華華云如塵者是黃河龍涎泥是崑崙下

泥九處乃地仙九館羊爲癡龍其初一珠食之  
與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後者療饑而已唐詩九  
館癡龍獻食珠卽此也又殷芸小說載嵩高北  
有大穴莫測深淺晉初有人誤墜穴中同輩投  
食下穴中墜者得之爲糧乃緣穴而行可十許  
日忽見明曠有草屋二區二人對奕下有一杯  
飲墜者告以饑渴奕者曰可飲此墜者飲之氣  
力十倍墜者求出奕者曰汝從西行數十步有  
一井中多怪物慎勿畏但投身入當得出若饑



可取井中物食之墜者如其言井多蛟龍見墜者輒避路墜者緣井行有物若青泥食之了不復饑可半年許乃出蜀中因歸洛下問張華華曰此仙館子所飲者玉漿所食者龍髓也二事頗相類何張茂先之能測異如此

平陽府平山麓有池晉末嘉中有韓媪者出野見巨卵持歸育之得一兒名曰櫛兒生四歲長如成人劉淵築城不就募能城者櫛兒應募因變爲金蛇令媪遺灰識其後遂憑灰築城立就

淵怪之蛇遂潛入山穴露尾數寸使者斬之忽湧泉出穴匿爲大池名金龍池城亦名金龍城宋嘉末有大蛇長十餘丈斷道經過者以氣吸取之吞噬已百數行旅相戒不往來吳猛聞之與弟子往蛇藏不肯出猛符南昌杜公蛇乃出穴頭高數丈猛踏蛇尾緣背而上以足按蛇頭著地弟子於後以斧殺之猛曰此蛇是蜀精蛇害除蜀賊當平旣而杜弢果滅出豫章記蜀精之名甚奇今人稱蜀士惡者曰蜀精也



釋道安講僧常數百人習主簿嘗餉十梨值講時安便於座中手自分割自食一片餘與衆僧一堂盡遍畧無多少人以此服安知慧平等也羊角棗石虎園中棗也三子一尺又有西王母棗味絕美四時不凋九月生花十二月乃熟亦三子一尺又有三星棗細腰棗鷄心棗皆奇棗也簡文詩風搖羊角樹日映鷄心枝

南海以蝦頭爲杯鬚長數尺用金銀爲鏤晉康州刺史常以杯獻簡文用盛藥酒未及飲無故酒躍於外時廬江太守曲安遠解術數卽令坐之安遠曰卽三旬後庭將有喜慶者已果得子蓋蝦爲陰中陽酒以米釀成有子之象酒躍陽氣動也

左思議楊子雲賦甘泉不當言玉樹青葱顏師古注甘泉賦玉樹武帝集衆寶爲之碧玉爲葉碧色故云青葱楊非誤也三輔黃圖云甘泉宮槐樹今謂玉樹根幹盤峙二三百年木也野客叢書言漢武前庭種玉樹珊瑚爲枝碧玉爲葉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在神宮中本非甘泉而魏晉六朝諸公皆有槐賦未有以玉樹爲言者何耶然賦家侈述不必盡實武帝能以玉爲樹獨不能以翠爲葉其所謂玉樹者必翠飾玉爲葉也若云槐樹亦常樹耳安所足誇哉

符子曰太公涓釣於隱溪蹠而隱崖不餌而釣仰咏俯吟暮則釋竿其膝所處石皆若白其趾觸崖若路符子卽符朗語多引老莊蓋皆安豐諸公之殘唾也

玄晏春秋稱衛倫過玄晏取糗糧以進玄晏嘗之曰麥也有杏李李味三果之熟也不同子焉得兼之倫笑而不言退告人曰士安之識過劉子陽哉吾家園樹實多杏時發糗以香汁李柰發又糗以李柰汁故兼三味按本傳云士安服寒食散委頓不倫至悲患叩刀欲自殺則藥性尚不能知惡取知麥味哉大抵晉時好爲奇談如荀勗識勞薪而先秦記云師曠識勞薪則其語實附會也簡文詩糧持三味麥衣進八翫繚



語出此

張翰因秋風起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或曰  
菜字當作飯以菰羹魚膾下飯也菰一名蔣歲  
久中心生白臺謂之菰米其臺中有黑者謂之  
芟至後結實乃彫胡黑米也蓴生水中央似鳧  
茨細美肥滑三月至八月爲絲蓴九月至十一  
月爲猪蓴

封悛兄弟奔謁慕容廆廆見之曰此家耘耘千  
斤健也耘音滲說文從高而下也健指牛也言  
千斤之健人間不可多得若從天而下

馴物虞幡魏晉來以爲止兵符也馴虞仁獸故罷  
兵用之若行兵則以白虎幡

槽柏書生刺舉小才馬炭斥汜律語也

黃吻婢兒石虎指石勒子宏也烏雛始出巢者  
口黃未視目曰黃吻

紫綸中石虎女騎所著綸繩也合絲爲綸其狀  
如繩染以紫也

范甯謂王弼何晏蔑棄典文幽沈仁義游辭浮



波蕩後生使縉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其患甚于桀紂論最嚴正夫好為游辭浮說如樹奇花異卉於廷引人逸蕩而

不止則鬼門何遠豈必烏喙射罔毒耶

燕紀王厲兵過代地犯其稼田稼卽黍也黍有二種正黍似粟而大以五月熟此卽稼也又一種尤高大稔如蒼蘆實如薏苡以秋熟荆人謂之秭黍又謂之蘆秭

符堅以晉公柳等懷貳遣使撫慰各留黎爲信

蓋黎肉脆留之易入以喻親戚離叛則國力脆弱爲敵人所乘如是也

燕王公貴戚多占人爲蔭戶蔭戶如今之寄田客也又稱蔭人

簡文帝賸有李陵客者在織坊中黑而長宮人謂之崑崙言其人如崑崙也崑崙國在南海外其人黑唐小說有崑崙奴亦以黑稱

秦行唐公洛能坐制奔牛射洞犁耳犁耳鐵名最厚而堅



晉孝武與王道子所親暱者皆姆姆僧尼姆老  
女也姆女師也尚書令陸納望宮闕嘆曰好家  
居織兒欲撞壞之耶小兒最小者爲織兒指細  
人也

盧循遺劉裕益智粽裕報以續命湯循嘗以益  
智粽遺道安其饋劉侮之也劉報之覺有英雄  
氣益智葉如蕤荷莖如竹箭子從心出一枝有  
十子肉白滑蜜煮爲粽又名十子粽交州甚重  
此物以饋遺人祈人多子也

姚興素聞慕容超瑋瑋召問之超談事多爲謬  
對興曰妍皮不果癡骨人言超佳徒妄語耳時  
語曰孰謂姚興智知皮不知骨

崔浩言屈丐掀豎小人雖能縱暴一時終當爲  
人所吞食掀豎言掀起自樹立猶言暴發也

魏主賜崔浩御縹醪十觚水精鹽一兩曰朕味  
卿言如此鹽酒故欲與卿共饗其美青白色曰  
縹醪酒曰醪鹽透明者曰水精

山洞相通如數間屋謂之罅鄒縣有罅山邑所





依爲名也東西二十里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土壤遭亂人保澤中寇至無所施害永嘉中太尉郗鑒將部曲逃此山人名曰郗公嶧

晉太康記稱臯通神人也變形事交趾安陽王安陽王遇通無道通便去以神弩一張與王曰能持此王天下不能持亡天下通去南越王遣太子始賀於安陽王安陽有女曰眉珠見始媵好與交通始問珠令取弩視之始見弩便以鋸截弩逃歸報越王越進兵攻之安陽王發弩弩折遂敗長公文有保臯通之神弩用雅奴之魚刀引此也

范文曰南西捲縣雅夷奴也文爲奴時牧羊山澗得兩鱣魚化爲兩石石有鐵文入山中就石冶鐵成兩刀斫石郵如切泥由是人情漸附後爲日南王子孫世寶魚刀如斬蛇劍也

始興記林水源裏有室室前盤石上列十瓮中悉是餅銀過者不得取取必迷悶晉太元初民封駟之家僕竊三餅歸有大蛇螫之而死其夜



驅之夢神語曰君奴不謹盜銀三餅卽日顯戮  
水經曰溱水西南連山交枕絕岸踈壁下有神  
廟背阿面流壇宇虛蕭廟渚攢石水怒沸騰流  
水淪沒必無出者世人以爲河伯下林西晉時  
有人使至洛使訖將還忽有寄書者云吾家在  
溱水觀前石間縣藤卽其處也但扣藤自有人  
取之使者如言果有二人出外取書延入水府  
衣不霑濡以上兩事似涉誕妄然造化中何所  
不有穆滿西遊與河宗論寶以此推之亦爲類

矣

建城縣有然石色黃白而理踈以水灌之使熱  
著鼎其上可以造飯置之則冷灌之則熱如此  
無窮元康中雷孔章入洛賫石以示張華張公  
曰此謂然石宋人上書執政謂借光華陰之士  
乞熱建城之石此也

安仁籍田賦封人墻宮掌舍設桓壇封土也桓  
行馬也

頌斌相雜貌潘賦士女頌斌而感矣又云感市



間之敢并敢麻蒸也敢升即涓城賣蒸之市也  
木玄虛海賦大明鑿鑿於金樞之穴翔陽逸駭  
於扶桑之津影沙岩石蕩颺島嶼大明翔陽皆  
指日也言日没日出時其風尤疾岩石相激聲  
也

郭賦筒灑連鋒習雷比綰筒灑皆鉤名習雷皆  
網名

張協七命搖則峻挺若選若蹕搖則危貌若選  
高貌

翦蕤賓之陽柯剖大呂之陰董蕤賓仲夏陽時  
也大呂仲冬陰時也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  
陰木

三翼瓶也大翼十丈中翼九丈六尺下翼九丈  
水戰所用

麒麟白虎虯黑虬七命拉麒麟控解龜

鷓鴣狸脣鬣殘象白昌氏春秋伊尹說湯肉之  
美者為燕之髀狸狸之脣鬣象之約鬣鬣牛也  
白脂也



于今升晉紀論曰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  
禪順大名也謝康樂云唐虞無兵戈之事故曰  
文德漢魏有剪伐之勳故曰順名

陸機五等論言漢事曰六臣犯其弱網七子衝  
其漏網六臣謂韓信董七子謂吳王濞等弱網  
謂漢初綱紀尚弱漏網謂孝景時法網疎寬也  
潘安仁馬汧督誅言凶醜闕地而攻子命穴浚  
塹壺鑄瓶甕以偵之墨子曰若城外穿地來攻  
者宜於城內掘井以薄城使聰耳者伏甕而聽

審知穴處鑿內迎之潘語本此也

芻梁爲礮柿松爲芻芻繫也柿木札也音廢

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悉至皆連榻而坐羊稚  
舒後至曰杜元凱亦以連榻坐客耶不坐而去  
古者處尊客則獨榻處常客則連榻故簡雍倨  
傲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爲時側目羊琇  
恃帝親昵敢自尊大若其人則坐元凱之連榻  
亦倖矣

三石遺事佛圖澄死以所持金鈿杖內棺中後



開棺視之惟見金杖晉志澄知石氏將亡自啓  
塋墓于鄴西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  
已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往卒於鄴宮寺  
後有沙門從雍州來見澄西入關季龍聞而掘  
視之惟有一石而無尸季龍曰石者朕也師其  
葬我去乎鄴中異錄調虎開棺初見金杖忽化  
爲石三說不同要之澄乃隱形示化非真化也  
吳真君猛遊鍾陵渡江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  
水而渡一日狂風起猛書符擲屋上有青鳥啣

符而去須臾風定人問之荅曰南湖有遭風者  
呼我求救故以此拯焉訪尋異驗蘇詩青鳥啣  
符遇風使引此也

葦綠華者女仙也以晉穆帝昇平三年仲冬十  
日降羊權家言已得道爲宿命時有罪過暫降  
謫臭濁以償其過自此一月凡六至贈權火浣  
布手巾金玉條脫各一枚條脫似指環而大異  
常精好謂權曰修道之士視爵位如過客視金  
玉如礫石無心於事無事於心我行之已九百



歲夫授權尸解藥亦化形而去又建興四年仙  
女杜蘭香降張頌家頌時年十七杜先遣婢通  
言阿母所生遣配君頌見女亦年十七八有婢  
子二人大者查枝小者松枝駕青牛鈿車作詩  
曰阿母處靈岳時遊雲霄際衆女侍羽儀不出  
墉宮外飄風送我來且復耻塵穢從我與福俱  
媿我與禍會其年八月旦復來作詩云逍遙雲  
霧間吁嗟發九疑流汝不稽路弱水何不之出  
署豫子三枚大如鷄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風波

辟寒溫張食二欲留一杜不肯令盡食言本爲  
君作妻年命小乖當還求君頌問禱祀何如香  
曰消魔自可愈疾淫祀何爲香以藥爲消魔也  
二事相類仙凡路殊何據蓬山咫尺二子抑何  
厚幸耶然無交感之迹無顧戀之私風遊雲會  
自與塵情異也

太元中符堅旣敗長安民千餘家走歸晉鎮戎  
謂爲遊寇咸拘繫時有京兆張崇與同輩五人  
手足粗絨置坑中俟質明馳馬射之崇繫心念

觀世音夜深被忽自破因得脫走路經一寺復  
稱觀世音以一石置前發誓願云今欲過江東  
祈晉主救妻息心願獲果此石當分爲二崇拜  
畢石卽時破至京師發白虎樽寃果得白又沙  
門開達以隆安二年登墩採甘草爲羗所執時  
年大饑羗胡相噉乃置蓮柵中將食之達誦觀  
世音經忽有大虎突來群羗駭走虎乃前噬柵  
木開路掃尾而去達乃從穿逃走夜行晝伏遂  
得免脫按虎救石分二事亦甚異然皆平日歸

依積善積誠之極非頃刻發心足以動白衣而  
邀金光也世人不知修行乃徒倩俗僧焚頌冀  
以釋愆獲祐不亦遠哉

南岳魏夫人一稱南真夫人劇陽公舒之女名  
華存字賢安幼靜默恭謹五經在老百姓無不  
該覽常服胡麻散茯苓丸吐納氣液年二十四  
殫適太保掾南陽劉文字幼彥生二子長璞次  
瑕幼彥後爲修武令二子粗立乃離隔室宇齋  
于別寢逾三月諸真降其室感受以經景林真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人又授夫人黃廷內景經令晝夜存念讀之萬遍遂能洞觀鬼神調和魄藏色反嬰孩幼彥物故夫人携二子渡江住世八十三年以晉武咸和九年甲午青童東華君來降授藥二劑一曰遷神白騎散一曰石精金光化形丸七日後托劍化形而去入陽洛山中積十六年乃上昇後屢降茅山予璞官至侍中夫人令璞傳法於舍人楊羲長史許穆穆子玉斧並皆昇仙晉興寧三年乙丑降楊家又於撫州并山立靜室其明

尸解曰人死視其形如生人者尸解也足不青皮不皺亦尸解也髮盡落而失形骨者尸解也若非尸解死經太陰暫過三官或二三十年或十年三年血肉再生復質成形此名練形太陰易貌三官之僊也地下主者乃下道文官地下鬼師乃下道武官文解一百四年一進武解倍之世人勤心嗜慾兼味清正畏死而希僊者皆多武解尸解之最下也夫人又以黃庭經授楊長史世方有此本是書為東華所秘乃學僊之





要妙羽化之根本黃者中央之色庭者四方之  
中外指事即天中人中地中內指事即腦中心  
中脾中故曰黃庭也內者心景者色象也一名  
琴心琴者和也誦之可以六腑靈心神使得  
僊矣東華者東方諸宮名青童君所居皆刻玉  
昔此經故曰玉書經中所稱玉晨君黃老君也  
玉池口也玄泉口中液也嬌女耳神也中池臆  
也華池舌也華蓋眉也明珠目也玄膺舌下氣  
管也黃野脾也朱鳥亦舌也白石齒也金室麻

頭也有行纜數程忽有將此帖求售問之云盧  
家郎君遺書身處歎異移時曰父寶之子棄之可  
乎不得於父之可得於子乎不問價還之世以  
潞州爲忠厚也

右軍嘗醉書數字點畫類龍瓜後遂有龍瓜書  
如科斗玉筋偃波之類

衛協畫七佛圖人不敢點眼睛顧愷之云七佛  
與烈女皆協之跡壯有情勢毛詩比風圖亦協  
手巧密於情思謝公云古畫皆略至此始精氣



韻凌跨群工實爲曠代絕筆愷之有清夜遊西  
園圖圖上若干人並食天爵與鶴亦稱二妙  
羨之有巧石筆架名色班獻之有斑竹筆筒名  
裘鍾其名皆奇袁彖有蚌硯贈庾亮  
大令保母帖自書上甄令工刻之昔賢評謂勝  
于蘭亭以刻工之研也

謝玄飲至一石人指之曰醉虎蔡邕飲至一石  
人名之曰醉龍

陶淵明日用銅鉢煮粥爲二食具遇發火則再  
拜曰非有是火何以充腹得太守送酒多以春  
秫水雜投之曰少延清歡

衛虎盥面用化玉膏及芹泥故色愈明潤終不  
枯稿晉人本好裝抹如洗馬天韻神清亦假玉  
膏芹泥耶

右軍鳳字硯大尺餘色正赤用之不減端硯石  
陽休以錢三萬得之

淵明嘗聞田水聲倚杖久聽歎曰林稻已秀翠  
色染人時割冒襟一洗荆棘此水過我師丈人



矣陶公胷中自有淨境豈因外景先荆棘耶  
簡文帝見識云晉祚盡昌明及孝武在孕李太  
后夢神語汝生男以昌明爲字及生東方始明  
因名焉簡文帝後悟乃流涕及爲清暑殿有識  
者以爲清暑反爲楚聲袁楚微也俄而晉祚遂  
類按林公道簡文有遠體無遠神其以清暑名  
殿圖涼晚陰無衣被九州之氣若人者而能靜  
河海於既泄補穹圓於已紊耶神之不遠祚何  
能遠不待昌明之識自可卜其不終也

劉毅夙夜在公坐而待旦言議切直無所屈撓  
嘗散齋而疾其妻省之毅便奏加妻罪即請解  
齋妻子有過立加杖捶毅本正人操持太過妻  
省夫疾何罪之有古語妻爲齊共承宗廟小過  
則容大過則出寧可杖捶辱也

武庫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劉劭  
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劭勃然謂彰  
曰君何敢恃寵作威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  
衆人解釋乃止按劉瓌稜稜風骨矯哉強乎折



五鹿角者豈得獨擅其奇

郭璞既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爲忝軍時有物  
大如水牛灰色卑脚脚類象首前尾上皆白來  
到城下祐使人取之令郭作卦遇遇之蠱其卦  
曰艮體連軋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兇匪虎身  
與鬼并精見二午法當爲禽兩翼不許遂被一  
創還其本土按名之是爲驅鼠十適了殷衛士  
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已問諸巫巫云  
唐神不悅曰此是却亭驢山若鼠使詣荆山暫

來過我何得妄觸按祐在宣城有九尺尾鵲集  
廳事茲又見驢鼠何此君之多逢恠也

張茂小時夢得大象以問占夢萬推萬曰君當  
爲大郡而不善也問其故推曰象者大獸獸者  
守也然象以齒債當爲人害唐有士夢得大象  
而魁天下占者曰象蛇齒爲簡君以齒頓獲簡  
物無巨於象者知其魁選也占測亦何常之有  
顏含事寡嫂樊氏甚備樊因疾失明含自嘗省  
藥饌醫人疏方應須螭蛇膽尋求備至不得憂

歎累時忽有一青衣童子叩門持一青囊授舍  
開視乃蛇膽也須臾童子化青鳥飛去藥成嫂  
目即明嗟夫所謂至行通神明非此耶先廷尉  
子仁事母至孝母病思食雉尋求累日偶之野  
一雉飛入懷烹以奉母即愈疾人稱孝感也

太守杜宣命王育爲主簿俄而宣左遷萬年令  
杜令王攸詣宣宣待以常禮不迎攸怒曰卿往  
爲二千石吾所當下今亦吾儕奈何以小雀遇  
我令我畏死鷄乎育執攸曰君死自昔而

然我府君以非罪降黜如日月蝕耳小縣令敢  
輕辱我君汝謂我刀鈍耶手刃將賊之宣懼跣  
下抱育乃止自此知名按王育稱所屬曰君不  
以去住異禮甚有任安之誼吁嗟俗眼紛紛以  
死鷄待卧龍者多矣其寧足污王育刃耶

淮南太守劉殷夢行水邊見女子有猛虎自後  
斷其盤囊占者以爲水邊女汝字也斷盤囊者  
新獸頭代故獸頭也果遷汝陰太守又有夢水  
邊立女者占曰女爲陰水爲泉泉者錢也得於

陰必有非意之財果於地中獲千萬

劉兆作春秋調人曰調人者周禮有調人之官調和異說也

吳興戴洋年十二死五日而蘇云天使爲酒藏史給吏從幡歷偏歷名山逢一老父謂曰汝後當得道爲貴人識咸康三年洋言於亮曰武昌有山無林政可圍始不可居終由作八字數不及九陶公亦陵八年公宜更擇吉處於是亮請移鎮庾公本閣藏洋不語之樹猷補德而以地

氣衰歇挑其妄動所謂漸小數而昧大道也

龍祭結慶宗周鞠爲黍苗鶯尾挺災隆漢墜其粉社此后妃傳論爲賈后發也

太傅賀循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人輕之題府門會稽雞不能啼賀索筆續云不可啼殺吳兒於是檢校顧陸諸事遭罪者衆或言此深惡民惡巨族故書此以激賀賀墜其術矣王道便便蕩蕩安得以一語加意氣哉爲政如衡引之不高抑之不卑一爲人所動惡得其平



杜蘭香降張碩碩妻無子取妾妻妬無已碩求  
計於香香曰此易與耳言已而碩妻患瘍委頓  
將殆碩又請焉其命香曰此瘡所以治妬瘡已  
亦當瘥數日間瘡愈而妻不復妬遂生數男嗟  
乎婦人之妬甚不可治非有神仙斂手即倉庚  
青棠何效哉

衡山白槎廟古老相傳有神槎皎然白色禱無  
不應孫盛臨郡伐之斧下流血其夜波流神槎  
向上但聞鼓角之聲不知所止今尚有白槎村  
人謂孫盛方正故能驅除妖厲否則未有不遭  
禍者夫以邪伐邪施於人尚且不可而况施於  
神乎

廁神名曰後帝見者大貴陶侃如廁神與大印  
作公字

南康有神名曰山都如人長二尺黃髮赤目黑  
面於深山樹上作巢形如卵而堅長三尺許內  
甚澤五色鮮明二枚連沓謂之木客樓上者雄  
舍下者雌室中以烏毛爲褥其神能變化隱形



見人閉眼張口如呖手脚瓜如利鈞能斫榜索  
着樹上聚之人欲買者置物樹下即與之但終  
不與人而其類死亦能作棺以葬葬必在石窠  
中義熙中徐道覆南出遣人伐榜以裝舟樅木  
客乃獻其榜而不得見故謝萬表云江妃贈珠  
木客獻榜又山精形如小兒獨足足向後其名  
跋一名超空呼之自却又形如鼓而赤色者名  
曰渾長九尺而衣裘戴笠者名曰金系

趙瑩家庭有樛棗樹婆娑異常四遠皆見望氣

者云家當出相瑩後果歷將相是樹為祥亦泳  
郡樓桑類也

晉武帝每幸宮人輒賜夜明苔置漆椀中照耀  
滿室著衣襟則如火光一名蔓金苔時掖廷萬  
人得此苔者百中一耳時又名照心苔

晉令楊州貢江心鏡以五月五日於楊子江中  
鑄百鍊乃成以江水映之能自鳴

吳郡有羊山以山頂北生千葉蓮故得名山左  
有石鼓隆安中鳴遂有孫恩之亂





江郎山三石峯各高數十丈昔江家兄弟三人  
由此得仙甚著靈異晉時有湛滿居山下永嘉  
之亂其子沒於胡滿乞靈三石求致其子旬日  
中湛子出浴水邊見三少年使閉目入車中去  
如疾風俄頃停車在家園中矣古詩有安得三  
石靈爲致雙玉樹

釋道安左臂上生一肉廣一寸環著臂如釧掛  
可上下時名王釧菩薩又名印手菩薩

蘇門公嘯有六似一如深溪虎一如大海龍一

如高柳蟬一如巫峽猿一如華亭鶴一如瀟湘  
鴈

功曹張邈奉使詣州夢狼噉一脚令索叔微祥  
之索曰脚肉被噉爲却字會東虜反遂不行張  
斌嘗舉孝廉夢豎竿中天索曰此未字也斌果  
停淮肥之戰文靖亦夢狼噉一脚占者曰此虜  
却也

張茂有二琴一名響泉一名韻聲皆希代之寶  
也廣明之亂二琴散失茂作懷二清吟



靈異志稱稽中散出行去洛數十里宿華陽亭  
至一更中操琴作諸弄忽聞空中稱善乃是一  
鬼與中散共論聲音至半夕授稽以廣陵散大  
周正樂曰中散嘗宿王伯通館忽有八人云吾  
等兄弟爲樂人習琴甚妙今授君廣陵散一代  
莫測晉紀逸事云孫公和彈廣陵散每感風雷  
稽康事之二年始得傳其術諸說不同如此世  
說云會稽賀思令月中臨風鳴絃忽有一人形  
貌甚偉在中庭稱善便與共語云是稽中散因

遜語使賊臣長志其後卒不免於敦良可悼也  
戴邈請創學校疏曰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  
成挾琴之容歸而赴曲之和作續吳越春秋云  
越王欲勵勇士見有負雙劍者以已所乘車迎  
之一時盡學舞刀舞最工者稱爲飛白呂紀師  
曠操琴音市一邑靡不赴曲爲之罷市戴逵語  
引此

周顛傳言顛第嵩以所燃蠟燭投顛顛徐曰阿  
奴火攻固出下策耳顛母李氏傳言絡秀舉觴



賜三子言爾等並貴列我目前吾復何憂高起  
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  
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高性抗直亦不容  
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小  
字也二傳一以阿奴爲嵩一以阿奴爲謨稍有  
不同

酒泉祈嘉夜讀書忽窓中有聲呼其字曰隱去  
來隱去來修飾人世其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餘  
所喪如山崖旦遂逃至敬煌後爲張重華儒林

祭酒依孝經作二九神經時人謂鬼招隱

翟劭先生無名姓太和末居宣城文春山中山  
有翟劭因以爲名常被鹿裘坐石室桓溫造見  
之不起亦不對溫命伏滔爲之銘贊曰貴我七  
尺輕彼九章

石虎有馬妓著朱衣進賢冠立於馬上而作書  
字皆端正謂之飛騎書

中書令王珣筆力過子敬書四疋素絹三暮便  
竟首尾如一文無誤字子敬戲云弟書如騎快



騾駘駘欲度驛驢前子敬此語雖譽瑛實自誇也

古今書評曰王右軍書如王謝家子弟爽爽有一種風氣王子敬如河洛少年雖充悅舉體踏拖殊不可耐羊欣書如婢作夫人舉止羞澁衣山松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驚鳥不飛薄敬叔若干將出匣光芒射人此皆晉書之最著者

索靖草書如山形中裂水勢懸流雪嶺孤松冰河危石

晉康帝玄宮內有金鑄銷一名鍔鑄一名鍔鑄所謂鍔也

東晉貧家賦曰執偏窳之漏銷舉短柄之搨勺銷一名銚溫器也夢得銚者取婦美

五會船名合五板以爲船也

初洛中名服有白石綺織者尤之曰石非繒絲之稱反常也果有石勒之禍

晉武帝時金陵生朱草狀似小桑長三四尺枝



葉皆赤莖如珊瑚生嶺石之下刻之汁流如血  
取盆盛焉以金投中金即融為液名曰金漿以  
玉投中名曰玉釀服之長生地生朱草天必見  
黃星或曰金陵朱草應江東王氣三百年

晉太康四年會稽彭蠡化為鼠食稻彭蠡小蠅  
也一名長卿小者曰蝮夏統傳拘彭蠡以資養  
即彭蠡也吳呼為越蓋音之訛大者曰彭蠡一  
名蠅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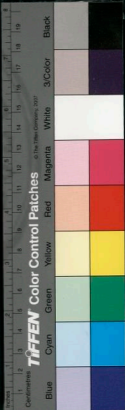
蕤芣澗酌晉乘卷之四 終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MMAM, P.O.C.



U.S. GOVERNMENT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KENNAN, R D 3



藝海洞酌唐乘引



余往拔馮元成禮闈實首羣彥  
偶為齒頰所奪語具元成他記  
中居嘗與同館諸公服膺元成  
謂他日遠詣非諸子倫既而元





成浮沉仕隱徘徊藩臬昭天漏  
泉之業未大究獨得所為詩文  
輒驚心耀目知天畀元成於世  
路固優元成於詞壇也近顧方  
伯使來復得唐乘二卷駢珠編

玉上下三百年制作指諸掌其  
揚隲羣彥如立表天中懸衡  
堂上無不精確世之論甘忌辛  
好丹非素者曷窺此哉寄語元  
成亟梓以開來哲元成曰此童



子佩鵬業不足施通方非先生  
獎借幾覆餅手方伯銀鹿再來  
若倥偬聊為引元成尚有經乘  
先秦乘漢乘魏乘晉宋梁陳隋  
及北朝宋元我明各有乘以工鉅

先易者俟諸刻成當共為序之  
辛丑中秋日王家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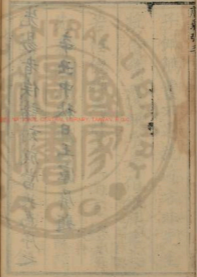
藝海洞酌唐乘卷之一

馮時可元成著

王衡辰玉校

門生徐汝良梓

或曰唐五言古風遠於漢魏如曲徑之於康莊  
近體又遠於古風如天桃之於翠栢雖調有獨  
成人有獨至而聲病局其衷俳儷亂其趨藻績  
愈新性情愈逸愚謂詩自有虞而至今日也聲  
日降而體日變其趨於俳儷藻績也如水之溢



觴而至洪波其勢使然唐人之妙正在不極麗  
不極巧譬之洪波不至橫溢乃其五言古頗多  
自得近于風雅正不必襲漢魏口角何謂曲徑  
康莊即七言古能以志馭氣以法馭才李杜其  
上狡也李之幽興不測足以寄廡離騷杜之大  
力有餘可以配食太史雖仲尼復起不能易也  
五七言絕李白王少伯輩獨臻其妙雖其季晚  
遠情逸韻超超灑灑足動鬼神槩之初唐如芳  
晨霞采盛唐如春深繁卉或如千童夏木季晚

如楓葉蘼花秋風瑟瑟時實使之於人何知  
太宗雖以武功定海內而神標秀發其帝京篇  
序欲以堯舜之風蕩秦漢之弊用咸英之曲變  
爛漫之音趣亦正矣曾爲宮體詩虞世南規之  
以爲陳隋流靡遂輟不復爲進士張昌齡獻翠  
微宮頌帝賞之謂爲彌衡潘岳之流而諄諄以  
輕傲爲戒人主好尚係四方所趨向當太宗世  
卒無敢以華淫俳弱進者其帝京篇云望古茅  
茨約瞻今蘭殿廣人道惡高危虛心戒盈蕩經



破薛舉戰地詩云營碎落星沈陣卷橫雲裂又  
沈沙無故迹。滅竄有殘痕。還陝述懷詩慨然撫  
長劍濟世豈邀名。星旗紛電舉日羽肅天行。他  
詩如煙波澄舊碧塵火息前紅寒鶯繭門葉秋  
發小山枝烟生遙岸隱月落半崖陰語皆俊拔  
不復靡靡矣。故唐詩之昌助於太宗一時作者  
真有雖離鳴雁旭日始旦之意。

虞世南中婦織流黃詩寒閨織素錦含怨歛雙  
蛾。綜新交縷澁。經脆斷絲多。衣香逐舉袖。釧動  
應鳴梭。還恐裁縫罷。無信達交河。精語遠調。足  
爲沈宋之開先矣。人亦清勁不減鄭公。五絕之  
稱。良非虛美。

詞人早惠者無如王子安九歲卽作顏氏指瑕  
以摘師古之失。十三作滕王閣賦未冠對策高  
第。作倬彼我系詩最雅正。然其祖文中子遺書  
不能闡揚而私爲附潤。文旣誇誕義亦錯謬。遂  
使世人生疑而大賢之業晦。至於作唐千歲曆  
諛詞阿世文士浮薄乃爾無足取也。



陳拾遺在文明垂拱時數進儻言以忠直見知武攸宜方貴寵不樂參其軍事解官而去大節抑何凜凜父喪廬墓哭泣甚哀感動行路篤於朋友施予不吝真可謂仁孝君子徒以家富之故為縣令所害惜哉感遇詩蟬蛻哇選神遊天壤幽邃高壯掩王盧而抑沈宋足為一代冠冕昔人謂文人無行於子昂始被文人無福於子昂始信

薛嗣通還京陝西十里詩云驅車越陝郊北顧

臨大河隔河望鄉邑秋風水增波西登咸陽途日暮憂思多傳巖旣紆鬱首山亦嵯峨操築無昔老採薇有遺歌客遊旣回換人生能幾何此詩一洗陳隋之靡習杜甫甚重之賦詩曰少保有古風得之郊陝篇是也

李白杜甫豪邁高簡有氣節相同其流離困頓終世無家亦相同然其詩皆以困而大昌俱得國風諷刺之旨李詩氣韻生動飛揚六合杜詩神力雄渾涕淚千古讀李詩能愁而不愁讀杜



詩能不愁而愁

王右丞孝友絕人自少卽以德行稱於世旣悟  
禪悅食不葷衣不文繡喪妻不復娶孤居三十  
年屏絕塵累故其詩高遠超詣尤工發端之語  
如荒城自蕭索萬里山河空宛洛有風塵君行  
多苦辛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積水不可極  
安知滄海東不減謝眺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  
央其渭川田家詩云斜光照墟落窮巷牛羊歸  
野老念牧童倚仗候荆扉燕子龕詩巖腹乍旁

穿澗唇時外拓橋因倒樹架柵值垂藤縛終南  
別業詩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  
坐看雲起時又白雲迴望合青靄入看無落花  
寂寂啼山鳥楊柳青青渡水人皆有獨詣之境  
無言之味識者以爲宋玉淵明間以人與文俱  
高也或曰維以盛名擢高第而不至大位蓋始  
有媚主之嫌繼有僞署之污亦爲文人一玷此  
殆不然維當少年善草隸楷書音律詩畫有六  
絕稱故同輩深相猜忌有爵輪袍之誣其時太

平公主既敗主家方失勢安能以解頭命人卽  
維才調豈不能自致青雲而何假於主其後爲  
賊所得逼致東都陽瘡自免賊不能臣而拘於  
菩提寺賊平之後忌者謂其授僞給事中不知  
給事中乃維原官豈賊授耶當時公論已明不  
待疑碧池詩而後白凡此皆可言不幸未可以  
此下其品也

王右丞輞川別墅甚奇勝見其集中本以娛母  
及母亡遂捨爲寺此與李贄有臨終諄諄以平

泉一草一木與人爲戒其人品豈不霄壤

子美詩多援舊語引往事而雅興鬱致愈新愈  
奇愈老愈壯其長篇敘事足當變雅七言律詩  
遂絕千古太白樂府參差屈曲幽人鬼語不可  
捉摸而未嘗離繩越墨蓋騷人之遺響千古之  
絕唱也七言絕句如順風揚帆一日千里

孟浩然五言殊雋末如宿業師山房詩夕陽度  
西嶺群壑修已暝松月生夜涼風泉滿清聽景  
空寺詩屢迷青嶂合時愛綠蘿閑渡湘水詩榜





人投岸火漁子宿潭煙西山尋辛諤詩竹嶼見  
垂釣茅齋聞讀書欵言忘景夕清興屬涼初自  
是山人本色史稱其好節義喜振人患難遊不  
爲利期以放情視今之皂帽甲甲矣不才明主  
棄多病故人踈乃其瑕語微動隱躁不免爲有  
識所窺破

詩人中高達夫最貴最晚遇五十始學詩雖不  
由賢良進士然所之官以氣誼幹局稱語及王  
體世故滾滾不竭匪獨文辭顯也燕歌行詩云

山川蕭條極邊土胡騎憑陵雜風雨戰士軍前  
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蓋遠在潼關時見監  
軍李大宜日樛蒲飲酒使婦人彈箜篌琵琶不  
惜軍卒以致敗散歸爲玄宗極陳監軍之弊其  
詩皆有爲而作所至政寬簡常以隱退爲志別  
林慮楊山人詩云粟林隘谷口栝樹森迴谿耕  
耘有山田紡績有山妻人生苟如此何必組與  
珪其深心托寄豈戀戀浮榮者

郭代公爲通泉尉任使氣撥去小節謗書達



於長安武后召詰之既與語曰此奇才豈無小  
過索其文得寶劍篇甚異之曰此奇才豈應小  
用拔置涼州都督拓境千五百里置屯田盡水  
陸之利在涼五年夷夏畏懷故世以武后爲知  
人寶劍篇云昆吾鐵冶飛炎烟紅光紫氣俱赫  
然良工鍛鍊凡幾年鑄得寶劍名龍泉龍泉顏  
色如霜雪良工咨嗟嘆奇絕琉璃玉匣吐蓮花  
錯鏤金環映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周防  
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綠龜鱗非

直結交遊俠子亦曾親近英雄人何言中路遭  
棄捐零落漂淪古獄邊雖復塵埋無所用猶能  
夜夜氣沖天塞上詩云死生隨玉劍辛苦向金  
微久成人偏老長征馬不肥舊說元振山居夜  
有長人出燈下面甚白元振以此詩題其頰遂  
滅明日山行見巨木上有白耳詩題宛然嗟乎  
文章之妙至於動君王服鬼神而不免憎於流  
俗甚矣俗人之爲文章祟也張燕公之贊代公  
曰志康天地屯遼與雲雷遇典喪一言決安危

萬心注其重其才如此

劉子威嘗盛稱陳約之長河風日損高室鬼神  
憐爲絕唱不知張燕公曾有閑居草木侍虛室  
鬼神憐則陳有所本也

燕公然諾心猶在榮華敵不同可與賓王紅顏  
如昨日衰鬢似秋天並駕至危戍臨江火空齋  
入雨寒斷猿知屢別嘶雁覺虛彈心對爐灰死  
顏隨庭樹殘抑何悲婉之極也息心觀有欲棄  
知反無名聲真不世識心醉豈言詮微矣鄴都

引送高唐州皆冲澹大雅

詩不必於備體談詩而求備體文士之闢靡也  
古三百篇賦比興皆觸意而出矢口而成安知  
備體若求體備便遠於性情余嘗謂學者但不  
當落人後不必罩人長所謂鞭弭壇坫主盟代  
興皆後世浮薄語孔子文莫吾猶人也一言便  
窺見萬世文士之弊

退之古詩獨創堂戶而風骨道上不下古人獨  
其過洗陳言好創新語是以雄渾少遜於漢魏



然與李杜未可論高下也秋懷詩中浮生雖多  
途趨死惟一軌胡爲浪自苦得酒且歡喜又離  
離卦空悲戚戚抱虛警露泫秋樹高蟲吊寒夜  
永又喪懷若迷方浮念劇含梗又低心逐時趨  
苦勉祇能暫又詰屈避語寔冥茫觸心兵苦懷  
深肯足當雍門之琴

退之東坡詩皆不襲常武出驪黃牝牡外要其  
光焰自足照灼千古後生不識妄有雌黃蚍蜉  
撼大樹亦何知量

退之城南聯句詩有竹影金瑣碎而王元美有  
日脚金瑣碎可謂善於偷換然此等語正不足  
偷換

退之送桂州嚴大夫詩江作青羅帶山如碧玉  
簪其語近銘然桂之山水自是如此子厚詩亦  
云海上群山似劍鐔余過全州經松林數百里  
皆參天合抱與山透蛇及入桂境馬前諸山如  
劍如簪爭拔競秀離離列列乃知韓詩未爲銘  
也



曲江感遇多涉世懷人之感鮮通幽思玄之致  
然孤清超詣六朝綺靡洗汰殆盡其五言沉鬱  
有致如出處各有在何者爲陸沉寒露潔秋空  
遠山紛在矚皆起語之佳者余愛其郡閣晝常  
掩廷蕪日復滋簷風落鳥毳窻葉掛垂絲拙病  
宦情少羈閒秋氣悲於官齋誦之自謂異代同  
懷燕公嘗評其文云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微  
窘邊幅然此公本自沖澹寄興悠感豈於詞場  
競鋒鏑玄宗嘗以風度重之知人哉

退之桃源行一起就云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  
之說誠荒唐誠有新闢手段羸顛劉蹶了不聞  
地坼天荒非所恤何等雄豪月明伴宿玉堂空  
骨冷魂清無夢寐夜半金雞啞嘶鳴火輪飛出  
客心驚何其適峻船開棹進一迴顧萬里蒼蒼  
烟水暮何其縱逸有山人在坐曰此規模少陵  
而失之淺予曰此老亦能自立門戶非應聲蟲  
也且若能剖其何者爲少陵語乎少陵深處何  
在昌黎淺處何在若不知詩固有淺而深深而



淺者闕闕睢鳩亦可言淺耶客不能折旣而曰  
卽此老石鼓歌中不云乎少陵無人謫仙死才  
薄將奈石鼓何是以知其規模也予曰昌黎甚  
服李杜所云光焰萬丈長是也然以此而遂謂  
其規模則不可如孔子西行不到秦倚據星宿  
遺義娥等語曷嘗從少陵窠臼中來

岑嘉州詩識者稱其如仰翠微之色心腑澄瑩  
余嘗誦其窮巷獨閉門寒燈靜深屋北風吹微  
雪抱被肯同宿又迴廊映密竹秋殿隱深松燈

影落前谿夜宿水聲中二景皆幽絕可愛又寒  
驛遠如點連山若波濤山風吹空林飄颻如有  
人砌冷虫喧座簾疎雨到床雅趣逸興令人坐

夢涼蟬

李巨山詩整麗太過遠於自然五言頗勝如雲  
霞仙路近琴酒俗塵疎消息如瓶井沈浮似路  
塵劍動三軍氣衣飄萬里塵一枰移晝景六著  
盡宵鍾游宦勞牽網風塵久化衣野氣迷涼燠  
山花雜古今稍有佳致其爲人少風骨如其文



三戾之譏非虛也彌隙補罅於政局亦有所長  
蘇許公曉光雲外洗晴色雨餘滋片陰常作雨  
微照已生霓二石分河瀉數珠代月移起語如  
北風吹早雁日夕度河飛虹旗映綠萸春杖漢  
豐西皆五言之選也七言如山光積翠遙疑逼  
水態含青近若空思魚不入昆明釣瑞鶴長如  
太液仙及他應制皆宏麗有色

李頎詩調新詞秀出風入雅于鱗推轂七言賞  
其臻妙至謂子美篇什雖衆墮焉自放矣元美

嫌其調不甚響然其妙在沈鬱正不必響也必  
以響爲貴則秦聲優於二南矣花宮仙梵遠公  
道跡之章胡嘗不響五言古如黃鸝鳴官寺香  
草色未已塵尾拂霜草金鈴擡霽霞片片雲觸  
峰離離鳥渡水綠芳暗楚水白鳥飛吳煙七言  
古如欽迹俛眉心自甘高歌擊節聲半苦送劉  
方平詩別離斗酒心相許落日青郊半微雨請  
君騎馬望西陵爲我殷勤吊魏武五言律如倚  
杖寒山暮鳴梭秋葉時秋聲萬戶竹寒色五陵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松漁舟帶遠火山磬發孤烟境趣超然真足一  
唱三嘆

王元美云大曆諸公才情所發偶與境會了不  
自知其墮者如到來函谷愁中月歸去蟠溪夢  
裏山鴻雁不堪愁裏聽雲山况是客中過草色  
全經細雨濕花枝欲動春風寒隱隱逗漏籤劉  
至百年強半仕三已五畝就荒天一涯便是長  
慶以後手段雖然此就一二聯中語句稍緩而  
平其調耳然觀詩者仍須觀上下全勢如浮聲

急響比次相貼文從氣順則又未可以一二聯  
論調也百年強半二語意狹思澁聲調俱下無  
論已到來函谷二語微傷巧致殊不雄渾若草  
色花枝二聯是比興之詞從白首按劍而來言  
草色方上而爲雨所濕花枝方動而爲寒所阻  
以興方欲彈冠而爲人所遏故下文遂承之曰  
世事浮雲那足問不如高臥且加餐此豈錢劉  
本色耶鴻雁雲山乃李巨山送魏萬之京作也  
起語朝聞遊子唱離歌昨夜微霜初渡河何其





夷俊下云關城曙色催寒近御苑砧聲向晚多  
莫滯長安行樂處空令歲月易蹉跎言微霜鴻  
雁秋旣深而離思不堪矣邇過關城則寒近而  
到御苑則歲晚矣砧聲凄切旅思難禁或尋樂  
地以自消解至於滯留恐蹉跎歲月而功名不  
立羸糧躍馬其勿後時可也此詩情景相勾友  
誼藹然與黃鳥翩翩俱祖道之上襄難以議其  
墮也莫滯或作莫是或作莫見於義不顧余見  
元本作滯甚合上解

王元美議摩詰旣云獨坐悲雙鬢又云白髮終  
難變不無少損連城不知白髮之語正與雙鬢  
相照應言空堂夜坐雙鬢皓然又當果落蟲鳴  
能不悲切然細思之老終難却仙不可期不如  
學無生以幻遣之爲得細閱詩思白髮字正不  
可少未爲重出也徐宗伯嘗譏元美云古人作  
詩只稱白髮而元美遂有差池霜色鬢毛侵之  
句何等費力白髮可厭不得已而道之乃元美  
又爲白髮起字四坐聞之無不絕倒



老杜七律以昆明池水爲第一玉露凋傷次之

風急天高結語微弱故知全錦爲難

武元衡秋空浩煙霧風露怨寒蛩耿耿繁蟲滿  
夜草連雨暗秋城盧允言獵聲雲外響戰血雨  
中腥皆有初盛之致

王仲初七言絕亦一時射鵬手其最工者無如  
天街夜色涼如水紅顏未老恩先斷皆怨而不  
怨在小星之下栢舟之上

李義山詩好玄索而格致未道其贈宋真人玉

檢賜書迷鳳霧金華歸駕冷龍鱗寄令狐郎中  
休問梁園舊賓客茂陵秋雨病相如盛唐遺韻  
黯然猶存

連昌長恨情致相似風骨亦不殊然叙事宛轉  
長恨爲勝勸戒諷喻連昌爲優此當與李杜並  
驅未肯作衙官也

白居易在朝時進謹言出刺大有惠政又每遠  
避權勢不爲附麗既歸林下逃禪習靜泉石自  
娛可謂始終無瑕矣當時惡居易者倚據其浮



華無行言其毋因者花墮井死而居易作賞花  
及新井詩致貶司馬然居易不以介意香山之  
名昭揭千載至今不滅彼諧人者安在哉其論  
詩曰風雪花草三百篇中何嘗却捨然都假以  
風刺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後之作者餘霞成  
綺澄江如練歸花委露別葉辭風之什去六義  
不河漢耶又言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  
之則爲詩其語皆雅正晚節嗜易務使老嫗能  
解遂有元輕白俗之誚

樂天續古何意掌上玉化爲眼中砂終不若劉  
司空豈意百練剛化爲繞指柔之爲渾也赤日  
間白雨陰晴同一川終不若摩詰陰晴衆壑殊  
之爲峻也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及燈火萬  
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差強人意

柳河東詩不及文然有傑句柳州城樓嶺南江  
行二律差可爾南澗詩亦有意味朱子亟稱之  
恨力未足盛時一去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  
有感乎其言之也



常左司春水不生烟荒岡筠騎石及今朝郡齋  
冷佳句佳境爲元和白眉

李長吉七歲能詩好爲雄語如劍子歌提出西  
方白帝驚嗷嗷鬼母秋郊哭及黑雲壓城城欲  
摧甲光向日金鱗開金盤玉露自淋漓元氣茫  
茫收不得黃塵清水三山下更變千年如走馬  
談者謂其如崇巖峭壁萬仞崛起然作神作怪  
未可爲法

李涉睢陽行有黍離之致愁心翻覆夢難成病

僕呻吟呼不起逆旅情思宛然

錢起寸心言不盡前路日將斜夜涼無遠夢不  
爲偶聞砧坐惜寒塘曉霜風吹杜蘅靜聽江叟  
語俱是厭兵人祇疑雲霧窟猶有六朝僧晚晴  
貪穫稻閑却采菱船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清切可愛

孟暹閨情山上有山歸不得湘江暮雨鷓鴣飛  
蘼蕪亦是王孫草莫送春香染客衣微婉可誦  
崔擘濕雲如夢雨如塵韋莊六朝如夢鳥空啼

ColorChecker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與孟足相鞭弭

劉隨州剛不獲上。數遭貶逐。故其詩悲婉沉鬱。深心自道。如日華浮野雪。春色染湘波。及幽州白日寒。又鶴老難知歲。梅寒未作花。南渡無來客。西陵自落潮。綠竹經寒在。青山欲暮多。七言律如江竹舊斑思。帝子江籬初綠怨。騷人皆足令千古騷屑。

湘潭雲盡暮烟出。或以爲暮山出非也。湘州別記云。湘中山水清妙。異常。每至日暮。縈烟如碧。紗籠罩翠。微自是佳境。李頰詩亦有中流欲暮見湘烟。非熟歷三湘。惡知其妙。

溫廷筠鷄聲茅店。舟人近板橋霜。語雖未融。自是早行佳景。

樂天始與元微之稱元白。繼與劉賓客稱劉白。劉有維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之句。白甚重之。以爲此等語。當有靈物護持。然小巧傷雅。不足述也。雪裏高山頭。早白聲響。差可以此爲法。終流惡道。



唐詩五言古稱雅正者當以魏徵述懷爲領袖  
七言古推王宏從軍

盧照隣雲光身後落雪態掌中迴倒愁金谷晚  
不惟玉山頽纖穠而不俳弱爲盛唐開先江前  
飛暮雨梁上下輕塵亦是絕唱青樓何物不知  
能無媿盧生佳句否

野禽喧戍鼓春草變征衣  
回顧長安道關山起  
夕霏駱賓王得之百讀百贊以爲不能及古人  
服善如此今之詞場處處迷陽矣

賓王候月恒持滿尋源屢鑿空天街分斗極地  
理接樓煩邊塞之佳咏也

張柬之將軍占太白小婦怨流黃唐人甚賞其  
語王元美是處烽烟欺太白誰家關月恨流黃  
本諸此

武三思理詣歸一處心行不二中有無雙感遺  
真俗兩緣同佞臣禪語從古有之不獨崔縉郎  
也宋延清亦有理契都無象心真不寄筌之語  
有時須問影無事則書空今日如天外平生似



夢中蓬心猶是客。華髮欲成翁。跡滯魂逾窘。情  
乖路轉窮。王適蜀中言懷也。失意中安得有此  
得意語。

劉希夷公子行。柔情纖語。幾不自持。自是唐人  
風致。然遂開輕薄之端。

崔湜婕妤怨。不分君恩斷。新粧視鏡中。徐彥伯  
君恩忽斷絕。妾思終未央。二起語旨雖不同。可  
稱競爽。

崔顥代閨人行。路難渭城少年。皆脂粉語。似其  
爲人。殷璠謂其屬意浮艷。名陷輕薄。信然也。李  
頎緩歌行。自是豪舉。口角送陳章甫詩。四月南  
風大麥黃。葵花未落桐葉長。青山朝別暮還見。  
嘶馬出門思舊鄉。情思藹然。聽董天彈胡笳。有  
青蓮之致。幽音變調忽飄灑。長風吹林雨墮。瓦  
甍如蔡女在傍。豈但胡人落淚。古意送劉昱。雖  
簡短。自是雍容。

皇甫冉朝暮泉聲落。寒暄樹色同。清猿不可聽。  
偏在九秋中。余兒大楫五歲時。擊節誦之以爲



有韻信中唐之絕作也

韓翃之星河秋一雁砧砧夜千家僧臘階前樹  
禪心江上山稍自道拔春城寒食滯伏有味一  
詩得官未爲倖也

錢起之人煙一飯少山雪獨行深佳期來客夢  
幽興緩王程柴門燕竹靜山月與僧來苔繞溪  
邊徑花侵洞裏人牛羊下山小煙火隔林深  
梨花度寒食客子未春衣竹憐新雨後山愛夕陽  
時虹翻潮上雨鳥落瘴中天上潮吞海日歸雁

出湖雲鳥道掛疎雨人家殘夕陽風生黑山道  
星下紫微天皆其五言之秀出者

司空曙之雨中黃葉樹燈下白頭人可與右丞  
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匹響

李端贈駙馬詩新開金埒看調馬舊賜銅山許  
鑄錢楊柳入樓吹玉笛芙蓉出水觀花鈿可謂  
麗語巫山詩遠不及皇甫冉

王少伯秦時明月在唐人七絕中錚錚者以其  
意渾而氣足琵琶起舞亦其次也宮詞則金井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梧桐奉帚平明閨情別閨中少婦極工極妙終  
遜前作五言古起語有極佳者如巖間寒事早  
衆山木已黃殺氣疑不流風悲月彩寒暮霞照  
新晴歸雲猶相逐天地寒更雨蒼茫楚城陰五  
言律起語秋霧連空各歸心浦澈懸霜天起長  
望殘月生海門對聯如雨滅龍蛇火春生鴻雁  
天語皆清蔚惜全篇不稱予想道賦長平伏冤  
文爲世所賞惜其不護細行遂不免於亂世  
獨孤及在朝時進謏言其爲文彰賢過惡長於

論議最嗜琴有目疾不治欲其專於聽故人稱  
琴癖詩詞似不及文然時有佳句五言古如言  
筌雙兩忘霞月祗相新東風滿帆來五兩如弓  
絃寒蟬慄巴鄧秋色愁沅湘崖口雨足收清光  
洗高天五律如濁劫相從慣迷途自謂安宗室  
劉中壘文塲謝客兒去燭延高月傾壘就小池  
艱難傷遠道老大怯前期禁省一分袂闔天三  
雨霜七絕如他時相憶雙航葦莫問吳江深不  
深差有意味必求全錦無足觀矣

ColorChecker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之渙黃河遠上三詩又出一塵欲求唐人七絕  
壓卷非此無幾矣晚唐愈工愈離愈巧愈下

太白峩眉山月四句入地名者五張謂星韜計  
日八句入地名者五二作皆無奇事麗語而情  
致儻然其用地名畧無痕迹所以稱妙

儲光羲五言古詩不覺常言近於風雅卽與李  
杜並驅駸駸驕前矣其語近道者如爲已存  
實際忘形同化初混沌本無象末路多是非大

道且泛然沉浮未云異其語有情趣者則四澤  
葭菼深中洲烟火絕落葉滿山砌蒼烟埋竹扉  
籟冷俱秋晏室寒欣景暎群峰懸中流石壁如  
瑤瓊五律如入道無來去清言見古今浮雲開  
太室華蓋上明堂盛唐之佳選也

李百藥勿多病毋趙以百藥名之與子安期皆  
七歲能文所著封建論贊道賦爲有用文章其  
渡漢江詩水激沈碑岸波駭弄珠專謁高廟詩  
締構三靈改經綸五緯同謁沈諸梁廟椒桂莫

ColorChecker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芳樽風雲下虛室皆沈澗可賦

岑景仁年十四卽以蓮華賦釋父繫知名于時  
文如宿構口授立成然爲制詔有餘爲詩律不  
足才各有所長也拜中書令慘然憂色曰宜弔  
不宜賀自以起孤生不營產業居處卑室無茵  
褥幃帶其器識優於文藝遠矣岑李輩皆治世  
華采而澳汨於隋光明於唐信乎士不逢時不  
見也

唐詩人爲盜者有蘇渙少剽巴蜀善用白弩商

旅苦之號白跣以比莊騶渙聞乃折節讀書進  
士及第旅寓江側不交州府人事都絕其後卒  
罹法死渙有集詩亦悲壯杜子美寄詩云再聞  
謂新作突過黃初詩又曰蘇大侍御渙靜者也  
隋以來樂府有堂堂曲再言堂者唐再受命之  
象永徽後歌武媚娘及桑條子母離又有突厥  
蓋契苾兒歌皆詩妖也契苾張易之小字子母  
盃盤也天寶後詩人多爲憂苦流寓之思及寄  
興於江湖僧寺而樂曲亦多以邊地爲名如伊



州甘州涼州等至其曲遍繁聲皆謂之入破自  
此唐遂不振矣

崔融蘇味道皆近倖黨融之中郎才貌是柱史  
姓名非味道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見賞  
於時味道死於遷斥崔融以撰武后哀冊文絕  
筆而逝佞諛何益哉味道詠霜詩孕冷隨鍾徹  
飄華逐劍飛洛城秋郊詩野童來摺拾田叟去  
謳吟蟋蟀秋風起蒹葭晚露深帝城猶鬱鬱征  
傳幾駸駸稱爲大雅崔融洛出寶頌甚華姚融

卒杜審言以薦引故服總麻古人感知如此

裴潯以藝苑主盟自任嘗哀古今辭績昭明文  
選自號天和通選當時文士非與遊者雖甚工  
不取世恨其隘潯詩甚多不傳其天和通選亦  
不傳

崔顥邯鄲官人怨出連昌長恨上以情致委宛  
而不流於纖也雁門胡人是七律而悞入於歌  
行者長安道數語殊雄快

常楚老祖罷行黑雲障天天欲裂壯士朝眠夢



宛結祖龍一夜死沙丘胡亥空隨鮑魚散腐肉  
偷生五千里僞書先賜扶蘇死墓接驪山土未  
乾赤光已向芒碭起陳勝管中鼓三下秦家天  
地如崩尾龍蛇撩亂入咸陽少帝空隨漢家馬  
是篇語語警策詞鋒鋒錐利足當隆準斬蛇劍又  
江上蚊子歌越女如花任江曲寒蛾夜夜凝雙  
綠任君撩亂錦窓中十幅輕綃圖夜玉數語亦  
自有味

宋延清經梧州詩青林暗換葉紅藥續開花春

去聞山鳥秋來見海槎虛氏村詩宿雲鵬際落  
殘月蚌中開薜荔搖青氣枕柳翳碧苔三會寺  
瑞鳥呈書字神龍吐浴泉法華寺臺香紅藥亂  
塔影綠篔簹果漸輪王族綠超梵帝家漢江詩  
漢廣不分天舟移杳若仙林虹映殘日江鶴弄  
晴煙粵王臺南溟天外合北戶日邊開地濕烟  
常起山晴雨半來遊禹穴石帆搖海上天鏡落  
湖中清遠峽兩巖天作帶萬壑樹披衣又猿飲  
排虛上禽驚掠水飛發藤州石髮綠谿蔓林衣

ColorChecker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掃地輕薦福寺乘龍太子去駕象法王歸又水  
入禪心定雲從實思飛極工極綺可與靈運並  
馳然延清詩律甚高人品甚卑讀其詩欲置之  
百尺樓上見其人當擠之萬丈潭底

宋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  
三絕都下有牛善網人莫敢嬰令文直往拔取  
角折其頸又嘗以五指撮確背壁上書得四十  
字詩爲太學生以一手挾講堂柱起以同房生  
衣於柱下壓之許重設酒乃爲之出旣之問以  
文章起仲之悌以躡勇聞季之憑精草隸世謂  
皆得父一絕

崔湜工於情語如憶夢殘燈落離魂暗馬驚捲  
簾雙燕入披幌百花鶯管絃愁不記梳洗嬾無  
情張燕公亟稱之其爲上相時年三十八暮出  
端門緩轡賦詩得意態色與洛陽春花照耀自  
是可兒惜其諂佞險惡終抵於敗昔人所謂鴟  
鴞而作鸞鳳聲也嬖奸恣一首遂爲五律絕唱  
王翰飲馬長城窟行雄詞利句可令祖龍辟易



古娥眉怨一唱三嘆足酒茂陵千秋之淚信爲  
奇作飛燕篇借以諷時自是豪宕

唐詩人壽者丘爲九十六員半千九十四丘爲  
恭謹八十致仕經縣署降馬而趨半千豪邁上  
書天子請得天下英才五千與權所長有一居  
先請伏死都市其趣尚不同如此憶半千爲武  
陟尉歲旱勸令發粟賑民不從乘令謁守私自  
發之倉儲殆罄刺史大怒會薛元起持節度河  
讓太守曰君有民不能恤使惠出一尉尚可罪

耶因得辭余在荆南以歲俸取粟濟民遂爲當  
事側目乃知今日監司不如古時一尉而負意  
氣若元起者亦胡可得半千詩云趙有兩毛遂  
魯聞兩曾參慈母循且惑况在行路心感慨深  
矣

孫述典故誥爲代言文最精密張燕公欲易一  
字不能其詩亦然如懸燈千嶂夕卷幔五湖秋  
宿莽非中土鱸魚豈我鄉野霽看吳盡天長望  
洛非孤帆度綠氛寒浦落紅曛一言興寶蓮三



入濟群生語別梅初豔爲期草欲薰美酒懷公  
譙玄談俟客潮關山曉漢月戈劍宿胡霜天路  
雲虹近人豪氣象迢山靜吟猿父城空應雉媒  
結語如早赴王正月揮毫記首年西南一何幸  
前後二龍來客行心緒亂不及洛陽時七言古  
風赤縣惟餘江樹月黃圖半入海人烟又一見  
湖邊楊柳風遙憶青青洛陽道皆典麗而不矜  
顏真卿序其文謂索隱渾元之始獨立常均之  
外

常理古別離詩君御狐白裘妾居湘綺情粟鈿  
金夾膠花錯玉搔頭離淚沾庭草征衣斷戍樓  
蠟蜻網清曙齒苔落紅秋騰細空房怯眉長滿  
鏡愁爲傳兒女意不用遠封侯警語深情閨閣  
之絕唱也

蕭穎士却李林甫拒永王璘識祿山之反狀阻  
源洧之退師宏識勁節高才遠志非開元諸子  
所可倫時稱蕭夫子有以也其論司馬遷敘事  
依違失褒貶體誠爲確論蒙山詩雲氣雜虹霓





松聲亂風水微明綠林際杳窳丹洞裏又林聲  
寒動葉水氣曙連雲桑榆清暮景雞犬應遙村  
杜甫摘句嗟賞見開元謾藝錄

李華與蕭齊名縣麗過於蕭徒爽自肆不逮也  
節誼志行亦相亞雖授僞署乃以完母故天下  
皆能諒其心其詩四皓詩東宮成羽翼楚舞傷  
懷抱後代無其人夙園滿秋草含刺時之意皇  
甫百泉嘗稱其草闕汎餘綠花靜落幽紅然此  
不足盡華也

平原聯句詩如權器花氣酒中馥雲華衣上屯  
耿滯楚國千山道秦城萬里人爲一時所稱賞  
餘皆嶽嶽蓋聯句詩從來鮮佳者豈所謂疾行  
無善迹耶

劉方平巫山高詩楚國巫山秀清猿日夜啼萬  
重春樹合十二碧峰齊峽出朝雲下江來暮雨  
西陽臺歸路直不畏向家迷梅花落詩新歲芳  
梅樹繁花四面同春風吹漸落今夜幾枝空少  
婦顏如此長城恨不窮莫將遼海雪來比後庭



中二詩格高意遠直超沈宋之上他詩如一叢  
黃菊地九日白衣人松葉踈開嶺桃花密映津  
雖平語自有味七絕如春怨夜月三首亦不下

王龍標

常迢寄杜工部楚岫千峰翠湘潭一葉黃地濕  
愁飛鵬天炎畏站鳶甚為杜所賞然此是工部  
效唾之餘也嚴節度卧向巴山庶幾旗鼓

余延壽南州詩金釧越谿女羅衣胡粉香織纈  
春卷幔采蘋暝提筐弄瑟嬌垂幌迎人笑下堂

河頭浣衣處無數紫鴛鴦此本五言律近詩紀  
誤入前四句以爲行非也其詩雖有聲病詞亦  
艷美

張籍詩情沉鬱而詞健爽短歌行云青天蕩蕩  
高且虛上有白日無根株流光瞥出還入地使  
我少年不須更是語真可佐唾壺之擊白頭吟  
羅襦玉珥色未暗今朝已道不相宜揚州青銅  
作明鏡暗中持照不見影節婦吟知君用心如  
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



相逢未嫁時廢瑟詞古瑟在匣誰復識玉柱顛  
倒蛛絲黑千年曲譜不分明樂府無人傳正聲  
秋蟲暗穿塵作色腹中不辨工人名幾時天下  
復古樂此瑟還奏雲門曲皆詞之有意者責韓  
吏部博塞及爲駁雜之說其人故是凜凜

客有誦李華言醫之作以爲極工余曰試誦其  
語客初舉曰引車登岡平視諸官丹素燭天仰  
不見空如水漂浮半在其中次曰流雲重輕或  
滅或明道路縣縣縈山繞川次曰箇輅梗梓楸

柚之林密孕元氣寒暑若一翳不流風幽不漏  
日次曰白烟微蒼通波滿望澹澹灑灑久而生  
根淅淅飛雨冥冥起雲沅湘春色蒼梧日晚聲  
與聽盡色隨望遠蘋荇荷葉組繡一川語未畢  
余曰子之所述工矣試取其全文觀之已讀其  
全文則神索氣緩客多於主使韓柳操觚必不  
若是大抵近世之爲文者句工而篇未工稱詩  
者調似而情不似以此按詩文思過半矣  
陸龜蒙秦惠王對方城之金十九爲兵一爲鐔



銚董澤之蒲十九爲幹一爲箕捲父子兄弟之  
血前後濺野草齊莫爲燕氛趙骨爲魏土其語  
非不道亮而結處氣奄奄不振故知戰國辯士  
之詞飛大阿於掌走豐隆於口誠不可及

李觀弔韓弁没胡中文似勝李華弔古戰場文  
或稱其流沙無波陰山無春邊草不綠寒鴻不  
宿與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徒亡群  
之語相埒至華之結語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爲  
之柰何守在四夷不若觀之秦中九月黃葉始

下長風西來烈烈飄瓦爲君申弔亦懼來者已  
乎一視時也命也然文章自有體裁不以數語  
爲得失觀與鬱愈相琢磨故其辭簡勁近古華  
尚啜六朝之腴而增潤之宜不逮也

羅隱辨害文云虎豹橫寧焚山而不顧菽粟蛟  
蜃橫寧絕流而不顧鈎網所全大所去小也順  
大道而行者救天下者也盡規矩而進者全禮  
義者也權救天下而君臣立上下正禮義惡得  
不全不能濟於用而君臣上下不正雖抱空器



奚施是以佐盟津之師焚山絕流者也扣馬而  
諫計粟粟而顧鈎網者也是數語詞備而義當  
然扣馬之事不見于諸書而獨稱於史記昔人  
有疑其傳會者愚謂伯夷自文王時歸周久矣  
武王觀兵三年而後動夷何不預折其謀而直  
於披甲上馬日引此數語竟無能阻孟津之戈  
載何爲計草草若此知其事真謬誕不足信也  
食粟采薇之說亦皆好事之口粟旣周粟薇獨  
非周家薇耶遜國而貧餓于首陽故甘就文王

之養苟其不餓奚以就養彼二子者豈申徒狄  
比而受養之後又欲一餓以成名耶

獨孤及琅琊溪述序云知足造適境不在大惟  
石皚皚涌湍潏潏洞壑無底雲興其間仲春氣  
至萬木華發亘陵被坂吐火噴雲語雖工非序  
體

皮日休霍山賦館閣諸公時稱之摘其佳者曰  
其屬者如駢其拇如枝其指又曰其秀爲春其  
清爲秋其翠如雲雲不能麗其色如烟烟不能



鮮若雨收氣爽丹青滿天曰有雲鶯鶯其勃如  
怒有泉烈烈其來如決叱豐隆奔列缺天地俱  
裂曰或仰而呀有如吮空或俯而拔有如攫地  
其睨而東有如貫日其暮而西有如孕月形容  
極妙然非賦體蓋漢賦已離於質而茲賦又去  
漢遠矣

盧肇漢堤詩有風雅之遺範其海潮賦稱日激  
水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其詞甚麗甚辨足稱  
大手筆乃赴試屢躓至自薦王僕射可念也其

後以李衛公薦得狀頭然時重其才名不稱爲  
倖

楊敬之華山賦不及皮之霍山其中數言令人  
擊節誦之亦是爽然曰醢雞往來周東西矣蟻  
蠅紛紛秦速亡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俄而復  
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陽矣纍纍粟祖  
龍亡矣此於賦雖遠可作諧語令秦政腐魄聞  
之知齊州九點虎視蠶食不足當書生一噓  
宮室之賦莫過小雅之斯千所謂墨飛鳥革噲



增冥冥既已極其形容而首以兄弟相好亂以男女室家得誦禱之體豈務恢張飛動誇銅狄而侈金觚漢賦雖麗視之雅遠矣

李華含元殿賦不能出後人範圍然其詞義斟酌三步五顧亦欲軼漢而模雅其中警語如十扇開閉陰陽睚眦容典七局方駕五車示王者之無外不樹屏於清都又矛戟森森材官羽林聲破丘山氣鷲飛沉爪扶千鈞跟騰百尋又時雨膏田九農快暢雲歸山穴儵以昭曠白日麗

於宮隅混晶光而益壯於是風師歛威織埴不升穎絕搖芒葉無翻稜又天華爽霽朗日朝徹赤旗絳庭朱柱艷月仰白帝而金精開稜河宮而銀燭發又瑤臺之靡不可以形萬國土階之陋不可以儀天地奢不遜而儉固允執中於大位此亦依稀得雅之一斑蕭穎士謂景福之上靈光之下非諛也

李庚東都賦籠故地之銅駝抱舊里之玉鷄又鴛尾鱗翠虹梁壘壯出地標圖臨流寫障又追



卷之七  
俗而爲鄰化殷頑而作柔原臙臙而耕溺水  
濺濺而洗由又汜水而鄭陽翟而韓晉盟河陽  
秦戍新安一旅之兵一坏之土麤氏乘之不享  
文武又金堂玉戶絲鳴管語我道如堯我稅如  
貉貧庾而稻賤筍而楊又動植小遂猶有枯天  
日月所至猶照叛土西都賦雞鳴朱邱火度青  
槐先尊孽雲後車奮雷又木秀茸葩紅舒綠繁  
語皆雅馴且不諱亂不掩失昔人謂司馬賦諷  
一而勸十茲殆戒十而誦一也

道士山玄卿新宮銘云良常西麓原澤東泄新  
宮宏宏崇軒輒鞅雕甍盤礎鏤檀竦紫碧尾鱗  
差瑤階肪截閣凝瑞霧樓橫祥霓騶虞巡徽昌  
明捧闌珠樹規連玉泉矩洩靈颯遐集聖日俯  
晰太上游儲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真班列仙  
翁鵠立道師水潔飲玉成漿饌瓊爲屑桂旗不  
動蘭幄牙設妙樂競奏流鈴間發天籟虛徐風  
蕭冷徹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變玄雲九成絳  
雪易遷徒語黃初詎說如毀乾坤自有日月是





文蘇子瞻甚稱之整麗有色唐人以為蔡少霞  
夢中得之豈真坐詣仙境耶

喬潭裴將軍舞劍賦云青天兮可倚白雲兮可  
央觀二龍之追飛見七星之明滅維朱干之逸  
勢應金奏之繁節其語亦雅惜其結處微弱  
皮日休桃花賦臺榭衆芳綠餘陽和又不淡不  
深若素練輕茜玉顏半醺又美景妍時春含曉  
滋密如不輸繁若無枝又近榆錢兮糝翠屬映  
楊柳兮顰愁眉玉露厭浥妖紅墜濕又微動輕  
風婆娑暖紅皆極其猗靡誠唐賦之最佳者宋  
延清秋蓮不及遠矣

張曙舉進士避難巴州宴於郡樓作擊甌賦宋  
人史繼祖稱之以爲極工有客誦其詞云何彼  
穠夫高樓燕喜叩寂含商窮玄咀微拂綺井以  
連簾送楓汀之靡迤又疾除奮袂曲折縈組澗  
浚下壠底之泉鳴咽上潯陽之櫂鶯隔溪而對  
語依隱樹以哀吟一浦花紅千山月午又樓前  
芳草兮關山道江上孤帆兮楊柳津此子安勝

王閣之類取辦俄頃雖有才情要亦俳之俳者也

玄猿賦道士吳筠所作皆寄托之詞家仲常論其弄游雲之亂飛嬉落日之橫照余愛其不賦不役靡勞靡動如政教之未施保巢居之淳淳匪虞氏之所及何徂公之能馴可爲招隱一助劉禹錫何卜賦云層龍之伎非曰不偉時無所用莫若履狵作備之工非曰可珍時有所用貴於斲輪又同涉干川其時在風浴者之吉泝者

之凶同蕪于野其時在澤伊種之利乃穆之厄此失意感慨之詞勝於問大鈞然去楚騷遠矣羅隱蟋蟀詩起語頑麤斃芳吹愁夕長層戍有動歌離弔夢亦甚奇警其末云危條稿飛袖恨啣啣別帳釭冷柔魂不定美人在何夜影流波與子佇立徘徊思多非不工緻終是末世氣象與唐風蟋蟀遠矣

陸龜蒙恠松圖贊亦橫恣自喜曰才不得用於世則伏而不舒薰蒸沉酣日進其道權擠勢奪

卒不勝其阨號呼嗷擊發越赴訴然後大奇出於文彩天下怪之指爲怪民吁其自喻乎彼邈世無悶者其何奇何怪

陸龜蒙蠹化蟹志一篇浸淫柳河東美去昌黎氏尚河漢

權德輿郊居記濯于潺湲風于碧鮮紅葩火然素映雪翻張說東山記虹泉電射雷木虛吟愧恍疑夢間關忘術雅興澹詞足相頡頏

司空圖詩如曲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船鷗和湘

鴈下雪隔嶺梅飄碁聲花院閉幃影石壇幽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人晚粧留拜月春膳更生香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語皆有致其論詩曰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庶幾可與言詩者

元次山書曰三皇用真而耻聖五帝用聖而耻明三王用明而耻察其語卓詭大都如此李商隱贊其文曰其疾怒急擊快利勁果出行萬里不見其敵其正聽嚴毅不滓不濁如坐正人黜



彼佞者豎麾爲門懸木爲牙張蓋乘車屹不敢  
入其摠首會源條網正日若國大治若年大熟  
辯頭鑿齒扶服臣僕融風彩露飄零委落裴延  
翰贊杜牧之曰其扶則挫僂敢斷果行若誓牧  
野前無有敵其正視嚴聽前銜後鑿如整冠裳  
袂謁宗廟其破馱疾惡提障初終若濡稿於未  
焚膏瘠於未穿變醜養瘡堯醜舜薰二贊相同  
當時風尚如此

皇甫湜序顧逋翁集云吳中山泉氣狀英淑怪

麗太湖異石洞庭朱實華亭清嘖與虎丘天竺二  
諸佛寺鈎綿秀絕君生其間翕輕清以爲性結  
冷汰以爲質胸鮮榮以爲詞偏於逸歌長句駿  
發踔厲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脇其重之如此逋  
翁晚歲喪子已復生子非熊卽前子再來其集  
卒賴非熊而傳信乎人不可以無年不可以無  
子

陸希聲序李元賓集序云自漢明後文體寢弱  
以至六代媯然華媚無復筋骨陳伯玉始復古



制雖博雅典實猶未能全去諸靡至退之乃大  
革流靡落落有老成之風而元賓則不古不今  
卓然自成一體激陽發越若絲竹中有金石聲  
得意處如健馬在御蹀躞不能止時人以爲確  
論歐陽公唐書采其說

司空圖注懲征賦後述云盧君當風雅世獨以  
讒擯致憤累千言亦猶虎之餌毒蚊之飲鐵  
其作也雖震丘林鼓溟漲不能挾其咆哮之氣  
吁嗟盧君不能自晦而遭擯又不能自持而逞

憤咄咄無俚若此今讀考繁衙門章能無媿色  
裴晉公荅李翱書言文者聖人假之以達其心  
達則已理窮則已非故高之下之詳之略之也  
昔人有見小人違道者耻與之同形貌共衣服  
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以異惡知其倒之反  
之之非哉故文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深  
淺不在磔裂章句墮廢聲韻也人之異在風神  
之清濁心志之通塞不在於倒置眉目反易冠  
帶也又言昌黎恃其絕足徃徃奔放不以文立

制而以文爲戲吁嗟乎落落老成之言爲世道  
慮如此今之沾沾自喜者可不猛省於斯言

劉長卿銅雀臺歌春風不逐君王去草色年年  
舊宮路宮中歌舞已浮雲空指行人往來處勝  
李嶠汾陰行末後數語嗟乎文固不可以時代  
論也元稹苦樂相倚曲未有因由相决絕猶得  
半年佯暖熱肯哉何其近情

孟郊將新變故易持故爲新難青山有蘼蕪淚  
葉長不乾又寒草根未死愁人心已枯苦語苦

調颯然衰世之風送弟詩曉色奪明月征帆逐  
天動春風楚濤高旅榜將誰共又長安日下影  
又落江湖中自是傑作

鄭谷烟濃草遠望不盡千古石城閑夕陽二語  
情深賞令莫愁魂起

賈休思太白詩紫皇素前五色麟忽然掣斷黃  
金鎖五湖大浪如銀山滿舡載酒槌鼓過賀老  
成異物顛狂誰敢和寧知江邊墳不是猶醉卧  
詞亦滄蕩可配東方諾諾



鮑溶寄李益詩舊事與日遼酒花仍舊香藹然  
離思如在目前又我恐雲氣色損君鞍馬光不  
無微動故知安隱爲難耳

沈佺期詩小度巫山峽荆南春欲分使君灘上  
草神女廟前雲樹悉空中見猿多天外聞別來  
如夢裏一想一氛氳四句內灘上廟前空中天  
外渾不覺其重空中舊本作江中殊無意味

杜樊川識見絕人談事談理皆中肯綮其論文  
曰凡爲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詞彩章句爲

兵衛未有主疆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衛不華赫  
而莊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隨主所指如鳥  
隨鳳魚隨龍師衆隨湯武騰天潛泉橫裂天下  
無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辭句繞前捧  
後是辭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闌關紛紛莫知其  
誰朝聚莫散而已是以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  
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意能遣詞詞  
不能成意其志李戡慕曰元白詩非不成家而  
中多纖艷不逞非莊士雅人輒爲破壞流於民



間疏於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媒語冬  
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  
治之使後代有發憤者其持論卓然如此大抵  
文章爲士君子職業本經宗雅循墨守規如農  
耕女織何足自喜彼鬪奇競富沾沾相命恣披  
猖而引浮薄寧不爲世道之賊昨會陸宗伯云  
近來士子於佛經能擿其一二於聖經乃昧其  
七八又曰詩集命多書生愈少嗟乎書生之少  
不足慮獨慮狂徒之日衆耳安得起杜樊川痛

治之

劉隨州能以常語爲幽致如微明漢水極搖落  
楚人稀百花如舊日萬井出新烟老得滄洲趣  
春傷白首情桃花迷聖代桂樹狎幽人積雨悲  
幽獨長江對別離牛羊歸故道鳥雀聚寒枝又  
雜聲共林巷燭影隔茅茨譬之菰飯菜羹自足  
適口其洞庭湖詩疊浪浮元氣中流浴太陽置  
之杜律中不能復辨

李義山詠月云池上與橋邊難忘復可憐簾開





最明夜簾卷已涼天流處水花急吐時風葉鮮  
姮娥無粉黛只是逞嬋娟詠荷云都無色可並  
不奈此香何瑤席乘涼設金羈落晚過迴衾燈  
照綺渡微水沾羅預想前秋別離居夢擢歌賜  
更衣云密帳真珠瑤溫韋翡翠衾楚腰知市寵  
官肩正剛強結帶懸扼子緇領刺鴛鴦輕寒衣  
省夜金斗慰沉香此齊梁之遺響沈宋而後所  
不道者

王右丞苦熱納涼諸作駸駸建安而興致更遠

贈裴十一詩欣欣春還旱淡淡水生陂桃李雖  
未開萼萼滂芳枝早春讀之遂欲携手青郊  
李頎百谷聚雲色莓苔侵屋梁爲美景荷葉累  
江魚白醜貯香梗爲美食手持蓮花經目送飛  
鳥餘爲美迺世稱李頎三美

常建古詩西山之作爲第一松際清光又其次  
也劉長卿密竹藏晦明雲峰爭向背亦有餘致  
錢起雲裏隔窻火松間下山磬又片水明斷崖  
餘霞入古寺爲招提妙作

柳宗元田家三首古選之最佳者籬落隔烟火  
一章杜甫見之亦當失色

王右丞韋蘇州杜工部詩各自有致難以議其  
優劣如游匡廬武夷諸山涉覽成趣何有等第  
若在文章則韓一格柳一格蕭一格李一格如  
樓閣臺殿大小工拙肇然在目雖好尚有時而  
千古定評自在

劉賓客楊柳枝詞煬帝行宮汴水濱數株殘柳  
不勝春晚來風起花如雪飛入官牆不見人未  
句有無窮之思無窮之恨又長安陌上無窮樹  
惟有垂楊絮別離甚感慨而不騷屑黃學士云  
雖乏曹劉左陸之豪壯自爲齊梁樂府之將領  
然哉薛能亦有一首云洛橋晴影覆江舡羌笛  
秋聲濕塞烟閑想習池公宴罷水蒲風絮夕陽  
天差足嗣響

中宗宴群臣和栢梁體無一足觀蓋其時作者  
皆以矜蟲鬪鶴圖縉剪錦之才而欲模雅規漢  
又加以七言其不相及固宜上官昭容脂粉語



耳以代帝制其何堪

萬葉五日觀妓詩眉黛奪將萱草色紅裙妬殺石榴花小有致耳謂之雅不雅謂之工不見其工闕道五絲能續命二語近於惡俗以此詩入選却似不識一丁人

六朝俳而思促盛唐俳而氣王七言絕感唐意足而氣隨中晚意工而氣索其絕群拔萃者又不可以時代差等

沈雲卿獨不見有悠然之思崔司勳黃鶴樓有沛然之勢二作並佳無能軒輊晴川歷歷芳草淒淒以大白才思豈不能爲此只是當行本色有不能增加耳是知古人重才情不以奇麗相壓

柳子厚貞符以貶逐無聊而作諛詞稍變俳體健爽自肆足破封禪之謬然前後纏繞無貫珠走丸之妙使退之爲之當更高一格何元朗甚愛之曰是唐文第一嘗對人誦其所爲濯疾煦寒不降霖雨滂滌盪沃蒸爲清氛踈爲冷風小



屬而支大生而孛鄰以龍衰魯以麟弱白雉亡  
漢黃犀死莽惡在其爲符也等語然此可謂之  
秀語不見其爲傑語取以冠唐吾未之許

宗元平淮之雅窺江漢常武之藩非率爾作也  
其中雖盛誇勳烈每含刺意如云彼昏卒狂哀  
兇翰頑蜂蝟斧蟾赤子匍匐厥父是亢怒其萌  
芽以悖太陽曰蝟曰蟾曰赤子曰萌芽可以知  
其非大敵難克者矣方城之章之勝皇武如曰  
士獲厥心大袒高驥曰雨雪洋洋大風來加于

煥其寒于邇其遐曰完其室家仰父俯子汝水  
云云旣清而灑詞在文質之間最爲得體黃狀  
元曰唐併天下之力僅取三州於困斃之餘且  
本吾臣子而以逆誅本吾土地而以衆服何至  
君臣動色相慶有覩面目矣韓柳歌詠寧不內  
媿然韓乃奉命勒碑柳在遠州欲借以媒進耳  
般舟臺禪室之雅名也子厚爲日悟和尚作碑  
其末摠叙數語曰無得而修故念爲寶相不取  
於法故律爲大乘壞衣不飾揣食不味覆薦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正如此者

唐之詞鋒柳爲第一而韓以質駕之宋之詞鋒蘇爲第一而歐以雅御之皆擅世之文也

子厚乞巧文寫出佞人如畫如曰欣欣巧夫徐入縱誕毛群掉尾百怒一散又沓沓鴛鴦恣口所言迎知喜惡默測憎憐播唇一發徑中心原今之所謂豪士何以異此又曰眩曜爲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吟哢飛走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宮沉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誇談雷吼今之

後凡出於生物者擯而勿用不自知其慈攝取調御凡歸於正直者動而成群不自知其教萬行方厲一性恒如寂用之涯不可得也此數語盡高僧之戒行大惠其全文亦布置有法南嶽大明寺律和尚碑曰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曹溪第六祖碑曰勞動專默終揖于深厖合猥附不夷其高皆禪語之精者其全篇皆暢而健蘇東坡亦曰南岳謚碑妙絕古今自唐至今誦述祖師未有道亮簡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所謂文伯何以異此

子厚極服韓子曰退之所敬司馬遷楊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雄之遺言措意短局滯澁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自若時以爲確論

柳詩如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霧暗水連堦月明花覆滿海霧連南極江雲暗北津又西陸動涼氣驚烏號北林平野草綠晚鶯啼遠林皆有真趣至味蘇東坡曰所貴於枯淡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淡亦何足道

玉川月蝕王元美以爲病焚人囈語其評甚當姚氏何爲而選入文粹粹之云者以其無瑕玼也此等亂道惡語惡可令書生輩入目

賈浪仙之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與孟襄陽之林花掃更落徑草踏還生皆膚淺無遠味深意

王右丞深於禪理其作六祖能禪師銘直窺三昧與諸作迥異今錄于此云五蘊本空六塵非



有衆生倒計不知正受蓮花承足楊枝生肘苟  
離身心孰爲休咎至人達觀與佛齊功無心捨  
有何處依空不著三界徒勞八風以茲利智遂  
與宗通愍彼偏方不聞正法俯同惡類將興善  
業教忍斷嗔修慈捨獵世界一華祖宗六葉大  
開寶藏明示衣珠本源常在妄轍遂殊過動不  
動離俱不俱吾道如是道豈在吾道遍四生常  
依六趣有漏聖智無義軍句六十二種一百八  
喻悉無所得應如是任

劉賓客大鑿禪師碑云惟如來滅後中五百歲  
而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華人始聞其言猶夫重  
昏之見芻蕘後五百歲而達摩以法來華人始  
傳其心猶夫昧旦之覩白日其文不及柳河東  
遠甚豈極盛者難爲繼耶有鄭愚者作大圓碑  
語雖不道便於警俗其銘曰造衆罪欺心王作  
少福湏天堂又曰心作惡口說空欺木石嚇育  
聾瞶中讀之爲之一笑

張燕公額珠內隱非指莫效心鏡外塵非磨莫



照李華如來現滅四魔橫恣人天無怙寄命崩  
崖又觀法無本觀心不生喻金剛之最堅比師  
子之無畏圓月照海高深盡明惠風吹雲宇宙  
皆淨舒元與金相凝凝烟水奔走雷颺箭雨溟  
濛不朽崔黯五老窠竈懸泉墜天杭香藥靈鳥  
閑獸善皆招提之藻語也

陳子昂修竹篇骨氣藻思兼至並美四子所不  
能逮也宿空餘峽西遷至散關登薊丘樓秋園  
臥疾諸古詩注頽波而回雅調儼然建安口吻  
余在宦路常誦其芳歲幾陽止白日屢徂還功  
業雲臺薄平生玉珮捐之語未始不爲之憮然  
僧靈一宿天柱觀詩花源隨水遠洞府過山逢  
泉湧階前地雲生戶外峰亦是可諷惜其首尾  
不稱僧可朋虹收千嶂雨潮弄半江烟貫休好  
山行恐盡流水語相隨清寒僧遠雲收海雨靜  
角掩山城譬彼飛蟲時亦弋獲

馬戴疎雨殘虹影回雲背雁行猿啼洞庭樹人  
在木蘭舟李洞鯨吞洗鉢水犀觸點燈船島嶼





分諸國。星河共一天。在時革中亦是錚錚  
李約從軍行看圖開教陣畫地靜論邊烏壘天  
西戍鷹巢塞上川路長惟筭月書遠每題年無  
復生還望翻思未別前又觀祈雨七絕云桑條  
無葉土生烟。簫管迎龍水廟前。朱門幾處航歌  
舞。猶恐春陰咽管絃。二詩推陳致新深意逸思  
自是出人約善鼓琴性嗜茶能自煎曰茶須緩  
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有焰者曾奉使行硤石  
縣東愛渠水清流旬日忘餐其雅致如此

陳子昂蒼喬補闕巖蒼梧鳳啜唳白露蟬羽  
翰本非匹結交何獨全韓退之贈李觀北極有  
羈羽南溟有沉鱗川原浩浩隔影響兩無因此  
相陳之意而爲之者也其詩簡質亦相似

子昂峽口大漠南橫絕界中國巖石何紛糾赤  
山復翕絕遠望多衆容逼之無異色崔萃乍孤  
斷透迤屢廻直分明是游記中語其筆勢何道  
勁音響何鏗鏘蒼韓使云漢家失中策胡馬屢  
南驅起語最好雨雪容顏改縱橫才位孤何其



慷慨

子昂語之奇者如四十九變化一十三死生翕  
忽玄黃秉驅馳風雨情亦是爽爽五言律如城  
分蒼野外樹斷白雲隈野戍荒烟斷深山古木  
平懷別三吳道言追六郡雄片雲生極浦斜日  
隱離亭又離亭暗風雨征路入雲烟明月隱高  
樹長河沒曉天山川亂雲日樓榭入烟霏古木  
生雲際孤帆出霧中野樹蒼煙斷津樓晚氣孤  
沙浦明如月汀葭晦若秋晚風吹盡角春色耀

飛旌思積芳庭樹心斷白眉人腐龜寒思晚猿  
鳥暮聲秋暮息蘭臺策將從桂樹遊忘機委人  
代閉牖察天心以上數語脂粉洗盡烟霞橫生  
錢起七律如臺下鴛鴦爭送遠岳陽雲樹待行  
春卽初盛何加幽溪鹿過苔還靜深樹雲來鳥  
不知便是中晚意味

祖詠望薊門詩音調高爽起語燕臺一去客心  
驚笙鼓喧喧漢將營有駿馬著鞭勢中四句甚  
精工但生動侵權四言聲重疊是知詩無疵病



亦是甚難

郎士元寄錢起詩月在上方諸品靜心持半偈  
萬緣空真禪關之妙唱也未句更憶雙峰最高  
頂他時期與故人同餘興萬然曾見朱太史家  
宋本作他時不知後人何爲改作此心於解未  
通

建牙吹角詩一步進一步首二句雖奇峻而少  
雍容至家散萬金二句稍自適上漁陽老將二  
句更覺老成白馬翩翩風味逸宕卽李杜無加

也

韓愈南伐旋師太華東天書夜到冊元功劉方  
平洛陽新月動秋砧瀚海沙場天半陰韓翃僊  
臺初見五城樓風物淒淒宿雨收李頎流澌臘  
月下河陽草色新年發建章司空曙迢遞山河  
擁帝京參差宮殿入雲平李頻中流欲暮見湘  
烟岸葦無窮接楚天盧綸露如輕雨月如霜不  
見星河見雁行劉長卿若爲天畔獨歸秦對水  
看山欲暮春李頎知君官屬大司農詔幸驪山



職事雄新加大邑綬仍黃近與單車去洛陽皆  
七言律起語之最佳者

沈佺期兩地江山萬餘里何時重謁聖明君歌  
吹竊恩歸路晚棲鳥半下鳳城來賈至共沐恩  
波鳳池裏朝朝染翰侍君王王維野老與人爭  
席罷海鷗何事更相疑關戶著書多歲月種松  
皆作老龍鱗張謂不醉郎中桑落酒教人無奈  
別離何岑參聞道綸川多勝事玉壺春酒正堪  
携高適爲問邊庭更何事至今羌笛怨秋風柳

宗元共來百越文身地猶是音書滯一鄉李頎  
零落梅花過殘臘故園歸去又新年張喬十載  
重來值棹落天涯歸計欲如何皆七言律結句  
之妙者

陳子昂銀燭吐青烟金樽對綺筵杜審言獨有  
宦遊人偏驚物候新劉昫春虛木葉紛紛下東南  
日烟霜孟浩然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高適  
碣石遼西地漁陽蓟北天祖咏別業居幽處到  
來生隱心許渾樽前萬里愁楚塞與皇州岑參



灞上柳枝黃  
鱸頭酒正香  
吳均咸陽春  
草芳秦帝捲衣裳  
柳暉汀洲采白蘋  
日落江南春沈頌  
君家東海東  
君去因秋風  
萬齊融東南飛鳥處  
言是故鄉  
天姚崇夜渚  
葦浮烟蒼茫  
晦遠天孟浩然已失  
巴陵雨猶逢  
蜀坂泥岑參送客飛鳥外  
城頭樓最高  
李頎夜夢還京國  
鄉心恨擣衣子月過秦正  
寒雲覆洛城  
梅花今正發  
失路復何如  
可嘆芳菲日  
分爲萬里行  
寂寞俱不偶  
裴絕空秦蕭頴士  
絕塞臨光祿  
孤營佐貳師  
張

謂夜色霽寒烟  
燈花拂更燃  
皇甫曾悠  
然千里去  
惜此一樽同  
趙冬曦語別意  
嗚嗚零陵湘水西  
賈島寒落關河  
幕霜風樹葉低  
盧綸楚國青蕪上  
秋雲似白波  
泥坂望青城  
浮雲與棧平  
蘇味道飛雨欲  
迎旬浮雲已送  
春薛稷寶宮星宿  
却香塔鬼神助  
蘇許公北風吹  
早雁日夕渡河  
飛天蹕御層  
芬高高積翠分  
錢起芳草忽無色  
王孫復入關  
司空曙黃葉前朝  
寺無僧寒殿開  
皆五律起語之佳者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ColorChecker 3000

杜審言坐携餘興往還似未離群張說不作邊  
城將誰知恩遇深不果朝宗願其如江漢何王  
維回看射鵰處千里暮雲平高適莫言關塞極  
雲雪尚漫漫宋廣平天下方無事空餘襟帶名  
宋之問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趙冬曦江天  
千里望誰見綠蘋齊崔珪自君遼海去玉匣閉  
春絃萬齊融海潮與春夢朝夕廣陵江李頎客  
心君莫問春草是王程聞樽洛水上怨別柳花  
斷儲光羲他日思吳會常因西北雲羅鄴那知

橫吹笛江外作邊聲皆五律結語之佳者

上官儀鵲飛山月曉蟬噪野風秋蕭遇水堤烟  
報柳山寺雪鷲梅嶺况遠寺吐珠閣春潮浮綠  
烟賈島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王維人家在  
仙掌雲氣欲生衣韓退之院閉青霞入松高老  
鶴尋劉禹錫月落方收鼓天寒更炙笙李頎四  
鄰見跡木萬井度寒砧積翠含微月遙泉韻細  
風陶翰爽氣凌秋笛輕寒散暝砧裴迪草堂荒  
產蛤茶井冷生魚張祐夜入霜林火寒生水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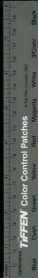
鍾韓朔夕陽山向背芳草水東西竇叔向日啣  
高浪出天入四空無元微之遠目傷千里新年  
思萬端皆五律之最警策者

唐婦人有爲夫作誌者云君姓曹名因字鄙夫  
世爲鄱陽人祖父皆仕唐高祖朝惟君三舉不  
第安命樂道繩墨自守及卒于長安道朝士里  
人無不太息予獨不然慰其母曰百畝足養百  
卷足遺縱浪大化遊戲小兒死生聚散萬古常  
常耳何足掛靈府哉予周氏君室也歸君八載

恩至義篤故贈之銘銘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  
達人大觀哀復何言嗟乎婦人而達理如此其  
辭簡勁不俳弱故筆之

韓垂作金山詩盤根大江底棟影浮雲間雷霆  
常間作風雨時往還語覺太實不如張祐之僧  
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樹影中流見鍾聲兩岸  
聞爲道拔獨祐末二句稍鄙俗且不切題不如  
垂之象外懸清景千載長躋攀也

許渾蓮塘詩烟開翠扇清風曉水泛紅衣白露



秋亦是楚楚惜其首尾不稱

柳中庸征人怨詩歲歲金河復玉關朝朝馬策與刀環三春白雪歸青塚萬里黃河繞黑山怨而不怒悲而不傷有溫厚和平之意

盛小叢突厥臺詩雁門山上雁初飛馬邑欄中馬正肥日旰山西逢驛使殷勤南北送征衣音韻頗挫不似女子之詞

獨孤及序皇甫冉集曰五言詩之源生於國風著於李蘇盛於曹劉其所自遠矣當漢魏間雖

已朴散爲器作者猶質有餘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則有朱絃踈越太羹遺味之嘆歷千餘年至沈詹事宋員外始財成六呂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倫歌之而成聲綠情綺靡之功至是乃備雖去雅浸遠其麗有過於古亦猶路藝出于土鼓篆籀生於鳥跡沈宋旣没而崔詞勳王右丞崛起開元天寶間得其門而入者代不數人皇甫補闕其人也大畧以古之比興就今之聲律涵詠風騷憲章顏謝至若麗曲逸思奔發感動





則天機獨得非師資所獎是時皇甫兄弟才名  
滿世而冉尤彰灼其與獨孤常州皆有意於復  
古故其相知如此

司空表聖論詩云陳杜濫觴之餘沈宋始興之  
後傑出於江寧宏思於李杜極矣右丞蘇州趣  
味澄曼若清沆之貫達大層十數公抑又其次  
元白力就而氣孱都市豪估耳表聖雖生唐末  
其人固卓然者故其持論不詭隨如此又言隣  
女自嬉補袖而舞色絲屢空續以麻絢要亦譏

元白之詩也研骨練髓憂魄淒神鼓煦呵春霞  
溶露滴所自負者如此

李華曰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繫乎時本乎作  
者六經之志也繫乎時者樂文武而哀幽厲也  
有德之文信無德之文詐臯陶之歌史克之誦  
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詞詐也夫子之文章偃  
商傳焉偃商沒而伋軻作焉蓋六經之遺也屈  
平宋玉哀而傷靡而不遠六經之道避矣淪及  
後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則文



義浸以微矣此論可與退之並驅俱具千古隻  
眼迥出八代之上

元次山與蕭李董競爲古文而元獨矯峻近于  
險怪獨大唐中興誦稍平典爲世所推然安史  
賊臣而稱爲孽臣茲驕又曰邊將騁兵何其不  
裂皆於鼻鏡而弛弛如此其曰竟徒逆備涵濡  
天休死生堪羞則有諷刺姑息之意此作變雅  
則可謂誦則失體著書自稱琦玕子以山名也  
詩亦近怪其人可謂清絕

楊炎河西平胡誦云金鼓一振天地徘徊血亂  
玄黃聲鸞尾屋語亦壯哉鳳翔出師誦太靡迤  
不及元氏

段成式酉陽雜俎有諾臯記諾臯者太陰將星  
神名言所志皆幽昧也又有支諾臯支者干支  
之支謂分類也其序云聖人定璇璣之式周禮  
立巫祝之官考十輝之祥正九黎之亂當有道  
之曰鬼不傷人在觀德之時神無乏主若列子  
言龜下之拘撮莊生說尸下之雷霆楚莊爭隨



咒而禍移。齊桓觀委蛇而病愈。成式爲溫廷筠  
婿。廷筠著書稱其驥子。謂語怪說實。猶其驥悅  
口。翁婿間俱尚怪類如此。

羅鄴閨怨云。夢斷南窓啼曉烏。新霜昨夜下庭  
梧。不知簾外如珪月。還照邊庭到曉無。鄴唐末  
人。其詩能自道。上恐羅隱輩不能起其乘也。  
張旭春草青青萬里餘。邊城落日見離居。隱隱  
飛橋隔野烟。石磯西畔問漁船。起語甚工。惜其  
末不稱。

李益雜體詩。藍葉繡重重。藍花石榴色。少女歸  
少年。光華自相得。愛如寒爐火。棄若秋風扇。山  
岳起。面前相看不相見。春至草亦生。誰能無別  
情。殷勤展心素。見新莫忘故。昔人謂此詩可繼  
塘上。是未必然。要亦唐樂府之最佳者。後人添  
入四句。殊可憎。唐史稱益有妬癖。防妻妾過嚴。  
有扇戶布灰之誚。豈霍小玉爲祟。令廣陵姬日  
悚。揚信州葛溪鐵也。薄倖人自背詩語何耶。  
虞伯施初晴詩。歸雲半入嶺。殘滴尚懸枝。孤鶴

詩危心猶警。露哀響。聞天詠物之最工者。其  
別作如橫空一鳥度。照水百花然。綠野明斜日。  
青山澹晚烟。又竹開霜後翠。梅動雪前香。鳧歸  
初命侶。雁起欲分行。又輕騎猶嘶。勒疑兵尚解。  
鞍有月關猶暗。經春隴尚寒。又蔽日卷征蓬。浮  
天散飛雪。全兵值月滿。精騎乘膠折。蓋猶徐陵  
輩之遺響。而更加婉繹者。褚休明靡靡不及虞  
遠甚。獨傷李少府詩。稍自振策。

楊景猷霧中分曉日。花裏弄春禽。垂藤掃幽石。  
卧柳礙浮槎。雜草生還綠。殘花落尚香。爲太宗  
所吟諷。其人亦軒軒不羈。岑景仁詠其山池云。  
雕楹網羅薜。激瀨合瓊甃。其風趣可想。

王無功隱於酒。俯玩一世其山中。述云。風鳴靜  
夜。琴月照芳春。酒直置百年內。誰論千載後。自  
可想其胷次。又歸來南畝上。更坐北谿頭。古岸  
多磐石。春泉足細流。東隅誠已謝。西景懼難收。  
又東臯薄暮望。徒倚欲何依。樹樹皆秋色。山山  
惟落暉。又置酒燒枯葉。披書坐落花。又促軫乘



明月抽絃對白雲又北塲耘菴罷東臯刈黍歸  
相逢秋月滿更值夜螢飛又崩榛橫古蔓荒石  
擁寒苔野心長寂莫山徑本幽迴曲盡隱居之  
致

無功諸詩近而不易質而不俚洗盡鉛華獨追  
漢魏與隋末唐初諸人迥異其採藥遊仙又甚  
奇麗如駕鶴來無日乘龍去幾年三山銀作地  
八洞玉爲天又上月芝蘭徑中巖紫翠房金壺  
新練乳玉釜始煎香六局黃公術三門赤帝方  
又道士言無宅仙人更有村斜谿橫桂渚小徑  
入桃源此數語遂足掩蔽四傑

上官儀諸作傷於艷媚惟晚雲含朔氣斜照蕩  
秋光沈寥空色遠芸黃淒序變稍爲清蔚

張昌宗太平公主山亭侍宴詩淮南有小山羸  
女隱其間折桂芙蓉浦吹簫明月灣扇掩將羅  
曲釵承墮馬環歡情本無限莫掩洛城關此詩  
人推其整麗且起語旣奇結語亦健

喬左司與子昂相頡頏藻思橫陳風格不墮如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棄妾篇苦寒行從軍行和李侍郎古意廢駿篇  
長篇短歌搗琢顏謝之俊麗本源漢魏之簡質  
信爲一時才子乃以女奴故終爲情死惜哉長  
信宮中樹下山逢故夫二什皆可入選零落心  
自知芳菲君不見羞將憔悴日提籠逢故夫何  
其宛委有餘致也雲月隱微徹夜上流黃機玉  
霜凍珠履金吹薄羅衣漢家已得地君去將何  
事宛轉結蠶書寂寥無雁使可謂閨情之絕唱  
律詩僅二首如紫禁肅晴氛朱樓落曉雲金閣

惜分香鉛華不再粧皆起語之最佳者百年離  
別在高樓一代紅顏爲君盡此二語當驚起綠  
珠之魂令金谷娉婷睥睨在眼定情篇子威不  
取索左史嘗誦其簪玉步河堤妖韶援綠萼又  
始如經天月終若流星馳天月相終始流星無  
定期又去時恩灼灼去罷心悠悠不憐妾歲晏  
十載隴西頭又贈君比芳菲愛惠常不歇贈君  
比潺湲相思無斷絕此皆梁陳所不能道者子  
威之見謬矣



海東雲盡月蒼蒼萬里分輝滿洛陽洛陽閨閣  
夜未央蛾眉嬋娟斷人腸寂寥金屏空自掩青  
熒銀燭不生光應憐水宿洞庭子今夕迢遙天  
一方此叅軍王適詩也陳子昂未爲人知適見  
其文曰是必爲海內文宗可謂具千古隻眼宜  
其詞宏麗如此惜不多得

杜必簡度石門詩道東懸崖半橋歌絕澗中又  
開塞隨行變高深觸望同江聲連驟雨日氣抱  
殘虹未改朱明律先含白露風贈崔融詩雲天  
斷書札風土異炎涼太息幽隔紫勞歌竒樹黃  
又三川宿雨霽四月曉花黃復此開懸榻寧唯  
入後堂興酣鳩舞言洽嵐風翔重九詩蟋蟀  
歸期晚菜更節候新降霜青女月送酒白衣人  
嵐州詩往來花不發新舊雪仍殘又日氣含殘  
雨雲陰送晚雷酒中堪累月身外卽浮雲又雲  
霞出海署梅柳渡江春皆整粟中有俊逸其起  
語如交趾殊風候寒遲暖復催心是傷歸望春  
歸異往年旅客搖邊思春江弄晚晴結句如自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憐春色罷團扇復迎秋猶言宴樂少別向後池  
塘坐覺烟塵掃秋風古北平皆迭宥不群七言  
起語如昆陵震澤九州通士女歡娛萬國同今  
年遊寓獨遊秦愁思看春不當春有鞭雷逸雷  
之勢結句如寄語洛城風日道明年春色倍還  
人澹蕩倚靡情態無限梅花落處二語本工但  
以合于上下文則不相贖大都審言觸意成文  
曾不留思其人豪邁矜率於篇什中亦彷彿可  
見

劉希夷詩於從軍閨情偏善獨詞調過於哀傷  
失性情之正卒以逞才爲人所殺或曰宋延清  
媚忌害之也集中公子行擣衣篇代悲白頭翁  
字字珠璣可謂歌行之聖其五律如舊里多青  
草新知盡白頭日照蓬陰轉風微野氣和庭陰  
幕青靄濂影織紅芳碧舫烟中淡青陽日際微  
古風如鬼神清漢廟烏雀參秦倉明月留照妾  
輕雲待贈君纖舟乘潮去風帆振早涼七言古  
如微雲一點曙烟起南陌憧憧過行子自惜妍





華三五歲已歎關山千萬重落花習袖紅紛紛  
朝霞高閣洗晴雲皆語之最傑者

希夷夜集張諲所居詩江南成久客門館日蕭  
條惟有圖書在多傷髮凋諸生陪講誦稚子  
給漁樵隱室寒燈靜空階落葉飄滄洲自有趣  
誰道隱須招風格蒼然過於諸作皇甫冉集中  
亦載此詩何也

沈佺期於古風非所長五律爲金湯如清露凝  
珠綴流塵下翠屏邊愁離上國春夢失陽關可

憐閨裏月長在漢家營陽鳥出海樹雲雁下江  
烟霜威變綠樹雲氣落青岑人疑天上座魚似  
鏡中懸梅花寒待雪桂葉晚留烟小池殘暑退  
高樹早涼歸山空聞鬪象江靜見遊犀別離頻  
破月容鬢驟催年起語如月皎風冷冷長門次  
掖庭符傳有光輝誼誼出帝畿結句如行樂歸  
恒晚香塵撲地遙妾心君未察愁嘆劇繁星能  
自道上七言律如盧家少婦天長地濶情思綿  
邈在生平諸作中最爲超超



李又與許公齊名詩不多見獨安樂公主山庄  
七律爲拔萃五言律起語如洛渚問吳潮吳門  
想洛橋邊郊草具腓河塞有兵機皆其卓卓者  
唐人應制之作雷同可厭惟鄭文靜獨爲新警  
而精切如昭容院詩十五賞知月三千桃紀年  
鶯歌隨鳳吹鶴舞向鷓茲又不言辭輦地更有  
結廬歡池棟清溫煥巖扃起迥寒又河鵲填橋  
至山熊避檻來公主適西蕃詩笳聲出虜塞蕭  
曲背秦樓公主悲黃鶴征人怨紫驢慈恩浮圖

詩雁子乘堂處龍王起藏初秋風聖王曲佳氣  
史官書幸望春宮七律云忽排花上遊天院却  
坐雲邊看帝京百草香心初冒蝶千林嫩葉始  
藏鶯雖使沈宋授簡何以踰此他詩如曲斷關  
山月聲悲雨雪陰海暗雲無葉山春雪作花邊  
聲入鼓吹霜氣下旌竿曲中愁夜夜樓上別年  
年起語如青柳映紅顏黃雲蔽紫關皆有逸趣  
文靜年十七進士擢第與崔湜皆登顯位並以  
險躁取裁惜哉



徐彥伯爲文變易求新以風閣爲鷓鴣閣龍門爲  
亂戶昔人蓋嘗議之讀其詩逸句翩翩絕無艱  
澁如日月移平地雲霞綴小天煖手縫輕素嘯  
蛾續斷絃塵埃生半榻花絮落殘機相問韶光  
歇彌憐芳意濃起語如香萼媚紅蕊垂條管綠  
絲戍客戍清波幽閨幽思多切切夜閨冷微微  
孤燭然皆有彈丸脫手之勢

燕公五言古如五君詠風格不減建安其他出  
入顏謝如風送關山長氣遣星歲短楚雲眇羈  
翼海月倦行舟碧潭秀初月素林驚夕棧又虛  
聲萬籟分水色千里辨不知岸陰謝再見春露  
泫綠壤發欣顏華年助蟲篆又婀娜金閨樹離  
披野田草雖殊兩地榮幸共三春好又霧欲江  
早明星翻漢將沒卧聞峽猿響起視榜人發又  
林澤來不窮烟波去無歇結思筇竿里搖情遊  
俠窟又故交索將盡後進稀相識獨憐半死心  
尚有寒松直又竹徑入陰宵松崖上空藉又兩  
山勢爭雄峰巘相顧盼又苦霜裊野草愛日揚



江愬起語如多雨絕塵事寥寥入太玄皆雋末  
有餘味

唐詩獨燕公之作最近風雅廊廟江湖各極其  
致高不用壯卑不至沉中和禮樂真詩詞之正  
宗也

燕公送高唐州詩常時好閑獨朋舊少相過及  
爾宣風去方嗟別日多淮流春晚晚汝海路蹉  
跎百歲屢分散歡言復幾何送行第一詩也送  
亮公詩風雲一蕩薄日月屢參差過庾信宅詩

筆湧江山氣文驕雲雨神風雲日月雲雨本常  
語而燕公用之多少情致是知作詩何必以奇  
麗相誇

燕公五言律佳者如岳州晏別王熊二什最爲  
奇絕他詩如江寒天一色日靜水重紋島戶巢  
爲館漁人艇作家樹藹懸書閣烟合作賦臺汀  
葭變秋色津樹入寒烟起語如水國何遽曠風  
波遂極天杞梓滯江濱光華向日新水國生秋  
草離居再及瓜平湖曉望分仙嶠氣氤氳日出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洞庭水春山掛斷霞秋陰自多感雨息夜無塵  
送客之江上其人美且才結句如誰念三千里  
江潭一老翁秋風不相待先至洛陽城皆氣道  
思婉令人醒目七言獨幽州新歲之作爲奇去  
歲荆南梅似雪今春薊北雪如梅共知人事紛  
無定且喜年華去復來何其感深思深也

許公詩似猶在燕之下五言如松梢半吐月蘿  
翳漸移曛竹妨山鳥路藤障野人家地疑三界  
出空是六塵銷寥次秋先起推移月向諸一花

臨磴日百草覆田時行密幽關靜談精俗態祛  
其喜雨詩河嶽陰符起星辰暗撒傳浮涼吹景  
氣飛動灑空烟秋夜寓直詩簾櫳上夜鉤清切  
聽更響忽共雞枝老還如騎省秋皆甚精切但  
稍遜燕之雅澹耳五言古如落暉隱桑柘秋原  
被花實稍爲可諷其他不及燕遠矣

朱慶餘上張水部閨意一首云洞房昨夜停紅  
燭待曉堂前拜舅姑粧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  
淺入時無水部酬之云越女新粧出鏡心自知

明艷更沉吟。齊統不是人間貴。一曲菱歌直萬

金。二律可稱競爽。而朱尤有味。

許渾詩如殘雲歸太華。踈雨過中條。江村平見  
寺山郭。遠聞砧。遠帆春水濶。高樹夕陽多。高窓  
雲外樹。踈磬雨中山。七言如清露已凋秦塞柳。

白雲空長越山薇。皆爲佳句。可以伯仲錢劉。

劉長卿詩如孤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獨立三  
邊靜。輕生一劔知。白雲依靜渚。青草閉閑門。過  
雨看松色。隨山到水源。古墓依寒草。前朝寄老

松間人。何森森。愁暮更蒼蒼。江山古思遠。猿鳥  
暮情多。老至居人下。春歸在客先。畫角知秋氣。  
樓船逐暮潮。稚子能吳語。新文怨楚辭。結語如  
迴首。江南岸。青山與舊恩。莫唱迎仙曲。空山不  
可聞。隴頭那用閉。萬里不防胡。空留一片石。萬  
古在燕山。皆有無限之味。而調亦不落昔人謂  
五言長城當無媿色。

劉隨州七言如帆帶夕陽千里沒。天連秋水一  
人歸。日斜江上孤帆影。草綠湖南萬里情。漢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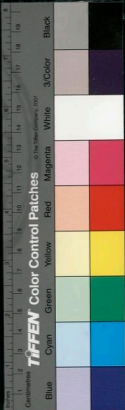
河酌唐乘卷之一終

有道思猶薄。湘水無情弔。豈知皆甚淒。姚漢文  
二句尚未得旨。文帝甚重賈生。其出之長沙。以  
仁王驕難治。非賈生不能馴。故令試諸艱難。以  
非棄之諸侯也。武帝以前諸侯連城  
國。故諸侯相最嚴重。與近世不同。  
陽年少何薄之有。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7 O 348-000







藝海洞酌唐乘卷二

吳郡馮時可著

雲間張以誠校

崔翹題鄭郎中山亭詩地奇人境別事遠俗塵  
收書閣山雲起琴齋澗月留泉清鱗影見樹密  
鳥聲幽杜鵑熏梅兩荷香送麥秋無勞置驛騎  
文酒可相求此詩一句一義趣深語工翹乃融  
之子學有家風又開襟春葉短分手夏條長亦  
佳句也



張曲江風度磊落其詩不纖艷不做睨不局促  
和平雅正沉鬱頓挫出風入騷唐之五言當無  
出其右律詩如飛閣凌芳樹華池落綵雲夕鳥  
懸歸翼秋猿斷去心興來祇自得佳處莫能傳  
故鄉臨桂水今夜渺星河暗草霜華發空亭鴈  
影過日御馳中道風師卷太清詭容紛入聖齊  
色宛成妍偶逢池竹處便會江湖心樂處將鷗  
狎潭端用馬齊雲兩歎一別川原勞載馳一從  
關作限兩見月成規樹晚猶惹倩江寒尚渺瀾

林園事益簡煙月賞恒餘起句如江林皆秀發  
雲日復相鮮嘗聞繼老聃身退道彌耽天宇何  
其曠江城坐自拘結句如歲晏無芳草將何寄  
所思委曲風波事難爲尺素傳古風自感遇而  
外如衆口金可鑠孤心絲共焚古劍徒有氣幽  
蘭祇自薰歲徂風露嚴日恐蘭芳剪目因詭容  
舒心與清暉滌起語如庭樹日衰颯風霜未云  
已結語蔓草今如積朝雲爲誰起澹詞逸思迥  
出塵埃之外

曲江詩如勿謂符竹輕但覺涓塵細美化猶寂寞  
度迅節徒飛奔未得操割效忽復寒暑移又一  
木逢厦構纖塵願山益無力蒼君恩寧利客卿  
壁忠鯁子愛倦倦言表端士之詞也

詠廬山瀑布泉多矣獨曲江日照虹蜺似天清  
風雨聞為傑詠竹多矣獨曲江色無玄月變聲  
有惠風吹為秀題畫多矣獨曲江變化合群有  
高深伴自然為切

曲江瓊嶽詩山祇亦望幸雲雨見靈心嶽館逢

朝齋關門解宿陰咸京天上近清渭日邊臨我  
武因冬符何言是卽禽此詩首言雲雨繼言朝  
齋繼言解陰繼言日臨而嶽館關門咸京清渭  
離離列列分明是紀行次序且首詠靈心末述  
聖德有諷有勸真應制絕唱也

曲江古詩如秋晚登樓始與南山入廬山使還  
都湘東荊州在郡秋懷諸作俱入神境

曲江送趙都護赴安西詩將相有更踐簡心良  
獨難遠圖嘗畫地起拜乃登壇戎卽崑山叙車



同渤海單義無中國費情必遠人安他日文兼  
武而今粟且寬自慙來月窟何用制樓蘭此詩  
誦羨中有箴規意得送行體

李元絃閨怨詩征馬噪金珂嫖姚向北河綠苔  
行跡少紅粉淚痕多寶屋粘花絮銀箏覆經羅  
別君如昨日青海雁頻過又望月思氛氳朱衾  
嬾更薰春生翡翠帳花點石榴裙燕語時鶯妾  
鶯啼轉憶君交河一萬里應隔萬重雲元絃作  
相家無儲積清心勁節爲時所稱乃其詩又詭  
麗如此與宋廣平梅花賦何異

韋述以史才稱所著撰甚多今存者寥寥其詩  
洮洮清蔚如晚晴掇水態遲景蕩山光文章南  
渡越書奏北歸朝樹入江雲盡城衝海月遙掖  
垣留宿鳥溫樹落餘花又新樹落疎紅遙原上  
深碧烟霧猶辨家風塵已爲客張燕公嘗擊節  
嘆賞書於院壁

席建侯登朝元閣詩玄宗序爲第一稱爲詩人  
冠冕今遺集不見此詩其江行詩有後浦情猶



在前山賞更新之句雀鼠谷詩云前林已喧景  
後壑尚寒氛唐人其賞之惜不多得

王灣以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之句爲海內  
所傳誦獨其篇什不多蓋皆苦心之作也未語  
鄉書何處達歸雁洛陽邊何其道逸蓋灣本洛  
陽人江行次其固山而作不知後人何故改從  
來觀氣象二語於理未通詩紀奈何襲之其首  
語南國多新意東行伺早天亦豈如客路青山  
外行舟綠水前耶烟和疎樹滿雨續小溪長月

深宮樹轉河近禁樓水亦灣巧句

唐人之工不徒工於鍊句亦工於鍊字如張均  
水光浮日去霞采映江飛驚花灑齊日垂柳拂  
煙波湖風扶戍柳江雨暗山樓石痕秋水落嵐  
氣夕陽沉其句字之間推琢不苟如此秋夜灑  
湖詩遠水沈西日寒沙聚夜鷗平湖乘月滿飛  
棹接星流黃葉鳴淒吹蒼葭掃暗洲願移滄浦  
賞歸待穎川遊此詩六句爲景兩句爲情以情  
馭景不覺偏勝可謂作者



尹恁與蕪公同在岳陽唱和尹才不及張亦自  
有致如江上饒竒山嶺羅雲水間又風光浙浙  
草中飄日彩熒熒水上搖二作皆可被絃管

張若虛春江花月夜賀朝從軍行萬齊融三日  
綠潭篇李昂戚夫人楚舞歌從軍行王冷然河  
邊枯柳夜光篇七首藻綵縱橫情思逸宕可謂  
歌行之上乘張賀萬皆吳越人信爲東南之美  
萬之金鞭玉勒騁輕肥落絮紅塵擁路飛綠水  
殘霞催席散畫樓初月待人歸賀之銜珠浴鐵

向桑乾爨旗膏劍指烏丸鷄鳴已報關山曉來  
鴈逢傳沙塞寒張之斜月沉沉藏海霧碣石瀟  
湘無限路不知乘月幾人歸落月搖情滿江樹  
包情蓄思令人踴躍

萬齊融計程頻破月數別屢開年賀朝紅氍鋪  
新月貂裘坐薄霜包融塵念到門盡遠情對君  
深喻鳧積霽沈斜月孤燈照落泉劉眷虛孤舟  
兼微月獨夜仍越鄉心照有無界業綠前後生  
松色空照水經殼時有人蔡希寂素暉射流瀨



魏海詩集卷二  
翠色懸深林象筵列幽白梵偈清塵心張子容  
百花亂飛雪萬嶺學青霄徐州帶綠水楚國在  
青霄皆五言之入殼者

儲光羲五言古詩如深林開一道青嶂成四鄰  
桑間禾黍氣柳下牛羊群門帶江山靜房隨瑤  
草幽萬里鴻鴈度四鄰砧杵鳴春山照前屏高  
槐陰內除雲開天地色日照山河春杲杲初景  
出油油鮮雲卷衰柳隱長路秋雲滿太虛葱龍  
墟落色決漭關河氣沈沈青巖晚靄靄秋雲換

萊田燒故草初樹養新枝澗淨綠蘿深巖暄新  
鳥轉玄武掃孤蟻蛟龍除方良起語如東風吹  
大河河水如倒流河洲塵沙起有若黃雲浮又  
中巖尚微道始知將谷神又烈風起江漢白浪  
忽如山又天紀啟真命君生臣亦生乃知赤帝  
子復有蒼龍精又曰予輕皎潔坦率賓混元華  
山薄遊者玄髮當青春傾蓋洛之濱依然心自  
覩結語其如久離別重以霜風驚君門峻且深  
蹠足空夷猶游子淡何思江湖將永年五言律



如一徑入寒竹小橋穿野花鵲浴西江雨鷄鳴  
東海湖起語如暮鼓雜初鴈夜色溼早秋結語  
如平生何以恨天地本無心可謂遠情深趣尺  
五風騷矣

儲公酬張五詩絲服去江汜白雲生大梁星辰  
動異色羔鴈成新行日望天朝近時憂郢路長  
情言問邁軸惠念及滄浪松柏以之茂江湖亦  
自忘賈生方吊屈豈敢比南昌此詩首言張之  
行色次述其在道次叙其垂問末述已志調高

語新是其得意之作

丘爲詩日高鷄犬靜門掩向寒塘夜竹深茅宇  
秋亭冷石牀又春湖平島嶼殘雨隔紅鯢鳥與  
孤帆遠煙和獨樹低皆有澹逸之趣

王少伯七絕之佳者如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  
何曾是兩鄉清江月色傍林秋波上熒熒望一  
舟長亭駐馬未能前井邑蒼茫含暮烟吳姬緩  
舞留君醉隨意青楓白露寒關城榆葉早踈黃  
日暮雲沙古戰場人依遠戍頻看火馬踏深山



不見蹤諸句皆思清語峻足以為法其他已昭  
昭在人目矣

古詩如赤風蕩中原烈火無遺巢一人計不用  
萬里空蕭條又長亭酒未醒千里風動地又山  
館人已空青蘿換風雨自從永明世月向禪宮  
吐又真無御化來借有乘化歸又且暮西非堂  
涼風洗修木苔草延古意視聽轉幽獨又長雲  
驟落日桑柘寂已晦又寒月波蕩漾羈鴻去悠  
悠又林色與谿古深篁引幽翠又飛雨祠上來

靄然關中暮驅車鄭城宿秉燭論往素皆飄逸  
自恣塞下諸曲尤為奇邁七言笠篔引城傍曲  
行路難奉贈張荊州力洗垢氛獨得作者之意  
築室在人境遂得真隱情春盡草木變雨來池  
館清琴書非有欲視聽已無生閉戶超三界白  
雲自虛盈此少伯題靜法師東齋詩也禪心遠  
意得大三昧

常旰貽詩昔人謂其初發通莊却尋野徑百里  
之外方歸大道其評似猶未滿然其雲情霞思



飄飄習習讀之便欲輕簪組而羨滄洲古詩如  
微風吹霜氣寒影流前除落日未能別蕭蕭林  
木虛愁烟閉千里仙尉其何如又結宇在星漢  
宴林閉魚鱖檐檻覆餘翠巾鳥生片雲又松峰  
引天影石瀨清霞文恬目緩舟趣霽心投鳥群  
春風又搖擢潭島花紛紛又夜寒宿蘆葦曉色  
明西林晴天無纖翳郊野浮春陰又林昏楚色  
來岸遠荆門閉又花藥繞方丈瀑泉飛至門又  
烟紅落鏡中林木生天際杳杳涯欲辨蒙蒙雲  
復閉又冷冷花下琴君唱渡江吟天際一帆影  
預懸離別心又遠道隔江漢孤舟無歲年不知  
蒼梧處氣盡呼青天又亂花覆東郭碧氣銷長  
林律詩如寒蟲臨砌急清吹裏燈頻山光悅鳥  
性潭影空人心七絕如勝景關門對遠山竹深  
松老半含烟又天涯靜處無征戰兵氣銷爲日  
月光又龍關雌雄勢已分山崩鬼哭恨將軍皆  
其詞之卓卓者

李頎七言律如流澌臘月新加大邑二首可與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 Color Black

杜甫並驪流漸童尤爲融渾首二句憶別次聯  
懷人次聯嘆其遇末聯真其薦其詞婉而不迫  
五陵裘馬之語視此頗焉自放矣五言如漁舟  
帶遠火山磬發孤烟宦遊鄰故國歸夢是滄波  
牕外王孫草牀頭中散琴又送裴侍御五嶺詩  
榔葉四荒外梅花五嶺頭明珠射佗國翠羽夜  
郎洲又遠客坐長夜雨嚴孤寺秋請量東海水  
看取淺深愁七言洛陽一別梨花新黃鳥飛飛  
逢故人音節道亮令人爽然

祖詠之詩思苦而氣索如獨愁常廢卷多病久  
離羣鳥雀垂窓柳虹霓出澗雲是其最得意之  
作

賈至詩工於起結語起語如梅發柳依依黃鸝  
歷亂飛獨坐思千里春庭曉景長春草紛碧色  
佳人曠無期凜凜秋閣夕綺羅早知寒結語如  
春心將別恨萬里共悠悠深情托瑤瑟絃斷不  
成章惆悵西北風高帆爲誰扇豈無蓬萊樹歲  
晏空蒼蒼皆有言外之意巴陵寄友短歌及七

言絕諸作幽思悠然

崔曙之斜光照疎雨秋氣生白虹又空色不映  
水秋聲多在山崔國輔之雲留西北客氣歇東  
南帝獨有萋萋心誰知怨芳歲碁母潛之天花  
飛不著水月白成路又魂交仙室蝶曙聽羽人  
鷄又秦人辨鷄犬堯日識巢由又洞戶逢雙屐

察天有一琴皆婉孌清秀有跨俗逼霞之意  
崔曙還太室詩東林氣微白寒鳥急高翔吾亦  
自茲去北山歸草堂仲冬正三五日月遙相望

蕭蕭過穎上曉曉辨夕陽川水生積雪野火出  
枯桑獨往路難盡窮陰人易傷此詩與體首言  
霜動東林則鳥順節而去矣人當晚歲可留滯  
不歸乎故我亦從茲而蹈也獨往則路覺長窮  
陰則感愈甚末二句悲涼要眇使人酸楚後人  
又妄添二句殊不成調

昔人謂碁母潛詩屹峯峭嶺善寫方外之景宿  
龍興寺詩香刹夜忘歸松清古殿扉燈明方丈  
室珠繁比丘衣白月傳心靜青蓮喻法微天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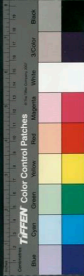


落不盡處處鳥啣飛此詩格高語玄何減黃鸝啼就馬

閻防詩如石門變冥色谷口生人煙秋風剪蘭蕙霜氣冷淙壑山牖見然燈竹房聞搗藥映水見山火鳴榔聞夜漁清切真素自越錐刀丁仙芝京中守歲詩客愁當暗滿春色向明歸玉斗巡初匝銀河落漸微英公禪堂詩枳閣廬山法松入漢陽禪一枕西山外虛舟常浩然語皆逸塵餘枕醉歌是短歌之最有味者

張潮妾夢不離江水上人傳郎在鳳凰山又下牀一宿不可保况乃萬里襄陽城又王盤轉明珠君心無定準其語皆深於情者

太室先生曰盛唐詩止是實情實景無半語誇飾而音調殊絕有三百篇遺風延及中晚亦未嘗離情景而為詩第鼓鑄漸多風格遞卑若江河之流愈趨愈下耳如盧綸晚次鄂州詩雲開遠見漢陽城猶是孤帆一日程全似王維起句中聯佑客二比便落想像矣晚次而云晝眠鄂



州豈有潮至其詞雖工其景不對詩品遂落矣  
奈何近來作者綴成數十艷詞如黃金白雪紫  
氣雄風中原北斗詩名劍術之類不顧本題輒  
以竄入自以爲前無古人亦可笑也小兒效顰  
引爲同調南北傅染終作癘風詩道幾絕矣前  
幾至豫章有宗人占俚語一絕云近來莫恠黃  
金貴因爲詩人用得多則世固有厭之者高岑  
王孟只作淡語至今不可磨滅以其出之性情  
無窮也又曰崔顥黃鶴樓詩晴川芳草說盡樓

景無可復加故太白縮手非謂其工緻而不能  
加也後人妄云白不能題黃鶴而作鳳凰臺詩  
以擬之白豈擬人者耶第鳳凰臺詩失之纖濃  
不若黃鶴之高逸閑雅也太室之論詩如此是  
大雅語然愚以爲詩不必淡不必濃要在旨遠  
而情深則淡可濃亦可以三百篇而言鱣鮪鱉  
鱖旨鵠模楸之語何嘗不麗緝熙宥宥物則乘  
爨之語何嘗不精以至騷之胡繩若木豐隆處  
妃漢之秦壹富媪象瑜赤蛟何嘗不濃郁故以



淡語稱唐恐未盡唐人之妙唐人之妙在不見其濃與淡耳若黃金白雪等語既非濃又非淡始視之如雜組細閤之如朽幣今海內爲詩者大都如此語以古人未肯抑首要之於後自有定評何必與之嘵嘵

張謂代北州老翁荅湖上對酒行語淡而旨深邵陵作末云遙望零陵見舊丘蒼梧雲起至今愁惟餘帝子千行淚添作瀟湘萬里流此可作七言絕送僧詩深心大海水廣願恒河沙余書於金井庵故是佳句

劉方平洛陽新月動秋砧瀚海沙場天半陰又洛陽清夜白雲歸城裏長河列宿稀皆起語之最佳者漢家宮裏風雲曉羌笛聲中雨雪深亦是警策惜中有拙句華亭霽色滿今朝雲裏檣竿去轉遠莫惟山前深復淺清淮一日雨迴潮真送別高唱不減陽關三疊

王季友詩昔人謂其愛奇務險遠出情外然五言如問家惟指雲爰氣常言酒七言如亦知世





上公卿貴且養丘中草木年本意由來是山水  
何用相逢語鶯懷皆有情之語

宋昱影中群象動空裏衆靈飛瑞蓮生佛步瑤  
榭挂天衣冠坦共聽無漏法兼濯有爲塵水潔  
三空性香沾四大身皆招提之警語

楊浚詩登棧行不疲入谿語彌靜又海雲飛不  
斷岸草綠相接周瑀詩湖畔聞漁唱天邊數雁  
行薛竒童詩君王好長袖新作舞衣寬又不堪  
深殿裏簾外欲黃昏皆奕奕清舉

樊晃四時不變江頭草十月先開嶺上梅南中  
之紀勝也曰感懷則失之矣沈佺期聞歲元不  
蠶搖落反生萸李嶠四氣分寒少三光置日偏  
皆可並稱

李商隱詠雪詩寒氣先侵玉女扉清光旋透省  
郎圍梅花大庾嶺頭發柳絮章臺街裏飛欲舞  
定隨曹植馬有情應濕謝莊衣龍山萬里無多  
遠留待行人二月歸又淚詩永巷長年怨綺羅  
離情終日思風波湘江竹上痕無數峴首碑前



灑幾多人去紫臺秋入塞兵殘楚帳夜聞歌朝  
來灞水橋邊問未抵青袍送玉珂此二首皇甫  
氏甚稱其婉慨大抵唐人詠物詩多思局而意  
滯此獨灑然可誦雖非上襄亦中駟也

顧朝陽作昭君怨內二聯影銷胡地月衣盡漢  
宮香自是佳句或有作影依胡地月者於義便  
淺蘇郁開月夜懸青塚鏡寒雲秋薄漢宮羅不  
若尉遲斥夜夜月爲青塚鏡年年雪作黑山花  
皇甫茂政詩甚秀發如差峩天姥峰翠色春更

碧氣淒湖上雨月淨剡中夕又高閣宜春雨長  
廊好嘯風又果熟任霜封籬疎從水渡又煙景  
臨寒食農桑接仲春又遙夜此何其霜空殘杳  
霜又落日憑危堞春風似故鄉又地閑花欲雨  
窻冷竹生風又共載人皆客離家春是秋又南  
畝無三徑東林寄一身又長河隔旅夢浮客伴  
閑雲又征客寒猶去愁人晝更眠又屈宋鄒山  
古荆銜烟雨深艱難十載別羈旅四愁侵又洛  
下聞新雁江南思暮秋又一峯綿歲月萬象任

盈虛又群峰爭彩翠百谷會風烟香象隨僧久  
祥烏報客先皆五言之最佳者七言不及五言  
然如晴烟霽景滿天津鳳閣龍樓映水濱遲日  
未能銷野雪晴花偏自犯江寒浦外野風初解  
夏意中海月早知秋歸舟明日昆陵道廻首姑  
蘇是白雲白簡府中常自執寧知天外有青山  
幽思清賞最能醒人

皇甫冉送人歸潛山詩深山秋事早歸去復何  
如裊露收新稼迎寒葺舊廬題詩卽招隱作賦

是閑居別後空相憶稽康嬾著書張公洞詩雲  
開小有洞日出大羅天三鳥隨王母雙童翊子  
先何時種桃核幾度看桑田倏忽烟霞散空巖  
騎吏旋二詩風骨色澤並佳又送權五兄弟詩  
淮海風濤起江關幽思長同悲鵲遠樹獨作雁  
隨陽山晚雲和雪門寒月照霜由來濯纓處漁  
父愛瀟湘此詩首聯言國亂次言飄零次言小  
人之侍末言君子之退余特取以入選當時朝  
士甚推穀舟文章一到爭先傳錄至爲變色



皇甫曾卽冉弟詩不及冉然如寒生五湖道春  
及萬年枝客散高樓上帆飛細雨中留客當清  
夜逢君話舊山深竹風開合寒潭月動搖亦是  
楚楚七言如長安雪後真早朝佳什也

除夕詩如戴叔倫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李  
福業寒暄一夜隔容鬢兩年催並稱佳句

唐詩自咸通而下風雅道盡矣燕女則詞艷而  
情蕩忿時則氣厲而調急

陸龜蒙論詩云始則凌轢波濤穿穴險固囚鎖  
怪異破碎陣敵卒造乎澹此詩之貴於融渾也  
僧皎然論詩欲明勢如登荆巫觀三湘鄢郢之  
盛縈回盤礴千變萬態或極天高峙崒焉不群  
氣勝勢飛合沓相屬或修江耿耿萬里無波歛  
出高深重複之狀又云作者措意雖有聲律不  
妨作用如壺公瓢中自有天地日月時時拋鍼  
擲綫似斷而復續又云要力全而不苦澁要氣  
足而不怒張又云雖期道情而離深僻雖用經  
史而離書生此詩話之最有意者

王昌齡詩手携雙鯉魚目送千里雁悟彼飛有  
適嗟此罹憂患上二句本稽康目送飛鴻手揮  
五絃下二句近於註脚不若康之俯仰自得遊  
心太玄也

孟雲卿古別離今別離鄴城懷古三作具體建  
安高仲武謂其祖述沈千運漁獵陳拾遺非知  
孟者也

前見王敬美極稱吳明卿赤甲雲生神女過黃  
陵日落二妃哀謂本之劉滄河漢夜闌孤雁度

瀟湘水澗二妃愁可謂青出於藍善漁獵者矣  
劉滄之詩思纖而語促然其秀逸之句如香銷  
南國美人盡怨入東風芳草多碧落暗分平楚  
外青山晚出穆陵西湘岸風來吹綠綺海門潮  
上沒青蘋霜落雁聲來紫塞月明人夢在青樓  
葉墮陰巖踈蒨荔池經秋雨老芙蓉羸馬客程  
秋草合晚霞開樹古槐深天空絕塞聞邊雁葉  
盡孤村見夜燈起語如敲戶清風枕簟幽蟲絲  
吹落掛簾釣蕭寺樓臺對夕陰淡煙踈磬散空



林西困楊柳暗經秋寶瑟朱絃結遠愁皆洒洒  
有致令人色飛

項斯生於晚代詩甚哀感所可稱者如駐馬言  
難盡分程望易遙漁翁開鼓棹沙鳥戲迎潮照  
花深處月當戶舊時山翠桐猶入嬰青鏡未辭  
塵嶺日當秋暗蠻花近臘開皆洒然清遠自出  
氛垢

李益詩碧草綬如綫去來雙飛燕長門未有春

先入班姬殿又倚若奪幽色銜思恍無悰又衰

紅辭故蕊繁綠扶凋蕤又陽桂凌烟紫陰蘿冒  
水綠又蒼崖抱寒泉淪照洞金碧又松老風易  
悲山秋雲更白又人生已如寄在寄復爲客又  
落日望寒濤公門閉清晝又江村遠雞應竹裏  
聞綠絲大有謝眺之致古別離云雙劍欲別風  
淒然雌沉水底雄上天江回漢轉雨不見雲交  
雨合知何年古來萬事皆由命何用臨歧苦涕  
漣此短歌之最佳者律詩如落日青絲騎春風  
白苧歌片雲歸海暮流水背城閒問姓驚初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稱名憶舊容。樹煖燃紅燭。江清展碧油。七絕如  
湘靈。沈怨不知年。梅花暗落嶺。頭雲官花一落  
旋成塵。又上汝州郡。樓夜上受降城。聞笳從軍  
北。征聽明角宮。怨諸作太白龍標之雁行也。  
司空曙詩。東風春未足。試望秦城曲。青草狀寒  
蕪。黃花似秋菊。又東風催節換。酸醱春陽散。楚  
草漸烟綠。江雲亦蕪漫。律詩如遙見登山處。青  
蕪雪後春雲深。嶽廟火寺宿洛陽人。又酒杯同  
寄世客。棹任銷年赤燒蕪。山遠青蕪與浪連。又

青原高見水。白社靜逢人。又朝辭郢城酒。暮見  
洞庭人。又他鄉生白髮。舊國見青山。又乍見翻  
疑夢。相悲各問年。又聽猿看楚岫。隨雁到吳洲。  
又蕪葭新有雁。雲雨不離猿。又相送臨寒水。蒼  
然望故關。江蕪連夢澤。雪入商山。又擁棹江  
天曠。蒼然下鄭城。冰霜蕪葭變。雲澤鷓鴣鳴。又  
解帶獨徘徊。秋風如水來。又帶雪半山寺。行沙  
隔水人。又竹烟凝澗壑。林雪似芳菲。又踏橋逢  
鶴起。尋竹值泉橫。又立秋日詩。花酣蓮報謝。葉



在柳呈疎澹日非雲映清風似雨餘喜李尚書  
寄新琴詩新琴傳鳳凰晴景稱高張白玉連嶽  
淨朱絲繫瓜長輕埃疏拂拭雜籟清鏗暗暗想  
山泉合如親蘭蕙芳七律上張大夫詩石過橋  
下書曾受星降人間夢已傳酬李校書詩乍逢  
酒客春游慣久別林僧夜坐稀諸詩麗不傷骨  
巧不傷雅

嚴維九日宴相里使君江亭詩漁浦浪花搖素  
壁西陵樹色入秋窻木奴向熟懸金實桑落新  
開瀉玉缸送崔峒往睦州詩水水近開漁浦出  
雪雲初卷定山高木奴花映桐廬縣青雀舟隨  
白露漣五律如柳塘薰晝日花水溢春渠菊芳  
寒露洗杯翠夕陽曛還家萬里夢爲客五更愁  
谿柳薰晴淺巖花待閨遲嫩日媚春水綠蘋香  
客舡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又和皇甫冉遊  
華嚴寺詩初地華嚴會王家少長行到官龍節  
駐禮塔雁行成蓮界千峰靜梅天一雨清禪庭  
未可戀聖主寄蒼生皆爽爽自適足以發揚風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雅

顧況棄婦詞及露清竹鞭歌風骨嶷然大有古  
意其他五言如群峰鬱初霽滌黛若髮沐又木  
葉微墮黃石泉淨停綠又我心寄青霞世事慙  
蒼鹿又秋光淨無迹蓮消錦雲紅又吳洲覆白  
雲楚水飄丹楓晚霞燒迴潮千里光暉曠又鱸  
魚消宦泥鷗鳥識歸心送從兄使新羅詩獨島  
懸空翠孤霞上次寒蟾蜍同漢月蟬螻異秦橋  
水豹橫吹浪花鷹迴拂霄晨裝凌渺漭夜泊犯

招樵七言如雙鞢懸金縷鶴飛長衫刺雪生屣  
東又前朝竹帛事如何日暮牛羊古城草語磬  
思飛矯矯雲上

馬廬臣微陽下喬木遠色隱秋山又斜陽高壘  
閉秋角暮山空又積翠含微月遙泉韻細風又  
虹蜺侵棧道風雨雜江聲又落葉他鄉樹寒燈  
獨夜人在會昌時真稱拔萃

杜甫之詩皆觸時憤事邑邑不自聊故托春秋  
義依古風刺至其追往感悼今衰感時憂君疾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痛慘但流涕悲哀而不自已皆托詩以志傷感  
故稱爲詩史始天子寵貴妃及其姊秦虢夫人  
任其弟國忠爲相怙權縱欲作麗人行天子開  
邊人疲於兵作兵車行安祿山反天子入蜀皇  
子孫流離道路王師敗績作哀王孫作悲陳陶  
悲青坂作江頭寇盜擄奪甫家寓鄜延彌年閭  
不通乞候徃視作羌村作北征是歲收京師而  
回紇助師爲民殃作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作收  
京作留花門扈駕還京師在諫省作晚出左掖

及題省中壁暮宿左省傷鄭十八王中允不獲  
原作贈篇出華州司功參軍作至日遣懷呈兩  
省舊閣老天下方亂盜賊充斥作洗兵馬行作  
新安吏石壕吏作新婦垂老無家別作前後出  
塞已棄官客秦州出鐵堂峽入寓同谷負薪采  
橡栗自給作秦州雜詩作七歌已入蜀客劍南  
入成都作散愁作恨別結廬浣花溪作卜居作  
堂成作狂夫范陽負固甫傷燕者舊不能反正  
作漁陽廣德初天子避吐蕃幸陝汾陽王復京



師作遺憂作收京作有感作送班司馬入京作  
傷春釋悶作憶昔嚴武再帥劍南甫復歸成都  
作草堂作四松作桃樹武表爲工部員外怙故  
舊時以直諫與忤而幕中諸少年相慕菲復不  
自聊作遺悶作宿府作去矣行作赤霄行作莫  
相疑行武卒作哭嚴侯射作茅屋爲秋風所破  
歌客居雲安作三韻三篇感河北三鎮擁兵不  
朝諸藩不憂國吐蕃回紇交寇作諸將作近聞  
作遺憤作杜鵬嘆舊懷賢作八哀移居夔州上

古栢行思太平舊事作宿昔作洛陽作提封作  
秋興遷居赤甲作書夢遷漢西會弟觀自中都  
到夔許迎妻子家江陵同居作喜寄觀三首作  
暮春三月巫峽卽事聞觀至江陵將去巫峽瀼  
西有果園四十畝棄贈人遂汎舟瞿唐下江陵  
作江漢作折檻行移居公安懋數月去之作曉  
發公安作歲晏行卜居不遂往來湘潭登岳陽  
汎洞庭青草湖望衡嶽皆有詩時客遊無主寄  
家舟中作舟中伏枕舟中雪舟中小寒食燕子



來舟中已留滯來陽郭游蘇祠會大水涉旬不  
得食縣令具舟迎之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  
蓋甫志意豪隘人世自廣於素位不願安土樂  
天之學未有得故終困抵此而其詩以終困而  
大昌元微之志其墓曰世之好古者遠近務華  
者去實効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  
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閒暇則纖濃莫備其  
惟子美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  
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體

勢而兼昔人所獨專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  
知貴其多哉否乎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不可  
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說者以爲六經後  
便有司馬遷三百篇後便有杜子美其宗尚推  
尊之如此而王龍標乃稱王維爲詩天子杜甫  
爲詩宰相何遽南面王而北面杜耶或曰維精  
而約甫博而繁約者主道繁者臣道豈其然乎  
要之二老如齊魯晉楚豈肯相下

杜詩鏘心運力薄風雅而風雅薄騷選而騷選



至其信筆而率意亦或濫觴宋人譬之大家肆  
筵珍羞盛列不無宿饌飯食

杜詩七言律最善而側語反艱促柱急絃雷轟  
石飛則如白帝城樓及暮歸北城之作最奇已  
白帝詩城尖徑多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映  
弄雲籠龍虎睡江清日抱龜龜遊扶桑西枝封  
斷石弱水東影隨長流杖藜嘆世者誰子泣血  
迸空回白頭暮歸詩霜黃碧梧白鶴栖城上擊  
柝復烏啼客子入門月皎皎誰家搗練風淒淒

南度桂水關舟楫北歸秦川多鼓鞞年過半百  
不稱意明日看雲還杖藜北城詩北城擊柝復  
欲罷東方明星亦不遲郝鷄野哭如昨日物色  
生熊能幾時舟楫渺然自此去江湖遠遼無前  
期出門轉盼已陳迹藥餌扶我隨所之三詩落  
落感慨令人興懷不淺

子美實至之什率而不粗淡而有味謝粉澤而  
抒性靈庶幾有三百篇之意

王元美曰七言律不難中二聯難在發端及結



句耳發端盛唐人無不佳者結頗有之然亦無  
收頓不佳之病篇法有起有束有放有歛有喚  
有應大抵一開則一闔一揚則一抑一象則一  
意無偏用者句法有直下有倒插倒插最難非  
老杜不能也又曰子美之七言絕皆變體間為  
之可爾不足法也又曰七言排律創自老杜然  
亦不得佳蓋七字為句束以散偶氣力已盡又  
欲衍之使長調高則難續而傷福調卑則易冗  
而傷句合璧猶可貫珠益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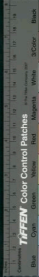
揚用修譏少陵云詩刺滙亂則曰雖離鳴雁旭  
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憫流民則曰  
鴻雁于飛哀鳴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  
傷暴斂則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不必曰哀哀  
寡婦誅求盡叙饑荒則曰牂羊羶首三星在罍  
不必曰但有牙齒存所堪骨髓乾元美曰鸞所  
稱皆比興耳詩固有賦以述情切事為快不盡  
含蓄也語荒而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勸樂而  
曰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若使出少陵口不知用



修何如貶刺愚謂詞鋒筆力少陵自可橫行千古若律以溫厚和平清廟明堂金鼓玉振則少陵去三百篇尚河漢用修之言亦何可盡非

徐叔明曰仲尼刪詩悉取十三國風而陳之獨秦風悍急耳說者以爲雍州尚氣槩先勇力忘生輕死驅鐵小戎蓋存其俗也乃蕪葭三章又未嘗不婉而致矣寧獨矜其儉歎騶駟舍拔同仇之雄已哉唐人律詩原本於溫厚和平惟少陵刻意險峻視監田諸家已別爲宗派固秦漢

之蘊觴矣至明與非地崛起盡勦杜詞凌壓當世軒軒然招八州朝同列之侈心乎夫要眇之音希合而悍急之氣易揚故後來更霸爭主夏盟掉吻升壇一呼響應不其偉哉韻雅道義微懸衡什伯吾疑夫今之得於快意而失於平情也夫詩必於快意而不必於平情則秦轂吾無間然矣如必於平情而不必於快意則仲尼所謂興觀羣怨正得失感鬼神動天地要自有在未可舉一而廢百也夫少陵北地故皆秦人也



其爲秦人也者而爲秦轂可也其不爲秦人也者而欲驅一世而盡爲秦轂謂之何哉假令秦轂而可爲仲尼不置之變風矣而二南正始胡取關雎鴛巢之雍容也夫爲秦人也而爲秦轂且不可以始風而況影響假借又不能真爲秦轂者哉叔明此語有感於當世爲詩者尚氣調而不本性情故諄諄持論如此要之少陵北地皆所謂能所不能無可不可一以快意論之恐二老未肯心服於地下然平情之語是聖人刪

詩之旨今之影響假借情非已情意非已意彼不知所謂平尚何快之有

杜之北征述懷諸篇祖魏晉而孕元白出塞諸詩以唐音而運古意真射雕手其不爲四言不爲雜騷不用樂府舊題是其獨立堂構不蹈人蹊徑處然杜甫不爲風騷而得風騷之韻韓柳不用班馬而傳班馬之神深情遠興篤念厚哀

淺學庸見所能窺其藩籬  
杜七言壯句如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



古今江間波浪蕪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萬里  
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五更鼓角聲悲  
壯三峽星河影動摧宛馬總肥春苜蓿將軍只  
數霍嫖姚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逢  
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二儀清濁  
還高下三伏炎蒸定有無五月寒風冷佛骨六  
時天樂朝香爐三年箇裡關山月萬國兵前草  
木風窓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楚天  
不斷四時雨巫峽常吹萬里風麗句如香飄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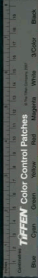
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絕壁過雲開錦繡  
疎松隔水奏笙篁珠簾繡柱圍黃鸝錦纜牙樁  
起白鷗林花著雨胭脂濕水荇牽風翠帶長織  
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逸句如永夜  
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舊來好事今能  
否老去新詩誰與傳更爲後會知何地忽漫相  
逢是別筵含風翠壁孤雲細背日丹楓萬木稠  
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百年地僻  
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雷聲忽送千峰雨花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氣渾如百和香雪嶺獨看西日落劍門猶阻北  
人來可憐懷抱向人盡欲問平安無使來獨鶴  
不知何事舞飢鳥似欲向人啼江天漠漠鳥雙  
去風雨時時籠一吟儵然欲下陰山雪不去非  
無漢署香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  
巧句如魚吹細浪搥歌扇燕蹴飛花落舞筵侵  
凌雪色還蒼草漸渡春光有柳條亂波紛披已  
打岸弱雲很簫不禁風波漂菰米沉雲重露冷  
蓮房墜粉紅檀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煙滴露  
梢香稻秣餘鷓鴣粒碧梧栖老鳳凰枝拗語如  
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側身天地  
更懷古回首風塵甘息機高江急峽雷霆聞古  
木蒼岬日月昏昔遭白髮不相放羞見黃花無  
數新皆獨造堂與包含古今

老杜七言起句之妙者如青蛾皓齒在樓船橫  
笛短簫悲遠天江草日日喚愁生巫峽冷冷非  
世情西北樓成雄楚都遠關山嶽散江湖歲暮  
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花近高樓傷客



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  
白鳥飛迴幕府秋風日夜清澹雲踈雨過高城  
洛城一別四千里胡騎長驅五六年竹裏行厨  
洗玉盞花邊立馬簇金鞍瞿塘峽口曲江頭萬  
里風煙接素秋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  
日來飽瀕既沒孤根深西來水多愁太陰皆宏  
麗瀟灑

結語如關塞極天惟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雲  
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天涯春色催  
遲暮別淚逢添錦水波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簾  
踈簾看奕碁步檐倚仗看牛斗銀漢遙應接鳳  
城何事西莊王給事柴門空閉鎖松筠皆有獨  
運之力不盡之思

五言之化者如帝鄉愁緒外春色淚痕邊關山  
同一點烏鵲自多驚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  
畫角吹秦晉旄頭俯澗瀝風塵淹別日江漢失  
清秋鼓角凌天籟關山倚月輪不堪垂老鬢還  
對欲分襟鼓角悲荒塞星河落曉山綠樽須盡



日白髮好禁春江流思夏后風至憶襄王名園  
依綠水野竹上青霄春色浮山外天河宿殿陰  
地平江動蜀天濶樹浮秦野船明細火宿雁起  
圓沙雲掩初弦月香傳小樹花江雲飄素練石  
壁斷空青寒水光難定秋山響易哀星霜玄鳥  
變身世白駒催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北風  
吹爽氣南斗避文星暗水流花徑春星帶草堂  
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煙霜淒野日抗稻熟  
天風露從今夜白月自故鄉明建標天地濶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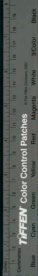
絕古今迷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闌雲常帶  
雨塞水不成河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落日  
心猶壯秋風病歎蘇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  
涼風新過鴈秋雨歎生魚近淚無乾土低空有  
斷雲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華夷山不斷吳  
蜀水相通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落日邀雙  
鳥晴天卷片雲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巖落景  
聞寒杵屯雲對古城耕鑿安時論衣冠與世同  
可謂飛騰無迹斧鑿無痕矣其次如委波金不



定照席綺逾依石鏡通幽魄琴臺隱絳唇深山  
催短景喬木易高風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  
兔應疑鶴髮瞻亦戀貂裘流星透疎木走月送  
行雲落霞沉綠綺殘月壞金樞光射潛虬動明  
翻宿鳥頻江蓮柱白羽天棘蔓青絲野徑雲俱  
黑江船火獨明蟲書玉佩解燕舞翠帷塵欲燈  
然客夢寒杵搗鄉愁重露成洎滴稀星乍有無  
綠垂風折笋紅綻雨肥梅青蟲懸就日朱果落  
封泥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崩石歆山樹青  
蓮曳水衣日兼春有暮愁與醉無醒雖間失奇  
巧然風格終不自下

老杜戎州詩重碧傾春酒輕紅擘荔枝今叙州  
官醞遂名以重碧戎州卽叙州也二字名酒甚  
切

五言起語如東嶽雲峰起落落滿太虛碧草違  
春意沉湘萬里愁戍鼓斷人行邊秋一鴈聲瘴  
癘浮三蜀風雲暗百蠻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  
樓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不識南塘路今知



第五橋送遠秋風落西征海氣寒弱水應無地  
陽關已近天帶甲滿天地胡爲君遠行韋曲花  
無賴家家惱殺人花隱掖垣暮啾啾栖鳥過秋  
月仍圓夜江村獨老身結語如猶殘數行淚忍  
對百花業無錢從滯客有鏡巧催顏亂離多醉  
尉愁殺李將軍明朝上封事數問夜如何中原  
有兄弟萬里正含情無由覩雄畧大林日蕭蕭  
漸喜交遊絕幽居不用名無家問消息作客信  
乾坤皆雄渾秀拔神理蔚然

杜甫五言古詩如陰壑生靈籟月林散清影又  
夜雨剪春韭新吹間黃粱王稱會面難一舉累  
十觴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嶽世  
事兩茫茫又仿像識鮫人空蒙辨魚艇又衆雛  
爛慢睡喚起露盤飧又紅稠屋角花碧委墻隅  
草又崢嶸赤雲西日踣下平地又夜闌更秉燭  
相對如夢寐又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鷓鴣  
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  
又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又玄蟬無停號秋



燕已如客又妻子亦何人丹砂負前諾又落月  
滿屋梁猶疑照顏色又冠蓋滿京華斯人獨顛  
顛又天寒鳥已歸月出山更靜土室延白光松  
門耿踈影又寒城朝烟淡山谷落葉赤又日色  
隱孤戍烏啼滿城頭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  
磊落星月高蒼茫雲霧浮又野人尋烟語行子  
傍水餐又神傷山行深愁破崖寺古嬋娟碧鮮  
淨蕭檝寒籜聚又連峰積長陰白日遙隱見颼  
颼林響交慘慘石狀變又清暉迴群鷗頰色帶

遠客又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又烏雀夜各  
歸中原杳茫茫又天涯歌滯雨梗稻卧不饑又  
夜闌接軟語落月如金盆又衰俗凜生風排蕩  
秋旻齊又滄洲動玉陛寡鶴誤一響又一陽發  
陰管淑氣含公鼎又芒碭雲一去鴈鷺空相呼  
又寒蕪際碣石萬里風雲來桑柘葉如雨飛雀  
共徘徊清霜大澤凍禽獸有餘哀又山雨不作  
泥江雲薄爲霧晴飛半嶺鶴風亂平沙樹皆要  
眇蕭瑟雖與建安別爲一途而神氣色澤自足



萬古

杜甫兵車行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  
已樂遊園歌拂水低迴舞袖飄綠雲清切歌聲  
上醉時歌清夜沉沉動春酌燈前細雨簷花落  
麗人行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又  
楊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啣紅巾漢陂行天  
地黯慘忽異色波濤萬頃堆琉璃又沉竿續蔓  
深莫測菱葉荷花淨如拭又船舷頭憂雲際寺  
水面月出藍田關秋雨嘆關風伏雨秋紛紛四

海八荒同一雲又老夫不出長蓬蒿稚子無憂  
走風雨兩般颼颼催早寒胡鴈濕翅高飛難醉  
歌行春光淡沓秦東亭渚蒲牙白水荇青風吹  
客衣日杲杲樹攬離思花冥冥曲江詩自斷此  
生休問天柱曲幸有桑麻田送巢父游江東詩  
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贈鄭廣文  
詩台州地瀾海冥冥雲水長和烏巖青宿劉顛  
宅照室紅爐促曙光縈窓素月垂文練闌山歌  
松浮欲盡不盡雲江動將崩已崩石秋風歌天





清小城構練急石古細路行人稀皆有深思遠  
致迥出筌筮之外

宋元極學子美如肖貌者肖其衰病之貌我明  
極學子美如依嚴者依其咄遽之嚴卽高者亦  
稱形似罕能神解

李昌符詩如細徑穿禾黍顏垣壓薜蘿數家分  
小徑一水截平蕪曙分林影外春盡雨聲中瘴  
雲沈去鴈江雨促新梅破月啣高岳流星拂曉  
空灑灑可誦

韓君平七言如敲石軍中傳夜火斧水河畔汲  
朝漿又官騎連西向楚雲朱軒出餞畫紛紛又  
百丈清江十月天寒城鼓角曉鐘前又湓城詩  
贈魚司馬汝水人逢王右軍又急管畫催平樂  
酒春衣夜宿杜陵花又情樓不閉歲徒鎖綠水  
迴通婉轉橋又玉勒乍迴初噴沫金鞭欲下不  
成嘶又殘花片片細柳風落日踈鐘小槐雨又  
露葉獨歸仙掌去回風片雨謝時人又曉月暫  
飛高林裏秋河隔在數峰西又柴門流水依然



在一路寒山萬木中又寒天暮雨秋風裏幾處  
蠻家是主人五言如翠羽雙鬟妾珠簾百尺樓  
穉從張博望新事鄭長秋晚杯狐腋煖春雪馬  
蹄寒暮雨山開少秋江葉落遲豪情逸態何減  
王孟參軍

權德輿五古如旭旦出東門輕裝若秋蓬吏散  
時泛絃賓來閒履局孤光洲島迴淨綠烟霞散  
清論月輪低閒吟茗花蕪樹晚疊秋嵐江空翻  
宿浪有名皆畏途無事乃真筌七古如鶯啼日

出不知曙寂寂羅幃春夢長五律如清醴還對  
月遲暮更逢秋銀鈞三洞字瑤笥六銖衣寒雲  
凝廢壘關月照鷺蓬音趣悠然惜其境易窮  
武元衡詩如庭空雨鳴騎天寒鴈啼昔江長梅  
笛怨天遠桂輪孤蘭缸竟曉談琪樹欲秋陰江  
草結春怨山雲連暝陰遠山欹枕見暮雨閉門  
愁七絕如楊柳陰陰細雨晴殘花落盡見流鶯  
路半嘉陵頭已白蜀門西更上青天柳色千家  
與萬家輕風細雨落殘花皆爽爽無卑調



郎士元詩吳岫新經兩江天正落潮高松殘子  
落深井凍痕生散漫三秋兩踈蕪萬里烟如寒  
苑餘花亦是英英

王敬美曰今作詩必入故事或謂盛唐卽景造  
意何嘗有此恐猶是一家言也古詩自曹子建  
始爲宏辭多生情態此一變也自此作者多史  
語不能入經語靈運出而易與莊咸用矣又一  
變也中間何庾加工沈宋增麗而變態未極七  
言猶以閑雅爲致子美出而百家稗官都作雅

音馬淳牛溲咸成鬱致詩變極矣子美之後歎  
毀靚粧張空奉以當萬人肆必不能也援引不  
得不日加而繁然病不在故事顧用何如耳使  
事之妙在有若無實若虛宋人使事最多而不  
善使故詩道衰我明越宋繼唐正爲得使事  
三昧耳恐二十年後必有厭而掃除則濫觴未  
弩爲之也余謂詩何必事何必不事要在偶觸  
不在強索蓋因興以發事非牽事以就興老杜  
之妙豈在使事亦何見其有事如此雖濟萬世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奚其厭

子美雄深蒼老之句是其本色其秀麗之句則  
淘洗於盛唐其險拙之句則是托大恣臆終是  
連城之瑕不可以爲大家而做法亦不可以是  
而掩其大家

太白上皇西巡南京歌首句胡塵輕拂建章臺  
何其微婉二章九天開出一成都萬戶千門入  
畫圖何其雄壯又水綠天青不起塵風光和煖  
勝三秦萬國烟花隨玉輦西來添作錦江春半  
含風刺之意

太白七絕之妙如橫江欲渡風波惡一水牽愁  
萬里長驚波一起三山動公無渡河歸去來淡  
掃明湖開玉鏡丹青畫出是君山兩岸青山相  
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  
春風滿落城月光欲到長門殿別作深宮一殿  
愁夜照明鏡青天上獨照長門宮裏人我寄愁  
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有意無意自然之  
妙昔人謂其如畫中神品氣韻生動宛然入微



獨高於盛唐諸公

太白既以妃子譜去國作雪謔詩天寶中北討  
奚契丹勤於兵作戰城南天寶末小人用事致  
表亂作遠別離蜀道難枯魚過河泣等篇闐肆  
俊偉參差詰曲幽人鬼語使人一唱三嘆而有  
餘思集中七律獨少嘗自言典寄深微五言不  
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於聲調真徘徊  
哉

升菴云盛弘之荊州記云朝發白帝暮到江陵

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杜子美  
詩朝發白帝暮江陵頃來目擊信有徵李太白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  
啼不盡輕舟已過萬重山雖同用盛語優劣自  
別

東坡云司空聖詩得味於味外如碁磬花院  
靜幡影石壇高是道院詩也吾嘗遊五老峰入  
白鶴院松陰滿庭不見一人惟聞碁磬然後知  
此句之工



昔人謂太白詩氣蓋一世俠客行關山月其最  
雄者也俠客行云趙客纓胡纓吳鉤霜雪明銀  
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  
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間過信陵飲脫劍  
膝前橫將炙啖朱亥持觴勸侯嬴三杯吐然諾  
五嶽倒爲輕眼花耳熱後意氣素覺生救趙揮  
金槌邯鄲先震驚千秋二壯士烜赫大梁城縱  
死俠骨香不輒世上英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  
經關山月云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

萬里吹度玉門關漢下白登道胡窺青海灣由  
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戍客望邊邑思歸多苦  
顏高樓當此夜嘆息未應閒讀此二詩令人消  
其鬱鬱余嘗謂太白之詩如銀河落九天子美  
之詩如鐵山立萬丈鋒鋸氣蓋雄視天下若雅  
調和嚴明堂清廟尚隔一塵故二公之古風大  
方家未遂許以爲古風也

周少隱云余夜遊蔣山上寶公塔時天昏黑月  
猶未出前臨大江下視佛屋崢嶸時颺風鈴鏗



照有敬忽記杜少陵詩夜深殿突兀風動金琅  
璫恍如已語又署中瀕溪與客納涼時夕陽在  
山蟬聲滿林觀二人洗馬溪中真少陵所謂晚  
涼省洗馬森木亂鳴蟬者也

退之墓行河堤上詩建安之敵手將歸操荷蘭  
操及越裳荷蘭諸作三百篇之亞旅嚴滄浪稱  
其經而簡雅而文又云李杜韓三公詩如金鳩  
劈海香象渡河誠然也元和聖德詩如紫焰嘘  
呵高靈下墮群星從坐錯落侈侈日君月妃煥

赫嫫媿瀆鬼濠鴻嶽祗嶺峨飲沃羶薌產祥降  
鍛語皆奇峻南山詩嘗異崇丘望戢戢見相湊  
晴明出稜角縷脉碎分繡蒸嵐相瀕洞表裏忽  
通透無風自飄散融液煦柔茂橫雲時平凝點  
點露敷岫天空浮修巒濃綠畫新就孤撐有巉  
絕海浴寒鵬蜀春陽潛沮洳濯濯吐深秀巖巖  
雖崔峯揆弱類含耐夏炎百木盛蔭鬱增埋覆  
神靈日敲歎雲氣爭結構秋霜喜刻鏤礫卓立  
癯瘦參差相疊重剛耿陵宇宙各行雖幽墨水



雪工琢鏤新曦照危峨億丈恒高表明昏無停  
態頃刻異狀候數語叙高山四時之變態可謂  
工極然非其至者

退之贈張說詩驚波膽合杳星宿爭翻芒又君  
詩多態度謫謁春空雲送惠師詩夜半起下視  
溟波啣日輪魚龍驚踊躍斗嘯爭悲辛惟氣或  
紫赤敲磨共輪囷金鷄既騰翥六合俄清新送  
靈師詩有時醉花月高唱清且餘四座咸寂默  
杳如奏湘絃又瞿塘五六月驚電讓歸船合江

亭詩窮秋感平分新月憐半破遊湘西寺詩山  
樓黑無月漁火燦星點又泉紳拖修白石劍攢  
高青示兒詩東堂坐見山雲風相吹嗟咤張徹  
詩荒餐茹獠蠱幽夢感相靈送劉進士詩泥雨  
城東路夏槐作雲屯劉生詩洪濟春天禹穴幽  
越女一笑三年留送區弘詩洵洞庭莽翠微  
九疑鏡天荒是非皆奇峭祇特自成一家

退之雖不媚佛其佛骨表一篇直截高邁掃除  
穢祥禍福之念可以語無相宗肯鱸魚文識力





並絕真能走鬼神矣進學解潮州表自道自命  
人間世不置諸睫歐公載此四篇於唐史有見  
哉

昌黎之文惟碑誌幅尺太峻於神化少間若記  
序辨解及他雜著超前越後足爲宗祖送高閑  
上人序一篇起如青天閃電末如大海放舟端  
倪莫測神變自如送廖道士及兩送王秀才送  
鄭尚書序若斷若連欲盡不盡足與遊馬之贊  
李杜之詩相頡頏藍田縣丞廳壁記毛穎傳南

海神廟碑徐偃王廟碑送窮文極奇極麗不傷  
大雅卽令楊馬操觚豈能軼哉皇甫湜誦之曰  
茹古涵今無有端涯鯨鯨春麗驚耀天下粟密  
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鬼入神出姬氏以來  
一人而已

唐子西謂少陵如荒荒油雲寥寥長風又如綠  
杉野屋落日氣清又如太華夜碧遠聽清鐘王  
右丞如柳陰曲路風日水濱窈窕沿洄忽見美  
人孟浩然如幽人空山雨過采蘋



魏醇父云盛唐詩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  
可求故其妙處瑩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  
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  
無窮近來諸公以文字爲詩以議論爲詩以才  
學爲詩以是爲詩夫豈不工終非一唱三嘆古  
人之音也

太白五言如雄劍賦玉匣陰符生素塵北風吹  
胡沙霾翳周與秦又畫角悲海月征衣卷天霜  
又春陽如昨日碧樹鳴黃鸝又燕草如碧絲秦  
桑低綠枝又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敲秋風吹  
不盡總是玉關情又富貴與神仙蹉跎成兩失  
又大塊方噫氣何辭鼓青蘋又河堤繞綠水桑  
柘連青雲又一諾許他人千金雙錯刀又月化  
五白龍鬣飛凌九天又攬涕黃金臺呼天哭昭  
王又東平與南平今古兩步兵又鑿井當及泉  
張帆當濟川廉夫惟重義駿馬不勞鞭人生貴  
相知何必金與錢又蒼生疑落葉白骨空相弔  
又忽思剡溪去水石遠清妙雪盡天地明風開



湖山貌又赤霞動金光日足森海嶠獨散萬古  
意閒畫一谿釣又鐘山抱金陵霸氣昔騰發天  
開帝王居海色照官闕群峰如逐鹿奔走相馳  
突江水九道來雲端遙明滅時遷大運去龍虎  
勢休歇又烟艸引蒼薇石壁老野藤又談經演  
金偈降鶴舞海雪時聞天香來了與世事絕又  
巖星入漢年方朔見明主調笑當時人中天謝  
雲雨又故交不過門秋草日上階又兩峯抱東  
壑一嶂橫西天林籬日易隱崖傾月難圓芳草

換野色飛蘿搖春烟又目皓沙上月心清松下  
風又綠蘿笑簪綬丹壑賤巖廊又沙墩至梁苑  
二十五長亭大舶夾雙櫂中流鶻鷁鳴雲天掃  
空碧川嶽涵餘清又海月破圓景蕪蔣生綠池  
又春氣變楚關秋穀落吳山草木結悲緒風沙  
淒苦顏又東風引碧草不覺生華池又霜落江  
始寒楓葉綠未脫又浦沙淨如洗海月明可掇  
又藍岑竦天壁突兀如鯨額又朔雲橫高天萬  
里起秋色又長桑曉洞視五歲無全牛又雪崖



滑去馬羸徑迷歸人相思若烟草歷亂無冬春  
又龍虎謝鞭策鷄鶩不司晨又人乘海上月帆  
落湖中天又水客弄歸棹雲帆卷輕霜又良圖  
委蔓草石貌成枯木又肝膽不楚越山河亦衾  
稠又古木朔氣多松風如五絃又江陵識蓬火  
應到渚官城又山青滅遠樹水綠無寒烟又脩  
然金園賞遠近含晴光樓臺成海氣草木皆天  
香又杳杳山外日茫茫江上天人迷洞庭水鴈  
渡蕭湘烟又白楊十字巷北夾湖溝道不見吳

時人空生唐年草又王侯象星月賓客如雲烟  
又老母與子別呼天野草間又舉頭望山月低  
頭思故鄉又蘿月掛朝鏡松風鳴夜絃又誰道  
此水廣狹如一匹練雖不及前人簡質而氣槩  
翩翩亦足豪視千古

太白七言古有逸趣者如白酒初熟山中歸黃  
鸝啄黍秋正肥又白雲映水搖空城白露垂珠  
滴秋月又絡緯秋啼金井闌微霜淒淒簾色寒  
又春風東來忽相過金樽綠酒生微波又寒雲



夜捲霜海空胡風吹天飄寒鴻又高堂月落燭  
已微玉釵挂纓君莫違又細雨春風花落時揮  
鞭直就胡姬飲又平林漠漠烟如織寒山一帶  
傷心碧又空留錦字表心素至今含愁不忍窺  
又東方日出啼早鴉城門人開掃落花又長安  
白日照春空綠楊結烟柔裏風又我閉南樓著  
道書幽簾清寂若仙居又春風爾來爲阿誰蝴  
蝶忽飛滿芳草又千巖萬轉路不定迷花倚石  
忽已暝又坐來黃葉落四五北斗已挂西城樓

又白門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喚客嘗又古道  
連繇走西京紫關落日浮雲生又月寒江清夜  
沉沉美人一笑千黃金又碧窓紛紛下落花青  
樓寂寂空明月又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欲斷  
半邊日又木蘭之柺沙棠舟玉簫金管坐兩頭  
又平頭奴子搥大扇五月不熱如清秋又蘂砧  
一別若箭弦去矣有日來無年又哀鴻酸嘶暮  
巖急愁雲蒼慘寒氣多又黃河捧土尚可塞北  
風吹雪恨難裁又馬上相逢揖馬鞭客中相見



客中憐歎邀擊筑悲歌飲正值傾家無酒錢又  
人疑天上坐樓船水淨霞明兩重綺又明年若  
更征邊塞願作陽臺一片雲又聞道春還未相  
識走傍寒梅訪消息其壯語如西嶽崢嶸何壯  
哉黃河如絲天際來又石頭巉巖如虎踞凌波  
歎過滄江去鍾山龍盤走勢來秀色橫分歷陽  
樹四十餘帝三百年功名事跡隨東流又天外  
飛霜下憇海火旗雲馬生光彩胡塞塵清計日  
歸漢家草綠遙相待又六月南風吹白沙吳牛

喘月氣成霞又東下秦城七十二指揮楚漢如  
旋蓬又我欲攀龍見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  
傍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生電光倏燦瞬冥起  
風雨又深宮高樓入紫清金作蛟龍繡作楹又  
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馬蹴衝洛陽草又墨池飛  
出北溟魚筆鋒殺盡中山鬼又賴遇南平豁方  
寸復羨夫子持清論有似山開萬里雲四望青  
天解人悶又黃河落天走東海萬里寫入胸懷  
間讀之令人興趣橫生頰悶盡撥



王敬美曰太白遠別離篇曰堯舜禪禹罪爾宗也曰龍魚鼠虎誅輔國也故隱其辭托與英皇而以遠別離名篇風人之體善刺欲言之無罪耳然幽囚野死則已露本相矣古來原有此傳奇談論曹丕下壇曰舜禹之事我知之矣太白故非創語愚謂此太白自解之詞不專於刺時太白被讒遠放夜郎所謂皇英一段竊以自譬故曰皇穹竊恐不照余之忠誠雷馮馮弓欵吼怒其下意云不獨我以孤踪被擯讒言孔熾卽帝王猶且不免故曰堯舜當之亦禪禹龍魚鼠虎指時事也又曰非但今有此古來亦然堯幽囚舜野死以古盛帝而不能保厥軀徒有孤墳莫可辨則世事之可憫哭者亦何所底止必待山崩水絕然後已愁不亦愚哉達生委命乃爲自得此詩人言外之意

太白尋雍尊師隱居詩群峭碧摩天逍遙不記年撥雲尋古道倚樹聽流泉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鶴眠語來江色暮獨自下寒烟此五言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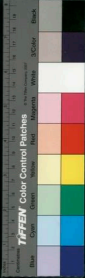


第一首也白雖仙才然脂粉烟花氣未能洗盡  
此詩殊自冷然他如野竹分青靄飛泉挂碧峰  
高風摧秀木虛彈落箏禽又水從銀漢落山繞  
畫屏新地遠虞翻老秋深宋玉悲塔形標海月  
樓勢出江烟香氣三天下鐘鼓萬壑連地形連  
海盡天影落江虛池閣照應鏡林吐破顏花月  
下飛天鏡雲生結海樓酒傾無限月客醉幾重  
春山川如剡縣風日似長沙皆拔俗之句

太白送陸判官往琵琶峽詩水國秋風夜殊非  
遠別時長安如夢裏何日是歸期數語含無限  
之思足配陽關三疊

皎然詩心境寒草花空門青山月又開冰洗藥  
苗掃雪候仙侶零葉聚敗籬幽花積寒渚又綠  
水延吳榜秋風入楚辭靈一詩花源隔水見洞  
府過山逢又燈傳三世火樹老萬株松皆其本  
色中之佳句也

羊士諤詩輕寒消玉笋幽賞滯朱輪雲景嘶賓  
鴈嵐陰露彩虹登朝非大隱出谷是真愚清池





如寫月珍樹盡凌霜滯留巫峽夢惆悵洛陽人  
張祐詩萬里故人去一行新鴈來夜潮人到郭  
春霧烏啼山碁因王粲覆鼓是禰衡搗舊俗巴  
渝舞新鼓蜀國紋鳥啼新菓熟花落故人稀宿  
潤侵苔甃斜陽照竹扉樓臺踈占水岡岸遠成  
山殘陽過遠水落葉浦踈鐘院歲歸鳥樹鐘到  
落帆船朱慶餘詩青山當佛閣紅葉滿僧廊斷  
籬通野徑高樹蔭鄰扉綠茗香醒酒寒燈靜照  
人浪搖湖外日山背楚南天喻鳧詩水懸青石

磴鐘動白雲牀鴈天霞脚雨漁夜葦條風李洞  
詩曉程殘岳月夜泊隔淮鐘危棧窺猿頂公廷  
掃鶴毛殘陽高照蜀敗葉遠浮經崔塗詩暗蟲  
侵語歇踈磬和吟清張喬詩一片鳧鷖水千秋  
輦轂塵秋山清若水吟客靜於僧夜火山頭市  
春江樹杪舡絕壁雲銜寺空江雪灑舡齊巳詩  
高杉破子落深井凍痕生急鬼投深草墮鷹下  
半天鄭巢詩石中泉暗落松外戶初關坐石縫  
寒衲尋龕補壞經茶烟開瓦雪鶴跡上潭冰章



孝標詩人衣披屨氣馬跡印藍花牛犢乘春放  
兒童候煖耕戎昱詩曉角分殘漏孤燈落碎花  
野菊他鄉酒蘆花滿眼秋于鵠詩幽窓聞墜葉  
晴景見遊絲兼月調新馬防秋置遠營郎君胃  
詩蟲叢粘戶羅鼠跡印床塵穀子皆晚唐人詩  
至晚唐非熾巧則淺倍七言及古風益不堪咀  
嚼所可採惟五言律耳

王右丞古詩冬中餘雪在墟上春流駛又新晴  
原野曠極目無氛垢郭門臨渡頭村樹連溪口

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後又喬木萬餘株清源  
貫其中前臨大川口豁達來長風連漪洒白沙  
素鮪如遊空又青山橫蒼林赤日圍平陸又眠  
宿長林下焚香卧瑤席澗芳襲人衣山月映石  
壁又言入黃花川每逐青溪水隨山將萬轉趨  
塗無百里又青阜麗已淨綠林鬱如浮又閉門  
秋草色終日無車馬客來深巷中犬吠寒籬下  
又林踈遠村出野曠寒山靜又清冬見遠山積  
雪凝蒼翠又春風何豫人令我思東溪草色有



佳意花枝稍含萼又天寒蕪葭渚日落雲夢林  
江城下楓葉淮上聞秋砧又宛洛望不見秋霖  
晦平陸田父草除婦村童雨中牧又枕上見千  
里窓中窺萬室悠悠長路人暖暖遠郊日又藉  
草飯松屑焚香看道書皆清遠澹逸自得郊原  
之趣昔人謂愁杜甫樂王維其然耶

右丞之詩遠於禪旨如色般何謂空俗界復誰  
守徒言蓮花目豈惡楊枝時旣飽香積飯不醉  
戲聞酒有無斷常見生滅幻夢受卽病卽實相  
趨空定狂走無有一法真無有一法垢又礙有  
固爲主趣空寧捨寶又因愛果生病從貪始覺  
貧又減相成無記生心坐有求又方將見身雲  
阻彼示天壤一心在法要願以無生獎皆李杜  
所不能道者

王維七古如蒼苔古木連窮巷遼落寒山對虛  
牖又坐着紅樹不知遠行盡青溪不見人又夜  
火人歸富春郭秋風鶴唳石頭城酒然真趣超  
超塵外



右丞五言如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鶴巢松  
樹適人訪華門稀隔牖風驚竹開門雪滿山時  
倚簷前樹遠看原上村日隱桑柘外河明閭井  
間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泉聲咽危石日色  
冷青松間年松樹老有地竹林多鳥道一千里  
猿啼十二時荷鋤修藥圃散帙曝農書鰲身映  
天黑魚眼射波紅水國舟中市山橋樹杪行人  
閒桂花落夜靜春山空七言律如雲裏帝城雙  
鳳閣雨中春樹萬人家禁裏疎鐘官舍晚省中

啼鳥更人稀山壓天中半天上洞穿江底出江  
南瀑布杉松常帶雨夕陽彩翠忽成嵐漠漠水  
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七絕如秋暝暗蟲  
通夕響寒衣未奇莫飛霜綠樹重陰蓋四鄰青  
苔日厚自無塵不知馬骨傷寒水惟見龍城起  
暮雲相逢意氣爲君飲繫馬高樓垂柳遠濃情  
淡詞風舉雲上卽李杜豈得與論優劣

袁坤儀詩外別傳曰李白云自從建安來綺靡  
不足珍杜甫云恐與齊梁作後塵是李杜二人



猶知鄙曹劉輕六朝而今不然矣詩之爲道正  
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興觀群怨事父事君其大  
如此而取法綺靡之詞此猶棄大虛空而認針  
眼之空以爲寥廓也又曰李白有白苧辭一篇  
全用鮑照語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陰鏗詩  
句也故杜子美憶李白云俊逸鮑參軍又云李  
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明譏其竊然蛟龍得雲  
雨雕鷄在秋天一聽見晉書載記而杜甫亦用  
之要知二公之詩皆六朝緒餘耳予謂古可擬

而不可襲擬則從規出圓襲則如水瀉水古樂  
府有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峽淚沾裳陳蕭  
銓詩別有三峽淚沾裳竟不窮子美述之爲聽  
猿實下三峽淚曰巫峽長曰淚沾裳便有不窮  
之意至蕭詩沾裳竟不窮已自淺薄若杜甫實  
下三峽則指實境作死語矣觀別有二字與實  
下二字眉目迥別此所謂轉衣爲裳也古樂府  
云三朝黃牛三暮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李  
白衍之云三朝見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復三

暮不覺鬢成絲曰三朝黃牛三暮黃牛不言遲  
而遲在其中曰三暮行太遲則暝矣曰三朝三  
暮黃牛如故不言告而告在其中曰不覺鬢成  
絲則詞靡而意淺矣又曰世謂宋人多使事而  
唐人不使事非然也王維送元中丞詩去問珠  
官俗來經石蛙春東南御亭上莫問有風塵石  
蛙用荀子紫蛙魚盞及文選石蛙應節而揚葩  
御亭吳大帝所建庾信詩有御亭一回聖風塵  
千里昏故反其意云莫問有風塵使不讀庾詩

何知右丞詩意之長乎又曰今之學唐詩者相  
戒勿用宋以後事嗟嗟使得古人之意而能令  
人興起則雖用今日之事賦今日之詩何嘗不  
古不然卽事事出漢魏句句做曹劉更見其淺  
薄耳坤儀辨禪旨未嘗以詩爲務而所見卓然  
如此與余意合故筆之

岑嘉州詩迥拔孤秀出於常情每有所得多入  
佳境吾愛其白鳥上衣拈青苔生筆牀又春景  
透高戟江雲簾長麾檉馬嘶柳陰美人映花枝



又烟氛掃晴空草樹映朝光又空山澗清光水  
樹相玲瓏又峽口秋水壯沙邊且停橈奔濤振  
石壁峰勢如動搖又杉風吹袈裟石壁懸孤燈  
又四郊陰氛閉萬里無晶光長風吹白茅野火  
燒枯桑又峭崿空城煙淒寒山景秋風引歸  
夢昨夜到汝頰又春與人相乖柳青頭轉白又  
窮巷草轉深開門日將夕又猿鳥樂鐘磬松蘿  
泛天香又池色淨天碧水涼雨淒淒又湖煙冷  
吳門淮月銜楚山又夜眠楚烟濕曉飯湖山寒

砧靜紅鱗落袖香朱橘園又月色冷楚城淮光  
透霜空又山厨竹裏爨野碓藤間春對酒雪穀  
片捲蘆花萬重又野鷓鴣拂枕客帆遙入軒又  
火點伊陽村烟深嵩角鐘又杉冷曉猿悲楚客  
心欲絕孤舟巴山雨萬里陽臺月水宿已淹時  
蘆花白如雪又松疎露古驛花密蔽迴灘七言  
古如空山終日塵事少平郊遠見行人小又千  
家萬井連迴谿酒行未醉聞暮鷓五言律如水  
烟晴吐月山火夜燒雲池涼醒別酒山翠拂行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鑪尋河愁地盡過磧覺天低水驛風吹舫江樓  
月透床驛舫宿湖月州城浸海雲雨過風頭黑  
雲開日脚黃樹影搖新月灘駁聒夕陽竹外山  
低塔藤間院隔香茶色嫩聽冷竹聲乾春  
雲奏深水秋雨懸空山掛點千家小天圍萬嶺  
低門徑掩人迹簾峰下鹿群秋雪春仍下朝風  
夜未休近鐘清野寺遠火點江村起語如鸞鳧  
出未央千里過河陽宮柳葉尚小長安春未濃  
送爾姑蘇客滄波秋正涼花綬傍腰新闕東縣

欲春闌樹晚蒼蒼長安近夕陽子夜雪華餘卿  
家月影初載酒入天色水涼難醉人相訪但尋  
鐘門寒古殿松結語如觀濤秋正好莫不上姑  
蘇山公醉不醉問取葛疆知七言如洗兵魚海  
雲迎陣秣馬龍堆月照營爲言地盡天還盡行  
到安西更向西皆於平淡中造奇自是醒目  
高達夫懷王伯大畧持意氣其詩亦磊落胸臆  
自恣如其爲人五言古如秋氣落窮巷離憂兼  
暮蟬又驚颺蕩萬木秋氣屯高原燕趙何蒼茫





鴻鴈來翩翩又誅呂鬼神動安劉天地開奔波  
走風塵倏忽值雲霓又星河連塞絡刀斗蕪山  
靜又露下草初白天長雲屢滋又雲沙自廻合  
天海空迢遞星高漢將騎月盛胡兵銳又疾風  
掃秋林灑上多鳴砧耿耿尊酒前聽雁飛愁音  
又歸人望獨樹匹馬隨秋蟬又歸客留不住朝  
雲縱復橫馬頭向春草斗柄臨高城又別易小  
千里興酬傾百金又蘿徑垂野蔓石房倚雲梯  
秋非何青青藥苗數百畦又漢蠶青冥間胡天

白如掃又多雨殊未已秋雲更沉沉七言古如  
古大梁行邯鄲少年行燕歌行風格超然自出  
常倫

達夫五律如干戈悲昔事墟落對窮年晚晴催  
翰墨秋興引風騷地連堯秦嶽山向禹青州翠  
羽于平法黃金撓直繩功名萬里外心事一盃  
中閉門生白髮回首憶青春起語如柳色驚心  
事春風厭索處落日風雨至秋天鴻雁初黯然  
何所爲相對但悲酸落日知分手春風莫斷腸



結語如離魂莫惆悵看取寶刀雄等語可謂信  
手拈來頭頭是道

張燕公稱楊盈川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其  
言婉在虛前耻居王後何其知言也五言如寸  
心明白日千里暗黃塵露文沾細草風影轉高  
花又脣齒標形勝關河壯邑居寒山抵方伯秋  
水面鴻臚又霞文埋落照風物澹歸烟傷禪師  
詩淨業初中日浮生大小年無人本無我非後  
亦非前皆其警語也

唐四傑當以盧昇之爲首其五言古如落花赴  
丹谷奔流下青嶂歲變曉樹滋泥濘春江漲平  
川看釣侶狹徑聞樵唱蝶戲綠苔前鶯歌白雲  
上又關山悲蜀道花鳥憶秦川五律觀燈詩綉  
彩遙分地繁光遠綴天又空梁無燕雀古壁有  
丹青又雲疑作賦客月似聽琴人又人歌小歲  
酒花舞大唐春又關塞疲征馬霜氛落早鴻潘  
年三十外蜀道五千中又離言欲贈策高辯正  
連環又寂寂罷將迎門無車馬殷橫琴峇山水



披卷閱公卿又漢時光如月秦祠聽似雷不度  
谿猶憶處尋洞不知名又鷗飛俱望昔夔屈共  
悲今誰謂青衣道還聽白頭吟地接神仙澗江  
連雲雨岑又跡異人間俗禽同海上鷗古苔依  
井被新乳傍崖流又紅顏如昨日衰鬢似秋天  
天風雲洛陽道花月茂陵田又關山客子路花  
柳帝王城雖在初唐已有盛唐氣味

王盧各有九日登玄武山詩王云九月九日望  
鄉臺他夕他鄉送客杯盧云九月九日晚山川  
歸心歸望積風相其末王云人今已厭南中苦  
鴻雁那從北地來盧云他鄉共酌金花酒萬里  
同悲鴻雁天何詞人相襲如此較之似盧爲勝  
鄭大震亦有九月九日望遠空秋水秋天生夕  
風

韋承慶寒食詩舊火收槐燧餘寒入桂宮直中  
書省詩禁宇庭除澗閣宵鐘箭移暗花臨戶發  
殘月下簾歎張東之出塞詩驟裏青絲騎娉婷  
紅粉粧三春鶯度曲八月雁成行郭利正上元



詩爛熳惟愁曉遊不問家更逢清管發處處  
落梅花張昌宗少年行縱橫意不一然諾心無  
二白壁贈穰直黃金奉毛遂武三思天中寺詩  
金繩先界道玉柄卽談空喻後知何極傳燈竟  
不窮彌天高義遠初地勝因通李福業守歲詩  
寒暄一夜隔容鬢兩年催張循之巫山高詩暗  
谷疑風雨陰崖若鬼神陳嘉言上元詩連手紫  
潘椽分頭看洛神重城自不掩出向小平津劉  
希夷晚春詩庭陰暮青謁簾影散紅芳蘇綰喜

雪詩林變驚春早山明訝夕暹崔泰之書懷詩

水坐憐秋月山行弄晚芳皆初唐之妙句也

殷璠稱孟浩賦詩文彩芊茸經緯綿密半遵雅

調全削凡體王士源謂其文不為仕行不為飾

遊不為利真布衣之選也五言古如天邊樹若

齊江畔洲如月又禪房閑虛靜花藥連冬春又

小谿劣客舟惟石屢驚馬又雲簇興坐隅天空

落階下又石渠流雪水金子耀霜橘五律如訪  
人留後信策蹇赴前程剪花驚歲早看柳訝春



遲款尋芳草去惜與故人違州縣勤王事山河  
轉使車香炭金爐煖嬌絃玉指清夕陽連雨足  
空翠落庭陰門無僦士駕人有上皇風榜人投  
岸火漁子宿渾烟驛宇鄰蚊室人烟接島夷二  
毛催白髮百鎰罄黃金鷄舟隨雁泊江火共星  
羅依般亂楚峽人語帶巴鄉雪餘春未暖嵐解  
晝初陽火識梅根冶烟迷楊葉洲野曠天低樹  
江清月近人等句起語如山聒聽猿愁滄江急  
夜流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可謂近而不俚  
淡而有味

談戴雲蔽望鄉處雨愁爲客心張暈湖來雜風  
雨梅落成霜霰薛業夜霜戎馬瘦秋草射堂間  
陸海窓登林霽裏門磬水聲中芮挺章軒騎青  
雲際笙歌綠水邊常非月歌售齋殿和情教細  
語傳郭良衣冠爲隱逸山水作繁華沈頌贈言  
幽徑蘭別思河堤柳鄭德玄山川杳不極徒侶  
默相看戴休珽山曉月初下江鳴潮欲來邢巨  
弱蔓環河嶼飛花點石關庭蟬猶未斷寒雁已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1 26 21 16 11 6 1 6 11 16 21 26 31  
32 27 22 17 12 7 2 7 12 17 22 27 32  
33 28 23 18 13 8 3 8 13 18 23 28 33  
34 29 24 19 14 9 4 9 14 19 24 29 34  
35 30 25 20 15 10 5 10 15 20 25 30 35  
36 31 26 21 16 11 6 11 16 21 26 31 36  
37 32 27 22 17 12 7 12 17 22 27 32 37  
38 33 28 23 18 13 8 13 18 23 28 33 38  
39 34 29 24 19 14 9 14 19 24 29 34 39  
40 35 30 25 20 15 10 15 20 25 30 40  
41 36 31 26 21 16 11 16 21 26 31 41  
42 37 32 27 22 17 12 17 22 27 32 42  
43 38 33 28 23 18 13 18 23 28 33 43  
44 39 34 29 24 19 14 19 24 29 34 44  
45 40 35 30 25 20 15 20 25 30 35 45  
46 41 36 31 26 21 16 21 26 31 36 46  
47 42 37 32 27 22 17 22 27 32 37 47  
48 43 38 33 28 23 18 23 28 33 38 48  
49 44 39 34 29 24 19 24 29 34 39 49  
50 45 40 35 30 25 20 25 30 35 40 50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1 26 21 16 11 6 1 6 11 16 21 26 31  
32 27 22 17 12 7 2 7 12 17 22 27 32  
33 28 23 18 13 8 3 8 13 18 23 28 33  
34 29 24 19 14 9 4 9 14 19 24 29 34  
35 30 25 20 15 10 5 10 15 20 25 30 35  
36 31 26 21 16 11 6 11 16 21 26 31 36  
37 32 27 22 17 12 7 12 17 22 27 32 37  
38 33 28 23 18 13 8 13 18 23 28 33 38  
39 34 29 24 19 14 9 14 19 24 29 34 39  
40 35 30 25 20 15 10 15 20 25 30 40  
41 36 31 26 21 16 11 16 21 26 31 41  
42 37 32 27 22 17 12 17 22 27 32 42  
43 38 33 28 23 18 13 18 23 28 33 43  
44 39 34 29 24 19 14 19 24 29 34 44  
45 40 35 30 25 20 15 20 25 30 35 45  
46 41 36 31 26 21 16 21 26 31 36 46  
47 42 37 32 27 22 17 22 27 32 37 47  
48 43 38 33 28 23 18 23 28 33 38 48  
49 44 39 34 29 24 19 24 29 34 39 49  
50 45 40 35 30 25 20 25 30 35 40 50

成行釋理瑩層崖懸瀑溜萬壑振清颺谷鳥還  
遷木場駒會食苗景雲露香菘米熟烟煖苻絲  
肥以上皆盛唐雅吟雜見諸集

天寶喪亂施于大曆貞元二戎畔渙諸侯跋扈  
光嶽之氣滴哉劉隨州苦心苦思流涕千載而  
意銳才窄惟律爲長城錢考功清曠韋蘇州靜  
深柳柳州溫密迨虞綸顧况戎昱李端近體繁  
多古聲漸遠元和再振則武中書裴晉公李尚  
書賡酬溱然猶足嗣響淮西盪平韓碑柳雅風

風近古昌黎博大鼓吹六經秋懷諸篇風骨道  
上幾迫建安白太傅秦中吟新樂府風時賦事  
美刺興比亦義六義下至皮陸橫鶯別驅肆焉  
而莫能自立香山晚來嗜易甘俚求諸老媪遂  
使盛際沈雄深渾之調至於絕響施及晚季格  
每下而力劣聲殺削而音微意苦妍而思窒而  
唐風不競矣獨張文昌王仲初樂府悲歡窮泰  
快暢深至慨然古歌謠之遺然較之李杜歌行  
開元律絕判若河漢又何直釣石於銖兩也故



元輕白倍郊寒島瘦古有定評杜牧之至疵元  
白纖艷不逞壞世傷教不可滿滌流爲趙宋迄  
用無詩大都初盛唐詩氣足以明志氣完而意  
不必盡工中晚唐詩氣不足以振意意逾工而  
調愈離譬之春禽入夏而變響秋蛩撫節而增  
悲曷知其所以然哉

唐以詩進士而應舉之作俳弱不工中宗以詩  
唱廷臣而應制之作漪靡不古光燄氣力乃獨  
和於野老逸臣固知詩盛衰之機不在廊廟

詩至唐而廣然其大者未能見其動天地格鬼  
神而細者止於充饑牽代羔雁三百篇之旨渺  
哉

求唐人所已道者而擬之譬如踏沙尋武失其  
故步求唐所未道者而稱之譬如鑿石求奇  
傷其天趣

唐明皇旣夷內難海宇砥平留意篇什當此之  
時君奉不攝曰艱難安可忘臣扈清蹕曰三后  
旣在天君申翁和曰荆枝棟夢臣贊上德曰敦



族友兄君曰三傑二賢臣曰江河象緯君曰端  
拱垂裳長懷御遠臣曰共憑神武遠靜鬼方送  
賀監曰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謁藹乎白駒  
空谷之慕送開府曰妙旌循吏德持悅庶氓心  
翼翼乎鴻雁劬勞之思可謂異日需雲交融旁  
洽矣金鑪作而入音宣王燭調而萬品曜自此  
作者雲合絕後軼前李供奉柱拾遺咸能極古  
人之體勢而兼昔人所獨專他如襄陽之深雅  
則何必多右丞乏精渺玄而有諸儲光羲之真

率王少伯之雄俊高達夫之氣骨岑嘉州之奇  
逸李頎之冲秀常建之超邁樂府七言近體律  
絕神情俱際氣貌並玄所謂唐詩之盛實感於  
此

有唐著作之文施於廊廟者沿江左之習章偶  
句儷聯璧貫珠爭色澤爲工不能上窺古雅雖  
貞觀虞姚開元燕許專場蓋代而襲陋因陳莫  
思其反也天寶中李趙郡蕭蘭陵始欲以三代  
文章律度當世而力尚未足至大曆貞元間人





士始習漢文自陸宣公權文公梁補闕頗稱淵  
奧至元和長慶間韓侍郎倡於先柳李和於後  
排逐百家規摹上世遂起六代之衰或曰唐治  
化替而詩格降而文昌然卒不能以取河  
北復金甌曾不如漢人言事不出口能莫安社  
稷甚矣文之不如實也

柳宗元稱陳京之文深茂古老紀事朴實不苟  
悅人其學推黃炎以下涉歷代登國之故鈎引  
貫穿舉大苞小若太倉之蓄崇山之載浩乎不  
可既云其爲人亦守正不阿阻虛祀之用揚段  
秀實之節爭昭陵之更卜可謂有德有言之君  
子矣

退之所著好持論然不甚馳騁至宗元論封建  
非月令國語務伸其說以辯博濟之晚近世意  
見議論之習自此始蓋文之極工極麗而弊亦  
滋於此

樊宗師之文與杜甫詩相埒富若生畜萬物必  
具然宗師盡點前人言而自恣意杜甫能鎔鑄



前人言而合以法所以其傳與不傳殊異

永州覃季子生而愛書貧甚尤介特不苟推史漢而下至唐橫豎鈎貫通爲書曰史纂又取鬻老管莊孟荀而下儒墨名法道德至狗彘草木爲書曰子纂點涉使其書上之除太子校書臨沒嘆曰寧有聞而窮乎將無聞而豐乎寧介而躓乎將混而遂乎柳州銘之曰困其獨豐其辱

劉長卿之石橫晚瀨急水落寒沙廣衆嶺猿嘯

重空江人語響又峯峯蒂落日步步入青靄香氣空翠中猿聲暮雲外已是洞庭人消着灞陵月錢起之及照亂流明寒空千嶂靜又新晴村落外處處烟景異片水明斷崖餘霞入古寺韋應物之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青山忽已曙鳥雀繞舍鳴時與道人偶或隨樵者行又秋山起暮鐘楚雨連滄海又依叢適自憇綠澗還復去微雨靄芳原春鳩鳴何處又崖傾景方晦谷轉川如掌綠林含蕭條飛閣起弘敞茶母潛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松覆山殿冷花藏溪路通  
珊珊寶簾掛焰焰明  
燈燒遲日半空谷春風連上潮  
丁仙芝之果藥  
羅砌下烟虹垂戶前  
呪中灑甘露指處流香泉  
神遠日無事體清宵不眠  
杜牧之初旭紅可染  
明河澹如掃澤澗鳥來遲  
村飢人語早露蔓虫  
絲多風蒲燕雛老  
秋思高蕭蕭客愁長  
裊裊幽情勝境令人讀  
此便欲抽簪

劉長卿散帙看蟲蠹開門見雀羅  
遠山終日在芳草傍人多  
皇甫曾寶龕經末切畫壁見南朝

深竹風開合寒潭月動搖語皆近自然

崔敏重一年又過一年春百歲曾無百歲人  
崔惠一月主人笑幾回相逢相值且嚼盃  
皆達者之詞調亦不落

張子容平沙落日大荒西隴上明星高復低  
又孟關歸路千餘里一夕秋風白髮生  
盧弼半夜火來知有敵一時齊保賀蘭山  
五言則薛濤聞說邊城苦于今到始知好  
將筵上曲唱與隴頭兒  
貫休霜月夜徘徊樓中羌管催晚風吹不盡

江上落殘梅皆邊塞之絕唱也

徐凝漢宮曲云水色簾前流玉霜趙家飛燕侍  
昭陽掌中舞罷蕭聲絕三十六宮秋夜長此其  
最得意之作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  
州亦有趣味若一條界破青山色頗近於俗不  
足道也

錢起五言古之粹者如馬蹄西別輕樹色東看  
好微雨侵晚陽連山半藏碧林端陔香榭雲外  
來客孤村凝片烟去水生遠白鷗雜明早霜  
秋水寒旌涉村落通白雲茅茨隱紅葉烟波帶  
幕府海日生旌旗濯髮清冷泉月明不能去更  
憐垂綸叟靜若沙上鷗一論白雲心千里滄洲  
趣蘆中夜火盡浦口秋山曙禾黍入寒雲茫茫  
半山郭白露蠶已絲空林日淒清蟋蟀已秋思  
蕙蘭仍碧滋入谷逢雨花香綠引幽步遠心逸  
興卽三謝何能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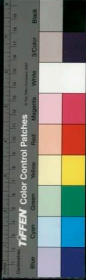
樂天題岳陽樓詩春岸綠時連夢澤夕波紅處  
近長安張芸叟詞云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



安本出於白而覺張有味蓋爲詞則句媚爲律則調下

介州先生曰士一操觚翰卽知有五七言近體業五七言近體卽知有唐然不知唐之盛而衰孽之蓋至於懿昭之際而極矣溫韋韓羅諸君子不能有所救改而匪匪焉用其小給之才偏悟之識沉獵之學苟就之思以簧鼓聾耳粗者快於事情者巧於情其萎穢颯沓之氣不待詞耳而小夫爲鼓掌大雅之士有掩耳而歎息矣

以故黃齋白馬之禍淺者不見用用者不見免而唐遂以弊歷數世而天下晦塞不開豈非其徵也有味哉其言乎今人但稱曰唐耳唐耳而盛衰中晚迥不相銜初如啼鷹盛如啖鶴中如噪蟬晚如寒蠶人乘代運隆則隆汙則汙豈不灼然見哉嗟乎士當末流抑何不幸局感傷其志流離奪其工眉宇曾不一舒而工鉛鑿哉或曰李杜不遭亂乎曰亂世之所琢磨盛時之所涵育經霜之筠與當風之蒲豈同論也



唐詩得風人之旨而無詞人之秀其古體可稱  
中興其近體遂稱前代近見葉進卿曰盛唐視  
三百篇如綫之旁支不得稱世嫡也若論振衰  
則昌黎柳州之于秦于漢越六朝而上之也是  
真幹父盡而續祖緒夫諒哉言乎然所謂不得  
稱世嫡以義論也非以詞論也若以詞論較工  
拙于壇坫恐未知鹿死誰手而龍舐誰背愚以  
爲文之振衰當歸昌黎詩之振衰當歸射洪

李海澗酌唐乘卷之二 終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ORONTO R.D.C.

